

武俠世界
第36年
22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洛雲先生撰著的「擂台傳奇」。洛雲參加小高婚禮之後，豈料陪伴小高夫婦去新加坡渡蜜月時，因住進溫守邦的「飛碟」別墅，碰到了一連串的怪事，先是司徒婉婉對鏡梳粧時神秘失踪，接着是洛雲與相撲手握手後，掌心發光，看見了「軟管」中被囚禁的江湖異人司徒九，又碰上返老還童的百歲人瑞變中年人……種種奇遇神秘莫測，新奇刺激，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却又興趣盎然，使人急欲探知詭譎故事的究竟，獻給你茶餘飯後欣賞。

* * *

本期新刊臥龍生先生的另一新作品「鐵手無敵」。臥龍生先生佳作向來深受廣大讀友歡迎與擁戴，新故事內容引人入勝，橋段舖陳獨特，筆法流暢清新，請欣賞。

另有程青先生撰著的一期完短篇「火燒陰風宮」，故事短小精幹，頗堪一閱。

* * *

下期將刊登石中蓮先生撰著的「劍在江湖」巨型小說，屆時請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83.9.12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22期
（總號183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擂台傳奇

文·圖
雲·飛
洛·可

現代驚奇科幻故事

百歲人瑞 返老還童





這幾年以來，我的足跡最少踏遍了大半個地球，聽來似乎是個對旅遊相當狂熱的旅行家，但事實並不如此。

我經常在外地東奔西走，比季候鳥還更忙碌，但卻全然不是「為旅遊而旅遊」，至於到底所為何事，只要各位留意我敘述的種種經歷，自會明白。

甫自英國回港，離開機場之後第一個要去的地方，並不是回家，而是立刻趕到教堂，參加一個老朋友的婚禮。

自紅磡海底隧道過海到港島，塞車是必然的事。

既有塞車，就有遲到，這是城市人生活的一部份。

我不喜歡塞車，也不喜歡遲到，但這一次趕赴小高的婚禮，又塞車又遲到。

當的士停在教堂門外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一點。

遲到了整整一小時。

小高在教堂的婚禮儀式，當然早已遲到，甚至是已經結束了。

但想當然的事，往往未必理所當然。

我一下車，就有人為我提着行李。

那一個身高一米九八的巨漢，他衣着整齊，穿西裝結上蝴蝶領帶，襯衫雪白得像是鮮奶。

他是我的管家——老衞。

他最大的優點和最大的缺點，都只用三個字便可透徹地形容，那是：「少說話。」

我問他：「小高呢？」

老衞答：「等。」

我眉頭一皺，道：「他在等什麼？」

老衞再答一個字：「你。」

我嚇了一大跳，心中大罵：「小高過了今天便是老高了，做事還是瘋瘋癲癲，結婚便結婚，等什麼？我既不是伴郎，更不是新郎、新娘，我遲到了又有什麼好等的！」

我一面心中大罵，一面以短跑一百米的衝刺速度，旋風似的捲入教堂。

一個我認識的老神父，他看見我之後立刻就朗聲說道：「感謝主，他終於來了。」

然後，我就感覺到最少有幾百對眼睛同時向我身上射了過來。

我心中把小高罵得更厲害，但臉上卻不得不努力地裝扮出笑容來。

我忍不住上前問老神父：「結婚是神聖的事，你怎能容許高天豪先生把婚禮儀式隨便押後？」

老神父微微一笑，道：「這並不是高先生一個人的意思，而是經過投票決定的行動。」

我陡地呆住，半晌才道：「又不是競選議員，投什麼票？」

老神父道：「在場所有賓客，都知道你正由英國乘搭飛機回來，時間延誤在所難免，但很多人都想見一見你，所以由高先生提議投票決定，是否繼續等候你回來，然後，才再舉行婚禮，結果，以五百零九票對一票，通過贊成等候你到達教堂，婚禮才進行。」

老神父說完這些話之後，教堂裏就響起了熱烈的掌聲。

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場面。

這時候，我看見小高正與高采烈地衝了過來。

他比我還年輕三歲，屬犬，星座是獅子座。

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笑起來卻有一張孩子臉，就像是郭富城和林志穎再加上湯告魯斯的混合體。

小高在擁抱我的時候，笑了笑道：「我還以為你會把英倫的大笨鐘抬回來給我做結婚賀禮哩！」

我搖搖頭：「你太聰明，大笨鐘不配做你的禮物。」

小高退開半步，雙手熱情地捏着我兩邊肩膊：「你能夠及時趕來，已是最佳禮物。」

我哈哈一笑：「早知如此，應該叫人把我用花紙和絲帶包紮起來。」

婚禮儀式很熱鬧，小高是男主角，我是超級性格演員，反而那個伴郎，沉默得像是一塊佈景板。

至於新娘，絕非等閒人物。

她複姓司徒，芳名婉婉。

姓氏並不冷僻，名字也不怎麼樣太特別，但連名帶姓湊在一起，卻給予人一種奇異鮮明，氣派獨特的感覺。

司徒婉婉的家世，大有來歷，她的老頭子司徒九，更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江湖異人，至於有關這兩父女的來龍去脈，以後自有詳細描述。

婚禮儀式完畢後，我問老衞：「全場唯一投反對票，不贊成等我到來才開始進行婚禮的人，是不是你？」

我以為一定是他，豈料他搖頭。

我大感詫異：「不是你又是誰？」

老衞回答：「新娘。」

這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但細心一想，卻在情理之中。

司徒婉婉果然並非等閒之輩，小高有福了。

看見這俊俏而忙碌的新郎，我深感慶幸，今天娶老婆的人並不是我。

吃不到的葡萄不一定酸，已塞進嘴巴裏的葡萄可能又澀又苦。

婉婉當然漂亮，誰敢說她不是個美人胚子？

她若連外表的包裝都不及格，小高又豈會一頭撞進她的懷抱？

還是不要在現階段描寫婉婉了，以免越描越黑，一個弄不好，很容易令人誤會我在吃這個新郎子的醋。

好不容易才吃過炒飯、伊麵，酒席散了，一對新人按照中國人千百年以來的傳統，笑吟吟地在門外送客。

但我走不了。

因爲小高千叮萬囑，吩咐我一定要留下來。

平時，只有小高聽我的。

等到赴宴親友都酒酣耳熱地一散去之後，小高神秘兮兮地走了過來，對我說道：「多謝你送給我的生日禮物。」

我一怔，接着更正他：「你喝醉了，那是結婚賀禮，並不是生日禮物。」

我這樣說，當然是既清醒，又無懈可擊。

但當我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忽然又感到有點不對路。

因爲我看見小高的眼神，並不像個醉蛋，卻像是一條小狐狸。

等到他忽然從身上掏出一張身份證的時候，我就知道自己已給他倒算了一把。

小高得意洋洋地笑道：「今天，既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結婚的大喜日子，但你只送一份賀禮，這筆帳是不是非算不可？」

若在平時，他斗膽在我面前玩弄這等手法，只怕他的鼻子立刻就得「快高長大」。

但今天，他是皇帝我是草民，聖上金口一開，草民只好跪接聖旨，唯命是從。

我笑道：「恭喜新郎哥，賀喜新郎哥，你想要什麼禮物？」

小高眨眨眼，神秘兮兮地說道：「我若說了，你可不能賴帳，OK？」

我大方地點點頭，道：「不賴帳便不賴帳，但願你沒有看中我這條褲子。」

小高桀桀怪笑：「後天我要去渡蜜月。」

我一呆：「你要我送你兩張機票嗎？」

小高大搖其頭，道：「不是你送給我，是我送給你！」

我只好裝傻，眨眨眼道：「兩天之後，究竟是你渡蜜月？還是我渡蜜月？」

小高嘻嘻一笑：「我要你送的這份大禮，說穿了簡單不過，只不過是要你陪我們一起去渡蜜月罷了。」

既然已落入圈套，也就不必再跟小高婆婆媽媽。

我告訴他：「今晚春宵一刻值千金，後天準時在機場集合。」

小高興高采烈地在笑。

但我卻擔心新娘子會用高跟鞋敲穿他的腦袋。

兩口子渡蜜月，是機會不再的新婚二人世界，小高神經兮兮地買多了一張機票，我若是他的老婆，恐怕用的不會是高跟鞋，而是三節棍！

翌日，晚上七點，我在中環撥了一個電話找老衞：「你明天早上八點三十分，到機場通知高先生，說我臨時有急事，不能陪他一起渡蜜月了。」

只等老衞回答一個「好」字，我便會立刻掛斷電話，然後獨自駕駛帆船前往大嶼山。

我有三艘帆船，揚帆出海，是我無數嗜好之一。

豈料老衞的回答卻是：「聶院長在家裏等你，已等了三小時五十六分半。」

我陡地一呆，道：「你不是說聶九十先生吧？」

老衞道：「聶院長在上個月再度把名字更改，他現在叫聶一百！」

我呆住了，眞眞正正的呆住。

聶院長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當然，他早已退了休，因爲數年前我在一間不牟利老人院裏認識他的時候，他已年逾九旬。

據說，他每十年都把名字更改，由五十歲開始，聶五十、聶六十、聶七十、聶八十、聶九十……直到現在，他已成爲了聶一百。

聶一百不但是一位資深的社會福利工作人員，也是一位極負盛名的書法家。

我呆了好一會之後，才能開口繼續問老衞：「聶院長有什麼事情，可以在電話裏和我談談嗎？」

老衞答：「絕不可能。」

我眉頭大皺：「何以見得？」

老衞道：「我說不上來，你回來看看他老人家的嘴巴，便知道答案。」

老衞的話忽然多了，用詞比平時冗贅好幾倍。

我知道，每逢遇上一些特別奇怪或者是特別嚴重的事故，他說的話就會比平時多起來。

但我不打算繼續和他在電話裏傾談下去。

我決定回家看個究竟。

當我在駕駛汽車回雲霧居的時候，心裏不斷思索着一個問題——究竟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竟然足以令平素深居簡出，年逾百齡的聶院

長駕臨寒舍？

老衞說看他的嘴巴，那到底又是什麼意思？

其實，聶院長的嘴巴變成甚麼的模樣，我是不怎麼關心的。我被逼臨時改變行程回家，全然是因爲聶院長已經很老很老了，一個年紀如此老邁的人，忽然十萬火急找我，要是存心避而不見，恐怕到了晚上一定很難可以睡得着覺。

回到寓所，老衞的手裏正捧着一碟牛排。

老衞的牛排，是他的拿手好戲，保証色香味俱全，令人垂涎欲滴。

但他爲什麼會在這時候煮了牛排捧出來？

我還沒有問，老衞已在解釋：「我想引誘聶院長張開他的嘴巴，但失敗了。」

我嘆了口氣，道：「對一個老人來說，牛排就是鋼鐵，你應該改煮紅燒豆腐去引誘他！」

老衞聽了眨眨眼，道：「有理！」然後又溜進廚房。

進入客廳，我立刻就看見了一個身穿月白長衫，鬚髮皓然的古稀老者，正是突然造訪雲霧居的聶一百、聶院長。

他的形貌，有點酷肖國畫大師張大千，但談吐擧止，卻遠不如張大千般瀟灑幽默。

但最令我詫異的，是聶院長的嘴上，竟然貼上了又闊又長的膠布，而在他老人家手裏，卻又捧着一塊膠牌，上面用特製的筆墨寫道：「我要和洛雲會長面談」。

他這塊膠牌，是擺明車馬，除非見到我之後，否則絕不會和任何人談話。

當然包括老衞在內。

以老衞的脾性，有人斗膽在他面前拒絕和他交談，那絕對是無法可以忍受的侮辱。

要是有人造訪雲霧居，但先決條件是除了我之外，絕不會和任何人談話，那麼此人唯一的收場，肯定是吃其閉門羹，絕對難以有例外的情況出現。

然而，世事無絕對。

絕對難以例外的情況，偏偏今天出現了。理由很簡單，因爲這個古怪的造訪者，已年逾百歲，而且又是德高望重的聶一百。

後來，我才知道，老衞曾經看過電視台的一個訪問節目，所以早已知道聶九十已變成聶一百，倒並不是聶院長告訴他的。

聶院長自始至今，只是手裏捧着一塊塑膠牌，又用膠布牢牢緊貼着自己的嘴巴。

老衞這個人，倒有他老衞的一套，居然動用秘製牛排爲餌，企圖可以弄開聶一百的嘴巴。

可惜失敗。

雖然聶院長手裏拄着拐杖，但我仍然小心翼翼地攙扶着他，進入我的書房。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書房不但相當寬敞，而且還附設一個小型的實驗室，而且有不少儀器，都是小巧實用的最新科技產品。

老實說，我對這些儀器的功能，並不完全瞭解，例如有一座微型的「古物探測器」，它究竟如何能辨別古物、古董的眞僞，我就一直不甚了然，只知道這是驚奇俱樂部第九號會員送給我的聖誕禮物。

豈料聶院長才進入書房，一看見這「古物探測器」，便神情緊張萬分地撲前去。

在那一瞬間，我簡直無法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本來還是拄着拐杖，由我一直攙扶着的古稀老者，竟突然像是一條迷失理智的野獸，以接近乎奔跑的姿態，撲向擺放在實驗桌上的那座古物探測器。

但他卻成功地衝了過去，然後雙手緊扶着拐杖，氣喘不休地瞪視着那座古物探測器。

難道他竟然知道，那是一座什麼樣的儀器嗎？就算他眞的知道，那又怎樣？

一個老人瑞，嘴巴上還牢牢地貼着膠布，一雙眼睛卻突然睜得老大，聚精會神地凝視着一座功能奇特的儀器。

在這老人瑞的心中，究竟埋藏着一些什麼樣的秘密？

我忍不住緩步上前，問了一句：「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

聶院長喘着氣，不住的在點頭。

我皺了皺眉，又道：「這裏是我的書房，門已緊緊關上，我保証現在我們之間的話，絕對不會有別人聽得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聶院長又不住的在點頭，然後伸手把貼在嘴巴上的膠布撕開。

當他把膠布撕脫下來之後，隨即嘴裏一吐，竟吐出了一顆渾圓的黑珍珠來。

這一顆黑珍珠，幾乎有乒乓球那麼大小，而他竟然把這黑珍珠銜在嘴裏達數小時之久！

霎時間，我驚呆住，老人卻用一雙鳥爪似的手，把「黑珍珠」放入那座功能奇特的儀器內。

在這裏，我必須更進一步描述那座儀器的形狀和粗略的結構。

它大概有三十五公分高，在左邊有一個方格，可以把物件放入其內，只要把方格上的調控按鈕輕觸，就可以從另一個液晶體字母顯示版上，知道被測試物件是在什麼年代製造的。

當然，這只能測試出物件的質

料，是在那一個年代出現的，要是材料古舊，但卻在最近年代才被加工製成物品，那麼在液晶體字母顯示版上所出現的，仍然會是古舊的年代。

我曾經把一枚恐龍蛋的化石放在裏面測試，結果，顯示出來的年代，是公元前二億一千萬年。

所謂「公元」年代，至今才不外乎二千年左右光景，和二億一千萬年這個數字相比，簡直不成比例。

但這座古怪的儀器，卻總是把超過二千年的古物，冠上「公元前」的字樣。

聶院長突然造訪雲霧居，已經是一件離奇莫測的怪事，想不到他在這書房裏的行動舉止，更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他竟然對那座「古物探測器」的結構及操作程序，十分瞭解，彷彿他才是那座儀器的眞正主人。

他神秘地單獨前來，莫非就是爲了要借用這古物探測器，來鑑定這顆類似黑珍珠之類的物體？

但黑珍珠並不是一般的古董。

人老珠黃不値錢，由此可見，珍珠這種飾物，是會隨着時間的消逝，而產生鉅大變化的。

但我卻幾乎可以肯定，聶院長帶來的並不是一顆眞正的珍珠，那是一種不知名的物體，而且，十居其九是人工製造出來的。

看來，這是最新出爐的科技產品，根本和「古物」這兩個字是全然扯不上任何關係的。

現代科技的產品，連鑽石都可以亂眞，要製造假的黑珍珠，自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但這顆「珍珠」卻太巨大了，反而令人無法可以接受，正如我們不會相信螞蟻可以比河馬還更巨大的道理一樣。

一想到這裏，我不禁對聶院長的來意，有着興緻索然的感覺。

他是個老人，一個很老很老的老人。

人老了，往往會做出一些令人費解，其實卻是毫無意義的怪事。

我甚至開始懷疑，這位聶一百老先生，他老人家的精神是否出現了什麼毛病。

雖然，他對那座古物探測器的操作相當熟悉，也未嘗不是一樁怪事，但縱使這樣，我仍然不認爲他在嘴裏銜着一顆乒乓球般大小的東西造訪雲霧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也許，在他心目中，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頭等大事，但這只是他老人家自以爲是的大事。

實際上，這只是無聊的行爲。

雖然他正聚精會神地在「研究」那顆類似黑珍珠的物體，但我卻全然提不起任何興趣，反正我已知道液晶體字母顯示版所顯示出來的答案。

我敢打賭，這是公元一九九〇年以後的產物。

更說不定，這東西本來就是最新款的乒乓球！

想到這一點，我不禁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倘若來者並不是年逾百齡的人瑞，說不定我已經下了逐客令。

但聶一百年紀極老，輩份奇高，既然已給他闖入了這裏，也就只好任由他「研究」下去。

我並不是個有吸烟習慣的人，平時既不抽烟，也不抽雪茄。

但正當聶院長在埋頭埋腦研究那顆「黑珍珠」之際，我卻陪他一起無聊地做出一些連自己都爲之莫名其妙的事情來。

我點着了一根雪茄，吞雲吐霧地一口一口吸吮着。

濃郁醉人的雪茄氣味，迅速地充斥着整間書房。

正當我感覺到這雪茄果然很不錯的時候，書房裏響起了聶院長的嗆咳聲。

我陡地一凜，立刻把雪茄重重地在烟灰缸裏捺熄。

我心中掠過一陣歉意，就算我再無聊，也不應該讓一個老人瑞在書房飽受「二手雪茄」的煎熬。

這是我的疏忽。

但實際上，我最大的疏忽，並不是於這一根雪茄，而是自始至終，我完全漠視了聶院長此行的重要性。

我甚至沒有研究一下，那顆曾經在聶院長嘴裏銜放了數小時的「黑珍珠」，它究竟是用什麼樣的質料和技術製造而成的。

即使撇開「黑珍珠」不談，聶院長對那座古物探測器竟然十分熟悉，單就這件事情的本身來說，就已經很值得研究研究。

可是，我卻「冇研究之至」！

直至聶院長突然發出了一件沙啞嗆咳聲之後，我才驀然驚醒過來。

只聽見聶院長在嗆咳之後，又說了兩句十分奇特的話。他道：「黃金！喇嘛！黃金！喇嘛！」

他翻來翻去地，把「黃金」、「喇嘛」這兩句話最少重複了七八次之多。

我不禁眉頭大皺，完全不明白他這兩句話的含義。

我在柔軟的皮椅上看着他，他卻把視線凝注在書房的另一角。

我循着他的視線望去，發覺他雙目凝注着的，是我書房的窗子。

窗子打開了一半，外面淅淅瀝瀝的，原來忽然又下起雨來。

黃金、喇嘛，打開了一半的窗子，看來都是完全風牛馬不相及的事情。

再加上古物探測器內的那顆「黑珍珠」，更令人有着莫測高深，撲朔迷離之感。

但我卻並不重視所有的事情。

我只是在想，如何能夠早一點擺脫這個老人瑞的無聊糾纏。

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突然發覺那顆「黑珍珠」並不在那儀器之內。

既不在儀器之內，也並不在聶院長的嘴裏。

我不禁爲之一楞。

我望着聶一百，聶一百也在這時候望住我，臉上最少有三百條深刻的皺紋因爲他的微笑而摺疊在一起。

他在微笑，詭異地微笑。

有什麼好笑的？難道他有了很大的發現？

不，我不認爲他能夠憑着那座儀器而發現些什麼特別的東西，相反地來說，他却已是不見了一顆曾經銜放在嘴巴裏數小時之久的「黑珍珠」。

但那東西怎會不見了的？

老人瑞仍在笑，詭異莫名地笑了又笑，他的表情看來並不像是遺失了重要的物事，倒像是忽然撿到了幾十個金元寶一般。

但他並沒有撿到金元寶，他只是曾經自言自語，反覆地提及「黃金」和「喇嘛」！

難道聶一百竟然把那「黑珍珠」由窗子拋出我的後花園外嗎？

不，這是不可能的。

因爲那窗子只是半掩半開，而聶一百坐在那座儀器面前，就算他眞的要這樣做，也會因爲角度不對而無法成功地把「黑珍珠」拋出窗外。

除非他離開擺放着儀器的桌椅，再向前走出六七步，才有可能把「黑珍珠」由窗戶拋了出去。

但他一直沒有離開過他現在坐着的位置。

只是，那顆「黑珍珠」不見了，是不是他故意收藏在身體的某個部份，而居然沒有給我發覺？

我不再猜測，索性直接上前問聶院長：「那顆東西在什麼地方？」

聶院長仍然坐着，他仰臉看着我。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是伸出了他那鳥爪般的手。

我不禁又是一呆。

他要和我握手，然後告辭。

我給這老人瑞氣得連肺也爆了，我巴巴的趕回來，小心翼翼地奉陪着他，但他在借用了那座古物探測器，神秘兮兮地研究了大半天之後，卻連半個字也懶得再跟我多說，便要告辭離去！

無論我怎樣套問那顆「黑珍珠」的下落，他竟三緘其口，彷彿我說的是非洲土人的語言，他老人家根本就不懂得我在咕噥些什麼！

最要命的，就是這位老人家的年歲，已達到了橫跨兩個世紀的階段，就算他怎樣蠻橫無理，說來便來，說走便走，我也是莫奈之何。

假如這人並不是聶一百老先生，而是小高的話，恐怕這老小子非要給我揍得鼻腫臉青不可。

外面又風又雨，天氣變幻無常，就像是聶一百的性情，令人難以捉摸。

聶一百來的時候，堅持單獨行動，但他走的時候，卻極之樂意讓老衞送他回家。

我目送着高大的老衞，比我還更小心翼翼千百倍地送走了聶老先生。

老人瑞既已離去，我本該大大的鬆一口氣，但事實卻恰恰相反。

他走了，但他的神秘舉止，卻在我心中留下了一團謎般的霧。

我是不是錯過了某些東西？某些不可思議的怪事？

那一顆「黑珍珠」似的球狀物體，到底是什麼來歷？

也許，我很快就可以在百貨公司或者是精品店的玻璃窗櫥裏，發現諸如此類的「裝飾物」。

但也許，那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東西——而這東西，卻在我書房裏神秘消失，無影無踪！

聶院長無疑是個很老的老人，但不見得人老了就一定糊塗！

但在書房裏，我差點便沒有把他當作是精神病患者看待！

當聶院長聚精會神地，利用那座古物探測器的研究「黑珍珠」的時候，我竟然完全不加以理會，卻在抽吮什麼古巴雪茄！

該死！眞是該死的笨蟲！

我是應該趨上前探頭探腦，陪着他老人家一起研究那顆「黑珍珠」的。

可是，在當時，我竟然認爲抽吮一根雪茄，比起研究那神秘物體還更重要！

到了這個地步，我就算很想研究，已是無從研究起來！

越想越是氣惱，就在我重重一拳敲打在几木桌上洩忿之際，有人斟了一杯伏特加，緩緩地向我遞了過來。

我一口氣把整杯烈酒喝掉，然後目光一轉，厲視在一個人的臉上，同時喝罵道：「春宵一刻値千金，你結婚到現在還不夠四十八小時，何以竟把嬌妻冷落在閨房裏，卻跑到我這裏來胡作非爲？」

給我劈頭便罵得狗血淋頭的人，當然正是小高。

他現在應該已經是「老高」了，但我決不會因爲他討了老婆而改變

對他的稱呼。

就算將來他兒孫滿堂，老得比現在的聶一百更老，他仍然只是我的小高！

這個小高，別的本事也許還不怎麼樣，但若論起拍老衙馬屁的手段來，卻絕對是無出其右的。

這混帳的東西，他現在還是新鮮出爐的新郎哥，卻冒着風風雨雨跑到這裏來，要是給司徒婉婉知道了，恐怕最少會氣得吐出七八兩鮮血！

正當我準備再狠狠臭罵小高一頓的時候，他忽然亮出了一道護身符。

一看見他這「護身符」，我陡地呆住。

雖然他亮出這「護身符」的動作十分快速，但我目光銳利，一眼就看出，那是司徒九特製的「九節竹信箋」。

司徒九，是司徒婉婉的老頭子，也就是小高的岳丈大人。

他早年曾經是走私鹽幫的一位長老，但卻任俠好義，極少參與幫中事務，反而喜歡雲遊四海，廣交天下豪傑，直至晚年，才生下了司徒婉婉這個獨生女兒來。

司徒九喜以青竹作爲標記，連他自用的信箋，也印製了九節竹的圖案，凡是熟悉他老人家的，一望便知。

老實說，我對於司徒婉婉這個女子的性格，並不怎麼恭維，這大概是她很有點霸氣，性情並不溫婉柔和之故。

我總認爲，擁有「霸氣」是男人的專利權，正如「姣媚」應該完全屬於女性的道理一樣。

當然，身爲女子有「霸氣」，並不一定是壞事，但我還是比較喜歡那些姿麗性慧，善解人意的女郎。

雖然我對司徒婉婉的性格並不恭維，但對她的老頭子司徒九老先生，卻無法不肅然起敬，甚至是從心底裏欽佩出來。

司徒九早年的英雄事蹟，姑且不論，就以最近幾年來說，他仍然不斷在華人社會中，有着令人側目的英勇行爲。

他的足跡，曾踏遍了整個地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而他逗留時間最長的，往往都是世界各地華人聚居的城市和街道。

無論在美國、澳洲、荷蘭、英國、菲律賓……只要有唐人街中，都會是他特別注意的目標。

他曾經有多次火併各國黑幫的驚人戰績，在紐約唐人街，他曾以一人之力，闖入波多黎各人的酒吧地盤，把十幾個「鬼臉蛋」的電單車劫匪殺個片甲不留。

這一戰，他胸中三槍，背中八槍。

但紐約市的哈根探長，在這一戰的前兩天，把他自己的避彈衣借給了司徒九，理由不明。

兩年前，我在紐約港口的自由島上，拜會了神出鬼沒的司徒九。

我們在自由神像頭部的瞭望臺上喝酒，結果卻給主管干涉，理由是司徒九在喝酒之後，忽然脫下了褲子。

但千萬不要以爲司徒九脫下褲子是心理變態的行爲。

當時，我們正在談及「快刀」這個話題。

以我之見，當今世上刀法最快的人，應該是泰國的「刀神」乃猜。

乃猜可以在一秒鐘之內，左右手連環揮刀，把一個厚殼椰子切成三十六塊！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紀錄，任何人如非親眼目睹，一定無法可以相信天下間竟有此奇人奇技。

但司徒九卻不贊同乃猜的刀法，冠絕全球。

他道：「天非有天，人非有人，乃猜的刀法，我是見識過的，若論刀法又快又準，他是入流的，但最快的刀法，卻還絕對輪不到他！」

我愕然，臉上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情。

我立刻追問：「有誰的刀法，能比乃猜更快？」

司徒九沒有立刻回答，只是把扁平的銀酒壺高高舉起，仰首大口地喝着酒。

我性子急，再問。

司徒九的眼神漸漸變得更深沉，一直把扁平銀酒壺裏的酒喝個點滴不賸，才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只知道他的速度，快得不能再快！」

我聽到這裏，不禁爲之楞住。

司徒九的武功和見識達到怎樣的程度，我是十分清楚的。

就以我的刀法來說，雖然不可能比泰國的「刀神」乃猜更快，但卻也不致於相差得太遠。

但司徒九對我在刀法上的評價，也僅是：「勉可」兩個字！

但在那一天，他卻形容着一個連他都不知道是何方神聖的人物，其速度竟是：「快得不能再快！」

這句話若出自小高之口，我只會當作是放屁。但這話卻是司徒九說出來的，其意義和份量自有天淵之別。

我在一楞之後，隨即問道：「九叔，你是說那人的身形速度極快？抑或是指他的刀法速度極快？」

司徒九道：「兩者都快得不能再快。」他說到這句話的時候，一張臉龐漲紅得有如熟透了的紅辣椒。

我不期然地倒抽了一口涼氣，嘴裏卻問了一個幼稚、甚至是愚蠢的問題。

我問司徒九：「有什麼証據？」

司徒九一聽見這句問話，立時瞳孔暴睜，早已漲紅的臉龐，更添上一份可怖的怒意！

一看見他這種神情，我知道自己失言了。

別說我的輩份遠遠不及司徒九，就算是和他平輩論交的江湖兄弟，恐怕也不敢如此質問他「有什麼証據」！

以司徒九主觀的角度而言，他老人家說的話，已經是鐵一般的証據！

要是連司徒九的說話，都只當作是小脚色在放屁的話，在他們那一輩的江湖人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侮辱。

但我並不是他們那一輩的江湖人。

因此，雖然我一時嘴快失言，雖然司徒九立刻勃然大怒，但他的憤怒並沒持久。

不到三十秒，他的怒火就化爲長長的嘆息，然後接道：「年輕人，我當然是有証據的！」

他一面說，竟然一面把褲子脫了下來，露出了左大腿的內側。

在他左大腿內側的位置上，赫然怒凸着一條血紅的疤痕。

一望而知，那是快刀所造成的刀疤！

而且，只有極快速的刀法，才能造成那樣整齊的切口！

我也可算是刀法上的大行家，這種刀傷的特徵，只消看一眼便能確認出來。

司徒九對這一刀，顯然一直耿耿於懷。

他是武學上的頂尖兒高手，若單以刀法而論，他絕對在我，甚至在泰國「刀神」乃猜之上。

乃猜的刀法雖然比司徒九更快，但高手過招，短兵相接，刀招的速度，是決定勝負的因素之一。

除了刀招的速度，還要視乎攻守雙方刀法的變化，以至刀鋒上的勁氣，步法的進退方位，還有作戰者的臨陣經驗，都絕對足以影響大局。

我深信，乃猜的刀法再快，仍然無法在公平較量的情況下傷得了司徒九。

但司徒九卻曾另遇高人。

那人的刀法，以及他身形的速度，都是「快得不能再快」！

因此，司徒九的左大腿內側，給劃下了一道會經深可見骨的傷痕。

對於那樣的一位高人，我當然很想進一步探討有關於他的來龍去脈，但司徒九卻堅決避而不談，甚至連在什麼國家，什麼地域遇上這位高手，都不肯稍再透露。

這種身份特殊的江湖前輩，一旦固執起來，恐怕用三千條野牛也不能把他移動分毫。

我無可奈何，只好把這一刀當作神話故事，聽過了便算。

我只知道，司徒九爲了這一刀而耿耿於懷。

而我也因爲這一刀沒有了下文，同樣感到渾身都不自在，彷彿捱了那一刀的人不單只是司徒九，還有我！

想不到一別兩載，忽然會在這風風雨雨的時候，接到他老人家的信箋。

信封並沒有封上口，但我相信小高，他絕對未曾將信件拆閱。

小高也許是個混蛋，卻一定不會是個卑鄙小人。

而他的岳丈司徒九，更是個胸襟遠大，光明磊落的正人眞君子，他相信自己的女兒決不會揀錯丈夫，因此由小高轉付給我的信件，根本不必封上口。

司徒九不但在武學上有驚人的造詣，他的書法，也同樣蒼勁有力，宛如鐵劃銀鈎。

信箋上的內容如下：

「雲老弟如面：速與豪夫婦見我，切切速至爲盼。」

沒有下款，也毋須下款。

這絕對是司徒九的字迹，信上所提到的那個「豪」字，就是小高，也叫高天豪。

在這裏，有一點必須要補充的，就是這封信是經過捲摺重叠的，當小高將之交到我手上的時候，它看來簡直和聶院長滿是皺紋的臉孔不相上下。

我看了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把它遞給小高。

他果然事先全然不曉得信箋的內容，當我准許他閱讀此信之際，他馬上急不及待把信件取到手中。

一看之下，他陡然呆住了。

司徒九竟然沒有主持女兒的婚禮，卻又在女兒新婚後立即送來一封語氣十萬火急的信，究竟他老人家如今身在何處？又遭遇到一些什麼樣的事，非要急急和我會面不可？

但我在沒有問司徒九如今身在什麼地方之前，卻首先問小高：「這封信是怎樣交送到你手裏的？」

小高一呆，隨即答道：「是飛鴿傳書！岳丈大人用鴿子把信傳送到婉婉的手上。」

聽到這樣的答覆，我不禁深深地吸一口氣。

司徒九無疑是個性情怪僻的老人，但他決不致於和現代的世界大大地脫節。

踏入二十世紀末葉，各式各樣

傳送文書的科技產品大量面世，無線電話、圖文傳眞等等的設備觸目皆是，爲什麼司徒九竟然會採用如此古老的方式，要勞煩一隻扁毛畜生把消息傳送到女兒的手上？

難道他連空郵信件也不懂得投寄嗎？

當然不！

他絕對不是一座古老石山，而且，我還知道他曾經在紐約一間頗負盛名的大學，充任過高級電腦設計課程的講師！

只有那些無知的鄰居、三姑六婆九嬸之流的人物，才會把司徒九當作是「清朝遺老」、「現代文盲」！

有關於司徒九的來龍去脈，恐怕就連小高，甚至是司徒婉婉也並不十分清楚。

倒是我這個司徒九的酒肉朋友，最少曾經見過他左大腿內側的刀疤。

用一隻信鴿來傳遞訊息，那是上一個世紀之前，人類在無可奈何情況之下才會選擇的方法。

他究竟在什麼樣的環境下，放出他的信鴿？

小高不知道，但信上卻寫道：「速與豪夫婦見我……」

從時間上的推敲，司徒九發放信鴿之前，小高的婚禮極可能尙未舉行。

但司徒九顯然早已知道，高天豪即將會娶他的獨生女兒爲妻，因此才會有「豪夫婦」這三個字的出現。

可是，他老人家到底身在何方？

他並沒有在信上寫明，而小高也是諱莫如深，完全不曉得這位岳丈大人在搞什麼把戲。

那麼，唯一有可能知道司徒九下落的人，當非司徒婉婉莫屬。

而且，我更很有理由相信，司徒婉婉是知道這封信的內容的，所以她在考慮之後，才讓小高把這封信交付到我的手裏（事後查証，我的推敲完全正確）。

正當小高要撥電話找太太研究此事的時候，老衞回來了。

外面正在下雨，而且雨勢越來越大。

老衞的衣衫濕透，頭髮也濕透。

但我並沒有問他爲什麼不帶雨具，因爲他變成落湯鷄，並不是一件大事。

比變成落湯雞更令人驚詫的，是他的兩邊面頰，不知如何竟然高高腫了起來。

我再看一眼，已看出那是拳擊所造成的傷害。

老衞竟然在護送聶院長回家的途中，遭遇到不明來歷的襲擊，而且他中的是重拳，顯見對方並非一般等閒之輩。

老衞當然是個會家子，就連我的拳法，也有若干招式是由他所傳授的。

雖然，拳怕少壯。他年紀漸漸大了，拳力肯定頗不如前，但等閒之輩三五七人，仍然絕不是他的對手。

能夠令老衞面頰飽受重創的，定必高手無疑。

要不然，便是羣毆的結果——他孤身一人，好漢怕人多，蟻多踩死象。

但答案卻大大出乎意料之外。

老衞分明已受了重擊，但他卻道：「一點點皮外傷，不打緊！不打緊！」

我眉頭大皺，道：「只怕你的顴骨也已給人揍得破裂，這是重傷！不是不打緊的皮外傷。」

老衞道：「我……我挺得住！我沒事！你別嚕嗦！求求你不要在我面前嚕嚕嗦嗦！」

我的眉頭皺得更緊。

每當老衞說話冗贅的時候，他這個人就一定出了某種問題。

我擔心他的神經線已給人揍得亂七八糟。

我拍了拍他寬敞粗壯的肩膊，道：「對方有多少人？七八個？十五六個？還是二三十人以上？」

老衞搖搖頭，沒答話，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

我和小高互望一眼，兩人的神情都顯得有點詫異。

只是一個人，便能把老衞揍成這副樣子，其人的身手，絕對不容小覷。

老衞的話漸漸減少，我不再擔心他會神經錯亂，但卻無法不擔心和他一起上路的聶院長。

「聶老先生怎樣了？」我問。

老衞沒有回答這一點，卻道：「我敗了！眞的敗了！」

我一怔，半晌才道：「你在跟別人決鬥嗎？」

老衞點了點頭，道：「不錯。」

我追問：「對手是什麼人？」

老衞忽然笑了，那是苦笑。

他道：「你不會相信的，一定不會相信。」

我給他這種態度氣得啼笑皆非，便故意諷刺了他一下：「跟你展開決鬥的人，莫非是聶院長嗎？」

小高立刻轟聲大笑起來，直至我厲視着他，他才把笑聲收斂下來。

豈料老衞卻在這時候頷首道：「你猜對了，正是聶院長！」

我陡地呆住。然後，我也很想像小高那樣轟聲大笑，因爲我聽見世間上最荒謬的一個笑話。

可是，我的笑意還未充份展

現，臉上的肌肉已經僵硬。

因爲我在這霎眼間，看見了老衞的眼神。

只見老衞的眼球，紅得像是火燄一樣，但在他瞳孔裏暴射出來的寒芒，卻彷彿足以冰凍整個世界。

看見他那樣的眼神，又有誰還能笑得出來？

我笑不出，小高更不敢笑。

但我仍然不相信他的話。

聶院長是個連走路都搖搖欲墜的百齡老人，他絕不可能跟老衞決鬥，更不可能給予老衞如此嚴重的傷害。

雖然我笑不出來，但卻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

而我這種看法，也是任何正常人都會作如是觀的。

我又再拍了拍老衞的肩膊，同時嘆一口氣，道：「你太疲倦了，去休息休息罷。」

老衞卻又再瞪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他若不是老衞，他若不是已經給人揍得七葷八素，我一定會在這時候大吼：「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但老衞並不是尋常人，雖然他是我的管家，但在另一個角度看，他也是我的親人，我的長者。

我再狂野，也不能在這時候對他無禮。

他瞪着我，我除了聳一聳肩，再嘆一口氣之外，又還能把他怎樣？

最後，老衞一聲不響地回到他的房子裏。

他在房子裏休息也好，在房子裏抱着枕頭啕哭也好，此事已暫時告一段落。

因爲我和小高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必須處理。

將來如何爲老衞報這一揍之仇，那是將來的事。

我叫小高立刻撥電話找他的新婚太太，我們要盡快跟司徒九會面。

司徒婉婉在家裏，很快就接聽了小高的電話。

小高問：「岳丈大人在什麼地方？他要見洛雲，洛雲也很想見一見他老人家。」

司徒婉婉冷冷地道：「你不是已經買了機票，要洛會長陪我們一起去度蜜月嗎？」

小高給嬌妻搶白了一下，登時臉色漲紅，叫道：「這是兩件事，怎可以混爲一談？」

司徒婉婉道：「兩件事，也可能都是一件事。」不等小高答腔，她已掛上了電話。

小高脹紅了脖子，正要再撥電話回家，但我制止了他。

我道：「不必了，明天我準時到機場恭候兩位便是。」

小高一愕：「但岳丈大人的事怎辦？」

我微微一笑：「尊夫人顯然早已成竹在胸，連做女兒的都那麼鎭定，咱們又何必急如熱鍋上螞蟻？」

小高想了想，終於點了點頭，道：「亦是道理。」

然後，他就匆匆離去，準是急於回家，希望可以在嬌妻身上套取岳父的消息。

小高走了之後，我撥了電話找聶院長，但電話卻沒有人接聽。

我不禁也爲之着急起來。

聶院長是個老人瑞，他是從雲霧居由老衞陪同之下一起回家的，但結果卻導致老衞飽受重拳之苦，一場糊塗地滾了回來。

等到我撥電話到聶院長家中，希望可以從這位老人家身上知道更進一步消息的時候，電話卻沒有人接聽。

我又是着急，又是莫名其妙，忍不住咕噥了一句：「老衞是不是活見鬼了？」

正當我準備找老衞出來，再詳細質詢「決鬥」事件之際，電話鈴聲突然大作。

我一抓起電話聽筒，立刻就聽見了聶一百老先生的聲音道：「洛雲嗎？我是聶院長，今天是我表妹八十九歲生辰，我正在和她切生日蛋糕慶祝，謝謝老衞的款待，再見！」

我正要追問決鬥事件，聶一百已掛斷了電話。

我抓住聽筒，整個人爲之呆若木雞。

毫無疑問，撥電話給我的，確是聶院長無疑，他是湖南人，他的湖南口音，十分濃濁而又富於獨特韻味，我是決不會聽錯的。

但那眞的是聶院長嗎？

驟然看來，我的描述似乎充滿着矛盾，但我卻有充份的理由，去解釋我爲什麼會有這種「矛盾」的觀感。

我的理由是——聶院長的口音雖然沒有變，但他說話時的速度、聲量以至說話時的神氣，卻彷彿和半小時之前的聶一百老先生，判若兩人！

在半小時之前，聶一百的聲音，是虛弱的、緩慢的、當然也是沒神沒氣的。

但在短短時間之後，他的聲音竟似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說話的速度增快了，他的聲音宏亮起來。

雖然只是在電話中和他聯絡，但我卻感覺到，他是精神奕奕的，再也不是一個暮氣沉沉，行將就木般的老人。

這聲音，怎可能會是聶院長的聲音？

但這聲音若不是聶院長的聲音，又會是什麼人的聲音？

我緩緩地放下了聽筒，心中疑惑的程度越來越甚。

在這一瞬間，我幾乎已可以肯定，在這老人瑞的身上，一定發生了某種不可思議的怪事。

但那到底是什麼樣的怪事？

在不久之前，他還是一個說話遲鈍，行動不便的老人，但不旋踵間，卻風騷十足地和他的八十九歲表妹切生日蛋糕。

這還罷了，老衞更聲稱，和他展開決鬥的人，正是這位聶院長老先生，難道這是眞的？

不！不可能！雖說太陽之下新鮮事情多，但人類的生命，還是受到生老病死的限制，除非有什麼靈丹妙藥，可以使一個老人在短短時間之內返老還童！

當我想到這一節的時候，腦海中忽然閃掠過那顆「黑珍珠」的影子。

我心念一動：「莫非……莫非……」

我心中忽然升起了一個模糊的概念，但那概念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以致連起碼的概念還未曾形成，已給我武斷地否決下來。

我深深地吸一口氣，決意不再「胡思亂想」，解鈴還須繫鈴人，最好的方法，莫如馬上去找聶院長，向他老人家詳細盤問個一清二楚。

但聶一百並不在家。

他老人家正在爲他的八十九歲表妹慶祝生日，說不定這個老表哥正在親吻着比他年輕了十歲以上的老表妹！

但老表哥的老表妹住在什麼地方？

無可奈何之餘，只好找老衞再盤問一二，希望可以獲得某些線索。

但在老衞房門之上，卻居然掛着一個牌子，上面寫道：「請勿打擾。」

我拈起這牌子瞧了大半天，呆住。

老衞眞絕，他什麼時候學懂了這一套？

江湖異人 飛鴿傳書

大清早，老衞已爲我準備了豐富的早餐，內容誇張之至，令人看了大吃一驚。

計有：砵酒野菌、泰式冬蔭功湯、保仔天九翅、火候恰好達到MEDIUM RARE程度的阿根廷牛柳，還有來自菲律賓的香芒冰琪琳！

這還不算，他老人家「殺得性起」，居然在我進餐之際大露身手，以旋律優美的電子琴伴奏，而所奏的樂曲，更是法國路易十四王朝時期小號演奏曲的名作。

雖然，以現代科技產品製成的電子琴來演繹著名的交響樂曲，非但力有不逮，甚至可說是不倫不類，但老衞的表演，卻還是難能可貴地出色，以致連我在睡眼惺忪的狀態下，仍然不自禁地由衷鼓掌讚美。

老衞並不理會我的反應，繼續專注地、陶醉地在旁演奏。

接着，客廳內的窗簾被拉上，環境變得黝暗，彷如置身於晚間，突然出現手捧燭台之人。

我莫名其妙，啼笑皆非地望着那個捧上銀鑄燭壺的人。

這人身穿整齊西服，襯衫雪白，頭髮光滑明亮，雙手戴着白手襪。

完全是一個高尚扒房侍應領班的模樣。

但他是誰？大清早，怎麼在我家裏居然會出現一個這樣的人物？

這究竟是一齣話劇？還是本人仍然尚在夢中？

好一個燭光晚餐，早來了八九個小時的燭光晚餐！

我快要前往機場，陪那對混帳的新婚夫妻度蜜月去了，但卻在早餐時分，給老衞弄得天旋地轉，不知人間何世！

別以爲我眞的不曉得眼前的「侍應領班」是什麼東西，他並非別人，正是那對混帳新婚的小高！

究竟是誰患上了神經病？是老衞？是小高？還是我？

要是按照我以往的脾氣，早已翻桌破口大罵，但說也奇怪，我居然一直按捺着，靜觀其變。

可是，我爲什麼會按捺着不發作？

這一點，就連我自己也不明白。

也許我眞的有神經病。

老衞發神經！小高發神經！洛會長也一起陪着發神經！三個神神經經的男人，正在合力演出一幕「早來晚餐」的神經話劇。

三個神經的男人，似乎神經得最厲害的，還是老衞。

他的面頰昨天才給人打腫，如今瘀氣未散，甚至是隆腫得更厲害，他的尊容，本來就已不敢恭維，此刻更是令人爲之毛骨悚然，越看越是心驚膽顫。

可是，如斯人物，卻能把迪拉蘭德的名作彈奏得頭頭是道，堪稱異數。

至於小高，我實在難以明白，他那位霸氣凌人的嬌妻，怎會在這新婚燕爾，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時

候，任由他溜了出來，在這裏扮演侍應領班的角色？

莫不是連司徒婉婉都神經病大發作了？

不！這是不可能的！神經病又不是流行性感冒，就算我們幾個人之中，眞的有一個突然瘋掉了，也決不可能在一天之間，突然齊齊瘋掉！

既不是神經病作怪，便是早有預謀。

常言有道：「醜媳婦終須見家翁。」無論他們在搞什麼把戲，只要靜心等候，答案遲早總會出現。

果然，答案來了。

在燭光下，忽然又出現了另一個人。

這人的出現，也很像是一幕經過刻意安排然後才演出的話劇。

但她並不是話劇演員。

她是一位影后，擁有千千萬萬影迷的超級影后。

若然這眞是一齣話劇，她當然就是女主角。

她是話劇裏的女主角，她當然是我夢中的夢。

她叫夢。

維夢，方維夢。

* * *

維夢，以前長髮，現在短髮。

她以前嬌態、秀氣、活潑、有內涵、懂得欣賞男人的幽默感。

更尤其是我的幽默感。

她現在嬌媚、神氣、冷靜、有儀態……但她不再是我的女朋友。

她以前，不但是我的女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

我必須要補充的，就是即使我們從未拍拖，她也是我的未婚妻！

怎會這樣的？

理由很可笑，但對上一輩雙方的父母而言，這件事卻極嚴肅，當然也極重要。

短髮的她，艷光四射令人不敢逼視。

她似乎已由嬌態型的女孩，變成了冷艷型的女人。

我沒有說半句話，也沒有起立款待她，我很無禮。

但我的無禮，其實是因爲自己呆住了。

她突然出現，絕對事不尋常，但她畢竟還是又再活靈活現地出現在我面前。

而當她出現的時候，在老衞和小高的臉上，都不期然地泛現出曖昧的微笑來。

她令我忽然感到拘束，渾身不自在，但這種不自在，偏偏卻又不是眞的不自在……

世間上能令我動情的女子不多，能令我在數秒內章法大亂的女子，只怕除了方維夢之外，決不會有第二個。

我木訥地上前，伸出手表示歡迎。

她淺淺地笑，笑得吝嗇，但偏偏吝嗇而高貴。

「方小姐，妳很美麗。」我讚美女性，永遠用最直接的句子。

她禮貌地再報以微笑：「洛會長，過獎了。」

我們面對面進餐。

這是「奇餐」。

明明是早餐，硬要改爲「晚餐」。而前來進餐的人，是全城有數的頭等美女，又是我的未婚妻。

我倆這種關係，似乎早已給無形「慧劍」斬斷，但卻又似是藕斷絲連，雙方依然大有轇轕。

她莫名其妙地駕臨寒舍，然後又行色匆匆地告辭。

她告辭，小高也告辭，他臨走前只是對我說了一句：「機場見。」

我點點頭，人如在夢中。

* * *

天色明朗，航程順利，這是小高夫婦的蜜月旅行。沒想過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陪着一對古靈精怪的新婚夫婦，來到了新加坡。

新加坡是亞洲五小龍之一，距離香港不遠，是港人旅遊熱門地點之一。

前往新加坡渡蜜月，本來並不是什麼奇事，但這只是對一般新婚夫婦而言。

但小高和司徒婉婉這一對活寶貝，都是足跡踏遍全球的年輕男女，尤其是近年以來，他倆除非不出外走動，一旦出門，所揀選的地點定必冷僻獨特，諸如北非摩洛哥的古城非斯、阿爾卑斯山麓的奧地利、深入尚未完全開放的緬甸山區、踏足在北愛爾蘭的巨人壩上等等……

滿以爲他倆除非不渡蜜月，一旦渡蜜月去也，恐怕大有可能組織一支龐大的駱駝隊伍，橫跨撒哈拉大沙漠，又或者是乘坐熱汽球升空，在東非肯亞大草原上，俯覽成千上萬的斑馬、大水牛、象羣錢獅、虎、豹、鹿等等奇景……

但謎底一揭開，卻是阿公阿婆也可以優哉悠哉漫步其間的獅城。

未免出乎洛雲意料之外。

近十年來，新加坡經濟建設不斷飛躍進展，情形，如亞洲其他各國各大小城市。

只是，獅城面積僅及香港一半，並無大自然壯麗景色可供欣賞，它能吸引大量遊客，可說是新加坡旅遊促進局不斷努力對外宣傳的成果。

例如竭力維護各族裔的固有文化，保存該國各處古蹟，刻意綠化環境保持衞生，更宣傳獅城爲亞洲數一數二的美食天堂等等……

在這被譽爲「亞細亞庭園」的國

家，具有中國、馬來西亞、印度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特色。

其他諸如唐人街、阿拉伯路、印度路等，都值得一遊。

當然，聖陶沙島是最著名的渡假勝地。

我跟着一對新人，從新加坡花芭山乘吊臂纜車前往該島。

這對新人，是「新簇簇」的恩愛夫妻，我再不識趣，也得跟在另一輛吊車之後，以免阻礙他倆在半空中接吻。

新婚之樂，自然甜如蜜，樂也融融。

放眼吊車底下，水道船艇穿梭往返，一切寧靜。

而聖陶沙，也是安寧的意思。

周遭環境，果然又恬靜又安寧。

吊臂纜車徐徐跨水道，靠向彼岸。

甫下車，向前不經意地一望，突然呆住。

我看見了高太太擁抱着一個人。

但那人不是她的丈夫小高，而是我的夢。

維夢。

方維夢！

*　*　*

好一個小姐，好一位高太太。

這四條粉藕般的玉臂糾纏在一起，你說有多動人便有多動人。

司徒婉婉是朋友妻，再漂亮再迷人也不必在此細表。

但方小姐此刻之美，卻足以令人爲之窒息。

她穿一件彩霞般絢燦的背心，外罩薄紗燈籠罩長裙，雪白的足踝襯着設計獨特的意大利涼鞋。

她衣着有層有次，臉龐輪廓嬌俏斯文。

她和我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在這吊臂纜車站上，和她擁抱摟纏在一起的，卻另有其人。

幸好是個女人。

但在此之前，我全然不曉得，司徒婉婉跟維夢竟然是如此稔熟的。

我瞪着這兩個神采飛揚的時髦女性，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至此，「奇餐」擺佈者是何方神聖，答案已是昭然若揭。

我悶聲不響，沉默是金。

小高則在旁邊比手劃脚，上至天文下至鵝頸橋底阿婆打小人的絕招，一律繪影繪聲，說得口沫橫飛興緻勃勃。

他在製造另一個圈子，以對抗走在前面的兩個女子。

但照我看，小高製造熱鬧氣氛的技倆，殊不高明。

終於，司徒婉婉在蠟像館裏暗中狠狠踩了他一脚，他才醒覺地陪我一起沉默是金。

*　*　*

晚間，不住酒店，住在「飛碟」裏。

「飛碟」並不是外星人的飛碟，而是小高一個朋友的寓所。

小高這個朋友，在東南亞有無數龐大的事業，爲人慷慨，滿腦子都是千奇百怪的構思。

他在新加坡有三幢別墅，其中一幢，內部裝飾以「飛碟」爲主，無論桌子、地氈、酒吧、魚缸以至睡床，都以飛碟形狀作爲獨一無二的設計。

於是，我們彷彿變成了外星人。

「飛碟」中，有傭人、廚子。

凌晨宵夜，炮製出來的美食居然有日式海鮮刺身、高麗參燉雞、北京塡鴨、印度咖喱大蝦、意大利薄餅……

只是一間平民百姓寓所，竟有炮製國際名菜的本領，實在怪異得難以想像。

但小高的朋友，根本不在這裏。

據說，他正在紐約跟一羣華爾街大亨開會云云。

我們是從香港而來的貴賓，「飛碟」的管家，必須竭盡所能慇懃款待，否則一切嚴重後果，由這位管家負起全責。

因此，管家一直戰戰兢兢地，必恭必敬地款待我們。

與其說是殊榮，不如說是一種壓力。

小高爲什麼要在這裏落脚？

宵夜結束後，小高夫婦進入「飛碟駕駛室」睡覺。

維夢冷冷地望了我一眼：「明天見。」

她在新加坡大半天，這是她第一句單對單直接向我說的話。

然後，她進入「燃料儲藏庫」睡覺。

但我不想睡。

我在「飛碟酒吧」裏，用「水晶飛碟」盛酒，獨自慢慢地品嚐佳釀。

心情很納悶嗎？不見得。

內心很興奮嗎？也不見得。

只是因爲不想睡，所以獨自喝酒。

我一面喝酒，一面打量着這幢「飛碟」建築物。

我敢肯定，負責「飛碟」裝飾設計工程的人物，決非等閒之輩。

這並不單指他在室內設計裝飾方面有極高水平的技能，我甚至認爲這位設計師，對「飛碟」這種神秘的外太空交通工具，有着非同小可的認識。

當然，這全然是一種直覺。

「飛碟」在人類的歷史上，有着

舉足輕重的地位，全然不相信有飛碟存在的人，每聽人提及「不明飛行物體」之類的「傳言」，都會嗤之以鼻。

這些人，可能對任何事情都抱着不信任的態度。

他們不但不相信有飛碟，不相信有外星人，甚至連銀行存款制度、保險箱、港英政府、海峽兩岸政權、美國、法國、聯合國等等，一律都投以不信任票。

唯一可信者，是他自己。

也許還會信任某某相士，某某風水大師等等。

可是，我爲什麼會有這種「直覺」？

這時候，小高大概快要給蜜月的甜蜜糖浸上眼眉毛了吧？

嘿嘿，說句動聽一點的，那是只羨鴛鴦不羨仙。

說得老實一點，即是小高一頭撞入愛情的墳墓裏，從今以後，都得給一個女人牽着鼻子滿山走。

高太太說要到新加坡渡蜜月，小高只好乖乖地來到獅城，至於其他地方，休想！

正當我心中不斷冷笑的時候，小高忽然由「飛碟駕駛室」裏走了出來。

他仍然衣履整齊，大可以前往任何超級大國參加國宴。

他甫出來，劈頭第一句話竟是：「婉婉不見了！」

「婉婉不見了。」

我一聽見這句話，心裏陡地一寒。

我幾乎是用獵豹撲向兔子般的速度，閃電般衝撲入「飛碟駕駛室」的。

所謂「飛碟駕駛室」，其實只不過是一間臥室。

那是一間平平無奇的套房（唯一特異的，只是那些飛碟式的裝飾設計。）

我是親眼看見小高和司徒婉婉進入這房子裏的，而且一直就在門外不遠的「飛碟酒吧」旁邊獨自喝酒。

在那段時間內，我絕對可以肯定，「飛碟駕駛室」的大門，是沒有任何異動的。

換而言之，在正常的情況下，決不可能有人能夠在那段時間內出入。

但小高一衝出來，就說婉婉不見了！

他的新婚太太司徒婉婉，莫名其妙神秘地失踪了。

要搜索一間面積五百平方呎的房子，並不需要太多時間，除非我要找尋的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螞蟻。

兩分鐘後，我敢肯定，司徒婉婉並不在這套房之中。

但搜索並沒結束。

因爲有另一種可能，而且是很大的可能：這間套房是有「暗格」的。

能夠讓一個人溜走出去的「暗格」，自然不會太細小。

但巧妙的「暗格」，往往都是天衣無縫的傑作，就算整個「暗格」就在面前，也不容易可以察看出來。

於是，我再花五分鐘時間，到處找尋「暗格」，小高自然也拚命到處翻尋。

由於他不見了的，是一個如花似玉的新婚太太，那眞是非同小可的無價之寶，要是就此神秘失踪再也找不回來……

眞是不敢想像下去。

五分鐘後，我們已找遍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小高甚至連浴室裏設計有如飛碟狀的馬桶也作出徹底的審視，但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而我則小心檢查房間的所有窗戶。

這些窗戶，全都裝上牢固的窗花，無論怎樣看，都不可能讓一個人鑽溜出去。

五分鐘的搜索，沒有結果，只好加時。

又過了五分鐘，我的眉毛似已在眉心上打了個結，而小高更是汗出如醬，一張臉孔變成了紫醬般的顏色。

終於，我們在同一時間之內，放棄了搜索的行動，雙雙頹然地在飛碟型的圓床邊沿坐了下來。

我沉默着，小高卻在喘氣。

他的臉色實在太難看，以致我幾乎不敢去看他的臉。

我只是聽見他用呻吟般的聲音，怪裏怪氣地叫道：「不見了！不見了！婉婉不見了！」

*　*　*

司徒婉婉神秘失踪，已成定局，但她是怎樣不見了的？箇中情況，卻極耐人尋味。

正欲向小高詳細查問，忽然想起方維夢。

她會不會也神秘失踪？

一想及此，登時心中一寒，急急趕往「燃料儲藏庫」找尋維夢。

要是連這位影后也一併失踪，這肯定是震驚整個亞洲，甚至是全世界的頭條新聞。

而我和小高，也將會順理成章地，成爲這樁頭條新聞的一對男主角。

我急急叩門。

過了好一會，維夢還沒有開門。

我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由於小高的太太神秘失踪，在下意識中總是認爲維夢也很可能步其後塵，我這種驚惶失措的心態，是絕對值得體諒的。

我幾乎已準備破門而入了，但就在這時候，「燃料儲藏庫」的門打了開來。

門一打開，我和小高的視線，立刻凝注在門後那人的臉上。

在那一刹間，我陡然呆住，小高也是呆若木鷄，半晌作聲不得。

打開這一道門的人，並不是方維夢，而是高太太！

小高的新婚妻子司徒婉婉！

霎時之間，我和小高在怔呆之餘，卻又不禁為之長長的吁了口氣。

一切都已真相大白！

司徒婉婉沒有失踪，她只是神不知鬼不覺地，溜進了她的死黨房中，但卻使我們這兩個男人惹來一場虛驚。

事情看來，似乎真的這麼簡單。

可是，我們這種想法卻又錯了。

事情的演變，着實匪夷所思之極。因為雖然司徒婉婉找回來了，但方維夢卻不在「燃料儲藏庫」之中。

「維夢呢？」我急急追問高太太。

司徒婉婉卻像是睡眼惺忪，迷迷糊糊的樣子，她望住我，望了片刻才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一次，輪到我着急起來。

我們三個人，像是傻子般在房間東翻西找，情況就像是剛才我和小高找尋司徒婉婉一樣。

但從一開始，我便心中有數，知道這樣子搜索，根本是多餘的。

果然，結果又是徒勞無功。

維夢不見了。

她的房門，事前也沒有任何異動，但事實卻是：司徒婉婉由「飛碟駕駛室」裏，神乎其技地溜到了方維夢的「燃料儲藏庫」。

但方維夢卻又不見了。

她是否也已溜到了別的房子去！

正當我和小高兩人的思緒，齊陷入亂七八糟境界的時候，司徒婉婉卻做了一件十分適當，合情合理的事情。

她去找這座「飛碟」別墅的管家。

可是，遍尋不獲。

不但管家不見了，就連那些傭人、花王、廚子、也統統不見了！

而這一羣人，在不久之前，一直都在我們四個人身邊小心侍候，慇懃款待。

可是，一旦出了問題之後，這一幢建築物，竟然就只賸下了我們四個人……不，不是四個，而是只有三個！

方維夢不見了。

* * *

究竟在這不可思議的失踪案件中，我和小高是否犯了某些不可原諒的錯失？

首先，我必須嚴肅地審問小高：「你是在怎樣的情況下，發現婉婉不見了的？」

小高的臉，並沒有流露出靦覥之色。他已找回了太太，維夢的失踪，最少和他沒有十足十的「切膚之痛」(這並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老實地描繪出人之常情)。

最少，他現在不會汗出如漿，臉色大紅大紫。

但若說他已回復了百分之百的鎮定，卻又不然。

畢竟事情真相怎樣，還沒有弄清楚，而且方維夢神秘失踪，他和婉婉總得擔待一些關係。

只見小高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才皺眉道：「當時，我正在床上，在床頭撥了一個長途電話到紐約，和溫老闆談談華爾街金融市場的近期去勢。」

他說的那個「溫老闆」，並非別人，正是這幢「飛碟建築物」的業主，也是他的一個怪朋友。

我並不理會他和溫老闆之間的談話內容，只是集中一點向他質問：「這個電話，你們談了多久？」

小高很爽快地回答：「兩分鐘！」

我道：「你絕對肯定是兩分鐘？」

小高道：「其間偏差，大概不會超過十秒以上。」

我沉着臉再問：「在這兩分鐘之內，婉婉是不是在你身邊？」

他搖搖頭，道：「不，當時她正在梳理頭髮。」

我道：「你在談話的時候，是背對着她的？」我這樣說，是因為曾經進入「飛碟駕駛室」搜查，對房間裏的形勢相當瞭解之故。

照我推算，小高若坐在床上談電話，是很有可能背對着梳妝桌的。

果然，小高立刻點了點頭，道：「不錯，但那也只是兩分鐘的事……」

說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

顯然，司徒婉婉就是在那時間之內，神秘失踪了的！

不！正確的情形，應該說她是在那段時間之內，離奇地溜入了方維夢的「燃料儲藏庫」。

可是，她是怎樣溜進那邊房子的？

當然，最清楚這件事情的人，應該是司徒婉婉本人。

無論如何，司徒婉婉對當時情景的敍述，都是極重要的線索。

對於這件事，小高比我還要緊

張，他單刀直入向婉婉問及當時情況。

司徒婉婉卻目露茫然之色，似是竭力地在思索着。

但那只是十幾二十分鐘之前的事，她怎會如此迷糊不清起來？

小高內心焦躁，正想再度催問，卻給我伸手掩住他的嘴巴。

足足過了一分鐘之久，才聽見司徒婉婉道：「當時，我在梳理頭髮……」

(女人果然是麻煩頂透的動物，一早起床固然要梳理整齊，想不到連在睡覺之前，也是一樣。)

(我認為她們麻煩頂透，但她們卻是不厭其煩。)

(男人與女人的心態，其相差之遙遠，由此可見一斑。)

她說到這裏，又停頓了好一會，然後才忽然說道：「我在梳妝桌上睡着了。」

此言一出，我和小高齊齊呆住。

她睡着了！她在梳妝桌梳理頭髮的時候睡着了！

這是一個妙哉之至的答案。

但更妙哉的卻還是小高。

他居然追問：「妳睡了多久？」

婉婉搖搖頭，「不知道，只知道睡得很熟……但當我醒過來的時候，卻不在原來的房子裏。」

她說不知道，可能真的不知道，正如一個昏迷的人，當他醒過來的時候，也許只是幾十秒之後的事，但也許是幾天、幾個月、甚至是幾年之後的事情。

但她睡了多久，這答案卻是再也清楚不過的。

由小高傾談長途電話的時候開始計算，一直到我們找到「燃料儲藏庫」發現她為止，其間最多不會超過二十分鐘。

換而言之，她最多只是睡了十幾分鐘左右。

但到了這個地步，最值得研究的，卻不再是她睡了多久，而是這位「睡美人」，怎會在進入夢鄉之後，整個人由「飛碟駕駛室」轉移到「燃料儲藏庫」那一邊去？

我眨眨眼，目光不期然地望向小高。

小高苦笑着，他並不是個笨蛋，當然明白我的意思。

他苦笑之後，才用肯定的語氣告訴我：「雖然，當時我正在跟溫老闆傾談長途電話，但要是當時有人企圖把我太太由梳妝桌旁邊搬運到別的地方去，我是一定會發覺的。請注意：我是在一間寧靜的房子裏打電話，並不是在摔角台上跟五六百磅重的怪物拚命！」

他的解釋，完全合情合理。

小高年輕，耳目聰敏，反應迅速，要是有人能夠在他附近，把司徒婉婉像是貨物一樣搬走，而又不為他所發覺的話，那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怪事。

但現在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正是如此離奇莫測的怪事。

我沉吟片刻，道：「照我看，溫老闆這一個人，頗不簡單。」

小高道：「你這樣說，全然是因為他是這幢建築物的主人？」

我並不否認這一點。

司徒婉婉卻道：「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們也許應該再打一個電話到紐約。」

小高乾咳一聲，聳肩道：「這一次，妳打電話，我去睡覺，如何？」

司徒婉婉瞪了他一眼：「你這樣說，是否不相信我的話？」

小高忙道：「豈敢！豈敢！」

我嘆一口氣，道：「這個電話，還是要打出去的，但如何向你的朋友說個明明白白，也許得費點心思。」

小高同意我的見解，他沉吟半晌，才撥電話到紐約找尋溫老闆。

但這一次，聯絡不上。

連續試撥多次，都不管用。

小高神情木然地盯着我的臉，道：「怎辦？」

我沒有回答小高的問題，卻問他的太太司徒婉婉：「何以選擇新加坡作為你們渡蜜月的地點？」

我突然有此一問，她顯然給我殺個措手不及。

她怔怔地盯着我。

她沒有說什麼，但她的眼神已告訴了我——事情果然另有蹊蹺。

她想掩飾真相，但我不容許她在這時候還故弄玄虛。

我的措詞越來越不客氣：「妳到這裏來，究竟有什麼目的，本來只是妳自己一個人的事情，可是，如今維夢也被波及而導致失踪，我認為妳必須把真相公開，才能避免有更嚴重的事故出現！」

我這幾句話，不但是不怎麼客氣，簡直就是大動肝火，直斥其非。

小高吃驚地看着我，也許，他想不到我會突然發難，絲毫不留情面地向他的新婚太太開火！

別說他只是吃驚，就算他吃了一枚炮彈，我也不會理會。

司徒婉婉卻越來越鎮定，似乎我這種厲言疾色的態度，對她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當然，也有另一個可能，就是她心中早已亂作一團，但表面上卻在强作鎮定。

司徒九以「飛鴿傳書」，告訴我必須立刻和「豪夫婦」出發找他，但他的寶貝女兒卻並不怎麼合作，只是悠悠閒閒地牽着小高和我的鼻子，在聖陶沙島上瀏覽風光，到了

後來，連方維夢也給她扯到這「飛碟建築物」之內……

再然後，怪事連篇，維夢不見了，而這位高太太似乎還要繼續把她父親的行踪保密！

在這裏，必須要再三補充的，就是我在出發前往新加坡的時候，已不止一次向司徒婉婉問及她父親的下落，但她卻一直含糊其詞，推說不敢肯定。

這是荒謬的謊言。

她的老頭子十萬火急要見洛雲，而且動用上奇哉怪也的信鴿來傳遞訊息，顯然事態嚴重而特殊，但身爲女兒的她，卻好像半點也不關心老頭子的遭遇……

我再也不顧得小高會有怎樣的反應，我突然抓住司徒婉婉的一雙玉臂，厲聲喝問：「九叔怎樣了？他出了什麼事？」

我大動肝火的樣子，定必相當嚇人，以致連小高也不敢插上一嘴。

事實上，也沒有他可以插上一嘴的餘地。

司徒婉婉的臉色異樣地蒼白，她倒抽了一口涼氣，半晌才答道：「我爸爸給綁架了！」

綁架！

竟然有人能把神通廣大江湖地位如此尊崇的司徒九綁架！

這眞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但在那樣的情況下，由他女兒口中証實了這一件事，對我來說，卻並不算是太大的意外。

小高一聽見「綁架」這兩個字，陡地用力一拍額角，怪聲叫道：「我的天！妳怎麼不早一點說！」

他果然是給蒙在鼓裏的糊塗蟲。

司徒婉婉橫了他一眼：「早一點說又怎樣？你可以把他救出來嗎？」

小高漲紅了臉，道：「綁匪要多少贖金？」

司徒婉婉冷冷一笑：「要是金錢可以解決問題，又何必驚動洛會長！」

我嘿嘿一笑，道：「圖窮匕現，到現在終於要說出實話了。」

司徒婉婉突然把臉孔一昂，挺着胸脯大聲道：「不錯，把你和維夢扯到新加坡，都是我的主意！」

我沉着臉：「包括不住酒店，卻住進這幢飛碟建築物之內？」

司徒婉婉直認不諱：「不錯！這建築物的主人，是小高的朋友，也是我的一個老同學！」

我在這對新婚夫婦面前，來來回回地踱着方步，兜兜轉轉好一會之後才接着問：「高太，妳知道綁匪是什麼人嗎？」

一般的綁架案，在案件還未曾偵破之前，都很難知道綁匪的來龍去脈。

但當然也有些是例外。

司徒婉婉立刻點了點頭，道：「我知道綁匪是誰，他就是溫守邦。」

小高聽到這裏，差點沒有當場便昏倒過去。

溫守邦，就是溫老闆。

他是這幢「飛碟建築物」的主人。

他目前正在紐約。

但他爲什麼會綁架司徒九？司徒婉婉明明知道他是「綁匪」，何以還要引領我們在這「賊窩」裏歇宿？

事情絕不簡單。

溫守邦是億萬富豪人物，假若他眞的綁架了司徒九，那麼，內情定必大有蹊蹺，決不會是一般爲了金錢而擄人勒索的案件。

這一點，司徒婉婉一定比我更明白。

我吸了一口氣，問：「溫守邦若是綁架令尊的主謀，他所需要的是些什麼？」

在我心目中，可以在這一瞬間聯想出無數千奇百怪的答案，唯獨「金錢」這個名詞例外。

我絕對可以肯定，溫守邦先生的「勒索」目標，並不是爲了金錢！

對於一個富可敵國的人來說，縱使他本性貪婪，也毋須爲了金錢而綁架一個「窮人」。

窮與富，必須以相對性來作爲比較。

司徒九、司徒婉婉父女，再加上一個「新簇簇」的新女婿小高，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恐怕還不到溫守邦名下財富千分之一。

並不是說這三個人眞的很窮，而是因爲溫老闆太富裕，相對之下，就算傾盡三人家當，對溫守邦仍只不過是九牛一毛。

豈料司徒婉婉的回答，卻出乎我和小高意料之外。她嘆了口氣，緩緩地道：「溫守邦綁架爸爸，是爲了金錢！」

小高呆住。

我更呆住，有如一隻已呆了八九十年的呆鴨！

* * *

根據小高粗略估計，溫守邦在東南亞以至世界各地的物業資產，其總值最少超逾一百億美元以上。

對於「個體戶」而言，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

以溫守邦那樣的超級富豪人物，竟然會爲了金錢而擄人勒索，實在是全然不合乎邏輯的事情。

因此，我在驚詫萬分之餘，立刻向司徒婉婉套取更進一步的資料。

我問：「溫守邦要多少金錢？」

當我提及這句問話的時候，我絕對沒有忘記司徒婉婉在兩分鐘之

前講過的話。她說過：「要是金錢可以解決問題，又何必驚動洛會長！」

她這些論調，顯然和她接着而來說的話，互相矛盾，簡直令人難以理解。

但我深信，司徒婉婉並不是個講話毫無條理的糊塗人，她「前言不對後語」，未必就是眞的「不對」，而是另有曲折另有玄機。

現在，只好假設溫守邦眞的爲了金錢而綁架司徒九，但數目是多少？

一塊錢是個數目，一千億美元也是個數目。

但無論或多或少，總得有一個數目，否則，如何完成「贖參」的交易。

我這樣問司徒婉婉，自然是合情合理的。

但婉婉卻苦笑一下，搖搖頭道：「不知道。」

我和小高立時互望一眼，兩個人都差點沒直跳起來，小高雙眉緊蹙，趨前問道：「怎會不知道？妳不知道，誰知道？」

司徒婉婉又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也不知道有誰知道……我只知道，溫守邦擄走了爸爸，只要付出贖金！他就放人。」

沒有指定金額的贖款，那算是一樁怎樣的綁架案？

只要付出了贖金，溫守邦就會放人！

但該付多少？

是開玩笑性質的一塊錢？還是根本不可能付得起的一千億美金？

從表面上看，溫守邦綁架司徒九，是爲了金錢。

但這只是司徒婉婉片面之詞，縱使她爲人十分可靠，但對於解釋溫守邦綁架司徒九的動機，卻大大欠缺說服力。

除非是另有解釋！

司徒九是德高望重，威儀凜然的江湖前輩，他老人家更會給我教誨良多，只要是他的事，我若毫不知情，那是沒話好說的，一旦知道他老人家出了事，我又怎能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但我也不怪責婉婉。

她畢竟是個女流之輩，而且對我的爲人，並不怎麼瞭解。

現在並不是互相指責，互相猜疑的時候，當前急務，是要找回維夢，更要把九叔救出險境。

但司徒九在什麼地方？他會不會就在這幢神秘建築物之內？

照我的推斷，可能性似乎不大。

理由是在不久之前，我們曾經接獲他的飛鴿傳書。

當然，一隻鴿子，由新加坡飛到香港，絕不等如超音速噴射機，以鴿子的體能來說，那是一項長途飛行的考驗。

牠要飛翔多少天，才能把訊息傳達到我們的手裏？

由於司徒九的信箋並沒有寫上日期，我們實在無法揣測，這封信是那一天發出的。

他要發出信鴿找我，肯定是置身在一個特殊環境之中，但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所在，卻無法憑空臆測。

不尋常的綁匪，不尋常的「肉參」、不合理的贖金要求……還有飛鴿傳書、婉婉在「飛碟駕駛室」的奇怪遭遇、當然還有方維夢的神秘失蹤……

正當我們三人面面相覷的時候，忽然聽見外面傳來了一陣巨大的軋軋聲響。

小高首先一呆，他道：「好像是直升機。」

我隨即加以更正：「不是好像，而是肯定。」

在此離奇莫測的凌晨時分，居然有一架直升機在這幢建築物附近出現，莫非又是另一樁不可思議的怪事出現了？

夜色中，我們看見了一個身段窈窕動人的女郎，正從直升機裏跳了出來。

她是一個美艷不可方物的女郎，她是維夢。

但當我們看清楚美女的容貌之後，三個人六隻眼睛都同時呆住了。

然後，我聽見了小高在耳畔冷冷一笑：「洛會長，你喝得太多了。」

「洛會長，是不是驚擾了閣下的美夢？」

「沒什麼，我們只是以爲妳失蹤了！」我强忍怒氣，眼神冷冷地盯著她的臉。

司徒婉婉卻纏了過來，用右臂穿過了她的左臂，兩個女子就像是「雙妹嘜」般把臂細語，離我們而去。

兩個都是美麗的女子，她倆交頭接耳，笑態嫣然，施施然地離我和小高而去。

掌心泛光　目睹異象

寫故事，古有名訓：「有話即長，無話即短。」

接著以後的情形，是「一宿無話」。

我們這四個男女，在那樣的情況下，居然一切如常，各自入室就寢，實在又是另一樁怪事。

小高夫婦，仍然入住「飛碟駕駛室」。

方維夢小姐，仍舊進入「燃料儲藏庫」。

而我，索性在酒吧旁邊開樽暢飲，一派「醉臥沙場君莫笑」的氣概。

終於天亮了。

我在酒吧側的飛碟型沙發上，渡過這奇特的一晚。

八點後，小高開門。

他早已梳洗整齊，衣履皇然。

我不便探頭探腦找尋他的妻子，只能問道：「人齊嗎？」

他伸出了兩根手指，點了點頭。

我也點點頭，然後又走到「燃料儲藏庫」那邊。

尚未敲門，維夢已精神煥發地走了出來。

才大清早，她已是那樣地明艷照人，俏麗的臉龐上毫無倦容。

我怔怔地看着她，她也怔怔地看著我。

在乘搭飛機到新加坡的時候，小高曾對我說明到新加坡的行程。

我們將會乘搭亞洲東方快車，由新加坡北上泰國曼谷。

但那時候，我不曉得方維夢會來到新加坡，一起陪伴小高夫婦渡蜜月。

後來，我知道她來了。

但她一度失蹤，我又以爲她再也不會陪著小高夫婦在火車上出現。

可是，她在失蹤後不久，竟從一架來歷神秘的直升機上跳了出來。

再然後，她和小高的老婆大人聯合起來故弄玄虛，對失蹤的來龍去脈守口如瓶，秘而不宣。

女人弄權，由來已久，於今尤然。

距今百年之前，乘搭火車跨越大地，被譽爲最浪漫最寫意的旅程。

當然，火車和任何其他交通工具一樣，都有質素和等級的分別。

要是擠在沙甸魚罐頭般的車廂裏，沒有給汚濁的汗臭氣味弄得窒息而死，已算僥天大倖，自然和「浪漫寫意」這些字眼相差十萬八千里。

在歐洲，最著名的「鐵輪上的豪華旅館」，首推自一八八三年開始經營的「東方快車」。

東方快車最大的特色，主要在於車廂設計古老而瑰麗，充份標榜著歐洲帝王及貴族的豪華色彩。

目前，歐洲東方快車主要起迄站是倫敦及威尼斯，沿途經過巴黎、法蘭克福、蘇黎世及茵斯布魯克等地。

但現在，亞洲也有東方快車投入服務，那是全新製造的Eastern Oriental Express！

乘搭亞洲東方快車，由新加坡到曼谷，總距離約爲一千九百公里，需時四十二小時。

除了短程旅客之外，走畢全程的旅客，需在火車在住宿兩晚。

快車上的旅客房間，劃分爲三個等級。

標準級客房三十六間，豪華級客房二十八間。

還有總統級套房，共有兩間。

小高夫婦不惜工本，我們四個男女享用的，都是總統級套房。

但小高夫婦促狹之至，連象徵式垂詢的步驟也慳省掉，他倆夫婦摟摟抱抱地進入了其中一間房子，然後把我和維夢置之不理。

眞可笑，堂堂驚奇俱樂部的洛會長，竟然在一個女子面前行藏閃縮，思想曖昧……

爲了是否進入總統級套房，我舉棋不定，但她卻大大方方，處之泰然地走了進去。

替我運送行李的服務人員打量我一眼，用英語說了兩句話。

但我沒作出任何反應。

維夢嘆了口氣，上前對那服務員說了幾句，然後給了他一筆驚人的小費，把他打發開去。

我的臉色陡地一沉，道：「給小費，是男士們的專利權。」

她點點頭，表示「同意」。

她道：「不錯，除了付小費之外，亂發脾氣也同樣是男士們的專利權。」

我悶哼一聲，在套房的小型酒吧旁邊開酒。

她瞥了我一眼，忽然道：「我口渴。」

我給了她一杯威士忌：「這個最解渴。」

她仰首一飲而盡，然後眨眨眼道：「聽說男人在進入更年期的時候，脾氣總是古古怪怪的。」

我哼了一聲，道：「妳放心，我並沒有提早到達到那個境界。」

她把簇新的鞋子脫了下來，笑笑道：「我不喜歡酷熱的天氣，也不喜歡過份熱情的男人。」

東方快車的保安，看來相當嚴密。

火車票是連同餐費包括的。

快車每天供應早、午、晚三餐及下午茶餐，而且菜色安排，將會依照行經的國家領域的不同而變化。

雖然在總統套房內有小型酒吧，但維夢正和我展開冷戰，爲了避免發生不必要的衝突，我寧願跑到酒吧車廂內喝酒。

但說句眞心話，這是很不禮貌的，因爲我在離開房間之前，甚至沒有向維夢說過半句話。

這算是君子坦蕩蕩，還是小人長戚戚？

就連我自己也計算不出來。

這時候，我翻著的雜誌，其中

洛雲幾乎以爲一隻大象闖入，原來是相撲手……

有幾頁，是報導日本相撲手比賽的實況。

圖片中的「人山」，是無數日本人心目中的超級偶像。

但如此驚人的肉體，是否眞的值得令人羨慕？

這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

當然，以我的角度去看，還是保持我這樣標準的身形爲妙。

要是在眼前眞的出現這樣的「人山」，而這位「人山」卻又向我請敎「減肥之道」，也許我可以提供七八十種辦法，給對方參考參考。

一個人在旅途上的時候，思緒難免混雜一些，甚至會達到胡胡混混不知所謂的程度。

然而，世事之奇，往往是令人難以理解的。

因爲正當我漫不經心翻閱雜誌的時候，忽然發覺在附近的座椅上，正有一個龐大的物體在移動著。

我放下雜誌，擧頭一望，不禁陡地呆住。

在那一霎那間，我幾乎以爲有一頭大象闖入了這列快車。

當我幾乎誤以爲是一頭大象闖入列車的感覺消失後，爲了「定一定神」，我把手裏的酒一仰而盡。

這是略帶神經質的動作，既不幽雅亦不禮貌，但我在刹那間，卻是「情難自控」。

因爲在我對面坐下來的，是一個體重驚人，身高也驚人的日籍巨漢。

由於他是穿著和服，加上頭頂紮髻，一望而知是個日本人。

而且，極可能他本身便是一個份量十足的相撲手。

我承認，在那短短一兩秒間，我是有點失態的，但那也僅僅是一兩秒之內的事。

這日本巨漢的視線，落在我手中雜誌的圖片上。

圖片上的相撲手，全都體重驚人，腿粗腰壯。

但眼前這日本巨漢，其體型之粗壯闊大，竟猶在圖片內所有相撲手之上。

正當我心念電轉之際，這巨漢已微笑著向我伸出手：「我是齊藤景夫，幸會！幸會！」

我立刻還以禮貌的笑容，和他握手。

他說的是日語，夾雜著濃厚的關東口音。

日語並不如一般人想像中那樣單純，同是日語，在東京長大的日本人，和在關東山區長大的日本人，其口音就大有分別。

這位齊藤先生，雖然臉上泛現笑容，但在我感覺中，卻認爲他是可惡的。

我臉上又沒有鑿上「日本人」，

又或者是「日語通」這些字眼，他憑什麼認為我一定聽得懂他的說話？

要是我既非他的同胞，又不懂日語，而他一開口便是扶桑土話，那麼，豈非要令本人大出洋相？

但我心思極快，在不到一秒時間之內，已明白箇中原委。

原來我翻閱的那本雜誌，全是用日文印製的，這巨漢一看之下，自然認為我就算不是他的同胞，最少也該聽得懂日語的。

我立刻作出適當的回應：「我是洛雲，來自香港的中國人。」

豈料他點點頭，道：「我知道，你是驚奇俱樂部洛會長，要是我不知道你的來頭，也不會貿然跟你握手。」

他的臉上仍然掛著笑容。

我們的手還在緊握著。

他的手掌不但粗壯闊大，而且力發千鈞。

一道深沉奇雄的大力，自他手掌四周隱隱逼了過來，似是要把我的手掌連帶指骨一起捏碎。

好一個大塊頭，一上來便向我施展下馬威，顯然是不懷好意。

老實說，在握手之初，我是絕對料不到他會有此一著的。

又再更老實說一句，要是我知道他有此一著，我是否有勇氣和他較量較量，也是大有疑問之事。

理由是我完全不瞭解這樣子的一座「人山」，其腕力和手力究竟强大到怎樣的程度。

但洛雲者，何許人也。

要是甫接觸便跪地求饒呼爹喚娘，消息一經傳了開去，我還有面目繼續在江湖上走動嗎？

齊藤景夫向我不宣而戰，手段彷如當年偷襲珍珠港。

但我沒有憤怒，也不驚慌。

我對相撲不在行，但對江湖上的種種明爭暗鬥，以至短兵相接死纏爛打，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

經驗告訴我：形勢越兇險，越不能憤怒，更不能害怕。

憤怒能令腦筋混亂，無法作出明智的抉擇。

害怕則使鬥志渙散，縱使本有勝機，也會因為怯懼驚惶而錯失扭轉局勢的機會。

既是勢成騎虎，唯有集中精神，凝運全身勁力應付。

已開始有人注意我們之間的「握手禮」，但由於表面上並無任何明顯的異動，旁人也不致為之大吃一驚。

倒是心中吃驚的，是我們二人。

但請注意：「吃驚」未必就盡等於「害怕」。

我們的「吃驚」，力量出於極度詫異的自然反應，而不是害怕得屁滾尿流，面青唇白。

平情而論，我既然在這種情況下跟齊藤景夫耗上了，再詫異吃驚也不會驚詫到什麼地方去。

對方的體重，最少是我三倍或以上。

他這一握之力犀利無比，那是可想而知的。

但齊藤景夫吃驚的程度，必然遠遠在我之上。

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他向我施展的這個下馬威，非但未能立竿見影，反而給我逼得極不好受。

雖然他嘴角一直保持著笑容，但眼睛的笑意早已消散。

眼睛是靈魂之窗，要掩飾驚詫的眼神，卻又談何容易？

他驚詫，使我漸感驕傲，漸感自豪。

但我的右掌，卻已給他捏得快要痲木。

唯一能令我感到有知覺的，卻是陷入完全痲木之前的痛楚。

要是我說齊藤景夫這一握之力，只不過是搔癢一般，那是騙人的。

他正值壯年，大概二十八，至三十二歲之間，而他的體形，又是那麼厲害！

只要再多撐三十秒，恐怕我得另想辦法才能解窘了。

事實上，假如我並非置身於亞洲東方快車之上，而是在其他地方，相信我早已採取另一種方式，來對付這個「人山的不速之客」。

但這是一列設計獨特，修飾華麗的火車，車上的旅客，全部是為了享受浪漫舒適的旅程而來。

倘若我在這車廂酒吧之內，突然施展自由搏擊之類的功夫，就算可以擊退齊藤景夫，也勢必會造成極大的混亂。

如此大煞風景，煮鶴焚琴之舉，可免則免。

再加上英雄主義作祟，結果逼使我陷入了一場看似平淡實則相當兇險恐怖的比拚。

正當我和齊藤景夫陷入掌力大苦拚，雙方比拚得難分難解之際，在我們兩隻右手的旁邊，突然出現了另一隻手。

相加起來，總共是三隻手。

三隻截然不同的手。

若以粗壯大小順序排列，最大最驚人的，當然是齊藤景夫的手。

其次是我。

而最細小，但也最美麗的，是第三隻手。

是方維夢來了！

方維夢！

維夢！

我的夢！

＊　＊　＊

維夢來了，她不請自來。

她用不著任何人的邀請。

雖然她美麗晶瑩的手，就在我右手側，但她的眼睛並沒有看著我。

她看著的人是齊藤景夫。

她看著齊藤景夫，齊藤景夫也看著她，兩人的臉上都帶著笑意。

這一座「日本大人山」，本來就是笑容可掬的，縱使他對我的微笑並不友善，那依然是一種笑。

笑裏藏刀的笑，有時候甚至是世間上最親切、最好看的笑容。

兩個大男人握手，不旋踵又有一個美麗的女子出現，她也要和其中一個男人握手，這看來是社交禮儀中最普遍不過的事情。

絕對不足為奇，絕對不足以令任何人感到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但我感到奇怪，感到不對勁，大大的不對勁。

看方維夢臉上的表情，顯然是認識齊藤景夫的。

當然，我還不致於敏感到認為她會看上了這個日本巨漢，但箇中情由怎樣，卻也頗堪奈人尋味。

齊藤景夫終於鬆開了手。

他那白熊般又厚又大又多肉的巨掌，已和維夢握在一起。

這一握，輕柔體貼之至，並沒蘊藏半點殺傷力。

我倒不擔心景夫會「巨手摧花」，除非他是一個瘋子。

只聽見維夢的聲音淡淡地說道：「幸會了！」

她用最普通的話應酬著，那是日語。

景夫道：「方小姐，我請你們喝酒，賞臉嗎？」

維夢嫣然一笑：「恭敬不如從命。」這句話，卻是用普通話說出來的。

我以為齊藤景夫一定不明白這句中國話，豈料他不但聽得懂，還用普通話作答：「能夠與東方著名的影后在東方快車上喝酒，誠屬賞心樂事。」

竟然說得頭頭是道，雖然談不上字正腔圓，也算是難能可貴之至。

這一男一女互相對答，倒似是我變成了他倆之間的「第三者」。

我心中大為忿然，但表面上不動聲色。

在氣氛浪漫，環境高雅的地方，每個人都不期然地表現得彬彬有禮。

我也未能脫俗。

也許，這才算是不俗的表現。

我以為這日本巨漢，一定會借酒行兇，緊緊纏住維夢不放。

但他只是隨隨便便喝了一小杯拔蘭地，便向我告辭，回到他的豪華房間。

我瞧著他那高大橫闊有如一堵牆壁似的背影消失後，實在再也忍受不住質問維夢：「他是什麼人？」

維夢冷冷地回答：「日本人。」

我心中大怒，但無法在這酒吧裏發作，正要離開這座車廂，她卻把一包物事塞到我的手裏。

我一瞧，怔住。

那是一雙手套，純黑色的鹿皮手套。

手套很精緻，是上等貨色，但她無緣無故送這種東西給我，又是什麼意思？

就在我怔呆片刻的時候，她走了。

她走向車尾那一方。

我瞧著她遞給我的這對鹿皮手套，心中的疑惑越來越甚。

我知道，她絕不會是個無的放矢的人。

她在這時候給我一雙鹿皮手套，定必大有原因。

既然她走向車尾，我只好跟上去。

我一面向前走，一面打量著這一對純黑色的鹿皮手套。

手套沒有什麼特別，只是純黑、精緻、品質上乘，除此之外，並無任何異狀。

唯一最特別之處，便是維夢遲不送來，早不送來，偏偏在我和「日本人山」握手之後送來。

這是巧合，還是另有深意？

一時間看不透，猜不懂，為之眉頭大皺，彷彿自己由天才變成了蠢材。

我一直走向車尾那邊，好好歹歹也得厚著面皮，要求方小姐解釋解釋，以免心中的謎團越積越多。

但就在我即將到達車尾之際，我呆住了。

我看見自己的右掌掌心，竟然變成了半透明的形態，而且還隱隱透射出淡綠色的光芒來。

倏然之間，我立刻明白了兩件事。第一：齊藤景夫和我「握手」，並不全然是要和我較量掌力，而是另有目的。

他的目的已達到了。

我和他在握手之後，右掌掌心竟然出現了如此不可思議的變化。

任何人發現自己的掌心變成了半透明狀態，而且還在掌心中透射出怪異莫名的淡綠光芒，其人所產生之駭意，自當不難想像。

我不是木頭人，機械人，我是個正常人。

當我驀然發覺掌心出現這奇特變化之際，心中也是大為震驚的。

但這種震驚，很快給我的戰意抑壓下來。

有人向我展開挑戰了，那座日本人山，絕不是尋常的人物。

還有，連我的未婚妻也不尋常。

她早已認識齊藤景夫，而且知

道他會利用「握手騙術」，令我的右掌發生那樣的變化。

因此，她早有準備，及時送給我一對色澤純黑的鹿皮手套。

我匆匆戴上右邊的手套，一來避免其他人發現，二來就連自己也不願意再瞧見自己的右掌。

那一座「日本山人」在搞什麼把戲？

維夢又怎樣了？她自從在「飛碟型建築物」神秘失蹤，接著又再神秘回來後，似乎連她整個人都變得神秘兮兮的。

我心中大爲不悅。

又有誰願意自己的未婚妻，是個神秘莫測高深的女子？

也許，這很刺激，但我認爲這種刺激，對每一個心理正常的未婚夫而言，都不好玩。

我心中思潮起伏，越走越是緩慢。

總算還是來到了車尾的觀景車廂。

在這裏，乘客可以與列車外大自然景色更加接近。

只見車外兩旁的花草樹木，急速地在視線下倒後飛退，而一直保持平行線條的兩條鐵軌，也同樣飛快地在列車下倒退著。

花草樹木在倒退，列車在原野上馳騁，但維夢卻倚在車尾扶手側，動也不動。

只有她的秀髮在風中飄揚。

夕陽映照下，她的髮梢呈現著迷人的金光，景色美，人更美。

但我的右掌卻變得古古怪怪，以致在炎熱天氣下，也得戴上手套。

她的臉很好看，但我的視線，卻凝注著她的一雙手。

她的手，原本雪白晶瑩。

她在跟齊藤景夫握手的時候，並沒有戴上手套。

但不到兩三分鐘，當我在車尾看見她的時候，她的手已不是雪白，而是純黑。

她也戴上了純黑色的鹿皮手套。

我不禁爲之心頭一震。

這決不是巧合，除了她之外，當然還有其他旅客。

我看見了一對操德語的年老夫婦、三個來自新加坡的華籍少女、兩個黑人，此外，還有一個中年人。

這中年人看來有點像越南人，但他只是獨自一個人在憑欄欣賞風景，一時間，無法判別他的國籍。

但很奇怪，我對這兒一個國籍不明的中年人，似乎有著似曾相識的感覺。

但在這似曾相識的感覺中，卻又奇奇怪怪地有著另一種感覺。

那種感覺，卻是陌生，絕對的陌生。

換而言之，只是短短一瞥間，這中年人竟令我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矛盾到了極點的印象。

而這種種怪誕的感覺，卻又是我以前從來沒有感覺過的。

但這種感覺，只能抽象描述，不可以提出任何具體的証據。

由於這感覺對我來說，實在是太奇怪了，以致我的視線，最少在三十秒鐘之內，完全凝注在這人的臉上。

對一個陌生遊客投以如此過份的注視目光，那是不太禮貌的行爲。

但我的臉皮向來不薄，這中年人又不是花朵一般的少女，多瞧幾眼，我決不會有不自然的感覺。

中年人似乎沒有察覺我正在注視著他，但也可能是故意不理會。

但三十秒過去之後，我也決定不再理會此人，並且暫定此乃自己神經過敏。

是耶非耶？以後有機會再作求証不遲。

我緩步上前，在維夢旁邊站著，而且一靠邊站上去，便用右手握著她的右手。

她沒有縮開。

我們的右手，都戴上了黑手套，而在這車尾，是沒有冷氣調節系統的。

當然，我們正在兜風。

這裏並不特別炎熱。

但無論如何，我們在這熱帶地區戴上皮手套，總是異相的事情。

我握著她的右手，緊緊地握著。

我爲什麼在這個時候握著她的手？

她是個聰明人，她當然很明白，反而我，並不明白她心裏的想法究竟是怎樣的？

她是高傲的女性，她在冷若冰霜的時候，其威力大概只有地球上的「大冰川時代」始能與之相比。

但她此刻並不是冷若冰霜，而是披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看來，這有點像是一場遊戲，又像是故作神秘的化妝舞會。

只是，化妝舞會的是臉孔，而我們現在遮掩著的，卻是手掌。

忽然聯想及那些盜竊專家，飛天蟾蜍之類的盜盜賊賊。

這些大盜和小賊，都是手套的忠實擁護者，因爲手套可以令他們在犯案的時候，不會留下指紋。

但我現在「被逼」戴上手套，卻是爲了不讓別人發現自己的掌心可以發光。

列車在熱帶森林中飛馳，太陽漸漸西下。

維夢的臉，無論在什麼時候看上去，都是那末風韻絕代，仿似煙

雨媚陽……

她是影后，而且並非一般影后的影后。

但我現在注重的，並非是這位絕色佳人的俏臉，而是她的掌心，更尤其是她右手的掌心。

我以爲自己一定會首先打開話匣，但結果卻在這時候變成一個木頭人。

在她面前，我的舌頭忽然無緣無故地打了七八十個結。

仿如夢中人。

我不開口，結果自然是她首先開腔。她道：「昨晚，我見到了九叔。」

她的語聲很平淡，但卻令我大爲震撼。

我陡地倒抽了一口冷氣，半晌才作出回應：「妳是說，妳看見了司徒九？」

她點點頭，視線卻凝注在我倆的右手。

我立時追問：「他在什麼地方？他有什麼話跟妳說？」

她似是輕輕的嘆了口氣：「他受傷了。」

她雖然是答非所問，但卻也更進一步提供了司徒九目前的狀況。

我再抽一口冷氣：「他的傷勢有多嚴重？」

維夢這一次卻搖搖頭：「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受了傷，但傷在什麼部位，傷勢有多嚴重，他不肯說，但我看得出，他的臉色很蒼白，似乎曾經大量失血……」

我陡地叫了起來：「是……」

但我只是叫出了一個「是」字，便已硬生生把下面的字句收回來。

這是一列車廂，並不是個密不透風的地下密室。

對其他遊客，我並沒有太大的警戒心，唯獨那個看來像是越南人士般的中年人。

雖然極可能只是我在神經過敏，但世事奇異莫測，既然對他有著一定程度的狐疑，那麼在此人附近談話，還是謹慎一點較好。

但當我側身望向他原來所站位置的時候，卻發覺他已離去。

維夢並不瞭解我心中的「狐疑」。

觀景車廂的遊客，漸漸稀疏。

維夢看著我，她黛眉輕蹙：「怎麼不說下去？」

雖然她是個夢幻般難以捉摸的女人，但她畢竟還是個女人。

女人的好奇心，決不會在男人之下。

維夢的外表，也許冷得到家，但在她內心世界隱藏著的，說不定是熊熊烈火，甚至是火山口內高溫千萬度的熔岩漿。

我壓低了聲音，才在她耳邊道：「是刀傷！一定是刀傷！」

她愕然地望住我：「何以這樣肯定？」

我道：「他老人家與刀有緣，他是個刀法名家，在自由神像的瞭望台上，我見過他身上的一處疤痕，是給使刀高手留下的『貼身紀念』。」

維夢閃著美麗的睫毛，眼神卻是一片迷惘：「是刀傷？眞的是刀傷嗎？」

我知道司徒九受了傷，那是事情的一項進展，但最重要的，還是必須查出事情的眞相，以及把司徒九拯救出來。

我再問：「九叔在什麼地方？」

維夢道：「一條軟管之中。」

我呆住。

「一條軟管？那是什麼意思？」

我立時再問：「這條軟管有多大？它設置在什麼地點？是不是和那座碟形建築物相連？」

我最後那一句問話，自然是根據昨晚她神秘失蹤時的環境而作出這樣的推斷。

維夢尋思半晌，道：「我只知道，我是在軟管中遇見九叔的，但那條管究竟有多大，請恕我無法形容，因爲……」

她說到這裏，美麗的臉龐上泛現出一種奇怪之極，也迷惑之極的神情來。

她並不是故作神秘，縱使我知道她是個演技十分精湛的女演員。

我沒有催促她，只是用充滿積極的眼神，鼓勵她繼續說下去。

過了一分鐘後，她才櫻唇啟動，緩緩地道：「身在局中不知局。我沒法形容軟管或大或小，那是因爲……」

我陡然明白了。

我乾咳一下，道：「妳是說：妳根本不知道，當妳在軟管裏的時候，自己的身體是否也和原來的樣子一般大小？」

我這樣形容她在軟管裏的情況，可能只是一種荒謬的假設，就連我自己也覺得，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除非……

除非她的身子，在她進入軟管之前，離奇莫測地縮小了。

只見維夢輕輕拂掃著迎風搖曳的秀髮，半晌才道：「我無法確切形容當時的感覺……因爲就算我的身子眞的縮小了若干倍，那也是一種眞實的感覺，例如在一些幻想式電影，一個人在某種情況下，突然身體變得螞蟻般細小，但他必然會遇上許多『龐然巨物』，例如是一隻看來比泳池還要大的水杯，又或者是遇見比自己還要粗壯幾十倍的蟑螂等等。」

我皺了皺眉：「但妳沒有別的實物可以作爲比例參考，對不？」

她點了點頭：「不錯，正是這樣。」

我又問道：「妳可還記得，當時是在怎樣的情況下，進入那條軟管之中的？」

她默然片刻，似乎正在努力回憶著。

過了一會，她才緩緩地道：「我記得，當時我正在梳妝桌前，面對著鏡子。」

我腦海中陡地閃起了司徒婉婉昨晚說的話。

她昨晚說道：「當時，我在梳理頭髮……」

她梳理的時候，是坐在梳妝桌前，面對著一塊鏡子的。

無巧不成書，維夢在進入那條軟管之前，面對著另一塊鏡子。

這是巧合嗎？

只聽見維夢接道：「但忽然間，我有著一種說不出的睏倦，便在梳妝桌上睡著了覺……可是，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並不在原來的地方，而是置身在一條奇特的軟管內。」

我吸一口氣，道：「然後，妳就看見了九叔？」

維夢頷首，道：「不錯，但他老人家的臉色很差，他對我說：『我受了一點傷，而目前，我的身份是個俘虜……但正確一點，應該說是肉參，有人要綁我的票。』」

我道：「九叔還有什麼話說？」

維夢道：「正當我要向九叔繼續追問的時候，那條軟管突然起了不可思議的變化。」

我道：「妳看見了些什麼？」

維夢道：「我看見了無數柔和、顏色繽紛的光團，幾乎什麼樣的顏色都有，比起放煙花還更複雜得多。」

我沉著臉：「那究竟是怎樣的光團？九叔又怎樣了？」

維夢搖了搖頭：「我再也看不見九叔了，他在那些閃幻不定的光團裏消失了踪影。」

我道：「那些光團，在妳眼前維持了多久？」

維夢道：「不足一分鐘。」

雖然只是不足一分鐘的短暫時間，但卻已足夠產生許多驚天動地，出乎人類想像範疇以外的變化。

我急急追問：「之後，妳看見了些什麼？」

維夢道：「一個人。」

我給她弄得更急躁：「可以詳細形容那人的樣貌嗎？」

維夢眨著眼，道：「不必形容了，他就是剛才跟你熱烈地握手的日本人。」

我聽得整個人爲之傻住了。

維夢認識齊藤景夫，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但卻未曾料到，他倆的認識，只不過是昨晚的事情，而且彼此認識的地點，又是在一條神秘莫測的軟管之中。

霎時間，我的喉頭一片乾燥，連聲音也不由自主地苦澀起來。

我道：「他的手，有什麼機關的裝置？」

要是有人驟然聽見這樣的一句問話，定必莫名其妙，但維夢絕對不會。

對於這件事，她比我知道得更早，也比我知道得更詳細。

我盯著維夢的臉，我在等待她的答覆。

但她卻沒有再開口，只是把她右手的手套輕輕脫掉。

她的手背向上，掌心向下。

她用眼神向我示意，她要我也把手套除了下來。

我不明白她的眞正用意，但在這時候，無論她說什麼我都會照著她的意思去做。

我把右手手套除掉，也是手背向上，掌心向下。

我沒有看自己的右掌，倒不是因爲害怕，而是不希望給其他遊客發現這個秘密。

這畢竟是太駭人的事情，而且，就連我也沒弄清楚，那是怎樣的一回事。

當我也除掉手套之後，維夢用她的右手，緊握著我的右手。

在她掌心稍爲翻動的時候，我看見了她的掌心，也隱隱透射出一種奇異的光芒來。

她的右手，果然也和我的情況一模一樣。

本來，能夠緊握著維夢的纖纖玉手，無論怎樣看來，都是一件愉快的事。

但在這一刻我的感覺，卻是前所未有地怪異。

我實在不知道，在我倆手掌裏，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更沒法子可以想像得到，當我們這兩隻會「發光」的手掌接觸在一起，又會是怎樣的景況？

我不知道，維夢也不一定知道。

問題只在於：她並沒有把昨晚神秘失蹤以後的全部經歷說出來。

她只是說出了其中一部份。

但一定還有其他情節，她並未向我透露。

她只是要我握著她的手。

在這列車的觀景車廂內，有一對德國籍的老夫婦，他倆看著我們的手緊握著。

老夫婦在微笑。

在他倆的眼中，定必以爲我們正在享受著浪漫的旅程。

在這風光旖旎的環境下緊握著情人的手，確然值得令旁人艷羨。

但內裏乾坤，別說是這一對老夫婦，就連我也諱莫如深，只能算是見一步，走一步。

當維夢的手緊握著我的手之際，我第一次感覺，是她的手十分柔軟，跟齊藤景夫的大手，簡直有天淵之別。

十秒鐘後，奇異的感覺來了。

我的右掌，顯然像是接收到某種神秘的訊息，手背上的肌肉不斷在顫動著。

那種感覺，並不可怕，反而令人有著十分舒暢的感受。

仿如正在接受水力的按摩。

又過了十秒，她的掌心發生了熱力。

她的掌心發熱，我的掌心也在發熱。

我不由自主地緊皺著眉，這情況，倒有點像是武俠小說中的武林高手，正在互展內功，發功硬拚。

這熱力，越來越是厲害，簡直已達到了「燙手」的程度。

但在如此「高燙」之下，我並沒有感到火炙般的痛楚！眞是怪事。

而就在掌心熱度最高的時候，四周的環境，突然出現了極不尋常的變化。

列車的觀景車廂，仍然是觀景車廂，我仍然可以看見那一對滿頭銀髮的夫婦，正在憑欄欣賞著車廂外的風景。

可是，車廂外的風景卻在我眼中完全變了。

在列車以外的風景，根本已不再是任何風景，而是變作一團又一團的光團。

這些光團，顏色繽紛，看來並不刺眼，但卻複雜得難以形容。

但眼前的維夢，她那美麗的容貌，依舊清晰地沒有改變。

列車不斷在路軌上飛馳。

我看見在路軌上，出現了一條長長的軟管。

列車飛快向前疾馳，路軌不斷向後倒退，但這一條長長的軟管，竟然一直在車尾部位一直追上來。

當然，那是幻覺，最少我主觀上認爲如此。

但那種幻覺，卻又是那樣眞實，我甚至認爲，只要自己把手伸出去，便可以觸及這一條怪異莫名的軟管。

這條軟管，就像是另一列快車，隨後跟了上來一樣。

但天下間又怎可能有一條這樣古怪的軟管？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

但這若不是一條軟管，又是什麼東西？

倏地，在軟管管口之上，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仿似世外高人般的老者。

他的臉色不怎麼好，很蒼白。

他是九叔，司徒九。

給神秘綁架的司徒九，終於出現了。

他出現在這列車之後，一條奇異的軟管管口上。

列車在飛快行駛，軟管卻能緊貼在列車車尾之後，首尾相距不及兩公尺。

這當然是幻覺。

但幻覺又怎會如此地眞實？

兩公尺，並不是一個太遠的距離，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司徒九的臉。

他的臉有數不清的皺紋，但眼神始終炯炯有光。

我呆了片刻之後，忍不住叫道：「九叔，是你嗎？」

頗怪異的呼叫。

司徒九在管口上向我微笑，道：「難道你以爲我是演唱會裏的黎明嗎？」

我嘆了一口氣，道：「就算你眞的是黎明，看來也不會令我更感意外。」

司徒九道：「但這並不是一個演唱會，而是一幕決戰。」

我聽得一呆：「什麼決戰？你曾經和別人決戰過嗎？」

司徒九點了點頭，道：「不錯，你瞧瞧我的臉色，就知道我的遭遇怎樣了。」

我吸了一口氣，道：「你中了敵人一刀？」

司徒九道：「不錯，而且位置和上一次幾乎完全相同。」

我道：「對手呢？是否都是同一人？」

司徒九道：「你猜對了！」

我道：「他在什麼地方？」

司徒九道：「你想領教領教他的刀法嗎？」

我道：「不想。我只想見一見這位世外高人。」

司徒九道：「今天不行，明天有機會。」

我道：「爲什麼要等到明天？」

司徒九道：「因爲今天並不是比賽的日子。」

我一怔：「什麼比賽？」

司徒九道：「贏取鈔票的比賽。」

我莫名其妙：「贏取鈔票？這是誰主持的比賽？」

司徒九道：「這是綁匪大人一手主辦的比賽。」

我道：「你也是參賽者之一？」

司徒九搖搖頭：「我沒有參加比賽，我是個盜取鈔票的人，所以，給綁匪擄走，條件是必須把鈔票交還出來。」

我聽到這裏，心中一陣震動。

司徒九的爲人，我是相當瞭解的。

他絕不是一般雞鳴狗盜的小賊。

基本上，他並不是個賊，而是一個「老式江湖人物」。

以司徒九的江湖地位來說，他重名譽遠遠重於金錢上的得失。

他重名譽，但不是沽名釣譽的那一種人。

他要保持的是清譽，而並非人人稱讚的盛譽。

盛譽往往是刻意營造出來的，但清譽並不然。

只要自惜羽毛，不貪贓枉法、不淫邪不盜竊、不出賣朋友，任何人都配得上「清譽」這兩個字。

我不相信司徒九會是一個為了金錢而出賣自己的人。

尤其是到達了他這個年紀，和他這種超然脫俗的江湖地位。

我並非把九叔形容為不吃人間烟火的神仙人物，只是不肯相信他是一般的盜竊。

除非另有內幕，另有玄機，後來事實証明，我並沒有看錯九叔的為人。

正當我要向九叔套問更多有關此事內情的時候，列車外顏色繽紛的光團忽然消散。

軟管和司徒九也在一秒鐘之內，消失在我視線之中。

列車沒有改變過，它一直都在路軌上飛馳。

當那些光團、軟管和司徒九全部消失以後，映入我眼簾的，是路軌旁田野間的水牛、花草樹木間的平房、村落……

我又發覺，車速減慢了下來。

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目睹鐵路兩旁迷人雅緻的景色。

我又發覺，我的右掌掌心不再炙熱，但我仍然緊握著維夢雪白的柔荑。

我凝視著她，她凝望住了我。

我吁了一口氣：「我看見的，妳都看見了。」

她點頭。

我又道：「九叔的話，妳都聽見了？」

她又點頭。

我睨視著她：「什麼叫『贏取鈔票的比賽』？」

她連眼睛也不眨一下，立刻就乾脆俐落爽爽快快地回答：「『贏取鈔票的比賽』，就是比賽贏了的優勝者，可以獲得獎賞，而獎賞的就是鈔票。」

答得很中肯，答得無懈可擊之至。

但卻等於沒有作答。

我當然不服氣，正要展開大逼供，但她卻擰轉了身，走了。

這是一列火車，她走來走去，仍然是火車內的範圍，除非她跳車來逃避我。

她大不了回到總統套房裏，又或者是去找小高夫婦，總不見得有可能插上一雙翅膀飛上天去。

我再看看自己的右掌掌心。

很奇怪，我的右掌又再恢復了原來形態，既不再發光，也看不出有任何異樣。

看來一切俱如往昔。

但我知道，這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

當我和維夢兩手緊握後所目睹的事情，看似幻覺，實則不然。

但那到底是怎樣一回事？這就有待稽考了。

維夢離去後，我獨自在車尾觀景，車廂裏尋思。

我腦海中，忽然閃過了一絲奇特的念頭。

在那一瞬間，我腦海中幾乎同時閃現出兩個人的形貌。

一個是聶一百，另一個卻是在不久之前，才在這車廂中給我遇上的中年人。

這兩個人，可說是風牛馬不相及的。

但很奇怪，我卻隱隱覺得，在這兩人之間，似乎有著某種難以言喻的關係。但那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卻又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我只是感應到有某些玄妙之極的事情，已發生在這兩人之間。

而且，我這種發自腦海中的神奇感應，彷彿越來越是强烈。

最後，我決定，不辭冒昧，直接找那人問個明白。

但他會在列車的什麼地方？

黃昏，斜陽乏力地從椰子樹林間映照而來，把餐廳車廂的窗子染成暗紅色。

小高夫婦和維夢並沒有在這時候出現。

也許，他們的肚子並不餓。

東方快車有兩座餐廳車廂，我在其中一座車廂裏看見要找的那個中年人。

旅客在東方快車的衣著，白晝整齊乾淨不可，到了晚上，則較為隆重。

我披上外套，結上領帶，儼然赴宴的模樣。

那中年人的衣著，卻比我還更氣派得多。

在他面前，已擺放著一盆香味四溢的烤蝦，還有白酒。

他只是一個人，在他座位的對面，是空著的另一個座位。

我只一個人，在他座位的對面，是空著另一個座位。

我禮貌地向他打了一個招呼，然後用英語道：「我是洛雲，很對不起，打擾閣下了。」

如此措詞，雖則雜亂無章，但一開始便擺出了客客氣氣的姿態，他總不成用杯子裏的酒來潑我。

那中年人卻連眼皮也懶得抬起，一面吃烤蝦一面喝酒，然後才

用含糊不清的語聲道：「你若有興趣陪我這個老人瑞共進晚餐，歡迎之至。」

他的說話，本來沒有什麼怪異之處，但他卻竟然自稱為「老人瑞。」

在那一刻間，我整個人為之僵硬著，彷如在千丈深淵下遇上殭屍正在跳來跳去一樣。

我總算還有相當定力，並未「咕咚」一聲栽倒地上。

停了好一會，我才能勉强鎮定心神，把手向前伸出：「閣下是……聶……一百先生？」

中年人漫不經意地伸手，只是和我輕輕一握，便神情專注地舉叉動刀，津津有味地品嚐美食。

我緩緩地坐了下來，同時目不轉睛地瞧著中年人的臉。

在觀景車廂驟然遇上他的時候，他給我的印象，是五十不到的中年人。

但在這時候，我近距離目注著他的臉，卻覺得他最多只有四十歲左右。

他看來懶懶洋洋，實則雙目精芒內斂，有如正在大樹下乘涼的一頭黑豹。

我甫坐下，服務員已上前慇懃招待。

我隨便指指點點，大有什麼吃什麼的樣子。

這種顧客，最易招呼。

當我喝第一口紅茶的時候，中年人忽然望住我，一本正經地說道：「我姓聶，正確的名字叫本源，甚麼八十、九十、一百之類的名字，如今看來只是一個笑話。」

聽見他這樣描叙自己，我腦海中不期然又再「轟」的一聲響了起來。

他這樣說，已單方面地作出肯定——他叫聶本源，也就是聶一百，聶院長。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誠然，我早就感應到：這中年人和聶一百之間，極可能有著非比尋常的淵源。可是，就算給我三年時間天天去想，只怕也無法想像得到，這中年人赫然是聶一百本人。

那是超乎一般想像能力事情。

當然，一旦謎底揭穿了，那可簡單得很，只消用四個字便可以形容透徹。

那是：「返老還童。」

以聶本源超逾百歲之齡，忽然變成了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人，雖然尚未名副其實地變成一個「童子」，但只怕也是相差無幾的一大怪事。

我看著聶本源。

聶本源也在看著我。

我看著他的時候，眼神大概像是看著一個怪物，而他看著我的眼神，卻像是盯著一個「IQ零蛋」的蠢材。

烤蝦、椰子雞相繼擺放在我面前。

既來之，則吃之，唯獨食而不知其味。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我問聶本源：「在那W．N921之下，你看見了些什麼？」

W．N921，就是我住所中那座古物探測器的代號。

我不曉得聶一百是否知道那座儀器的代號，但此刻姑且試他一試。

就算聶本源曉得甚麼叫「W．921」，也不能就此斷定他就是聶一百。

可是，我才說出口，聶本源已然嘿嘿一笑：「要是我連W．N921是什麼東西也不清楚，又怎會在閣下的書房裏，忍受著難聞的雪茄氣味？」

好厲害的老人瑞。

他只輕描淡寫一句話，已包含著連消帶打以及闡述當天景況以証實他自己身份的雙重意義。

凡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沒有抽煙，更沒有抽雪茄的習慣。

而那一天，我是在無聊和特殊情況下，才會抓起一根「大有來歷的雪茄」，並且將之燃點著。

坦白說，我也許比聶一百更討厭雪茄的氣味。

我繼續打量聶本源的臉。

我越來越相信他就是聶一百。

因為我聯想起當天老衛的遭遇。

老衛是「護送」聶一百離開雲霧居的，但當他回來的時候，他的臉又青又腫。他曾經與別人決鬥，而且對手竟是聶一百。

老衛敗了，他敗在聶一百的拳下。

這種事，小高當然不會相信。

至於我，處境尷尬之至。

我不相信聶一百可以擊敗老衛，那是十分「合情合理」的判斷。

可是，倘若我連老衛的話也不相信，又還可以相信什麼人的話？

而且，我知道老衛決不會是個隨便虛構故事以博君一笑的無聊之徒，他的話，永遠比一口釘子還要實在。

只是那一樁怪事，除了老衛之外，並無別的目擊者。

雖則老衛言之鑿鑿，但最少小高就絕不肯相信。

要是「揑造事實」的人並不是老衛，而是其餘人等，小高早已破口大罵，絕不留情。

那一樁怪事，在我心中成為一個無法解釋的謎團。

直到這時候，事情終於露出了端倪：

因爲聶一百竟然極有可能「返老還童」，他已不再是百齡人瑞，而是一個慓悍的中年人。

可是，我心中卻又冒升起另一個疑問。

縱使聶一百眞的返老還童，由一百歲老人變成了他現在的模樣，但一個普通的中年人，就可以擊敗老衛嗎？

不，這是絕不容易的事情。

除非聶一百在年輕時，是個武術根基十分深厚的武林高手。

否則的話，我敢保証，在一萬個中年人裏面，也未必有任何一人，足以與今時今日的老衛匹敵。

老衛的武功底子有多少斤兩，小高和我都很清楚。

正因爲小高對老衛的底子也很清楚，所以他絕不相信聶一百能夠擊敗老衛。當然，他根本不知道，聶一百突然有「返老還童」的變化。

爲了要更進一步証實，眼前的聶本源，的確就是聶一百老先生，我忍不住又再問了一句：「那一天，你離開書房之前，曾經說過些什麼話？」

聶本源冷冷一笑，突然用餐刀在餐桌的布上，虛劃出四個漢字。

我知道，聶一百是個書法高手。

他這幾下子虛劃，別人就算站在他身邊凝神注目，恐怕也未必能夠看得出什麼名堂來。

但我總算是肚子裏有點墨水的人，一看之下，已知道他這幾下子虛劃，所寫的乃是「黃金喇嘛」四個漢字。

至此，這位聶本源先生的身份，已是無可置疑之事。

我不禁長長地嘆了口氣，道：「閣下的旅遊証件，似乎必須在事前花費一番工夫。」

聶本源道：「果然聰明，倘非如此，我又怎能在短短一兩天之內，緊隨小高夫婦到此？」

我道：「連東方快車的車票，也預早作出了安排？」

聶本源道：「當然！」

我把烤蝦囫圇而吞之：「這一列車，本來只屬於一般旅遊性質，但卻好像有人臨時加插了一些『雜耍表演』？」

聶本源喝了一口酒，又用布擦了擦嘴角才道：「你若要這樣形容這一件事，也無不可，但據我所知，洛會長也是雜耍藝員之一。」

我臉色一沉，道：「你是說明天的比賽？」

聶本源加重了語氣，道：「不錯，是贏取鈔票比賽。」

我蹙著雙眉，道：「我爲什麼要參加這種不明來歷，不明主辦機構動機的比賽？」

聶本源道：「也許是爲了司徒老先生吧！」

我一怔：「閣下不但神通廣大，而且消息靈通之至。」

聶本源冷冷一笑，道：「要是什麼都不曉得，只能算是個胡混度日的蠢材，又怎配得上『神通廣大』這四個字？」

我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到了這個時候，我又再明白了另一件事。

仍然是老衛當天「決鬥受傷」的事。

以老衛的本性，就算聶一百老先生要和他決鬥，他又怎會接受一個年逾百歲老人的挑戰？

那根本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事情發生了。

在老衛和聶一百之間，的確曾經展開過一場匪夷所思的決鬥，而並非聶一百對老衛施以偷襲。

事實上，就算聶一百要偷襲老衛，若以正常的情況而論，也幾乎是絕不可能成功的。

要是一個百歲老翁突襲老衛，而又能把老衛揍得鼻腫臉青的話，那麼單就這一件事，已可列爲奇蹟。

然而，根據老衛的叙述，那並不是偷襲，而是雙方擺明車馬的一場決鬥。

老衛的爲人怎樣，我早已多次描述，相信大家都會心中有數。

他說是一場決鬥，那就一定是決鬥，絕對不會是猢猻在跳猴子舞。

老衛不喜歡過份誇張。

他並不是個無聊的人，他從來不會說無聊的話。

到了現在，我面對著當天把老衛擊敗的「老人瑞」！

眼前的聶本源先生，雖然比「老人瑞」相差了一大截，但卻變得更加老氣橫秋，態度囂張而且並不友善。

尤其是他經常擺出冷嘲熱諷的表情，那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實在令我相當反感。

我不知道聶院長在中年時代，是個怎樣的人。

我只知道，當我第一次認識聶院長的時候，他已經垂垂老矣，連說話也提不起勁。

這樣的一個老人，當然連「老氣橫秋」的資格也不存在，更不會囂張到什麼田地去。

但他在四十歲左右的時候，又會是怎樣的一個人？

我出世太遲，根本無法明白，似乎也不可能有機會明白。

可是，倏然之間，聶一百回復了六十年前的他。

他的氣燄又回來了。

他不再是一個瀕臨老死邊緣的衰弱老翁。

這就難怪老衛會接受他的挑戰了！其後直接質詢老衛，情形一如所料。

聶本源並不是易與之輩。

他瞧不起任何人。

在以前，他已具備這種性格，也許到了七八十歲以後，情況才告「好轉」。

他不再理會我，逕自回到他的房間去了。

他的突然出現，固然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但也解開了某部份的疑團。

但卻有更多疑團在我心中，亂七八糟地纏結在一起。

聶本源離開餐廂之後，一個巨大的身影在我面前出現。

以爲必然是「日本人山」齊藤景夫，定睛一看，卻又非也。

竟是一位著名的重量級拳王泰利。

泰利是美國職業拳師，曾一度登上世界拳王寶座，但其後卻自動退出拳壇，理由至今秘而不宣。

他是黑人，渾身上下肌膚結實有如鋼鐵，堪稱黑得發亮。

我認得他，那是因爲他知名度極高，幾乎僅次於當年的阿里。

泰利連問也懶得問一下，便大模斯樣地在我對面坐了下來。

我雖然認得泰利，但他並不是我的偶像。

正待揚長而去，泰利卻在這時候用鼻音濃濁的嗓子對我說道：「我是一號，你是二號，明天的比賽，我們是第一組的對手。」

我陡地呆住。

過了一分鐘之久，我才盯著泰利粗獷的臉孔道：「什時候開始比賽？」

泰利道：「正午十二點。」

吸一口氣，我道：「地點在哪裏？」

泰利乾笑著，笑得像是一頭可怖的大猩猩。

他道：「你是應該知道的。」

我哼一聲：「好！明天正午十二點，車尾見！」

他笑得更愉快，伸出了巨大的手掌要和我握手。

經過了「日本人山」的教訓，這次的握手，當然是可免則免。

如無必要，又有誰喜歡整天戴著黑手套以掩人耳目？

我不再在這裏逗留，我要回總統套房去。

回到房內，維夢正在看小說。

她有小說，我也有。

她看她的，我看我的。

小說有多種功能，而其中最偉大的一種，謂之曰：「催眠！」

清清醒醒的人，只要一頁一頁孜孜不倦地追著小說，往往很容易就會進入夢鄉。

只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論。

今夜，一口氣看完了三十餘萬言的小說，連「版權位」都鉅細無遺地看個一字不漏，結果仍然龍精虎猛，全無睏倦之意。

倒是維夢，她睡著了。

她的小說，只看了一半。

她是萬衆觸目的超級影后方維夢。

維夢。

我的夢。

＊ ＊ ＊

把我帶入夢鄉的並不是小說，而是悠揚樂韻。

其後，把我吵醒的並不是列車上的任何聲音，而是維夢在我的耳朵輕輕吹了一口氣。

在男人的耳朵吹一口氣，聽說已成爲一種「潮流」。

她呵氣如蘭，給她這樣子吹一口氣，那種感覺是十分奇妙的。

恰似一道暖流，自耳朵一直吹入心脾中。

要是喚醒我的人是老衛，我一定會立刻像是山貓般躍起。

但給未婚妻這樣子吹一口氣，卻整個人爲之酥軟下來，此謂之——賤骨頭。

我懶洋洋地不起身，但她卻沒有再吹一口氣，只是打開了房門，然後又再關上了房門。

可惡，我的未婚妻獨自溜了出去，再也不瞧她的未來丈夫一眼。

只好認命，梳洗完畢，呆楞楞地跟了出去。

早餐後，又在車尾看風景。

風景頗有改變，我們已遠離新加坡，朝著北方進發。

維夢在觀景車廂獨自站著，我上前問：「怎麼不見小高夫婦？」

維夢答：「若不是跳出車外自殺，便是蒙頭大睡，不願起床。」

我嘆一口氣：「沒想到妳在晨早時候，說話也是這麼涼薄。」

她撇了撇嘴，冷艷入骨：「人生中每一句對白，本都是戲。」

我大不以爲然：「人生是人生，戲是戲，硬要把人生與戲混爲一談，那是逃避現實的哲學。」

她睨視著我的臉：「你這樣說，全然是爲駁斥而駁斥，根本不是你心中所想。」

我老羞成惱，突然摟抱她，在憤怒中吻她，並且準備硬受兩記耳光。

但她卻給我吻了。

她冷冰冰地望著我，彷彿她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聖女，而我卻是泥沼裡爬出來的禽獸。

如此一吻，自是索然無味。

只好淺吻即止，以免給別的遊客誤會「狠來了」！

我放開了她，悶哼一聲。

她突然攤開了右掌，在我面前晃了又晃：「一切如常，昨天的奇異功能，不再復現。」

我也攤開了自己的右手，看了又看，也是一切如常。

我冷冷道：「要它發亮，有何難哉？只要去找齊藤景夫，和他握一握手，即可歷史重演。」

話猶未了，一隻巨大的手掌已在我眼前出現。

好巨大的手掌。

除了那座「日本人山」，又誰會有這麼大的一隻手？

握手爲禮，一般人都以爲此乃洋人習俗。

實則中國人早有「握手」的記載。

諸如史記滑稽傳有之：「握手無罰。」

後漢書李通傳更詳細記載：「光武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終日，握手極歡。」

更有東洋野史，曾記載一頁極震撼人心之「鳥居强右衛門最後的握手」的典故。

這段故事，衆說紛芸，相信者言之鑿鑿，深信不疑。

但一般史學家，多半嗤之以鼻，認爲不足以採信。

此事究竟是耶？非耶？姑且不論，但在講故事者的立場上，這卻是一個很精采，很感人肺腑的英雄事蹟，而且故事前大半段，實乃千眞萬確之東洋戰國歷史，各位不妨看看。

一五七五年，日本戰國時代，名將武田信玄已病逝軍旅中，其子武田勝賴繼掌大權，於五月八日率軍進軍長篠城。

逾萬大軍兵臨城下，但城內守軍僅五百，危在旦夕。

武田大軍採用圍城絕糧法，把長篠城重重圍困，城中兵力薄弱，更嚴重缺糧，如不開城一戰殺出血路，定必坐以待斃。

正當軍心搖動，局勢危如纍卵之秋，三十六歲之武士鳥居强右衛門向守將奧平信昌自動請纓，甘冒奇險出城前往岡崎城向德川家康求請救兵解圍。

長篠城有難，德川家康絕對不能坐視不救，因爲在兩年前，城主奧平信昌不惜犧牲么弟千丸及其他親人，始投奔到德川旗下。

德川家康如果坐視不救，必將遭天下英雄責罵，更有導致德川軍團士氣崩潰的危險。

再說鳥居强右衛門，他於十四日夤夜出城，冒險渡河突破敵人封鎖線，然後拚命星夜兼程趕到岡崎城，把危城將領奧平信昌的親軍求救書函呈獻給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其時與戰國著名武將織田信長結盟，要解長篠城之危，非要織、德聯軍出戰不可。

織田信長知道此事，立刻親自接見鳥居强右衛門，並且在犒賞之餘，對鳥居强右衛門道：「我們大軍馬上出兵救城，咱們一起出發好了。」

但鳥居强右衛門堅持必須盡速回城報告喜訊，信長無奈，只得先行放他回城。

孰料鳥居强右衛門出城容易回城難，終於被敵軍逮捕，抓到武田軍主帥帳下。

武田勝賴詳細調查，鳥居强右衛門一一詳細據實回答。

武田勝賴深覺此人忠誠老實，人格上佳，立刻親自爲他鬆綁。

武田勝賴對鳥居强右衛門保証：「只要你到城下向城內兵將疾呼：織田、德川拒絕發兵救城，請速開城投降，我不但不會向你問罪，更重重有賞。」

鳥居强右衛門毫不考慮，立刻點頭答允下來。

可是，當他被押到城門之下，卻大聲呼叫：「織田、德川軍已向本城推進，援軍即將到達，請安心等候……我等今生永別，來生再會吧！」

武田軍聞言，無不臉色大變，急急把鳥居强右衛門拖走，城上守將睹狀，盡皆悲喜交集。

鳥居强右衛門悍然違抗武田勝賴之意，立刻被憤怒的武田勝賴處以磔刑。

鳥居强右衛門壯烈犧牲了。

他成功地向織田、德川請求援軍，又在最關鍵性的時刻，拚著一身剮把援軍將到達的訊息告訴給城中守將，使武田勝賴的詭計弄巧反拙，終於扭轉了整個戰局。

鳥居强右衛門的英勇行爲，不但長篠城守將感激流涕，就連武田軍中，也有不少兵將對他這種節烈忠武精神，大爲欽佩。

雖然，他早已被綑綁得像是一隻糭子，但負責向他行刑的武田軍人，仍然向他投以敬佩的眼光，並且悄悄與他握手。

在那樣的境況下，除了「握手」，彼此再也無法透過身體上的任何接觸，來傳達心中那份激烈衝動情懷。

這就是著名的「鳥居强右衛門最後的握手」。

匪夷所思　萬能傳眞

握手。

可以是一件最普通的事。

但也可以是複雜得不可思議的怪事，就算用大型電腦再加上天才橫溢的人腦，也沒法子可以詳細分析出來。

就像是眼前的齊藤景夫，我只不過曾經跟他握握手，其後卻引發出一連串令我絕對無法想像的怪事。

不到一天，他又來了。

而且，他再度伸出了他的巨掌！

他要和我握手！

當然，我是可以拒絕的，而且似乎也不應該和他再來這一套。

可是，實際的情況卻是——又再握手。

齊藤景夫對於我這種毫不遲疑便和他再度握手的勇氣，似乎甚爲驚詫。

當他最初出現在車尾的時候，他臉上大量的肌肉，都浮現出嘲諷和藐視之意。

他心中必定認爲，我是一定不敢再跟他握手的了。

就算最後願意把手伸出來，也一定是相當勉爲其難的事情。

但他錯了。

我連眼睛也沒眨動一下，便把右手伸了出去，並且和他熱烈地握手。

看來「狀甚老友」。

但在骨子裡，這又是另一場神秘的鬥爭，最少，他很有可能全力發動，企圖把我的手掌捏碎。

然而，這一次的握手，他並沒有使出驚人的力量。

他只是熱烈地跟我握手。

他臉上嘲諷和藐視的神情，也隨著彼此的握手而迅速消散。

他用日語對我說了一句：「早晨。」

我用日語回應：「除了握手，閣下還有什麼指教？」

齊藤景夫呵呵一笑，道：「比賽提早進行，所以提早和你握手。」

這時候，我們的手已分開，我隱隱發現，自己的右掌已開始在發亮。

齊藤景夫的巨掌卻狡獪地握成拳狀，沒法子可以看見他掌心有什麼樣的異狀。

我不禁臉色一沉：「我連比賽的法則和對手是誰也不曉時，那算是什麼樣的規矩？」

齊藤景夫皮笑肉不笑：「別裝糊塗了，你的對手是泰利，你是已經知道的。」

我哼一聲：「那也只不過是登車之後的事情，而在此之前，我根本沒有任何準備。」

齊藤景夫道：「泰利的情況，也和你一樣，但他卻欣然參戰。」

當他說到這裡的時候，泰利已出現在他背後。

以體積而言，泰利當然比不上齊藤景夫，但卻也遠在我這個東方人之上。

他是重量級職業拳師，而且是拳王！

他一出現，便已赤膊上身，完全是一副職業拳師即將跳上擂台的裝束，但一雙拳套卻還沒戴上。

他瞳孔精光暴射，他絕對在巔峯狀態之中。

我冷冷一笑：「好極了，我們若是比賽打羽毛球，我可以每局讓他八分。」

齊藤景夫仍然皮笑肉不笑：「比賽還沒有開始，誰曉得是打拳還是打羽毛球？」

他說這兩句話的時候，使用的卻是美式英語。

泰利一聽之下，初時仍臉露猩猩般的笑意，但隨即臉色一寒「叫道：「當然是打拳！」

他一面說，一面把兩隻拳套互相交擊，發出了沉實的「噗噗」聲響。

但齊藤景夫並不理會他，只是叫我們兩人握手！

握手！

握手之後又再握手！

泰利已伸出了他的手。

他的掌心，果然也是透明、發亮的！

由於我已有過這種「握手」的經驗，泰利這麼一隻「怪掌」，我是毫不害怕的。

列車如常在路軌上行駛。

我和泰利都在整列快車最尾端的部份。

這時候，齊藤景夫望著我，維夢望著我，泰利也望著我。

每個人都在望著我，看看我是否有勇氣接受這一次的挑戰。

但這時候，我心裡卻想念著另一些人。

那是遠在香港的老衛，在這列車裡的聶本源，還有小高的岳丈大人司徒九。

當我一想及司徒九的時候，我暗暗嘆了口氣。

我認為，他是我願意接受泰利挑戰的最大因素。

司徒九是我的前輩，而且為人頗具大俠之風，是個值得尊敬的人物。

既然此事牽涉及老人家，我又還有什麼好考慮的？

我不再遲疑，傲然地伸出了手。

泰利是重量級拳王，他的手掌也許比齊藤景夫還更可怖，但到了這個時候，我已沒有選擇餘地。

當我們兩手緊緊握在一起之後，我和泰利的視線同時望向車尾後面的路軌。

果然，預料中會出現的景象，很快再呈現在我的眼前。

在車尾後的路軌上，出現了一條巨大的軟管，而在這軟管出現之前，也同樣有無數色彩繽紛的光團不斷在周遭閃現著。

那是一個充滿幻彩的世界，看來像是一場夢，但比任何一場夢都更令人為之目眩。

軟管一直貼近車尾。

但這一次，軟管內沒有人。

我看不見司徒九，也沒看見其他任何人。

只是看見了一座擂台。

拳擊比賽的擂台！

對一位拳師來說，擂台不啻是他們的家。

跳上擂台，就等於回家一樣。

有自信、有實力的拳師，決不會懼怕擂台。

就算心底對擂台有恐懼，也必須征服這種恐懼的感覺，否則，擂台就是拳師的家，而是拳師的墳墓。

泰利是勇猛、經驗豐富的拳師，他簡直可以把擂台當作是溫暖的被窩。

但我又怎樣？

嘿嘿，眞是妙極了，在不久之前，我也曾經在另一個擂台上大展拳腳「詳情請閱『恐龍人』」，想不到這種事竟然有如西洋人看走馬燈，陸續有來。

而且，這一次的對手，更是一位拳擊之王。

要是能有所選擇的話，這一場比賽我百分之百願意棄權。

但這時候，我卻只能硬著頭皮，見一步走一步。

我握著泰利的手。

泰利當然也同樣緊緊握著我的手，他唯恐我會臨陣退縮。

我不是不想退縮，但在種種怪異莫名因素驅使下，我被逼參賽了。

也許，這是我有生以來，最沒有把握的一仗！

泰利那雙銅鈴般佈滿血絲的眼睛直瞪著我，突然吼了一聲：「上擂台吧！」

一眨眼間，我們已雙雙置身在擂台之上。

但我們是怎樣到達那巨大軟管擂台之上的？

是一起跨過車尾，一起跳入軟管之中嗎？

不！

過程並不是這樣的。

但不是這樣，又是怎樣的？

很對不起，並非洛雲存心偷工減料，減省文字不向各位作出詳細而忠實的報導，而是過程實在十分怪異。

其過程怪異之處，就是根本沒有任何過程可言！

眞實的情形，應該作如下描寫。

當泰利吼叫一聲：「上擂台

吧！」然後，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我們已雙雙站在軟管之中，擂台之上！

那情形，簡直和電影的接駁鏡頭一樣快速。

假如這是「輕功的表現」，那麼，我和泰利的「輕功」，肯定是古往今來天下之冠，甚麼「草上飛」「一陣風」、「神行太保」之類的武林高手，全部給我們比了下去。

本來，單就這一個現象而論，已很值得洛雲慢慢研究，但在這一刻，我面對著最急切的問題，並不是「研究輕功」，而是應該盤算一下怎樣在擂台之上擊敗拳王泰利。

泰利已戴上了拳套。

他的拳套是標準的重量，而且新簇簇的，完全沒有任何損破。

這是絕對合乎規例的比賽拳套。

但這裡並不是美國的體育館，而是一條神怪莫測的軟管。

在這擂台上的規例到底是怎樣的？

很可笑，甚至是很滑稽，擂台上並沒有拳証，也沒有任何人，任何方式或者是任何指示，向我們兩位「參賽者」闡述比賽的規例，或者是最起碼必須要弄清楚的事情。

這算是什麼樣的比賽？

在那一瞬間，我忽然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

而且，那並不是「蠅量級」或者是「輕量級」的愚弄。

那是「重量級」甚至是「超重量級」的愚弄！

這一場「比賽」，在許多重要的環節上，根本就是白！空白！一連串莫名其妙的空白。

例如這場「比賽」的主辦機構，已經是一個空白。

此外，「比賽」的理由，「比賽」的規則、「比賽」的觀眾，甚至連我的拳套在什麼地方，都是空白！空白！荒謬絕倫的空白！

這時候，我身上的裝扮，完全是一個正在寫意地渡假的旅客，但忽然之間，卻置身在一個奇怪的擂台上，面對著一個猩猩般粗壯的世界重量級拳王！

而且，比賽似乎隨時都會開始。

他媽的，我是不是還沒有睡醒？這只不過是一場他媽的大頭春夢？

* * *

說起來，絕對是個夢。

但事實上，並不是個夢。

一切的感覺，都是活生生地存在著的。

因為當用牙齒輕輕一咬舌頭的時候，我差點沒疼出眼淚來。

就在這時候，原本許多許多的「空白」，忽然「充實」起來。

不可思議的充實。

首先，我和泰利同時感覺到，在擂台四周，突然人聲鼎沸，氣氛熱烈到了極點。

軟管不見了。

代之而起的，是規模宏大的看台。

在看台的背後，有山、有另一個看台，但卻背對著這個看台……

在山上，有高樓大廈，密麻麻地一幢又一幢……

螢幕上有兩個清晰而巨大的人像。

一個是赤膊上身，胸膛肌肉賁起，膚色黑得發亮的拳王泰利。

而另一個，則是我。

泰利是典型的職業拳師風範，而我，卻像個文員，像個小學教師，像個還未睡醒覺的呆鴨。

我眞的呆住了。

因為我認得這看台，認得這個地方，甚至認得擂台下那塊備受各界猛烈批評的草地。

看台是宏偉的，美侖美奐設備先進的。

但這草地，卻是千瘡百孔、泥鬆草爛，不知所謂。

所謂之「草地與看台不相稱」！

這裡竟然變成了我這個香港人最熟悉不過的「大球場」！

大球場！

香港的大球場。

而且，這大球場高朋滿座，每一個座位上都有觀眾，

氣氛熱鬧無比，四萬觀眾的吶喊聲，喧聲震天，噪音可能直逼八十分貝。

我呆住了。

這可不是沒有觀眾的「比賽」！

而且，極度哄動之事相繼發生。

看台上，忽然跳下了兩個洋人。

一跳下來，便已渾身赤條條，一絲不掛。

連裸跑也出現了。

這……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場「比賽」？

正當我目瞪口呆的時候，泰利卻趾高氣揚地高舉雙臂，接受全場觀眾喝采與喝倒采。

球場巨大的電子畫板上，忽然亮出了兩行清晰的中文字：「喝采觀眾二萬八千零六十一人，喝倒采觀眾九千二百三十三人。」

尚餘少數觀眾，既不喝采，也不喝倒采，大概正在飲飲食食，無暇呼叫。

和泰利相比，我顯然大為遜色。

幸好「比賽」尚未開始。

泰利忽然逼近過來，獰笑著問：「你是不是香港人？」

我沉著臉：「我是中國人，在

香港出生和長大！」

泰利臉上的笑意更可惡：「好極了！你將會在全港所有觀眾面前，接受生命中最慘痛的失敗！」

他是拳王，極度囂張的拳王，他這種目中無人的氣燄，把我的鬥志從怒火中燃燒起來。

他惡狠狠地瞪視著我，但我決不畏縮。

他是拳王，但我也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

起碼在不久之前，我也曾有過決戰擂台的寶貴經驗。

他的拳頭比我大，人頭也比我大。

但打的是拳法，並不是比拳頭的大小。

在他還沒有把我技術擊倒之前，我決不認輸。

我是中國人！

我是在香港出生和長大的中國人。

我在香港的大球場比賽。

我有「主場」之利，我有强大的擁躉力量支持。

這一仗，我一定拚盡。

可是，我的拳套在哪裡？

忽然間，全場四萬觀眾，歡聲雷動。

我看見一輛開篷巴士，徐徐地駛入大球場。

巴士甚至包括好幾位奪取過奥斯卡金像奬的最佳男女主角。

但是最矚目的一個人，卻在巴士最前排的位置上。

那是一座「人山」！

赫然竟是身穿瑰麗和服，壯觀之至的齊藤景夫。

在此同時，球場上巨大的電子畫板，又再出現了一行漢字：「球証：齊藤景夫！」

我怔住了。

泰利也怔住，他怔怔地瞧著電子畫板。

因爲這一次，除了中文字之外，也有英文字並列出來。

泰利看了大半天，忽然怒吼：「弄錯了，是拳証！不是球証！」

他既憤怒，也莫名其妙。

我本來早已給泰利激怒，但這時候已冷靜下來。

泰利莫名其妙。

我也同樣莫名其妙。

正當我們莫名其妙的時候，身形巨大的齊藤景夫已踏足在擂台上。

他的一雙手，粗大有如樹幹。

他的手指，像是香蕉一樣。

他兩手各挽一桶，桶很大，可以載得下五十個棒球。

齊藤景夫把兩個大桶，分別放在泰利和我的腳下。

他告訴我們：「每人五十個棒球，彼此互擲，誰先倒下，誰就輸了這場比賽。」

泰利大怒：「我是拳師，並不是棒球員。」

齊藤景夫並不動氣，更親自爲泰利除下拳套。

齊藤景夫在他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解釋：「拳套是你自己載上的，又有誰曾經對你說過：「這一場是拳擊比賽？」

泰利楞住，當場爲之語塞。

這一場不可思議的比賽，即將開始。

全場觀眾「再展新猷」，忽然玩起「人浪」來！

「人浪」一浪接一浪，把熱鬧的氣氛繼續推向頂峯！

就在「人浪」起伏如潮之際，擂台突然一分爲二，而且向後倒退。

直至雙方距離大概五十呎左右，齊中分裂開的擂台方始固定下來。

擂台本有圍繩，也在擂台分裂之際神奇地消失。

齊藤景夫在擂台以外，大聲宣佈：「比賽開始！」

他才說出第一個字，泰利已先發制人，連續三球飛擲而至。

颯！颯！颯！

每一球都勁度十足。

我閃開了兩球，第三球再也閃避不過，「噗」聲擊中了我的左肩！

棒球，有硬式和軟式之分。

我們現在每人擁有五十個棒球，都是屬於硬式，其堅硬程度幾乎有如石頭一樣。

香港人，一般對棒球的認識不深。

甚至是電視台的體育節目報導，主持人往往連棒球和壘球都混淆不清。

事實上，我和泰利並不是進行棒球比賽，而是利用棒球當作石塊來投擲對方。

我們只有棒球，並沒有棒球手套，也用不著使用球棒。

棒球本是近代科技產物，但此刻我和泰利的「比賽」，卻和幾十萬年前原始人攻擊野獸的方式毫無分別。

泰利把我當作野獸。

我把泰利當作猩猩。

猩猩用「石頭」飛擲過來，我也用「石頭」還擊。

這一戰，倒也兇險。

在棒球比賽時，棒球員的手套，其作用幾乎與戰場上將士們的盾牌相等。

沒有手套的棒球員在球場上，根本毫無防衛能力。

現在，我和泰利正處於這種怪異處境中。

論膂力，論腕力，泰利當然在我之上，要是眞的舉行短兵相接的西洋拳大賽，他的贏面最少超逾九

成以上。

當然，倘若採取自由搏擊方式比拚，我的贏面也會大幅提升。

然而，比賽方式奇峯突出，這根本不是短兵相接，而是源始之至的「擲石攻擊比賽」。

有一點，是必須弄清楚的：投擲比賽，技巧和力量都同樣重要。

空有一身蠻力，但若投擲不得其法者，定必成績欠佳。

反之，投擲技術優良，但其人手軟腳軟，縱使命中目標，威力也不會太大。

這是力量與技術的考驗。

棒球運動是美國的國技，泰利身爲美國公民，他除了拳術一流之外，是否對棒球也別有一手？

轉眼間，他已向我投擲了二十幾個棒球。

他的膂力相當驚人。

可是，他投擲技術並不特別出色。

「並不特別出色」的另一個涵義，也就等於「並不特別差勁」。

要是我像隻呆鴨任由他當作球靶，就算逢五中一，也定必變作滚地葫蘆，鼻腫臉青。

但我決不是呆鴨。

我不斷在擂台上有限的空間在左右閃躲，也趁隙發球反攻。

我每發一球，全場觀眾立刻齊聲吶喊助威。

我能閃避，泰利當然也能閃避。

他是狀態巓峯的拳王，他的跳躍閃避能力相當不錯。

我投擲了十五球，只有一球在他的右腿外側擦過，自然毫無威脅。

而當他投擲接近第三十球的時候，我又中了一球。

這一球，擊中我左邊面頰，雖然只中了面頰側，卻也非同小可，差點沒有當場昏倒過去。

泰利得意地大笑，繼續全力擲球。

我略爲定一定神，也發球還擊。

但我的球速，明顯不及泰利。

泰利似乎已佔到絕大優勢，但眞實情況卻又怎樣？

＊　＊　＊

泰利是武夫。

他勇猛、兇悍，一出手便絕不留半點餘地。

難怪在他的職業拳師生涯裡，曾多次在第一、二回合便把對方拳師技術擊倒。

倘若這是一場西洋拳比賽，我能否捱得過第一回合，只怕也是難以逆料。

但在投擲比拚，卻是「離行離列」的一種鬥法。

我並不懷疑自已的投擲技術，更尤其是棒球。

當然，我並不是美國職業棒球好手，但卻是一位業餘棒球的外野手兼投手。

這是我無數嗜好之一。

我喜歡的運動項目太多了，可謂不勝枚舉。

棒球運動是其中之一。

但泰利顯然不知道。

他更不會知道，我除了精於此道之外，在這一場怪異莫名的比賽裡，更運用了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有云：「兵者，詭道也。」

孫子兵法亦云：「故能而示之不能。」

孫子兵法更有明訓：「强而避之……卑而驕之……」

更有一著：「出其不意！」

在最初二三十球之內，泰利球勢是强勢驚人的。

不宜與之力搏。

只可捱打，並以半力還擊，驕其心志。

果然，他中計了。

他以爲我「技止此矣」。

他以爲他已穩操勝劵。

但很對不住，這是他的錯覺。

「能而示不能」，是我在接戰之初的戰略。

我「强而避之」，我「卑而驕之」，然後「出其不意」，施展渾身解數，全力反攻。

一記快速直線球，首先令他吃了一驚。

這是我發生的第二十一球！這一球，比先前每一球都快得多。

但他仍然閃開。

只是，他這一閃勢，異常狼狽。

他重心已失，整個人失去平衡。

但最可笑的，是他在失卻平衡之餘，還妄想回敬一招。

他這一球，勁則勁矣，但卻全無方寸，竟然一飛沖天，不知去向。

如此一來，他全身都是破綻，問題只在於我是否能夠把握機會，一舉將之擊潰。

正是「良機莫失，失機者斬！」既有大好機會，我又怎肯輕易錯過。

「颯」的一聲，我運勁發球，棒球以弧型之勢，曲墜式急射泰利左膝。

若在平時，泰利必可輕易避開，但他重心已失，我這一球又是覷準而發，豈容他有輕易閃避開去的機會。

泰利應聲中球。

由於這一球是覷準他膝蓋關節位怒射出去的，既已命中目標，就算他要硬充好漢，也是沒法子硬撐

得住的。

他劇痛攻心，單膝跪下。

他瞪大眼睛，又驚又怒惡狠狠地望住我。

他的模樣相當嚇人，但嚇不倒我。

他瞪視我，我還以「洛雲式的微笑」。

孫子兵法有之：「凡軍好高而惡下。」

此刻形勢，正是我在高處，敵已跪下！（雖然這種分析與孫子兵法此語意不同，但亦可引伸用一二。）

「中國語言，偏偏就有這般妙用，難怪老番學中文，越學越是頭頂冒煙，往往給氣得『吹鬚碌眼』。」

我笑裡藏球。

我笑意輕柔，出手卻狠。

兵法有云：「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套用粵諺簡化之，大概等於「風水輪流轉」！

我大發神威，左一球，右一球，逼得泰利狼狽萬分。

但眞正叩殺的一球，卻是壘球投手的獨特招數——風車式投球法。

而且，這是刁鑽異常，足以令對手防不勝防的。

高手出招，豈是等閒之輩。

泰利雖然把眼睛瞪得又圓又大，但這一球絕對不是他能夠閃避得了的。

我這一球，射中了他的右膝蓋關節。

泰利左右膝蓋先後中招，那種痛楚是不足爲外人道的。

他給這一球擊中之後，整個人的重心側向右方，而他人正處於擂台右側邊緣，這一側之下，登時仆跌落擂台之下。

由於擂台上的圍繩早已消失，泰利這一跌之勢，可說是毫無阻攔的。

他一倒下去，勝負已分，全場觀衆歡聲雷動。

我成爲了比賽的勝利者，全港觀衆心目中的大英雄！

然而，這是眞實的嗎？

我不是在亞洲東方快車的路軌上嗎？怎會忽然置身於香港政府大球場內進行這種怪誕的「比賽」？

我並不是個腦筋一塌糊塗的人，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幻象，一切都並不眞實。

可是，這種幻象，卻又太眞實了，連吹在身上的，都是香港那些很熟悉的風。

事情極不尋常。

我明知道這是不眞實的，但竟然沒法子可以看出破綻在那裡？

眞的看不出，唯有等。

我在等候著環境的改變。

果然，不到三十秒，「現場環境」再生轉變。

我突然發覺，我並不在香港政府大球場，而是在一座高峯之上。

放眼四周，全是皚白的積雪。

氣溫驟降，定必在零度以下。

但我居然並不感到寒冷。

這是絕不合理的，因爲我的衣衫相當單薄，只能在亞熱帶以至是熱帶穿著。

但這是冰山之巔。

可是，我很快就發覺，我的裝束完全改變了。

在那一瞬間，我竟然穿上了厚厚的皮袍、棉褲、雪靴，連手裡也戴上了暖洋洋的皮手套。

而且，在我腰間，還有一把刀，刀很沉重，它緊緊地插在金碧輝煌，甚至是鑲滿了寶石的刀鞘裡。

在最初，我無法曉得自己究竟身在何方，但過了一分鐘後，我向冰峯下俯覽片刻，赫然發覺自己竟然處身於尼泊爾高山之上。

尼泊爾是高山之國，東北方一帶全被高峻的山脈圍繞。

而我站立之處，由上向下俯視，可以看見不少寺院，而這些寺院，是我以前曾經以旅客身份觀光過的。

這時候，我心裡想著的，卻是另一個異常奇特的念頭。我在想：「我會在這冰山之上遇上什麼人？」

但很奇怪，在這冰山之巔，並沒有任何人的動靜。

只是我一個人，呆楞楞地腰懸寶刀，莫名其妙地佇立不動。

沒有觀衆，也沒有任何類型的「對手」。

而最奇怪的，就是我由香港政府大球場忽然來到這裡，竟然呼吸毫無困難，並未因爲身處氧氣稀薄的高山之巔，而有所不適。

我仰望天色，萬里無雲，晴空如洗。

氣溫雖冷，但卻是個好天氣。

可是，我在這裡幹嗎？我又不是攀山專家，而且還有一大堆謎團未能解決。

我要離開這裡，但該向誰申訴？

正要放聲大叫，忽然天邊出現了一列金光燦爛的漢字：「程序錯誤，有待更正！」

這八個金光燦爛的漢字，堪稱蔚爲奇觀，難以形容。

它看來像是煙花，但卻比任何類型的煙花更燦爛奪目，更不可思議。

別忘記，這是白晝。

可是，我除了覺得這八個漢字說不出美麗壯觀之外，卻又感到更爲茫然。

「程序錯誤，有待更正！」這算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表示我來錯了地方？

我本來身處大球場，倏然之間卻在尼泊爾冰山之巔，但在蔚藍天幕上，卻又亮出這等訊息，這算是什麼樣的玩意？

我站錯了地方？

我不該站在這裡，又應該站在何處才對？

我忽然感到憤怒。

我憤怒，是因爲我有著給別人玩弄的感覺。

我岔然抽出寶刀。

刀鋒一亮，光芒奪目，竟然令我無法再看見天上的八個漢字。

但在刀鋒光芒暴閃後，周遭環境突變。

我知道，我又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去了，但這是什麼地方？

過了片刻，我的視力才能適應下來，我揉了揉眼睛，環顧身邊景物。

只見黃沙處處，觸目所見，都是滾滾沙塵。

但在視力可及之處，我看見了一座宏偉的宮殿。

那是馳名中外的布達拉宮。

雖然我置身之處，距離布達拉宮相當遙遠，但這巨大宮殿的氣勢仍然懾人心弦，不同凡響。

布達拉宮的氣勢，固然十分懾人，可是，在這時候，我卻感覺到，在自己的背後，竟然有一種奇特的力量，其懾人的程度，竟猶在布達拉宮之上。

我心中隱隱有這種感覺，而且，也瞭解到這力量之所以特別懾人，乃是由於和我相距得很是接近的緣故。

有一點，是必須要補充，甚至是加以强調的。

——我手中仍然握著那一柄神秘的寶刀。

這寶刀是從那裡來的？

可是，寶刀雖在，但我身上的衣服，卻又變了。

我現在身上的衣物，不多不少，恰好可以適應這地域的天氣。

當然，我知道在拉薩的氣溫，早晚變化甚大，但最少，在這時候，我身上的衣著是很適合的。

只是，我對這一身色彩艷麗的衣著，感到十分陌生，這並不是我的衣物。

可是，我卻穿上了。

我是在什麼情況下穿上這些衣物的？我原來的衣著鞋襪又怎樣了？這似乎是一件荒誕、滑稽的事，但在那樣的環境下，就算有人用手搔我的胺窩，我也一定笑不出來。

此謂之「唧都唔笑」！

但現在，我最關注的，並不是身上的裝扮怎樣，而是在我背後，出現了一個絕不尋常的人物。

而那些懾人的氣勢，正是發自我背後那人身上。

我手裡有刀，刀已出鞘。

我猛然回頭，隨即整個人轉變了方向。

我立刻面對著一個人。

這人手上有刀，他是個用刀的高手。

他是一個喇嘛。

黃金喇嘛。

在雲霧軒，我的書房裡，聶一百聶院長曾經翻來覆去地叫著四個字，那是：「黃金！喇嘛！黃金！喇嘛！」

可是，那時候我一直以爲黃金是黃金，喇嘛是喇嘛，在兩者之間，似乎沒有太直接的連繫。

但到了現在，我才明白了聶一百的意思。

黃金！喇嘛！根本就是同一物體！不！應該說是一個人！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身高一咪七左右，身穿黃袍的喇嘛。

但這喇嘛，竟然是金光燦爛的。

他並不是塗上金漆的金漆喇嘛，而是徹頭徹尾，都是用黃金鑄造的喇嘛。

最明顯的，就是這喇嘛的瞳孔，並沒有黑白分明的眼珠子，而是金眼眶、金眼球、一切都是黃金。

一個這樣的黃金喇嘛，其「體重」當然是遠遠超過正常人類的。

倘若這黃金喇嘛是用黃金實心鑄造的話，其體重定必遠在一般人，甚至是遠在齊藤景夫之上。

黃金，是世人夢寐以求的財富，但這黃金喇嘛的出現，卻絕未曾令我有著「發了大財」的興奮感覺。

因爲眼前的喇嘛，分明是用黃金鑄造出來的，但這黃金喇嘛，並不是一件固定不動的物體。

他竟然能夠活動自如。

而且，在這黃金喇嘛的手裡，更握著了一柄刀。

一柄燦爛奪目的金刀。

這金刀的外形，甚爲奇特，有一半像是日本武士刀，又有一半像是中國的柳葉刀。

到底它應該是那一類型的刀，請恕洛雲孤陋寡聞，並未能正確地辨認出來。

這金刀的外形固然奇特，但若跟眼前這個能夠活動的黃金喇嘛相比，那就根本完全算不上是一回

事。

霎時之間，我呆楞楞地望住這個詭異莫名的黃金喇嘛，也不知道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我應該怎辦？

跟這塊體積巨大的黃金打打招呼？

拚命逃走？

還是咬實牙關，不管對方是眞神還是假鬼，首先劈他一兩刀然後再作道理？

都是辦法，但這些辦法，全都不見得怎樣高明。

只好「抱元守一」，以不變應萬變。

敵不動，我先動。

從沒想過，竟然會把一大塊金光閃閃的黃金，視爲大敵。

這必定是個夢。

可是，我的感覺卻又很强烈地告訴自己：「這是眞實的，這並不是夢，你必須提高警惕，切莫給這手握金刀的黃金喇嘛一刀劈了過來。」

這是我自己的嚴重警告。

這警告似乎很可笑，但在這時候，氣氛肅殺緊長之至，又有什麼值得一笑的？

一切都是那麼眞實。

我甚至開始感覺到，西藏的風沙已在蠢蠢欲動。

黃金喇嘛突然咧嘴一笑，他這一笑，使我很清楚地看見，他所有的牙齒，都是金牙。

他的舌頭，口腔以內，全都是由黃金組成的。

他絕對不是由人類裝扮而成的「金人」！

正唯如此，這黃金喇嘛的笑意，份外顯得令人震撼。

他笑了，我甚至可以聽見他那生硬有如金屬撞擊時所發生的聲音。

這種怪異的聲音，也就是黃金喇嘛的笑聲。

在這一瞬間，我全身寒毛直豎，那是一個正常人面對不尋常事情的正常反應。

我忍不住深深地倒抽了一口冷氣，然後問：「有何指教？」如此這般地發問，也可算是驚惶失措之至。

黃金喇嘛不再笑了，他立時道：「我要和你比一比刀法。在我十根指頭上，每一根都刻上某種刀法，任君揀選其一！」

他是一塊巨大的黃金，但他卻能夠說話，甚至向我擺出不可思議的挑戰姿態。

在這時候，我腦海中所想着的，居然並不是如何挑選黃金喇嘛指頭上所刻着的刀法，而是想起了司徒九身上的那一道刀疤。

我明白了，突然完全明白。

在司徒九身上劈了一刀的人，一定就是這個喇嘛。

黃金喇嘛！

* * *

在列車上，齊籐景夫不時露出一種皮笑肉不笑的笑意，這種笑臉已很令人感到渾身不自在。

但要是和這黃金喇嘛臉上的表情相比，齊籐景夫的笑臉，卻是可愛得多了。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驀然驚覺，自己對黃金的認識，竟然是那樣地膚淺。

黃金喇嘛的金眼睛，正直勾勾地瞪視着我。

這是很不客氣，充滿着壓迫力和桃戰性的瞪視。

也正因爲他這種毫不客氣的挑戰，燃起了我旺盛的戰意。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反正已面對着這麼一個怪誕的刀手，就算要我避而不戰，在我而言，也是絕非心中所願。

我和司徒九都是武者。

司徒九是刀法名家，他老人家在刀法上自然很有一番獨到的造詣，但我在這方面的修爲，卻也不是一般三脚貓之流可比！

這一戰，我決定全力以赴，問題卻在於對方是塊巨大的黃金，就算我能夠一刀砍中了他，也不見得有什麼作爲。

換而言之，這極可能是「以卵擊石」的一戰。

可是，我並不打算逃避。

我冷冷地望住黃金喇嘛的金臉，希望可以找到他的破綻。

但這塊金澄澄的臉孔，卻比銅牆鐵壁還更牢固，並無任何「破綻」可言。

我儘量保持鎮定，我吸一口氣，叫道：「左手大拇指！」

黃金喇嘛立刻把他左手向外伸張，只見他左手五根手指上，果然「刻」上了五種刀法的名堂。

而他左手大拇指「刻」着的幾個字，乃是「京流刺法」！

我陡地一呆，叫道：「這是日本傳統中的古老刀法。」

黃金喇嘛道：「你很識貨！」

我只好凝神握刀以待。

「京流刺法」是相當厲害的刀法。相傳日本戰國時期，一代名將武田信玄的麾下重臣山本勘介，極精於此道。

可是，那是十六世紀的人物。

而現在，我置身於西藏拉薩之中，面對着一個詭異得出奇的黃金喇嘛，想不到他竟會用十六世紀以前的東瀛古老刀法來跟我決戰。

這是難以逆料的比拚。

黃金喇嘛的聲音又再響起：「開始吧！」

他在等我首先出刀。

但我却雙手握着刀，動也不動。

風沙忽然大作。

我不動，但黃沙卻在我和黃金喇嘛之間翻騰飛舞，而且這風沙似乎越來越大。

黃金喇嘛大概是等得不耐煩了，我不出刀，他便首先出刀。

他的刀極快，快得完全沒有機會讓我閃避。

我不能避這一刀，我是只顧閃避，就算可以閃開，也定必背側空門大露，再也沒法子能夠閃開對方的第二刀。

在這一刹那間，我根本連作出判決的時間也不存在。

唯有憑着本能硬拚！

我以快打快，挺刀硬接黃金喇嘛的金刀。

他的刀勢，不但速度極快，力量更是沉猛可怖，我雖然能擋得住他這一刀，但卻立時虎口痲痺，脚步更踰踉地倒退數尺。

形勢不妙！

敵勢强大，而且他的刀法堪稱出神入化，僅比拚了一招，我已全面屈居下風。

在此同時，漫天黃沙隨風飛舞，眼前的景象，渾沌不清。

我的對手是黃金人，黃金人的眼睛也是黃金，如果照此推論，黃金喇嘛的眼睛，是不會給這種風沙所影响的。

換而言之，黃金喇嘛更佔優勢。

我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苦戰，自一開始至今，我實在想不出有任何取勝的機會。

要擊敗强敵，最重要的，是必須知道敵人的弱點！

但這黃金喇嘛的體形、結構、刀法、力量以至心態，我根本無從想像。

天地茫茫，對手又是如此地詭異，就算我能一刀劈在他身上，恐怕也是於事無補的。

但這是刀法上的較量。

黃金喇嘛縱使刀槍不入，我最少還是要嘗試嘗試給他「致命襲擊」的，否則，只守不攻，就算我能夠支撑一千招，到了第一千零一招之後，還是非敗不可。

正當我心念電轉之際，黃金喇嘛已發出了第二刀。

他的刀法又快又急勁，我擋格了一刀之後，深知「功力」遠遠不如對方，只好儘量閃避。

黃金喇嘛的第一刀，完全沒有機會讓我閃避，但第二刀卻不然。

那是因爲我已領教過他第一刀的速度，而且雙方距離拉得較遠，所以他這第二刀雖然也很厲害，卻給我一個滾地葫蘆閃了開去。

滾地葫蘆這種姿態，固然絕不美妙，但爲了保住性命，只好「應滾則滾」！

但當我滾開十尺左右之後，突然感到地勢大有異樣。

而在此際，黃金喇嘛第三刀又已疾劈過來。

面對着黃金喇嘛的金刀，最聰明的辦法，乃是避之則吉。可是，在這刹那間，我卻突然採取截然相反的途徑，不但不避這一刀，更急揮刀直迎上去。

黃金喇嘛使用的，應該是日本古老的刀法，但究竟是否眞的是「京流刺法」，請恕洛雲實在見識有限，未能百分百加以確定。

但不管黃金喇嘛此刻使用的是什麼刀法，我都毫不猶豫揮刀直迎上去。

爲什麼？

情況太特殊了，因爲我必須借助黃金喇嘛這一刀的力量，才有機會脫險。

此話怎講？

原來當我作滾地葫蘆，滾開了十尺左右之際，突然右足向下一沉。

我不曉得自己身處何方，但卻立時判斷出，我的右足已陷入流沙之中。

這裏怎會有流沙？

我不瞭解。

我不瞭解的事情太多了，又豈僅這流沙而已？

我沒有任何時間可以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決定採取何種方法脫險，唯一有機會可以扭轉乾坤的，只有靠自己的潛能。

黃金喇嘛的刀勢是沉猛的，力量驚人的。

我若以硬接第一刀的姿態，再度兩刀交鋒，恐怕我立刻就得整個人沉沒在無可臆估的浮沙內。

但刀法是千變萬化的，更是奧妙無窮的。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我這一刀並不是硬擋黃金喇嘛的金刀，而是以「黏」字訣與對方周旋。

但根本上，連周旋兩個字也不正確，我這一刀，是要借力使力，利用對方强大無匹的力量，把我從浮沙邊緣拯救出來。

換而言之，這兩柄刀，就等於是兩根繩索。

只有兩根繩索能夠纏結在一起，我才有機會逃出生天。

當然，這兩柄刀縱使眞的「纏結」着，彼此所能維持的纏結狀況的時間，決不會超過半秒。

但在決定生死的一刹那，半秒鐘的時間，已足可把大局徹底扭轉。

在「黏」字訣神奇力量帶動之下，我成功地借用了黃金喇嘛刀上的强勁力量。

這是生死關頭的一刀，我自然絕不怠慢，手中寶刀刀法，由「黏」字訣迅速一改，改爲「捺」字訣。

若要說得動聽一點，那便是由「黏刀勢」也好，「捺刀勢」也好，都是「爲勢所逼」從而施展出來的。

一旦奏效，尚且還有活路可走。

要是不靈光，那便只好「冤沉沙底」，就此嗚呼哀哉下落不明也。

但我的刀法，總算沒有白練。

養兵千日，用在一朝。

同樣地，練功多年，用在一刹那之間。

我成功了！而且並非只是成功脫險，更能把握着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把「黏」字訣化爲「捺」字訣，在逃出生天之時，更把「借刀打力」的刀法最高境界盡情發揮！

請注意，當我施展「捺刀勢」的時候，我整個人早已借着「黏刀勢」之力，身子翻騰在半空之中。

能夠令我大翻身的着力點，就只在於那不足半秒時間的「一黏」。

一黏即起，一起即隨機應變，把刀法另一境界毫不遲疑地盡情施展。

這種刀法，大可以運用最普通的一句說話來形容，那是——打蛇隨棍上。

凡是能夠隨棍而上的蛇，都一定是靈蛇，決不會是一條又蠢又鈍的笨蛇。

以我的武學修爲而論，就算未敢妄自菲薄，號稱天下第一高手，但也決不致於列入「笨蛇一族」。

我不知道黃金喇嘛是否擁有人類一般，甚至是超乎人類的特殊智慧，假如他眞的十分聰明的話，那麼，他此刻最聰明的做法，只有一個，就是——撤刀！

因爲在那短短一、兩秒時間之內，我已成功地操控着兩柄刀。

我的刀和他的刀。

老實說，要是沒有他的金刀，而我一條右腿又已陷入了來歷不明的流沙之中，就算我的刀法再精妙百倍，恐怕也只能嘆一聲：「英雄無用武之地。」

但很奇妙地，黃金喇嘛手中威力最强大的武器，到了最後關頭竟然幫助我脫離了「地險」。

天威固然難犯，地險也是人類的大敵，一個弄不好，別說只是一個人，便是千軍萬馬，也可能在一夜之間全體神秘失踪，連渣滓也不剩。

然而，黃金喇嘛的金刀，不但幫助我自浮沙中逃出生天，更令我有千載一時的難得機會，施展「捺刀勢」把黃金喇嘛連人帶刀直壓過去。

「捺」，也就是「壓」！

輕輕一捺，等於輕輕一壓。

但在這生死拚搏之際，我這一捺之勢，又豈會只是「點到即止」！

我是用盡全力，得勢不饒人地重重直「捺」下去的。

我已說過，黃金喇嘛在這一刹那間，唯一最聰明的做法，只有「撤刀」。

但他似乎並不怎麼聰明。

雖然，他有第一流的刀法和强大得不可思議的力量，但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應變能力，卻並不見得怎樣高明。

結果，我在兩秒之內，由死亡邊緣反敗爲勝，不但逃離開浮沙，更順水推舟，以「捺刀勢」把黃金喇嘛連人帶刀逼入流沙之中。

黃金喇嘛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的體重究竟是多少？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當黃金喇嘛一掉入浮沙之後，立刻迅速下沉。

當我兀自驚魂未定之際，黃金喇嘛的大半截身體已然沉沒在浮沙之內。

而在此驚心動魄的一瞬間，黃金喇嘛居然還會開口說話。

他說的那一句話，異常奇特，只聽見他急速地叫道：「Golden rule！」

這奇怪的喇嘛，忽然自他的「金口」裏，拋出一句這樣的英語來。

這句英語，倒不如何艱深，如要直譯，小學生也不見得有什麼大的困難，那是「黃金律」的意思。

「黃金律」者，即「永恒不變的道德法則」。

諸如新約「馬太傳」：「欲人如何待汝，汝當如何待人。」

如此論調，與中國「論語」中所記載大致相同。

論語有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黃金喇嘛急急叫出那一句英語之後，已然在浮沙之內完全沒頂。

我怔怔地望住浮沙的表層。

浮沙表層漸漸回復了平靜，看來和我此刻站立着的地方沒有什麼異樣。

但它卻能吞噬了黃金喇嘛，甚至也許能夠吞噬掉一座摩天大廈。

大自然的力量，又有誰能小覷？

正當我望着那片流沙表層怔忡不已的時候，忽然聽見了一陣疏落的掌聲。

掌聲疏落，那是因爲只有一個人在鼓掌。

我一聽這掌聲，便已知道鼓掌的人是誰。

他是司徒九。

司徒九是個很奇特的江湖前

輩，他連鼓掌也有他自己的一套節奏。他曾經對我說過：「人類最原始，也最方便使用的敲擊樂，就是鼓掌！」

思之不無道理。

我一聽見那種獨特的掌聲，便知道鼓掌的人就是九叔。

但他的人呢？

我環視四周，除了可以遠遠地望見那座恢宏神秘的布達拉宮之外，竟然再也看不見有任何一個人。

布達拉宮在拉薩。

拉薩是一個大地方，人口決不稀疏，但除了已給流沙吞噬了的黃金喇嘛之外，至今我竟然未曾目睹過其他任何人。

這當然是絕不合理的，除非這是一個夢，又或者是虛無飄渺的幻象。

但我敢肯定，這既非夢，也不是幻象，而是一個我以前從未涉獵過的神秘境界。

倏然之間，四周景物突變。

我又處身在一團又一團燦爛的光彩中。

這是什麼力量？我知道，這種光團，是可以令我在空間迅速轉移的，但這一次，我又將會被轉移到什麼地方？

＊　＊　＊

燦爛、匪夷所思的光團漸漸消失。

這種光團，並沒有令我產生暈眩或者是不適的感覺，它只是令我內心產生極度的迷惑。

我並不喜歡這種感覺。

因爲我一直都在被動，有如骰盅內的骰子。

骰盅不動，我大可以呆着，骰盅一動，我便得滾來滾去，變作滾地葫蘆，甚至差點沒滾入深不可測的浮沙中。

但若換作另一個角度去看，這未嘗不是一個神奇兼且難得的經歷。

當那些光圈完全消失後，我發覺自己又回到了那條古怪的軟管中。

我又聽見了列車在路軌上飛馳所發出的聲响。

軟管內，我看見了兩個人。

一個是仍然在鼓掌中的司徒九，而另一個，卻是我素未與之謀面，但卻曾經在無數財經雜誌、報章上見過其人照片的億萬鉅富溫守邦。

溫守邦出現了。

不但他出現在我眼前，連司徒九也在場。

我不禁爲之啼笑皆非。

這兩個人，一個是「綁匪主謀」，而另一個則是「肉參」。

可是，當我由香港政府大球場，一直決戰到西藏拉薩回來之後，卻看見這麼樣的兩位人物，有如老朋友在機場迎接另一個老朋友，完全沒有任何「綁匪」與「受害人」的敵對氣氛存在。

儘管司徒九仍在鼓掌，而且兩人的臉上，都對我露出嘉許式的微笑，但我並不愉快。

我即席揮毫，把怒意寫在自己的臉上。

＊　＊　＊

溫守邦是大老闆。

這樣子的大老闆，全球絕不會超過二十位。

他的模樣並不令人討厭，尤其是當他展露笑容的時候，那種成熟而開朗的風度，決不是一般暴發戶所能比擬的。

他還沒有四十歲，頭髮烏亮，身材微胖但精神奕奕，有如狀態良好的狒狒！

狒狒？

爲什麼把他形容得像個狒狒？

不爲什麼，因爲他的模樣雖然並不討厭，但他的行爲，卻令我產生相當程度的反感。

因此，我形容這樣的人物作「狒狒」，已經是他媽的十分客氣。

＊　＊　＊

軟管是奇怪頂透的軟管。

在這軟管內，居然有質料上乘的會議桌，和令人坐得很舒適的椅子。

我經過連場苦拚，身心疲累無比，既然能夠舒舒服服地坐下來，自然懶得像企鵝般一直站立下去。

我才坐下，司徒九已抓住我的手，讚道：「我沒有看錯人，果然，只有像你這樣的青年高手，才能戰勝黃金喇嘛。」

我苦笑了一下，道：「我能夠獲得最後勝利，純屬僥倖。」

我這樣說，並不是自卑感作祟才出此言，而是按照實情實話實說。

我之所以有這種觀感，全然是因爲在拉薩一戰，若不是有「浮沙之助」，我能否絕處逢生，扭轉戰局擊敗黃金喇嘛，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但姑勿論怎樣，我還是贏了。

我對司徒九，無論如何還是必須客客氣氣，甚至是必恭必敬的，因爲我向來都很尊重這位江湖前輩，但當我說完這一兩句話之後，目光一轉，轉在溫老闆臉上的時候，我的目光卻立時有着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我的目光變得冷厲，充滿着難以言喻的敵意。

但溫守邦卻毫不理會我在自己的臉上塗寫些什麼東西，他仍然保持着一貫的笑容。

可是，他的第一句話，卻並不

是對我說的。

他凝視着司徒九，道：「你贏了！」

司徒九贏了？那是什麼意思？對付秦利和黃金喇嘛的人是我，並不是司徒九。戰勝的人是我，怎麼贏家反而全是司徒九？

但我只再想了一想，便已想出了箇中原因。

原因太簡單了，那是因為司徒九和溫守邦正在互相打賭，而且很明顯地，司徒九是押注在我身上的，所以，我的勝利，也就等於是司徒九的勝利。

我很不高興。

我不喜歡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別人押注的對象，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們正在這樣打賭。

但這一場賭博，對所有人來說，都已成為了過去的事。

結果是：我贏了，司徒九也贏了。

但整件事情的眞相，我仍然被蒙在鼓裏。

就算我器量再寬宏，也非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不可，否則的話，我這個什麼驚奇俱樂部的會長，大可以解職，退位讓賢了。

我冷冷地盯着溫守邦的臉，突然向左左右右指指點點：「這條軟管是什麼玩意？」

溫守邦面對我這種惡劣的態度，但他却並無慍色，只是淡淡一笑，問道：「洛會長，你對圖文傳眞機這種科技，有多少認識？」

他不答反問，而且這一個問題，驟然聽來，堪稱兀突之至，也莫名其妙之至。

但我並不認為他是在跟我開玩笑，又或者是說着一些無聊的廢話。

由於我並不十分明瞭他的意思，因此，我的回答，可算是含糊得很的。

我道：「對於圖文傳眞機，我是個用家，而不是這一門科技的發明者。」

溫守邦道：「這已經很足夠了，要是在三十年前，有人告訴閣下，世上會有一種這樣的儀器，能夠在同一時間內，把任何文件的內容由亞洲傳送至歐洲或者美洲，你會相信嗎？」

我冷冷一笑：「也許深信不疑。因為在三十年前，我還是個嬰兒。」

溫守邦並不理會我對他的嘲諷，只是自顧自地繼續說道：「人類的科技進展，自從踏入歐洲工業大革命時代以來，一直以幾何級速度，不斷飛躍進展，這已是毋庸爭辯的事實。」

我哼一聲：「這幾句廢話，可以省掉。」

溫守邦道：「我很富有。」

我怒道：「閣下有億萬家財，那是閣下的事，別以為你有錢，我就非要聽你的廢話不可。」

溫守邦道：「你誤會了，我並不是這個意思。」

我又再哼一聲，不再說話，同時心中暗自檢討，我是不是太暴躁了？

我很快就肯定：我一上來就已沉不住氣，這是弱點！

固然，我對溫守邦的為人，絕無半點好感，但反正事情已演變到這個地步，我若一味焦躁、冒火、不問情由採取强硬的敵對態度，肯定是相當不智的行為。

因為，有太多事情，是在我知識範疇以外的。

在眞相未明之前，決計不宜輕舉妄動。

於是，我强自按捺着火爆的脾氣，繼續傾聽溫守邦說的話。

只聽見溫守邦緩緩地說道：「實不相瞞，這十年以來，我一直都在秘密發展先進的科技工業，而且，更屢有重大的突破。」

我儘量沉住氣，道：「請舉例加以說明。」

溫守邦吸了一口氣，半晌才接着道：「我們的科學家，已成功地製造出『萬能傳眞機』！」

我眉頭一皺：「請恕我並不怎樣明白『萬能傳眞機』的意思。」

我是眞的不明白，但卻又不是完全不明白。

在我心坎中，已隱隱知道了那是怎麼樣的一回事，但由於心中所想像的情況，實在是太驚世駭俗了，所以在潛意識中，絕對不願意相信心中所想像的，竟然會是事實。

除非有別的証明。

除非由溫守邦的口裏親自說出。

溫守邦沒有遲疑，他很快就向我作出詳細的解釋：「圖文傳眞機，只能傳送文件，而『萬能傳眞機』，卻能把任何生命，由一條小毛蟲，以至是一頭非洲大象，都可以無遠弗屆地傳送到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而且，在那個角落裏，根本毋須另一部『萬能傳眞機』作為接收生命或其他物件之用。」

溫守邦說的話，竟然和我心中所想像的情況，完全脗合。

我睜大了眼睛，神情怪誕莫名。

要是我未曾經歷過剛才的兩場決鬥，我一定無法相信溫老闆的話。

可是，在短短一個上午之內，我已經由東方快車，給某種神秘力量轉移到香港政府大球場，並和重

量級拳王泰利展開一幕史無前例的「棒球大決鬥」，然後，又到了拉薩，與來歷不明，結構也不明的黃金喇嘛比鬥刀法。

而且，其間更曾在尼泊爾的高山上出現過一段時間，但原來卻是「程序錯誤」。

這一切，都是我從來未曾經歷過的怪事。

而且，那絕對不是什麼春秋大夢，又或者是神經衰弱所引致的「幻想」等等。

這兩場決鬥，不但令我筋疲力竭，而且還受了一定程度的傷害。

可是，「萬能傳眞機」這種科技產品，實在是太驚人了。

它竟能把生命傳送到別的地方，而且，在「傳送」的過程中，被傳送者並沒有給放入傳眞機內的感覺。

我怔呆了好一會，溫守邦才接着說道：「在我的飛碟別墅中，你們當晚所享受的各國美食，其實都是分別由幾個圖案，利用『萬能傳眞機』傳送過去的，甚至連一些僕役，都是用這種方法，由別的地方傳送到各位眼前。」

我一面傾聽，一面苦苦思索。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問道：「就算可以把我和泰利傳送到香港政府大球場，但那些觀衆，能夠分開的擂台，還有那些棒球決鬥細節……又是怎樣弄出來的？」

溫守邦道：「你所感受到的現場氣氛，當然是偽造出來的，情況像是電子遊戲一樣，只不過效果更逼眞，更主體化，尤其是當你已身在擂台上的時候，你是無法可以看得出破綻的。」

我道：「但那些棒球，每一個都貨眞價實。」

溫守邦道：「豈僅棒球貨眞價實，在拉薩一戰，你手裏的刀，和那黃金喇嘛的金刀，都是利器中的利器！」

直到這時候，我才驀然驚覺，我身上的裝束又已變了，變得和在列車的時候一般無異。

至於那柄寶刀，當然也早早給某種神秘力量所「繳械」！

那「萬能傳眞機」，似乎不但能把一個人由甲地傳送至乙地，更能把被傳送者身外之物隨意轉換。

在那樣的情況下，被傳送者豈非任由他人魚肉了？

一想到這一點，我不禁為之手心冒汗。

我手心冒汗，可不是為了自己這一次的經歷。

事實上，這一次的經歷，已經成為過去，就算我要擔心，也應該擔心下一次的情形將會怎樣？

而令到我大為震驚的，是這一種「萬能傳眞機」，固然是大大衝破科技障礙的發明，但要是一旦流行於世上，這個地球又將會變成怎麼樣的呢？

由於「萬能傳眞機」可以隨意把任何生命體，傳送到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角落，那麼，一旦它落入歹徒，甚至是恐怖分子的手裏，情況將會變成怎樣，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只聽見溫守邦又道：「你能夠把握唯一機會，憑藉流沙之助擊敗黃金喇嘛，可算是機警敏捷，兼而有之。」

我吸一口氣，道：「那流沙，也是你們利用『萬能傳眞機』轉移過去的？」

溫守邦點點頭，道：「不錯，這種科技，即使對我們來說，也只是新鮮出爐的玩意，幸而總算很成功。」

我冷哼一聲：「要是這種新鮮出爐的玩意玩得不倫不類，我便連這千分之一可以僥倖取勝的機會也不存在。」

溫守邦道：「但事實証明，我們的科技是成功的，閣下的身手，也同樣証實天下無雙！」

雖然他當着臉向我大拍馬屁，但我並沒有因此而飄飄然。

我再問：「那個黃金喇嘛呢？」

「這東西可與我無關。」溫守邦不等我說完，立刻急急自辯：「天下間出色的科學家，越來越多，現在已並非愛迪生時代。」

我眉頭一皺：「那黃金喇嘛，肯定不會是血肉之軀，它是否一個機機人？」

溫守邦搖搖頭，但隨即卻又點點頭。

一般而言，任何人在我面前有這種表現，他註定是要給我教訓一頓的。

但這一次例外，因為我明白他這種矛盾動作的意思。

我倒抽了一口冷氣：「黃金喇嘛……是個半機械人？」

溫守邦沉吟半晌，道：「可以這樣說……但正確一點的名稱，應該說是『外機械人』！」

「外機械人？」我陡地一哼。

溫守邦緩緩地點頭，道：「不錯，他的外層，全是金屬，但在他的體內，卻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臉色一變：「他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溫守邦道：「可能如此，但也有另一個可能，就是他的主人，利用另一種超時代的科技，把他拯救回來。」

我呆住。

我的思想，並沒有陷入大混亂的狀況，但要把這樣的事情一一理解，那是需要一定時間來消化的。

最後，我問：「你可知道有關

一顆黑珍珠的內幕?」

溫守邦微微一笑：「那不是珍珠，是鈔票！」

「鈔票?」

「不錯，但這種鈔票，並不隸屬於一般金融制度，它是另一種形式的財富。」

「另一種形式的財富?」我陡地一呆，心中若有所悟，但在霎時間，卻又未能一下子把事情的核心說出來。

溫守邦望住我的臉。

他目光閃動，道：「人們常說：『健康是人生最寶的財富。』但在人類社會的金融制度上，鈔票並沒有和每個人的身體，產生直接的關係。」

我突然明白了。

我用力在桌上敲了一下：「對了，聶老先生就是因爲突然勘破那種『鈔票』的奧秘，所以才會……回復青春，甚至把失去了的健康體魄恢復過來……可是，他怎會因此而知道黃金喇嘛的事?」

溫守邦道：「黃金喇嘛，是和那種『鈔票』大有關連的，假如那種『外機械人』並未曾經得到那種『鈔票』的幫助，他根本沒有足夠的體能，由一個普通人變成『外機械人』。」

我漸漸明白了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點了點頭，道：「當聶老先生利用『古物探測器』不斷研究那類似黑珍珠的『鈔票』之際，他終於解開了一連串的啞謎，所以才會樂極忘形地叫出『黃金』、『喇嘛』這些字句。」

溫守邦笑了笑：「閣下那座『古物探測器』，不但可以探測古物，也可以對某些神秘物體，作出詳盡，甚至是匪夷所思的分析。」

我喃喃地道：「那是驚奇俱樂部一名會員的傑作，可是，我一直未曾將之放在眼內。」

溫守邦道：「閣下經常誇譽驚奇俱樂部會員，何以竟對會員之高科技產品，毫不關注?」

我沉着臉，道：「我要關注的事情，遠遠在尊駕想像之外，你若以爲我是個無所事事的人，那可大錯特錯。」

溫守邦顯然想不到我會用無賴式對白自我辯護，不禁聽得有些發怔。

我並不理會他心中對我這個人的評價如何，我只顧用洛雲的方式，去探索洛雲心中的疑問。

我又道：「這是『贏取鈔票的比賽』，現在，我已獲得勝利，但『鈔票』呢?」

溫守邦道：「你的『鈔票』，就在列車之上。」

我陡地一呆：「什麼意思?我只知道，列車上有一位恢復了青春的聶先生。」

溫守邦道：「你很聰明，一下子就想到了事情的關鍵。」

我吸了一口氣：「但我還是不明白。」

溫守邦道：「那種可以令人回復青春的『鈔票』，發行量極其有限，而且面額最大的一種，已溶入聶本源先生的身體裏。」

我臉色一沉，道：「你這樣說，我倒算是明白了。」

溫守邦目光一閃：「你明白了什麼?」

我冷冷一笑：「你的意思，我很明白，聶先生是『鈔票人』，既然我在這『贏取鈔票比賽』中獲得勝利，那麼這『鈔票人』就是我的獎品。而我要得到這種『鈔票』，最直截了當的方法，就是把聶先生蒸熟來吃掉，對不?」

溫守邦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我卻冷冷地看着他：「尊駕是否也想分一杯羹?」

溫守邦也望住我，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才道：「我知道，你心裏對我們所做的事，並不怎麼贊同，但凡事都可以透過商討，從而把問題逐一解決的。」

「你這種觀念，未免是太樂觀了，人類在軍事和環保的問題上，有過千千萬萬次的商討，但到了這個年代，軍事衝突仍然遍佈地球，大自然的環境生態，卻是一年不如一年。」我憤怒地說。

倒有點像是憤怒青年。

溫守邦微微一笑，隔了半晌才和顏悅色地道：「雖然面額最大的『鈔票』，已無法和聶先生分解開來，但據我所知，在聶先生身上，還有另一種面額較小的『鈔票』，要是閣下不嫌棄的話，這份獎品也同樣是十分珍貴的。」

此人幽默之至。

我冷哼一聲：「我有一個請求。」

溫守邦道：「不必客氣，要是有什麼事情，鄙人可以爲閣下效勞的話，一定無有不從。」

像他這等超級富豪，居然對我如此必恭必敬，倒算相當難得。

我也不爲已甚，只是問：「把黃金喇嘛，由一個普通人脫胎換骨，變成『外機械人』的科學家，其科技之高超，只怕不比溫老闆轄下那羣科學家稍有輸虧。」

溫守邦絕對同意我的觀點，他由衷地點了點頭，但接着卻又斬釘截鐵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惜，就連我也沒法子可以跟對方見面。」

我立刻面露狐疑之色，而且臉上的神情肯定很不愉快。

在這種大財閥面前，我可能有

着某種程度的自卑心，一旦談不攏，我會毫不掩飾內心的憤怒，藉此掩飾那種不可理喻的「自卑」。

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

事實上，我是否眞的有這種自卑心理，就連我自己都並不清楚。

因此，那只是「可能」，並非「肯定」。

溫守邦見我臉色不快，立時急急加以補充：「老實說，閣下只是初次知道有那樣的科技存在，已急於把對方的來龍去脈查個一清二楚，但我明知道世間上有那樣的『高人』，但卻只能在有限度的情況下，在電腦畫面中和對方交談，連眞正的接觸也談不上……咳咳……洛會長，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我這方面處境之難堪，只怕遠在閣下千百倍以上。」

他越往下說，面上的神情越是惆悵，越是無奈。

一臉的無奈。

假如他並非撒謊，那麼他的心情，我是絕對可以理解的。

既然溫老闆這樣說，就算我未必百分百相信，也不好意思繼續窮追猛打下去。

可是，問題並未完全解決。

我忽然又再緊繃着臉，用嚴肅的語氣問：「尊駕轄下的科技集團，不錯是大有成就，但這好比另一種火藥，固然可以令人類得到裨益，但對人類遺禍之深遠，更是難以估計。」

溫守邦點點頭，居然完全同意我的見解。

司徒九突然發言。

他用冷厲、威嚴十足的眼光望着我，沉聲道：「小洛，你這一次比賽上的勝利，並不單是你個人的勝利，更且是無數人的重大勝利，你可知道眞正的原因嗎?」

我心中隱隱知道一些梗概，但卻不太清楚。

我當然立刻搖頭，希望九叔把詳細情形說出來。

只聽見司徒九緩緩地接道：「我和溫老闆，並不是新相識，而是最少有十五年以上的交情。

「早一陣子，我們散發假消息，說溫老闆要『擄人勒索』，那是故佈疑陣，目的是要激發起你的戰意。

「事實上，絕對沒有人斗膽勒索我這副老骨頭，即使强如溫老闆，他也萬萬不敢。

「一直以來，我都在香港，利用『飛鴿傳書』的把戲，說穿了根本就是一個笑話。

「但無論怎樣，我們已成功地把你誘騙至此，但對你來說，卻也是一種難得的經歷。

「那位齊籐景夫先生，他雖然具有成爲第一流相撲手的優異條件，但他最傑出的成就，並不在於相撲，而是對傳眞機的偉大發明和研究。

「由他掌心引動的『體內電腦傳眞能量』，是『萬能傳眞機』的其中一個環節。

「凡是給『萬能傳眞機』傳眞到異地的生命體，其體能都會被損耗一成至兩成左右，但要是事前接受過『體內電腦傳眞能量』的輸送，就可以完全彌補這種缺點。

「由於你是參賽者，因此，你身體內的能量，必需在完全沒有損耗情況下參加比賽，方始公平。

「可以說，齊籐景夫主動和你握手，乃是善意。

「現在，比賽已結束，你勝利了，我也同樣得到重大的勝利。

「根據我和溫老闆的賭約，要是我們這一方贏了，他必須把『萬能傳眞機』徹底毀滅，連方程式也要毀掉。

「至於那些科學家，將會獲得天文數字的賠償，條件就是要他們永遠不再研究『萬能傳眞機』，也不能把『萬能傳眞機』的秘密洩漏。

「事實上，『萬能傳眞機』的發明，並不單純是某一位科學家的成就。

「就像是許多電影劇本一樣，其製作過程，是由多位編劇家一起構思，一起完成的。

「尤其是這樣超時代的科技產品，每一位科學家都只能策劃其中某部份，根本沒有人能完全明瞭所有內容，而且到了最後製作階段，都是由一座超級巨型電腦負責總策劃之職。

「因此，只要把巨型電腦上有關『萬能傳眞機』的一切資料毀滅，以後便再也沒有人能製造出這種匪夷所思的儀器。

「爲了要杜絕『萬能傳眞機』所引致的種種危機，也就只有這樣的處置方法，才能一了百了，免除後患。

「我們不希望那些不法之徒，以至是一些野心家，利用『萬能傳眞機』，來破壞人類的社會結構。

「一個人，以至是一羣人，倘若能夠隨時隨地，透過『萬能傳眞機』的傳送，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地球上的每個角落，那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它會徹底破壞人類社會的秩序，以至釀成無法收拾的恐怖場面。

「因此，只有把『萬能傳眞機』毀滅，才能保障全人類的利益。

「洛會長，請問你有什麼意見?」

* * *

司徒九的分析，相當詳細。

我搖搖頭，表示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什麼意見的意思，也就等於完全同意九叔的意見。

事實上，這種「萬能傳眞機」，固然是神妙無窮，可以帶給人類很大的方便，但也同樣可以令人類社會出現種種可怕的危機。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任何人在關上門淋浴的時候，卻有可能忽然有另一個陌生人，透過「萬能傳眞機」的傳送，出現在浴室之內。

這並不是一個低俗的笑話，而是最簡單的舉例。

換而言之，人類將會在毫無屏障的情況下生活。

一切保安，一切防盜設施，全都變成廢物。

連銀行保險箱，也會變得毫無保險。

只要想到這一點，「萬能傳眞機」可怕的程度，是不難想像的。

幸而，我贏了比賽。

溫守邦將會遵守「賭約」的協定，把「萬能傳眞機」的一切徹底毀滅！

* * *

數分鐘後，軟管消失了。

溫守邦和司徒九也回到了他們原來的地方。

溫守邦在美國紐約。

司徒九沒有被擄走，他老人家一直都平平安安地在香港。

而我，又再回到東方快車之上。

我找到了聶本源。

他給了我一粒黑色的東西。

這粒黑色的東西，形狀一如當天他嘴裏含着的「黑珍珠」，只是體積細小得多。

他神秘地一笑：「這也是『鈔票』，但面額不大，尚祈笑納。」

我用一塊紙巾將之包裹着，道：「健康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但這『鈔票』可以令一個人得到多大的益處？」

聶本源沉吟着，半晌才道：「也許可以令閣下的牙齒更為堅固。」

我瞧着他。

他似乎又再年輕了一點。

我聽了他的「高見」，感激之至。

我把「鈔票」謹愼收藏，只要一旦發現有牙週病症狀出現，當即立刻吞服！

* * *

列車準時到達泰國曼谷。

我和小高夫婦、方維夢小姐，在東方酒店下榻。

共進晚餐的時候，小高向我問及許多有關齊籐景夫的事。

原來他曾經跟那座「日本大人山」握手。

但事後卻沒有發生任何「怪事」。

我有意吊他的胃口，顧左右而言他，把他氣得連食物都吞不下去。

維夢望住我，她神秘地笑。

她對我並不老實。

原來在新加坡，她和婉婉都曾經給「萬能傳眞機」傳來傳去。

婉婉給傳送到維夢的房子。

但維夢卻被傳送到溫守邦和司徒九那邊去。

其實，當時溫守邦在美國，九叔在香港，而維夢則在新加坡。

但透過「萬能傳眞機」，這三個男女卻能夠聚首一堂。

這種超時代的發明，究竟是太偉大？還是太可怕？

一言難盡。

到後來，方維夢更被安排乘搭直昇機回來，簡直是故弄玄虛到了極點。

傳眞，傳眞，一切都是傳眞。

即使在飛碟型建築物之內出現的佳餚美食，也是從世界各地傳送而至的。

維夢知道的事，並不比我少，甚至比我知道得更早。

但她在我面前，總是故作神秘。

事實上，她是個神秘的女子。

她是方維夢。

我的夢……

（全文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程　青·文
可　飛·圖

火燒陰風宮

新寡文君

文天心好不容易送走了一羣鬧新房的伴郎，西房後園一關，登時和亂哄哄的前院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時正初夏，月華如水，繁星滿天，花園中盛開的花朵散發着悅人清芬，牆脚下低吟的蟲聲合奏着夏夜的小唱，一切都顯得份外美妙、和諧……

他心裡充滿了無比的歡悅，因為今晚正是他的「洞房花燭夜」，加以新娘的天生麗質，不知贏得了多少讚美，還有什麼能比這更使他興奮？

人逢喜事精神爽，今晚他失去了平日那種文縐縐的書卷氣，回房時，脚步異常的輕快，像一陣風般。

洞房中佈置得金碧輝煌，兩支兒臂粗的大紅喜燭吐着明亮的光焰，燭蕊上結着豆大的一顆火花，這是喜的象徵，然而……

新娘仍然低垂着頭，默默地坐在床沿，文天心關上房門之後，笑嘻嘻的走了過來，低聲說道：「玉雯，賀客都已經走了，妳也累了一天，又沒吃喝，怕都餓壞了，快去喝兩杯舒暢舒暢，咱們也好早點安歇。」

尋訪仇踪

新娘黎玉雯羞澀地低頭一笑，盈盈站了起來。

她本就嬌艷，這低頭一笑更如百花盛放，站在一旁的文天心也不禁看得一呆。

「心哥，你怎麼啦？」黎玉雯嬌聲說，忸怩地輕推了文天心一下。

「啊！」文天心回過神來，捉着黎玉雯的纖手闔在兩手掌心，半笑半認眞的道：「雯妹，妳實在太美了，尤其是方才低頭一笑，那份美絕非任何言語可形容，天心不知那世修來得這等艷福，能娶得雯妹為妻。」

黎玉雯嬌羞地白了文天心一眼，輕笑着道：「看你，都是夫妻啦，還說這個幹嗎？」

文天心一聲微喟，道：「愚兄是有感而發，雯妹如謫降塵凡的仙子，能一親香澤，雖死亦無憾矣。」

黎玉雯急以玉手去掩文天心的嘴唇，嬌嗔道：「心哥，今夜是咱們夫妻的大喜日子，你幹嗎要說這些喪氣的話。」

說着，雙眼一紅，已是盈盈飲泣。

文天心見狀大驚，忙陪笑道：「愚兄是無心之言，老天爺是不

會計較的，雯妹也請別放在心上。」

黎玉雯點點頭，輕聲唸道：「天佑善人，逢凶化吉！」

酒菜已涼，兩人只是吃了點兒，便寬衣解帶，携手入羅幃，共效于飛之樂。

「金針刺破桃花蕊，不敢高聲暗皺眉。」這一雙新人都是初經人事，片刻的痛楚後才苦盡甘來，漸漸走入佳境。

「心哥！」黎玉雯嬌喘吁吁的嬌聲道：「當初，我眞擔心爹不會答應咱們的婚事呢！」

文天心也喘着氣道：「爲什麼？」

「因爲你是書香門第，爹現雖卸任在家，過去也是四品黃堂，而妾只不過是名跑馬賣解，出乖落醜的繩妓……」

「玉雯，我不准妳再說這些話。」他用力往下壓了一壓，接着頭一低，兩片火燙的嘴唇蓋住了黎玉雯的櫻唇，丁香暗吐，兩舌相交，登時只剩下模糊不清的「嗯嗯」之聲。

正當兩人纏戰方殷，欲仙欲死之際，一道白光迅如閃電透窗而入，文天心連「哎喲」的聲音都沒叫出，身軀猛地一震，便死在黎玉雯的肚皮上面。

這眞是晴天霹靂，只震得黎玉雯慾火全消，她雖是個年僅十九，初經人事的小女人，畢竟是曾經常年走南闖北，見多識廣，雖然心如刀割，神智反愈清明，她輕輕移開文天心的屍體，也很快穿齊衣衫，一揮手雙燭齊滅，急自床頂取下寶劍，抖手將劍鞘向窗口擲去，人却以劍護胸自房門衝了出去。

房外夜涼如洗，連個人影也沒有，但窗門却貼着一張白紙，她撕下來藉着月色一看，只見上面潦草地寫着：「獨享美色，應受天譴」八字，沒有署名，却畫了柄喪門劍的標誌。

她渾身顫抖得很厲害，兩眼滿佈紅絲，但沒有流下半滴淚水，她呆呆的出了一會神，突然銀牙一咬，嬌臉上籠罩一片殺氣，恨聲道：「果然是池鎭平那個淫賊，黎玉雯如果不將他碎屍萬段替天心報仇，誓不爲人！」

她又重回到房裡，沒再燃點蠟燭，藉着窗紙上透進來的月光查看文天心的傷處，那一柄長約三寸，具體而微的喪門劍，端端正正的插在文天心的左太陽穴上。

她將小劍拔下，撕了片床布包好，揣貼胸前，然後爲文天心穿上衣服，平放在床上，目光一掠，見自己破瓜時的片片落紅，心中又感到一陣刺痛，這美好的時刻實在太短暫了，所付的代價却是終身痛苦。

更樓上的更鼓已敲了四响，她急急裝束停當，舖素箋、展墨筆，將文天心被害和自己尋仇的事簡略說明，然後向文天心的遺體拜了三拜，暗祝道：「心哥，你無端受害，爲妻現在要去追尋仇踪給你報仇，英靈不遠，請你暗中保佑，恕爲妻不能兼顧你的後事了。」

＊　＊　＊

湘南道上，一騎如飛。

馬上是一個身穿墨黑緊身衣褲，背負帶鞘長劍，鬢邊綴着一朵白絨花的妙齡少婦，她正是隻身單劍，千里報夫仇的黎玉雯。

這已是她離開衡山文家後的第三天，她沿途尋找池鎭平的下落，因爲她知道池鎭平的爲人陰狠好色，尤其是喜新嫌舊，千仞山麓的池家堡內，雖是妻妾成羣，他却棄之如敝屣，成年在外鬼混。

不過池鎭平雖然是貪淫好色，却並不幹採花的勾當，因爲池家堡富甲一方，可供他揮霍，所以章台走馬常一擲千金不吝嗇。

他認識黎玉雯祇是幾個月之前之事，黎玉雯正和她的父兄在靈縣拉場子賣藝，一見驚爲天人，即派人婉轉游說，並許以萬金聘禮，但未爲黎玉雯和她父兄所接受，從此他便追隨黎玉雯糾纏不清。

他們這個三人黎家班，並非一班普通跑馬賣解之流，她父親黎敬梓原在長沙開設湘雲鏢局，威望頗隆，善使一柄短桿方天戟，在武林中有「短戟溫侯」之稱。

但他因爲押運一批官銀進京，中途被獨行大盜「黑手閻羅」巢斌所劫，從此鴻飛冥冥，他爲了賠償官銀，弄得傾家蕩產，而且還遭受了半年多牢獄之災。

他們這樣到處跑碼頭，拉場子，糊口是原因之一，但主要目的還是在查訪巢斌的下落。

這一天，他們到了衡山縣，落脚在一家悅來客棧，却無意中聽到兩個飛賊密談，正計議殺害還鄉的文聘卿全家，以雪舊恨，黎敬梓對文聘卿的清廉政聲早有耳聞，仰慕已久，自不能袖手旁觀，於是合父兄妹三人之力，終於在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將企圖殺害文聘卿全家的兩個飛賊擒獲，解送衡山縣正堂，一訊而服。

文聘卿感恩圖報，欲爲黎敬梓購置恒產，以免常年在外勞碌奔波，却爲黎敬梓婉言所拒，只答應在文家盤桓數日，即須遠去，怎料文聘卿拳拳盛意，一片誠懇，黎敬梓不忍過拂盛情之下，終於住了兩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一雙青年男女却譜出了火一般的戀歌。

這對火一般的戀人就是文天心和黎玉雯，男的溫文儒雅，丰神絕

俗，女的剛勁婀娜，明艷照人。

古時，男女關防雖嚴，但兩人同住在一所大宅子裡，見面的機會自然很多，雖不能膩在一起互訴情懷，但四目交投相接，已是款曲暗通。

雙方家長亦微有所覺，都因有着門戶之見佯作不知，致使這一對熱戀中的年輕男女終於在黎敬梓的堅決辭行後勞燕分飛。

但黎玉雯離去後，文天心頓覺若有所失，每天都是恍恍惚惚的，半個月後竟然生起病來。

文聘卿夫婦年過半百，就祇有這個兒子，自然鍾愛逾恒，一見愛兒患病，登時慌了手脚，到處延請名醫，但藥不對症，都如石沉大海，而文天心的病反而日見沉重，夢囈中不停呼叫黎玉雯的名字。

黎玉雯雖不像文天心輾轉床褥，但也爲情所困，終日悶悶懨懨的，很難看到她有一絲歡笑，一個多月下來也是人比黃花瘦了。

黎敬梓雖然瞭解女兒的心情，但終自忖自己是個跑馬賣解的江湖人，不敢存攀龍附鳳的非份之想，所以除了自嘆自嗟，實在是愛莫能助。

這天，他們正在湘陰縣拉場子賣藝，忽見一個青衣小帽的半百老人，氣喘吁吁地鑽了進來，對黎敬梓一抱拳道：「黎兄，總算找着你們了。」

黎敬梓認得這半百老人是文聘卿的管家何行，不禁一怔道：「啊，是何老，找在下有事嗎？」

何行目光一掠，低聲道：「玉雯姑娘呢？」

黎敬梓道：「身體不適，在客棧中休息。」

何行問道：「不礙事吧？」

黎敬梓笑笑道：「只是感冒，不妨事的。」

「啊！」何行噓了一口氣，道：「自黎兄你離開衡山，天心那孩子便無端生起病來，而且日重一日。」

黎敬梓極爲關心地問道：「可曾延醫服藥？」

何行道：「鄰近幾縣的名醫都請遍了，都說是心情鬱結成疾，所投藥石都如石沉大海，每天昏昏沉沉的囈語不休，聲聲叫着玉……」

黎敬梓這時心中雪亮，忙接口道：「此地非說話之所，咱們回到了客棧中慢慢詳談吧！」

＊　＊　＊

在客棧中，黎敬梓和何行促膝細談了半個時辰，然後又將愛女玉雯叫到一邊，告訴她已答應文家的婚事，而且約略的透露了文天心的病況，即刻隨同何行到衡山去。

黎玉雯聽說意中人爲自己生病，心裡既甜又焦急，但却並沒忽略女孩子的矜持。

黎敬梓見女兒站着不動，催促道：「雯兒，快去收拾呀，何老伯在車上等着妳呢！」

黎玉雯忸怩道：「爹，妳呢？」

黎敬梓道：「爹想趁這機會去長沙一趟，也許會遠行入川，不管所辦之事是否有眉目，一年以內，爹一定和妳哥哥去衡山探望妳的。」

十數年間父女相依爲命，驟然分離，自難免依依不捨，黎玉雯心中一陣難過，便撲在黎敬梓的懷中嚶嚶啜泣起來。

黎敬梓也是老淚縱橫，不過他到底是個開創過事業的人物，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緒，於是强抑心中離愁，撫着愛女的秀髮安慰了一番，黎玉雯才止住了哭泣，仰面哽咽道：「爹，到時候一定要和哥哥來看望女兒啊！」

＊　＊　＊

永興縣屬於郴州府治，離衡山才不過二百餘里，可是黎玉雯却乘馬走了五天，她此次隻身單劍尋仇，並不計較到了什麼地方。

她到達了永興，日已西偏，早已過了打尖的時間，但人需進食，馬需上料，她隨便找上了家飯店，將馬交與堂倌上料，便拿着馬鞭走了進去。

飯舖裡面空空蕩蕩的，只有一個年約五旬的道姑低着頭慢慢進食。

黎玉雯要了一盤饅頭，幾樣小菜和一碗蛋花湯。

道姑無意間抬頭望向黎玉雯，而黎玉雯飯菜未至，也正注視那女道姑，四目交投，道姑的眸子裡突然掠過一片異彩，向黎玉雯點了點頭，黎玉雯滿腹辛酸，只得報以一個苦澀的微笑。

一會兒，黎玉雯叫的飯菜送了上來，道姑正好進食完畢，走了過來低宣一聲無量佛道：「小施主，貧道可不可以在妳這裡坐一坐？」

黎玉雯這時正將一小片饅頭塞進嘴裡，望着道姑點點頭道：「不要緊的，你只管請坐。」

道姑坐下後，搭訕道：「看小施主的神態，似是遠行到此。」

黎玉雯道：「嗯，從衡山來的。」

道姑道：「看小施主鬢綴白絨花，大概是新遭親人之喪吧？」

黎玉雯眼圈一紅，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道姑歉然道：「對不起，害妳傷心了。」

黎玉雯用帕子揉了揉眼睛道：「不要緊，道姑請不要介意。」

道姑淡淡一笑道：「貧道衡山紫雲觀涵眞，小施主可曾聽說過？」

黎玉雯心頭一震，她曾聽父親說過，衡山紫雲觀觀主涵眞師太是當今武林中最有成就的一位練氣前輩高人，雖然看似四五十歲，其實早登耄耋壽城，此老雖喜獎掖後進，却從未正式收過徒弟，所以至今仍然傳燈乏人。

她不迭離座，正想拜下去，涵眞師太却伸手把她攔住道：「小施主，這種場所不是行禮的地方，妳還是坐下來，邊進食，咱們一邊慢慢談吧！妳的芳名可以告訴老身嗎？」

「弟子黎玉雯。」

「是給誰戴孝？」

「拙夫。」

「無量佛，多少年紀？」

「比弟子長一歲，今年二十……」黎玉雯說到後來，已淚如泉湧，哽咽不能成聲。

「唉！眞可憐，年紀輕輕的頓失鸞儔，以後的日子還長呢！」

「……」黎玉雯壓抑着滿腹悲苦，經涵眞師太數語撩撥，頓似黃河決堤般一發不可收拾，俯在桌上，兩肩不停地抽搐，哭得很是傷心。

「孩子，哭吧，讓悲傷鬱結在心中會傷害身體的。」

這時堂倌不明就裡的走過來，涵眞師太道：「這位小施主突然觸景傷情，哭哭就沒有事了。」

堂倌搖搖頭的走了，涵眞又道：「小施主既是新遭夫喪，爲什麼不在家伴靈守制？」

黎玉雯突然抬起頭來，咬牙切齒道：「我要報仇，我要找着殺害天心的賊子，將他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妳說什麼？」涵眞師太雙目暴射出兩道寒芒，驚詫的望着黎玉雯道：「天心？是不是文大人的兒子文天心？」

黎玉雯道：「正是，原來觀主也認識家翁和先夫。」

涵眞師太點點頭，道：「是誰殺死了文天心？」

「『喪門劍』池鎭平。」黎玉雯取出那支貼身而藏，具體而微的三寸小劍，交到涵眞師太的手中，道：「這件凶器是池賊的獨門暗器，是從先夫身上取下來的。」

涵眞師太略一過目便將小劍交還黎玉雯，問道：「池鎭平行兇之時，妳在那裡，可曾目睹？」

黎玉雯原本蒼白的臉色，突然飛上兩片紅暈。這問題實在使她不便啓齒作答，而且頓時羞得抬不起頭來。

涵眞師太微微一笑，改變話題道：「小施主可知道貧道爲什麼找妳談話呢？」

黎玉雯緩緩抬起頭來道：「弟子愚昧，請觀主明示。」

涵眞師太道：「貧道因見妳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竟然眼露凶光，面騰殺氣，而且身上還戴重孝，心想必然遭受重大變故，本欲疏導妳，却想不到是天心那孩子被害了，唉！貧道既然知道此事，豈能袖手不管！」

黎玉雯忙道：「這是弟子切身私仇，豈敢打擾觀主的淸修？」

「不，貧道與尊翁是多年的方外之交，天心這孩子也和貧道甚是投緣，而小施主又是天心的妻室，在道義上貧道也應該幫助妳的。」

略頓，涵眞師太又道：「『喪門劍』池鎭平之名，貧道略有所聞，性喜沾花惹草，在武林中聲名狼藉。」

黎玉雯問道：「觀主可知池賊的行踪？」

涵眞師太道：「沒有留意，貧道欲提醒小施主一句話，池鎭平的一身功力已得乃師十之七八，足可躋身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之列，小施主自信有這份能力報仇？」

黎玉雯毅然道：「弟子功力雖然不足，却是已萌死志了。」

涵眞師太淡淡一笑道：「這是匹夫之勇，不足取也。」

黎玉雯道：「依觀主的意思呢？」

涵眞師太神情嚴肅地道：「貧道行年九十，尚無傳燈之人，而小施主亦非富貴中人，貧道意欲暫收小施主爲記名弟子，以便傳授本門絕學，俟小施主報却殺夫之仇後，再與尊翁商量補行正式拜師之禮。小施主考慮考慮，以爲如何？」

黎玉雯想想道：「能拜在觀主門下，正是弟子的福緣，祇是……」

涵眞師太慈祥地道：「孩子，欲速則不達，貧道自信能在短短一年之內使妳功力猛進，而且超過妳的殺夫仇人池鎭平。」

黎玉雯忙離座欲行拜師大禮，涵眞師太笑着阻止道：「在大庭廣衆這樣做易引起驚異，這禮就免了罷，俟回到觀中拜過師祖，爲師即傳授妳入門功夫。」

＊　＊　＊

紫雲觀建在衡山紫蓋峯的峯腰，仙觀不大，僅有兩座大殿，正殿供奉鴻鈞老祖，前殿爲純陽祖師。

觀中除觀主涵眞師太外，便祇有兩個照顧香火的老道姑，年紀都已六十開外，但是異常强健。

黎玉雯的住處被安排在觀主涵眞師太的丹房對面。涵眞師太教導功課極嚴，而黎玉雯的進步也很神速。

時光如矢，晃眼就是一個多月。

最近幾天，黎玉雯身體突感不

適，時時有想嘔吐的感覺，才想到這個月天癸未至，暗忖莫非已一索成孕，芳心又驚又喜。

漸漸地，涵眞師太也發覺了此事，便將她叫到丹房，慈祥地囑咐道：「雯兒，妳現在已有身孕在身，應以胎兒爲重，練功不必急於求進，以適應身體爲重，千萬要緊記。」

黎玉雯對恩師無微不至的關注，眞是感激涕零。

十月期滿，她生了個又白又胖的男孩，孩子滿月後，涵眞師太寫了封長信，將在永興縣邂逅黎玉雯以及玉雯產子之事詳述一遍，又唯恐以後黎玉雯練功受到了打擾，將產子的地方改在別處。

信寫妥後，她便着一個香火的老道姑將嬰兒及書信暗暗送往文家。

從此，涵眞師太爲了嚴格督導黎玉雯的功課，即避不見客，凡有來訪者，概由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擋駕，僞稱觀主雲遊未返。

開始月餘，黎玉雯還有點惦念着初生的孩子，但漸漸功課一緊，再無暇想其他事，便將整個精神完全集中融入其中。

黎玉雯能得涵眞師太的靑睞，自非無因，她的一身骨格確是千中選一的最佳材料，所以才引起涵眞師太對她的注意，加以她慧質蘭心，一點就明，自是進境神速，一日千里。

涵眞師太胸羅萬有，是一位方外的奇人異士，黎玉雯雖然玲瓏剔透，天賦聰明，但一年時間畢竟太短，僅祇能略窺堂奥而已，即使如此，她的一身所學也已躋身頂尖高手之列，只欠對敵的實際經驗。

臨下山前，涵眞師太告誡她道：「一個年輕女子在江湖單身行走，諸多不便，尤其是江湖上的鬼域技倆，令人防不勝防，雯兒此次下山訪查仇踪，最好能掩去本來面目，行動就方便得多了。」

接着又授以易容之術，並着黎玉雯將鄒七姑請進丹房，鄒七姑是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之一，另一個是孟五姑。

涵眞師太平時對這兩個管香火的老道姑疾言厲色，這時卻對鄒七姑含笑道：「七姑，雯兒即刻要下山替夫報仇，這孩子經驗太嫩，難免吃虧上當，本觀主想請妳七姑辛苦一趟，隨同雯兒下山，在暗中保護她，不知七姑意下如何？」

鄒七姑稽首道：「觀主法諭，鄒七姑自當遵從。」

涵眞師太又道：「那就有勞七姑了，妳們快去收拾收拾，準備下山吧，哦！七姑最好也將這身道袍換一下。」

＊　＊　＊

日正當中，一個文士裝束，臉色蠟黃的年輕公子和一個白髮蕭蕭，手握騰蛇杖的老婆婆，先後離開了衡山紫蓋峯的紫雲觀了。

文士裝束的年輕公子正是易容喬裝後的黎玉雯，白髮蕭蕭的持騰蛇杖老婆婆自然是鄒七姑。

黎玉雯離開了紫雲觀後，思子之心便油然而生，同時也想到遠行川中的父兄，不知是否已如約來文家探望自己，心中一陣思潮起伏，便決定先去一趟婆家，好在自己業已喬裝易容，也不怕被人認出。

主意既決，便直趨文家，詎料心願難酬，趨往文家一看，已是重門深鎖，蛛網塵封，經打聽才知家翁文聘卿已奉庭詔起用，於數月前已携眷晋京去了。

黎玉雯面對這傷心之地黯然良久，才悵然若失的怏怏而去。

爲了便於追尋仇踪，她到騾馬市場選購了一匹長程馬，並裝備了全套鮮明馬鞍，一切齊備，另一問題來了，該往那裡去？

她知道池鎭平的家位於臨武縣境的千仞山麓，財雄勢大，妻妾成羣，但也知道他是個喜新嫌舊的花太歲，對玩過的女人均棄之如敝屣，所以常年在外鬼混，行無定踪。

在外面尋他？天地之大，欲想找尋一個萍踪無定的人實非易事，更何況池鎭平也並不是一個在武林中叫得响字號的人物。

她最後還是決定了先去一趟千仞山麓的池家堡，她想不管怎麼樣，那總是池鎭平的老窩，也許可能得到一些蛛絲馬跡。

主意既決，便縱馬出城，朝臨武縣方向疾馳而去。

一路上，她聽到很多江湖朋友提及九嶷山，而且神情極爲詭異，不禁心中一動，暗忖：九嶷山可能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倒得趁機查清楚。

這天途經柏坊驛，往安仁必須在此渡湘水，所以這個驛鎭倒是非常熱鬧。

時値盛夏，柏坊驛茶館林立，她想起這驛鎭雖然不大，但乃地當水陸交邊要衝，可能聽到有些關於九嶷山的消息，於是找了間茶館坐下來，泡了壺茶，要了碟瓜子，悠哉優哉的一邊兒品茗，一邊兒慢慢磕瓜子。其實她正全神貫注，在偸聽兩個江湖人物的細語對話。

「九哥，你方才說那個什麼『陰風教』欲在中元節擧行開典大禮？」

「他們開教與咱們有何干？」

「唉！李老弟，人家都說你是渾李逵，你不想想，如果與咱們兄弟無關，我幹嗎這樣起勁？」

「嘿！九哥，耍刀子賣命，我李龍不含糊，動腦筋的事兒，你別

賣關子作弄我了，還是請你明說好了。」

「嘻嘻，昨天九疑山方面派人來和我聯絡，擬在這柏坊驛設一個支壇，委我任支壇主，其餘香主執事均全權由我選派，你想咱們兄弟不是混出了頭了？」

「哈哈，支壇主九哥，你準備派小弟幹什麼？」

「小聲點，現在還不是公開的時候。」

黎玉雯聽得心裡暗暗竊笑，這等草包貨色也能當上支壇主，這個「陰風教」的底細，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天傍晚，黎玉雯馬不停蹄的趕到了安仁縣，她本想在這裡歇宿一宵，翌日再趕到潭湖鎮的，而這時正好一輛馬車從她的身邊駛過，從車廂內探出一顆白頭向她招招手。

她很快便認出那人是鄒七姑，於是打消了住店的念頭，控轡緊跟在馬車後緩緩而行。

安仁縣原本是衡山縣的安仁鎮，到了宋乾年間才升格爲縣，所以縣城不大，馬車很快便已穿行而過了。

到了城郊，行人已漸稀少，鄒七姑這才拉起車簾，向併排而行的黎玉雯道：「黎姑娘，老身在途中無意間得到消息。」

黎玉雯含笑向鄒七姑瞪了一眼，用手指指駕車的中年漢子，鄒七姑笑笑道：「不妨事，她是先夫的一個老兄弟，可靠得很。」

黎玉雯笑笑道：「一定是有關『陰風教』的消息。」

「不錯，是與『陰風教』有關，不過妳猜的並不完全，因爲還與妳欲找的仇人也有關係。」

「哦？七姑是說池鎮平也加入了『陰風教』？」

「嗯，他不但加入了『陰風教』，而且聽說他的地位還是相當高的。」

「嘿嘿！」黎玉雯冷笑道：「就算是當了『陰風教』的教主，他沒有什麼了不起，連在地方上耍無賴的混混都能當上支壇主，如此類推，就可想而知了。」

「啊！黎姑娘，這妳可想錯了，因爲妳還不明瞭『陰風教』的結構，所謂『支壇』不過是陰風教的外圍組織，是負責打探消息和照顧教中過往的人，如此而已，根本不能與聞教中的重要事故，分壇主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屬於『陰風教』的一方重鎮，所以不僅要武功好，而且還要在江湖上吃得開，兜得轉，就以熊耳山分壇來說，分壇主『病尉遲』羅玉琪就是一位綠林巨魁，一支七節鋼鞭會過很多成名人物，而且還包括王屋派掌門人在內。」

「七姑，算玉雯低估了他們，認錯總可以吧！」黎玉雯撒嬌似的笑着道：「其實事不關己，我才懶得管這閒事啦！」

「不，黎姑娘，妳錯了。」

「哦！玉雯錯在那裡？」

「因爲這並不是閒事，而妳也必須要管。」

「爲什麼？」

「爲的是池鎮平呀！聽說他昨天就到了熊耳山。」

「啊！七姑，妳幹麼不早說？」

「咦！老身不一開頭就告訴妳，與妳欲找的仇人有關嗎？」

「好了，七姑，算玉雯又錯了一次，妳老說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現在天剛入夜，咱們緊趕一程，子時就可以趕到熊耳山了，啊，黎姑娘，妳大概還沒有吃飯吧？」

「是呀！玉雯正準備在仁安吃的，還有，馬兒跑了半天大概也餓了。」

「那咱們乾脆就在這裡歇會兒，妳將馬放到路邊去吃草，老身這車上帶有乾糧鹵菜，大概還足夠咱們三人飽餐一頓的。」

鄒七姑又招呼趕車的漢子道：「葉老三，分出一匹馬給老身，你的馬車走得太慢，到達熊耳山後，可在戚家集等候老身。」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一切就緒，鄒七姑和黎玉雯才各自飛身上馬，絲韁輕揮，兩騎馬頓如離弦之箭一般的疾馳奔去。

＊　＊　＊

熊耳山在安仁縣的東南方，山麓有條驛道通往靈縣，山勢高拔險峻，就如熊耳，因此而得名。

鄒七姑和黎玉雯到熊耳山時，一看天色，月兒仍在天中，可見她們這一程急趕，中途毫無躭擱。

「黎姑娘，熊耳山分壇尚在組成階段，一切均未就緒，可能並無防範，不過爲免打草驚蛇，還應多加小心，老身只在暗中跟着妳，還不想露面，假如池鎮平已離開此地，就不必驚動他們了。」

黎玉雯道：「這兩匹馬如何安頓？」

鄒七姑道：「此處遍地青草，就散放着，牠們不會跑遠的。」

「那麼玉雯先走一步了。」一條人影自馬背上斜斜縱起，落地時已在五六丈開外了，接着幾個起落，便消失了茫茫黑夜之中。

鄒七姑看得不住點頭自語道：「這孩子果然是塊渾金璞玉，略加琢磨，便有如此成就，觀主慧眼識人，將來衣缽承繼有人了。」

熊耳山方圓數十里，羣峯林立，黎玉雯從未來過此地，更不知分壇設在何處，加上深山暗影沉

沉，欲想在黎明前搜索到分壇所在實非易事。

她翻山越嶺的尋搜了一個多更次仍然毫無發現，不禁焦急起來，心想，假如有鄒七姑在，她江湖經驗豐富，情形也許改觀。

突然，她腦海靈光一現，想到了一個主意，她記起隨父兄跑江湖時曾學過口技，雖不十分逼眞，但倏然一聽卻也有幾分相似，於是她撮嘴「嗚嗚」地模仿餓狠的叫嗥，登時羣山響應，好像這熊耳山中突然來了一羣狠羣，聲勢煞是驚人。

峯腰一片密林中搭蓋着幾間簡陋的木屋，裡面橫七豎八的躺着十幾個精壯大漢，因爲木屋中燈火已熄，所以在林外很難發現。

此起彼應的狠嗥聲，終於使他們從熟睡中驚醒過來。

「奇怪，熊耳山除了兔子，從未見過其他野獸，這是從那裡竄出來的狠羣？」

「可不是嗎？眞他媽的邪門得很。」

「咦！燈怎麼滅了？誰帶有火種？」

「察察」兩聲，一盞銅油燈點燃了，木屋中杯盤狠藉，顯然這些人睡前曾鬧過了酒。

「二楞子，還不快把燈弄滅了。」

「爲什麼？剛才又嚷着點燈。」

「你兩個都是渾球，你怕餓狠找不着美食，點個燈引牠們來嗎？」

「咱們躲在房子裡，怕什麼？」

「嘿，野狠成羣，不要說熊耳山這種因陋就簡的木屋，就算是風火牆的房子，也擋不住牠們前扑後繼呢！」

「噗！」燈又滅了，但一條黑影已如幽靈般隱隱入了這片密林之中。

木屋中，說話聲仍然繼續，但卻換了話題。

「趙老大！咱們『陰風教』是不是在中元節的晚上舉行開教大典呀？」

「是呀！喝酒時池副總巡不是說得很清楚了？」

「可是，咱們這分壇難道就是這樣樣子？」

「當然不是，分壇主送池副總巡出山時曾和兄弟說過，本分壇趕在開教大典前，鳩工聚材，大興土木，興建一座宏偉的巨宅，做分壇的壇址。」

「啊！趙老大，我眞羨慕那位池副總巡。」

「嘿！」

「一路上香車美人，左擁右抱，既威風八面又艷福齊天，我二楞子若有一天能夠……」

「能什麼？別做你娘的春秋大夢啦，你也不拿盆水去看看自己的尊容，是副什麼樣的德性。」

「趙老大，你可別看不起人，池副總巡可不是三頭六臂，只不過比我二楞子多會幾招把式，如果我……」

「二楞子，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敢在他背後編排幾句，傳到池總巡耳中，你死是活該，可別連累咱們這裡許多的兄弟。」

「不說就不說，池副總巡已去浮邱山了，只怕……」

話題一轉，便談到了女人的經驗了。

伏在木屋頂上的黑影輕「啐」了一聲，突然長身而起，一閃即逝。

曙色乍綻，兩騎健馬如飛般離開了熊耳山。

＊　＊　＊

戚家集在安仁縣的交界處，小鎮上只有幾家經營日常用品的小雜貨店和一家小飯館，趕車的葉老三便是在這家小飯店落脚。

黎玉雯和鄒七姑趕到時，飯館早已爲她們準備了茶水，一會兒又送上了三大碗熱騰騰的肉絲湯麵。

折騰了一宵，大家確是餓了，雖然麵裡少油缺料的，但仍然吃得津津有味。

飽餐後，黎玉雯將自木屋中聽到的談話簡單的告訴鄒七姑，鄒七姑道：「那咱們也祇有跑趟浮邱山了。」

三人歇息了很久，正準備動身離去，突聽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剎那間已到了飯館門口。

來的是四人四騎，爲首的是個滿面病容，年紀五旬的雄健老者，一身勁裝，背後插着兩柄板斧，顯得威風凜凜的，人未躍下，已先大喝聲道：「花老兒，快給咱們準備吃的，越快越好。」

鄒七姑一見那雄偉老者，向黎玉雯使了個眼色，然後笑着站了起來，抱拳道：「老婆子只道是什麼人這樣聲勢驚人，原來是『病尉遲』羅玉琪羅當家的，這就難怪了。」

羅玉琪已和其餘三人下了馬正將馬拴好，聞言抬目望去，登時抱拳哈哈笑道：「原來是武二嫂也在這裡，羅某來得匆忙，沒有留意，還請多多包涵。」

鄒七姑淡淡一笑道：「十餘年不見，羅當家仍然丰神如昔，只是越來越謙虛了。」接着一指羅玉琪身後三人道：「怎不給老婆子引見引見和你同來的幾位朋友？」

羅玉琪側過身，道：「這三位都是羅某人的好友，人稱『雲秋三杰』——『雲中雁』姜銑、『跨山虎』呂綱和『五步追魂』冼道南。」

說着，他又指着鄒七姑向雲秋三杰道：「這位女煞星三位雖未見過，想也有過耳聞，十餘年前縱橫

南七省，以一管鎖喉槍連敗白道十四位頂尖兒高手的『奪命魔槍』武一狂，便是這一位女煞星的尊夫，可是後來不幸為那班自命為俠義道的所陷害。」

「老婆子是鄒七姑，用不着羅當家囉嗦了。」

人的名，樹的影，「毒手羅剎」是鄒七姑當年的兇名，並不在乃夫武一狂之下，雲秋三杰早已如雷貫耳，這時不自禁的流露一片欽敬的神色，抱拳深深一揖道：「愚兄弟已久仰鄒前輩的威名，今能拜識尊顏，眞是畢生榮幸！」

鄒七姑微笑道：「老婆子那點薄名，只是江湖朋友瞎鬨抬，三位不必認眞。」

「咦，武大嫂！」羅玉琪指着葉老三、黎玉雯道：「這兩位也該給咱們引見一下，以免失了禮數呀！」

鄒七姑指着葉老三道：「他過去是先夫手下的兄弟，名叫葉老三，這位小窮酸兄弟是……」

黎玉雯已易釵而弁，當然不能再用有脂粉氣的名字，可是事前沒有商量好，臨時又揑造不出一個適當的名字，一時感到很窘，適時站了起來，作個揖接道：「小生文天心，請各位老英雄多多指教。」

她竟用了她死去的丈夫姓名。

鄒七姑笑道：「別儘管站着說話了，大家進來坐。」

這時飯館老板范老兒才有說話的機會，向羅玉琪問道：「羅爺，你們幾位想吃點什麼？」

羅玉琪道：「你店裡有些什麼？」

「有鹵菜、豬、牛肉、蛋，水缸裡還有一條兩三斤重的魚。」

「就這些？」

「鄉下嘛，羅爺如嫌不夠，後面雞籠還有兩隻老鷄。」

「行，全要了，動作要快。」

羅玉琪又轉向鄒七姑道：「武大嫂，多年不見，今天羅某請客，還請賞光。」

鄒七姑原想不領情，但繼而一想，羅玉琪突然在此間出現，也許和「陰風教」有關，倒不如趁機探探虛實，於是點首笑道：「承羅當家看得起，我老婆子怎能不識抬舉呢？」

羅玉琪突然大聲笑道：「一別十餘年，想不到咱們武大嫂的唇槍舌劍，仍和腰間的緬刀一般的厲害。」

鄒七姑臉色微沉道：「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飯館老闆范老兒這時已將桌上收拾乾淨，並擺上杯筷，然後向羅玉琪問道：「羅爺可要吃酒？」

羅玉琪顯得不耐煩的道：「當然要喝，菜弄得怎麼樣了？」

「馬上就好，馬上就好。」

一會兒，范老兒端上一隻大拼盤和兩壺酒，羅玉琪抓起錫壺先在每人面前斟了一杯，然後舉杯道：「今天羅某特別興奮，既邀得雲秋三杰出山相助，又邂逅了十餘年不見的老友武大嫂，雖嫌怠慢，但在這荒村小店，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諸位定可以原諒，羅某敬各位一杯。」

一邊飲，一邊等菜，一邊聊天、碰杯，談話聲間或夾雜雄壯的哈哈聲，倒給這位小鎮冷寂的早晨帶來了一片活潑生氣。

炒肉片、紅燒魚、清燉鷄……都已先後上桌。

鄒七姑先敬羅玉琪一杯酒，然後使心機的套問道：「羅當家這些年來定是飛黃騰達了，不知現在那座山頭得意呢？」

羅玉琪登時變得很嚴肅的道：「不瞞武大嫂說，羅某幹了大半生打家劫舍的勾當，實在太膩了，正欲起爐灶，適時蒙敝教教主寵召，並委以熊耳山分壇壇主的重任，只是一切草創伊始，所以，不敢請武大嫂往本壇隆重款待。」

鄒七姑裝腔作勢地抱拳相賀道：「羅當家的，哦，現在該稱羅分壇主了，身入龍門，必可大展雄才，將來前途不可限量呢！」

羅玉琪甚為得意的哈哈笑道：「但願能如武大嫂所言，其實武大嫂如果肯投効本教，地位定在羅某之上，只不知武大嫂是否肯放棄獨來獨往的生活方式。」

鄒七姑微笑不置可否，兩道目光却移向雲秋三杰，道：「這三位想必是羅分壇主羅致的高手。」

羅玉琪道：「他們三位和羅某相交有年，根本談不上羅致，雖暫屈就本分壇香主之職，那完全是看在多年的過命交情，所以不計較名份。」

「這份道義，眞是難能可貴。」鄒七姑又端起酒杯，向雲秋三杰一舉道：「老婆子借花敬佛，敬三位以義至交的新任香主一杯。」

雲秋三杰也一齊舉杯道：「愚兄弟怎敢克當前輩敬酒，這杯酒就算是愚兄弟向前輩略表敬意吧！」

黎玉雯這時一本正經的向鄒七姑道：「七姑，有完沒完，妳老實在還沒有聽完小生說的故事呢？」

鄒七姑不禁一楞，說道：「故事？什麼故事呀？」

黎玉雯心中暗笑，雙目掠過一絲有暗示的異彩，鄒七姑頓時領悟黎玉雯是在弄鬼，想藉此查問池鎮平的一切，便假裝恍悟道：「哦！妳是說那輛香車，和車中那兩個絕色美女是不是？」

黎玉雯笑笑點頭道：「正是，

正是，小生還以為七姑經過這一番應酬已經忘記了呢？」

鄒七姑苦笑道：「忘是忘不了的，只是老婆子已退出江湖十幾年了，成名早的，像羅壇主這些江湖舊識，老婆子當然知道，如果成名較晚的，老婆子自然不知道了，不要緊，這位羅分壇主眼皮子寬，交遊廣，你再說一遍，也許羅分壇主知道是什麼人物。」

羅玉琪笑道：「這位文老弟見着的，可是一個風流瀟洒的中年人物，帶着一輛金碧輝煌的雙馬車，車中坐着兩個風華絕代的美人？」

黎玉雯笑道：「原來羅分壇主也見着了。」

羅玉琪道：「不但見過了，而且還相當熟悉呢。」

黎玉雯喜孜孜，而且有着一絲既妒且羨的意味，急問道：「他是幹什麼的？看他那種排場，眞不啻是位輕裝出遊的王孫公子呢！」

「啊！他呀！」羅玉琪似與有榮焉的呵呵笑道：「就是敝教的副總巡主，也是敝教教主新近收歸門下的弟子，姓池名鎮平，綽號『喪門劍』，雖然出道較晚，但在尚未投入敝教教主門下時便已名滿江湖了，算得上是年輕一輩的傑出人物，加以他家大業大，這一點點的排場，在他根本算不了什麼。」

黎玉雯眉頭微鎖，不勝感嘆的道：「早知學武有這些好處，眞不該死啃書本的，啊！七姑，妳老和羅分壇主多談一會兒，小生要告辭先走一步了。」

羅玉琪道：「文老弟何不多坐一會，急着欲去那裡？」

黎玉雯嘆口氣道：「小生苦讀十年，摶不到一領青衿，所以心灰意懶，立志遍遊名山大川，一舒胸中悶氣，傳聞嶽麓高聳靈秀，稱為絕勝，欲前往一遊。」

羅玉琪曖昧一笑道：「文老弟大概是難忘那輛金碧輝煌的香車？」

黎玉雯笑道：「羅分壇主說笑了。」

羅玉琪也笑道：「這話固是說笑，但文老弟如果稍繞一點路，也許能再見到那兩位絕世美人哩！」

黎玉雯故作驚喜狀，道：「羅分壇主是在說，那輛香車也是往這條路上走了？」

羅玉琪點點頭道：「他們是往浮邱山，文老弟知道浮邱山在那裡嗎？」

黎玉雯含笑道：「在益陽縣境內。謝謝羅分壇主指點，小生就此告辭了。」

說完深深一揖，一搖三擺的走出了飯館的，口中輕輕吟哦道：「流雲高髻，點翠絢紅時世，月如眉，淺笑含雙靨，低聲唱小詞，眼看唯恐花，魂蕩欲相隨，玉趾迴嬌步，約佳期。」

一陣馬蹄聲起，黎玉雯絲鞭輕揮，絕塵而去。

羅玉琪哈哈笑道：「這位文老弟大概是書本啃得多了，眞呆得可以，哈哈！」

鄒七姑突然站了起來，道：「倒是羅分壇主一言提醒了我老婆子了，那孩子呆頭呆腦的，可不要惹惱了那個姓池的，那才是叫做吃不了兜着走呢！我老婆子得追上去阻攔他，今天承羅分壇主破費，謝啦，至於老婆子是否投入貴教，容我多考慮幾天再作答覆，告辭了！葉老三，咱們走吧！」

* * *

浮邱山在益陽縣西百里，峯巒起伏，亞於南嶽，山麓浜水縈迴，白帆片片，景色極為秀麗。

于家五虎，是為害湘北一帶的惡霸，他們的巢穴便在峯巒起伏浜水縈迴的浮邱山內。

羣峯環拱中，有一個數里的平坦山谷，本來名叫純陽谷，裡面有純陽祖師的廟宇，但自于氏五虎霸佔之後，將廟宇拆除，興建了重樓疊閣，並改名五虎谷。

五虎手下約有百餘兄弟，都是橫眉豎目，泯不畏死的江湖匪類，連地方官都對這一股惡勢力忌憚幾分。

這天，黎玉雯單騎獨自到了五虎谷口，勒馬向谷內張望，其實從谷口到谷內還得繞過好幾座峯脚，自然是一無所見，不過她這種舉動已引起了谷口樁上弟兄疑惑，這裡經常有五六個弟兄把守，這時一個敞胸捋袖的漢子走了過來，大聲喝道：「呔，你這窮酸敢來本谷偷窺，難道不怕死了？」

黎玉雯仍然裝得怯怯道：「不，小生不是有意偷窺谷中，只是想找一個人。」

「找人？找誰？」

「啊，一個很瀟洒的中年人，隨行還有一輛很華麗的馬車呢！」

「哦！你認識他？」

「不，不認識，小生祇覺得那輛馬車很好看，想多看幾眼。」

「一派胡言，小子，你可眞是吃了熊心豹膽，敢來『五虎谷』做奸細，還不自己滾下馬來受縛，難道還要老子動手不成。」

「好漢爺，小生是實話實說呀，請高抬貴手，饒小生這一次吧！」黎玉雯嘴裡說得可憐，其實滿面笑容，毫無懼色。

那壯漢不知自己死星高照，還以為對方文弱可欺，大聲喝道：「小子，你是自討苦吃，可怨不得老子心黑。」喝聲中十指箕張，向黎玉雯飛撲過去。

黎玉雯絲鞭輕輕一點，高聲叫

道：「好漢饒命！」

「叭達」一聲，壯漢凌空摔下，連「哼」聲都沒有，便糊糊塗塗的到鬼門關去了。

壯漢幾個同伴見狀同時跑了過來，其中一個眉角有刀疤痕的，大概是他們的頭目，喝道：「洪五，看看紅豹傷在那裡，有沒有救？」

黎玉雯裝模作樣的裝出一副驚嚇狀，戰聲道：「這位好漢大概是突然得了急病，小生可沒動手啊！」

眉角有條刀疤痕的漢子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沒有吭聲，顯然他是在等洪五報告。

「秦老大，紅豹已經死了，可是全身並無傷痕。」

黎玉雯急道：「好漢爺，小生沒有說錯吧！」

眉角有條刀疤痕的秦老大嘿嘿地笑道：「小子先別急，不管怎樣，你還是脫不了嫌疑。」

黎玉雯似已豁了出去，這時反而鎮定下來，冷冷的道：「依好漢爺的意思，是不是還要小生自己下馬受縛？」

秦老大哼了一聲冷笑道：「這是最聰明的選擇。」

黎玉雯道：「假如小生不願意呢？」

秦老大眉角上那道刀疤跳了幾跳，喝道：「朋友，別反穿皮襖裝羊(佯)了，你到底是那條線上的朋友，來意如何？請說明白，兄弟也好接待。」

黎玉雯道：「小生方才已和那位死去的好漢說過是來找人的，你們不相信，我又有什麼辦法。」

秦老大一聲大喝道：「弟兄們，這點子可能很扎手，大家亮傢伙先收拾他再說，死活不拘。」

「嗆郎」聲中，四個把守谷口的漢子齊齊亮出兵刃來，是四柄亮光閃閃的鬼頭刀。

黎玉雯哼聲道：「果然是羣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匪徒，姑……少爺今天可要爲地方除害了。」

秦老大一聲大喝道：「兄弟們，這小子是奸細，宰了他！」

四柄鬼頭刀寒光電閃，分四個不同方向齊向黎玉雯身上劈去。

黎玉雯怎會將這四個毛賊放在眼裡，冷笑聲中，絲鞭連揮，發出「叭叭」幾聲脆響，四柄鬼頭刀隨着脆響聲飛到半空去，四個大漢似乎是中了邪般，作張牙舞爪狀定在原地不動，原來他們已被黎玉雯揮出的鞭梢制住了穴道。

黎玉雯冷哼了一聲，策馬進入谷口，由谷口到于氏五虎的谷中所在，有一條繞着幾座山峯脚彎曲的寬敞道路，黎玉雯一路行來，途中雖也遇上好幾撥腰跨鬼頭刀的漢子以懷疑的目光迎送他，但並未發生事故，因爲他們信賴守谷口的弟兄，來者一定經過嚴格的盤查。

面對谷口有一座雄偉壯觀的巨宅，八字門牆，門兩側蹲着一對巨大的石獅，門前有白色大理石石階，門額上則懸着一塊黑漆橫匾：「嘯風府」三個擘窠金字，泛出閃閃金光，也顯出這巨宅主人的雄風。

自巨宅八字門牆向兩翼伸延，都是同一型式的磚瓦房舍，顯得非常整齊。

嘯風府的前面有一塊可容納千人的草坪，淺草茸茸，青翠一片，草坪邊上搭蓋着一列涼棚，裡面排列着兵器架，上有千斤擔等練功用具。

黎玉雯進入谷中，從那些磚砌房舍內出來很多的人，有男有女也有小孩，但都只站在門前張望。

馬行極緩，她却藉機打量谷中形勢。

「朋友，前面已經沒有路啦，你找誰？」原來她到了巨宅的石階前，一個懷抱鬼頭刀的精壯漢子攔在馬前問話。

黎玉雯勒住了馬，淡淡一笑，道：「找位姓池的。」

精壯漢子微微一楞，但很快的又說道：「咱們五虎谷中沒有姓池的人。」

黎玉雯道：「在下欲找的那人姓池的名鎮平，尊駕該知道他是誰了吧！」

抱刀漢子目光一冷道：「不知道！」

黎玉雯對抱刀漢子那副盛氣凌人的樣子實在忍無可忍，揚手一鞭抽去，叫道：「該死的東西！」

抱刀漢子被抽得如陀螺般的一旋，臂上和背上的衣服被抽去了一大片，登時皮翻肉綻，血流如注，只痛得他咬牙切齒，一聲大喝道：「小子，你敢來五虎谷撒野，老子就剁了你。」

鬼頭刀一掄，正欲撲向黎玉雯，突聽一聲大喝道：「住手！」

抱刀漢子聞聲，忙收住刀勢，趁勢在旁一凝，躬身道：「三爺，這小子無故來谷中撒野。」

黎玉雯趁機打量來人，只是個三十五六歲的中年漢子，一張青慘慘的臉，短眉細目，頷下微鬚，一身全青短打，腰間纏着兩柄八楞鍊子錘，雙手叉腰站在大理石階上，向那抱刀漢子瞪了一眼，沉聲喝道：「閉嘴，快敷藥去！」然後向黎玉雯抱拳道：「手下兄弟失禮之處，在下這廂陪罪。」

黎玉雯估不到對方來這一手，一時間反而感到不知如何應付了，當然她是不肯認錯的，想了一想，便也馬上抱拳道：「在下是來貴谷找位姓池的朋友，致引起貴手下的

誤會。」

一陣的馬蹄聲如飛而至，馬未停下，一個壯漢已自馬背離鞍縱起，落在大理石階前，向臉色青慘慘的中年漢子躬身一禮，然後指着黎玉雯道：「稟三爺，這小子是奸細，紅豹已死在他手下，秦老大和其餘三兄弟也全被制住了穴道。」

青慘慘的漢子臉上毫無表情，手一揮道：「知道了，吩咐厚葬紅豹。」

然後，他向黎玉雯道：「在下于禮虎，尊駕可否見示姓名？」

「文天心。」黎玉雯仍然冒用了她丈夫的姓名。

「哦！是文少俠，久仰。文少俠要找姓池的朋友，可是『喪門劍』池鎮平池大俠？」

「不錯，正是池鎮平。」

「文大俠與他是舊識，還是新交？」

「兩年前曾有一面之緣。」黎玉雯眉梢跳動了一下，冷冷的道：「不過聽說他近來春風得意，携帶兩個絕色美女，香車美人，到處遊蕩，在下很想見識一下，他那兩個傳聞中的美女……嘿嘿，食色性也，于三俠請勿見笑！」

「哦哦，文少俠原來是個風流種子，失敬，祗是尊駕來晚了一步，池大俠已於今晨離此地回九疑山去了。」

黎玉雯覺得人家沒有謊瞞自己的必要，當下抱拳一拱道：「池鎮平既已離開此地他往，在下就此告辭了。」

「且慢！」于禮虎突然臉色一沉，冷聲道：「五虎谷可不是客棧飯店，由得尊駕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黎玉雯早就料到事情不會輕易了結，雙眉一挑，冷笑道：「尊駕是想將文某扣留在此地？」

于禮虎道：「尊駕也是江湖人物，應該知道江湖規矩，尊駕來本谷既未按江湖規矩禮數投帖拜山，而且還將本谷兄弟打得一死一傷，連片言隻語都不丟下一句，就想一走了之，也太藐視本谷了。」

這番話的含意，黎玉雯自然聽得懂，只要她好言交代幾句，來個事後補救，對方也就藉機下台，將這檔子事略過去了。可是她偏偏不領這個情，冷笑道：「在下不懂江湖規矩，尊駕如嚥不下這口氣，就請劃出道來，在下照單全收。」

她口氣之狂傲幾乎將于禮虎的肚皮也氣炸了。

于氏五虎本非善類，于禮虎對黎玉雯所以容忍，是經過老大于仁虎的指示，因爲五虎現在已接受「陰風教」的領導，現在籌備設立分壇事宜，午夜時分，「陰風教」池鎮平也確曾來過五虎谷，於曙色乍綻時離去，他來是傳達教主諭令：一是儘速籌設分壇，二是在開教大典前儘量忍耐，不要發生任何事故，三是……

于禮虎一張白慘慘的臉被氣成了鐵灰色，脚步沉重的走下了大理石階，戟指黎玉雯喝道：「小子，殺人償命，你還不趕快下馬受死？」

黎玉雯慢條斯理的含笑下馬，從鞍旁取出了帶鞘長劍，順手在馬背上輕拍了一掌，將馬趕開，在于禮虎前一站，道：「于當家的準備如何賜教？」

于禮虎解下腰間的鍊子錘，怒喝道：「亮出你的長劍吧，咱們今天是生死搏鬥，有什麼就招呼什麼。」

黎玉雯自隨涵眞師太習藝，這還是第一遭正式和人家交手，但她對年來所學極有自信，所以神情也顯得十分之鎮定，聞言之下，笑道：「于當家的請盡量施爲，到了文某需要亮劍的時候，文某自然會亮劍。」

這簡直是對于禮虎的一種輕視，但于禮虎已橫了心，豈會計較這些，鐵鍊「嗆郎」一聲响，右手鍊突然飛起，一招「遙叩柴府」向黎玉雯迎面飛撞而去。

黎玉雯嘴角含着微笑，不閃不避，雙目凝視着飛來的八楞錘，覷錘來勢至身邊，突然以劍鞘向錘上楞點去。

于禮虎也非庸碌之輩，那一招「遙叩柴府」只不過是試探性的虛招，自不會讓對方點着，右手猛往回一帶，同時左手錘又已飛出，直取對方下腰部位。

黎玉雯因經過易容，臉色蠟黃的，看不到飛上臉的兩片紅暈，但從清澈眸子裡射出的寒芒，便知道她已動了殺機。

男人和女人過招，最忌指向女人的胸脯或下腰部位，因爲這是一種極下流的舉動。

不過，這不能怪于禮虎下流，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黎玉雯是易釵而弁的女流，而黎玉雯也忽略了自己穿了男裝。

「下流淫賊找死！」喝聲中，黎玉雯長劍業已出鞘，只見碧虹一閃，鍊錘已被攔腰截斷了，一柄碧霞流轉的長劍已觸到于禮虎的頸子上。

就在這刻不容緩的當兒，突聽一聲大喝道：「黎姑娘手下留情。」

黎玉雯微一怔神，一條熟悉的人影凌空而降，原來是鄒七姑。

接着又响起了一陣粗獷大笑，道：「黎姑娘好棒的身法，果不愧是涵眞師太老前輩的高足，老朽又算是開了一次眼界了。」

于禮虎一招受制，以爲必死無

疑，因爲他根本連對方的身法都沒看清，冷颼颼的劍鋒已是砭肌生寒，在只有閉目待戮的當兒聽到他大哥的笑聲，才不禁詫異萬分地睜開了雙目。

「于老三，還認識我老婆子嗎？」

「啊！是七娘！」于禮虎青慘慘的臉上有一份驟然的驚喜，也有一份慘敗的愧色。

鄒七姑自然看出來，笑道：「這眞是大水冲進龍王廟，于老三，讓大妹子一招半式是應該的，以後是一家人了，老婆子來爲你們引見引見。」

隨同鄒七姑出來的有于家其餘四虎，他們是按仁、義、禮、智、信排名的，老大于仁虎，老二于義虎，老三便是和黎玉雯動手的于禮虎，老四于智虎，老么于信虎。

引見完了，于仁虎抱拳笑道：「黎姑娘，這一切都是誤會，還請妳多多包涵。」

黎玉雯也抱拳道：「實是晚輩失禮，還是請前輩多多擔待。」

鄒七姑笑道：「只管站在門外說些無謂的客套話幹嗎？于老大，難道這就是你們五虎谷的待客之道嗎？」

于仁虎呵呵笑道：「七姑責備得是，兩位請入內侍茶。」

* * *

鄒七姑和黎玉雯離開五虎谷，葉老三的馬車就在谷外口等着。

黎玉雯懷着滿腹疑雲，急着想知道究竟，於是將坐騎拉在馬車後面，一頭躍進了車廂。

蹄聲得得，車聲轔轔。

車廂中，鄒七姑笑道：「老身料到妳會急不及待的。」

「玉雯最怕打悶葫蘆的。」黎玉雯抱怨道：「七姑和于氏兄弟有那些淵源？而且又知道玉雯來五虎谷，爲何不先告訴一聲呢？也免玉雯出手傷人啊！」

「傻孩子，這妳錯怪老身了，老身也是在妳和于老三對話時趕到的。」鄒七姑嘆口氣道：「于氏兄弟雖曾追隨先父多年，但先父過世後，老身也厭倦江湖風險，蒙觀主收容，修習無爲之道，這其間已相隔十數載，一個人的心性變遷是無法估計的，老身怎知他們仍否念舊。」

黎玉雯道：「玉雯總覺得七姑處理這件事實在太過冒險。」

「孩子，老身還要告訴妳一個妳極想知道的消息。」鄒七姑笑笑道：「老身已得到令尊和令兄的消息。」

黎玉雯果然急不及待的問道：「他們現在那裡？」

鄒七姑道：「已往九嶷山去了。」

黎玉雯疑惑道：「他老人家也知道是池鎭平……」

鄒七姑搖頭道：「妳錯了，他不是去找池鎭平。」

黎玉雯不解的道：「那他們去九嶷山幹什麼？」

鄒七姑笑笑道：「妳們父女查訪仇人剛好殊途同歸，都找到了『陰風教』，聽說當年劫奪令尊鏢銀的賊子，正是現在的『陰風教』教主『黑手閻羅』巢斌，這不是很湊巧的嗎？」

玉雯聞言大急，道：「家父人單勢孤，太危險了，鄒七姑，求妳老助玉雯一臂之力，咱們得趕上他們，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了。」

鄒七姑道：「孩子，且先沉住氣，令尊勢力並不孤單，老身敢斷言，陰風教開大典之夕就是該教覆滅之時，孩子，妳知道爲什麼嗎？」

黎玉雯兩眼睜得大大的，望着七姑搖了搖頭。

「據說陰風教的組成份子，即是指把總舵重要位置的，都是當年『黑煞堂』的漏網之徒，『黑手閻羅』巢斌名義上是『陰風教』的教主，其實只是一具傀儡，因爲幕後還有一位穿綫的太上教主，也就是原來的『黑煞堂』的首領『七絕書生』厲雄。」七姑說到此處，突然問道：「孩子，妳聽說過『黑煞堂』嗎？」

黎玉雯頷首道：「聽家父約略說過，那是一個幹盡傷天害理的組織，老百姓受盡荼毒之苦，因爲他們勢力龐大，各派都噤若寒蟬，後來終於激怒了一位武林奇人出面糾合各派，才在江西懷玉山一鼓將『黑煞堂』剿平，消聲匿跡了十餘年，想不到現在又蠢蠢欲動了起來，哦！七姑，那位武林奇人是誰？這次撲滅陰風教他會不會參加？」

鄒七姑笑道：「那位武林奇人就是妳現在的恩師，也就是紫雲觀主。」

黎玉雯驚喜的道：「原來是玉雯的恩師，不用說，這次她老人家準又會出面的……咦，奇怪，拜別恩師時，她老人家怎沒提及此事？七姑，妳老這消息又是從那裡來的呢？」

「老身在途中遇到了孟五姑。」鄒七姑道：「她奉觀主之命前往各派聯絡，約定中元日在寧遠縣冷道城的玉皇廟會合。令尊和令兄已去江西建昌府，到時也會趕到了冷道城去。」

黎玉雯詫異道：「建昌府？家父去建昌府幹什麼？」

鄒七姑笑道：「尊翁已派赴建昌府任職知府呀，令尊大概是去告知尊翁有關妳的消息，以及追查仇

人的情形。」

「啊！」黎玉雯默然片刻，幽幽地道：「七姑，現才不過初夏，距中元日還早，咱們準備去那裡？」

「當然是回紫雲觀啦。」鄒七姑道：「孟五姑曾傳觀主之命，着咱們立即回觀，在這段時期，觀主還欲傳妳兩種絕學，屆時才有致勝的把握。」

黎玉雯萬分感動的道：「恩師她老人家對玉雯太好了，恩比天還高，比海還深，玉雯眞不知如何報答她老人家呢。」

鄒七姑笑道：「觀主功力通玄，胸羅萬有，已是地仙中人，還用得妳報答嗎？」頓了一頓又道：「如果妳眞的存心報答師門厚恩，倒有一個辦法。」

黎玉雯連忙問道：「七姑，是什麼辦法？」

鄒七姑道：「使師門發揚光大，觀主因自己一生淡泊名利，常以未能及早光大紫雲觀爲憾事，如果妳將來能完成觀主這份心願，不等於報答了師恩嗎？」

黎玉雯頓時神情肅穆，滿面堅毅之色的說道：「多承七姑指點一切，玉雯今後有生之年，決也以光大師門爲職志，至死不渝。」

鄒七姑感動的道：「好孩子，老身也許看不到紫雲觀門楣光大的那一天，但老身衷心祝福妳一定成功。」

* * *

玉皇廟是一座很大道觀，殿宇連雲，香火極爲鼎盛。

廟宇中有二十餘名道士，觀主李道元雖已年屆古稀，但鬚髮漆黑，精神異常矍鑠，頗有仙風道骨之概！

廟後，參天古木成林，蔭蔽着一棟精緻小築，門匾上塑着三個瘦金體字——「養性軒」，是觀主李道元修眞所在。

正是上燈時分，「養性軒」內燈火通明，香烟繚繞。

這時，觀主李道元正和一代奇人涵眞師太在討論道理。

孟五姑、鄒七姑和黎玉雯都沒隨侍在側，因爲她們都各有職責，負責監視玉皇廟週遭，以防奸細潛入。

約莫定更時份，養性軒內已經坐滿了人，李道元雖然養性葆茹，修爲有素，但他並非武林中人，所以對在場來客，均陌不相識，涵眞師太均爲之一一引見。

少林派有掌門方丈澄心大師，及羅漢堂高僧澄靜、澄濾。

武當派有掌門觀主道朔道長和大弟子率眞道長。

青城派有掌門人「竹杖神翁」甘霖和師弟「擒龍手」林炳衡。

峨嵋派有長老玄通大師。

衡山派有掌山師叔「劍叟」莊鼎。

鄂東靳家堡堡主「筆拐雙絕」靳慕儒，武師「火鴿子」公冶美，「鐵沙掌」姜志。

川西俞氏三英，「巧手魯班」俞白泉，「幹坤雙環」俞白川，「紫衣女」俞白虹。

另外有黎玉雯的父親「短戟溫侯」黎敬梓和兄長黎玉虎。

引見完畢，李道元一稽首，並道仰慕之情。

養性軒權充爲這干俠義道的議事廳，因涵眞師太齒德俱尊，且曾出面邀集羣俠爲各派覆滅「黑煞堂」於前，所以仍然一致公推其爲議事主席。

涵眞師太僅說明道：「陰風教的總壇即設在舜原峯巔。」說完，便請在場羣俠各抒破賊卓見。

經過一番熱烈的發言和討論，涵眞師太歸納各人意見，作了一個如下的決定：

一、明道：由「短戟溫侯」黎敬梓出面拜山，向該教教主「黑手閻羅」巢斌討取鏢銀，隨同前往的有「筆拐雙絕」靳慕儒、俞氏三英、「擒龍手」林炳衡、澄濾大師、鄒七姑、黎家兄妹共計十人。

二、暗道：澄心大師和澄靜大師由峯右潛入，道朔道長率弟子率眞道長由峯右潛入。「竹杖神翁」甘霖和玄通大師由峯後潛入。「劍叟」莊鼎率領「火鴿子」公冶美、「鐵砂掌」姜志暗中接應，並相機作擾亂性的處置。

三、由涵眞師太本人率領孟五姑暗中嚴密監視該教幕後太上教主「七絕書生」厲雄的行動。人事分配既畢，暗道各組相繼告辭，很隱蔽的離開了玉皇廟。

片刻後，明道拜山的隊伍浩浩蕩蕩地向九嶷山方向而去。

* * *

中元節的晚上，玉宇無塵，一輪銀盆似的皓月高掛天中，給九嶷山抹上一層淡淡的銀灰色彩，七月中旬，湘南一帶應仍是盛夏時令，但山中氣候極爲涼爽，習習晚風使人感到分外舒暢。

黎敬梓一行十人都是武林高手，脚程自非常人可比，自冷道城至九嶷山入口不過二十餘里路程，他們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到達。

九嶷山在寧遠縣南，羅岩九峯，異嶺同勢，所以名爲九嶷。

山有九峯，曰朱明、石城、石樓、娥皇、舜源、女英、簫韶、杞林、桂林。舜源峯居中，高接霄漢，上有飛泉懸瀑，蹊徑險絕，陰風教總壇便設在峯頂。

那是一座美侖美奐的雄偉建築物，重樓疊閣，屋宇櫛比，遠望雲

烟繚繞，無殊神宮仙闕。正門東向而開，門額上朔着「陰風宮」三個顏體金字，門前是一條碎石鋪成的寬敞之路，銜接盤峯而下的羊腸坡道，寬敞的道路兩側，種植十枝翠柏，排列成行，愈顯得「陰風宮」氣象萬千。

時值子夜，陰風宮懸燈結彩，燭火通明，議事廳內樂聲悠揚，原來他們的開教大典正進行得如火如荼。

黎敬梓一行因依照江湖規矩投帖拜山，除了走入門時經把關教徒略加盤問，並施放三支藍色蛇燄向總壇報訊外，一路都是毫無阻攔，他們到達了陰風宮，投了拜帖，自有教徒負責接待，不過陰風教開教大典並沒邀請任何門派觀禮，所以他們被接待在迎賓館暫時休息。開教大典一直延續到丑正才告禮成。

黎敬梓等人正感到萬分不耐，一個兩鬢斑白，身着青綢長衫的瘦長老人適時走進來，抱拳道：「有勞各位貴賓久等了，老夫黃通，奉敝教教主之命來請諸位貴賓到議事廳見面。」

他的語氣森冷傲慢，黎敬梓等人雖然很生氣，但爲達此行目的，也就祇冷冷一笑，按捺着滿腔怒火。

穿過一片佔地數畝的廣場，便是金碧輝煌的議事廳，廳高十丈，裡面可容納數百人而不感到擁擠，其寬可知。

黎敬梓一行剛到大廳門前，黃通已搶先一步入廳，高聲道：「稟教主，來賓帶到。」

用「帶」而不用「請」，顯然是對黎敬梓等一行人的極端奚落，但黎敬梓等人仍然忍住了，沒有發火。

抬目向廳內望去，正面神龕業已幃幔低垂，不知供奉何方神聖，神龕前是一張長條供桌，上面擺滿了三牲花菓和燭台香爐，香爐中香烟裊裊，氤氳滿室。

供桌前正中的虎皮交椅上坐着一個濃眉巨目，繞頰鋼髯的修偉老者，他就是陰風教教主，也就是黎敬梓追尋多年的劫鏢仇人——「黑手閻羅」巢斌。

巢斌兩側，其中一邊坐着一排人，年紀都在三十五以上，一律身穿青色長衫，面目森冷，對黎敬梓等人渾如不見，身後是一雙青年男女，女的雙手捧着一隻金光燦爛的香爐，男的捧着一根溜金鎲。

這些人中，黎敬梓僅僅認識兩個人，一是巢斌，另一個便是殺婿仇人「喪門劍」池鎭平。

黎玉雯見到了池鎭平，雖然咬牙切齒，但在父親和這許多武林前輩面前，還是强行抑住了快要爆炸的復仇火燄。

巢斌聽到黃通稟報，連身子都沒動一下，僅低喝了聲：「爲來賓上座。」

黎敬梓已跨進了大廳，哈哈笑道：「不必了，閣下榮登教主，排場倒眞不小，嘿，黎某不是來向你這位教主道賀，用不着客氣。」

巢斌冷冷的道：「那閣下是來討債的嗎？」

黎敬梓沉聲道：「二十萬官銀，十六條人命，我想閣下不願欠來世債吧！」

巢斌濃眉一揚，突然放聲大笑，道：「本教金銀盈倉滿庫，人命更不值錢，不過就憑你們這幾塊料子，哈哈……」

「筆拐雙絕」靳慕儒大聲喝道：「巢斌，你身爲一教之主，說話時最好有一點教主的風度。」

巢斌巨目中暴射出兩道光芒，指着靳慕儒道：「你是個什麼東西？也配和本教主說話嗎？」

靳慕儒怒極反笑，指指坐在巢斌兩側的人道：「你問問你手下這些黑煞堂的漏網餘孽，便知道靳爺和你說話是在抬高你這個武林敗類。」

巢斌大喝一聲，突地站了起來，用手向外一指，道：「到外面去，巢某若不讓你受苦十天，受煎心刮骨之苦，就枉爲陰風教教主了。」

議事廳外的廣場之中兩陣對壘，一邊是陰風教的巢斌和手下十六名教徒，一邊是以黎敬梓爲首的一干俠義高手。

黎玉雯與殺夫仇人見面，早已目皆盡裂，殺機盈臉，此時她已恢復本來面目，低聲向她爹黎敬梓說了幾句，便縱身到了場中，手中碧虹劍一指「喪門劍」池鎭平，嬌叱道：「池惡賊，殺夫之仇不共戴天，你還不快滾出來受死！」

池鎭平請示過了他的再授業恩師巢教主，便賊嗟嗟的出來，走到和黎玉雯相距七尺的地方停住，輕薄地笑道：「當年池某看上了妳正是妳的福份，想不到妳竟看上了那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小窮酸，嘿，池某得不到的，也決不讓別人得到，池某能讓那小窮酸死在妳這賤人的肚皮上面，做個風流鬼，已是格外開恩了。」

這番不堪入耳的話，黎玉雯已是聽得羞怒交加，那能容他再往下說，碧虹劍一振，叱道：「萬惡的賊子，看劍！」一招「玉女投梭」向池鎭平分心刺去。

池鎭平自拜在巢斌門下也已技藝大進，怎會將黎玉雯放在眼中，喪門劍「撥草尋蛇」，反削對方皓腕。

他作夢也沒想過黎玉雯已成爲一代武林奇人涵眞師太門下，武藝

造詣已高出他不知多少倍，即使換上巢斌，也只怕在伯仲之間難分軒輕了。

池鎭平不知死星已照命，猶在逞口舌之利，大施輕薄道：「黎姑娘若肯開方便之門，池某願率先爲入幕之……」

黎玉雯氣極恨極，殺機早動，三招過後，也正是池鎭平口舌輕薄之時，突展新近習成的「電閃三式」，顧名思義，這三式劍招全象徵閃電之速，池鎭平的「賓」字尚在喉間，半片腦袋已飛上了半空，同時胸口也中了一劍，黎玉雯皓腕一沉，給池鎭平來個大開膛，登時腸肚肝臟流滿一地，眞是慘不忍睹。

寫來費了很多筆墨，其實那只是一刹那之間之事，巢斌雖已警覺，但對方劍勢却實在太快，他正欲出聲提醒池鎭平注意，但爲時已晚了，池鎭平已受到了應得的報應！

黎玉雯劍劈殺夫仇人池鎭平之後，登時淚如泉湧的以劍支地，仰面望向虛空中，喃喃地道：「心郎，爲妻已爲你報了血海深仇，你在天之靈可以聊感安慰。」

她正在傷心默禱，敵陣中一個手執銅棍的虎面大漢搶步而出，指着黎玉雯喝道：「妳這女人，看你年紀不大，心腸倒是又黑又狠。」

兪氏三英中的老二「乾坤雙環」兪白川走了出來長笑道：「朋友，想死嗎？兪三爺送你上路也是一樣，先報個名兒吧，兪三爺這對生死圈下可從沒有死過無名之輩的。」

虎面漢子怒道：「老子是『一棍奪命』夏山嵐，你小子既搶着墊背，就拿命來吧！」

兪白川哈哈笑道：「你這黑煞堂漏網餘孽，九死一生之餘不閉門思過，竟又助紂爲虐，眞的名實相符的『下三濫』了。」

夏山嵐被對方調侃，只氣得「哇哇」怪叫，銅棍一掄，使出一招「風行草偃」向兪白川攔腰掃去。

兪白川身形暴退三尺，已將乾坤雙環掣在手中，他這對雙環粗如兒臂，直徑盈尺，每個重約二十餘斤，也算是重兵刃的一種，他雙環在手，突欺身而進，和夏山嵐展開了一場硬打硬的龍虎生死鬥。

巢斌對池鎭平之死確然皺了皺眉頭，但並無表示悲感，這時向黎敬梓這邊冷聲道：「這樣一對一的打下去實在太浪費時間，咱們都算得上仇人見面，也用不着講究什麼規矩了。」

說完，自身後年輕人手中接過溜金鎲，揮手大喝道：「大家上！」

一場浴血混戰於是展開了。

本來寧靜的陰風宮內登時人聲鼎沸，殺聲震天，黎敬梓父子雙雙迎戰巢斌，「紫衣女」兪白虹獨鬥一個痲面老嫗，其餘都是以一敵二，打鬥暫時成了膠着狀態。

而暗中潛入的三組人都受到了極大的阻擋，由於敵人對防守的準備極爲週到，加以天然險絕的地形，使潛入之人都被阻在峯腰，無法越雷池半步。

臨陣作戰，一個主將對敵軍實力的分析和判斷常爲勝負的主要因素。涵眞師太這次實在太高估了陰風教的實力，當然這也是有原因的，過去黑煞堂肆虐武林，各派多噤若寒蟬，一則，因爲各派互有成見，不能團結一致，再者黑煞堂內高手如雲，確非任何一派可以獨攖其鋒的，後來一代奇人涵眞師太激於義憤，奔走各派系間曉以大義才使各派捐棄成見，懷玉山一戰雖將黑煞堂瓦解，但黑煞堂的首領——一代巨梟「七絕書生」厲雄，和幾個重要頭目都突圍逃脫了，各派好手也死傷纍纍，元氣大傷，這次陰風教突然崛起，涵眞師太即得到情報，過去黑煞堂漏網的高手均投入陰風教中，「黑手閻羅」巢斌雖名爲教主，其實只是一具傀儡，凡事都得給隱身幕後的「七絕書生」厲雄操縱，就因爲這個緣故，涵眞師太才對陰風教作了最高估計，殊不知她却上了厲雄一個大當。

其實投入陰風教的黑煞堂徒衆，只是些次要角色，厲雄本人和他的得力徒衆並不在陰風宮內，涵眞師太得到的情報完全是厲雄使的狡計，其實他們此時正在一處極隱蔽的地方，商議各個擊破各派的毒計，以上只是交代涵眞師太對敵情判斷錯誤的原因，但情節並不屬於本故事範圍之內，就此一筆略過不提。

負責接應的「劍叟」莊鼎率領「火鴿子」公冶美和「鐵砂掌」姜志二人，追隨在涵眞師太和孟五姑後面，由正面入山，一路上雖遇到很多處明椿暗卡，但都被走在前面的涵眞師太和孟五姑制了穴道，所以他們這一撥倒是很順利的登上了舜源峯。「劍叟」莊鼎翻身上了一座石岩，居高臨下向內張望，廣場內戰況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却未發現暗中潛入的澄心大師等人，不禁感到詫異。

他下岩後和「火鴿子」公冶美、「鐵砂掌」姜志略爲計議便分頭行事。

防守峯左峯右和峯後的都只是陰風教中一些武功平平的徒衆，他們只是憑藉着有利的地形和一匣十支强弩諸葛連弩，加以今夜月色明朗，視綫清楚，才使得一干潛入的俠義高手全被阻在峯腰，束手無策。

莊鼎和姜志分道去清除那些伏

樁，接應被阻峯腰的人上來。「火鴿子」公冶美則潛入陰風宮內，施展他的獨門絕活。

黎敬梓父子合戰「黑手閻羅」巢斌，數十回合後已是險招迭見，巢斌一根溜金鎲曾經過名家指點，不但招式奇詭，尤其是份量極重，而黎敬梓的短柄畫戟和黎玉虎所使用的單刀，長短和份量上都較溜金鎲遜色得多了，加以技不如人，雖是父子聯手，自難免相形見拙了。

其餘的尚算勢均力敵，如「筆拐雙絕」靳慕儒、澄慮大師、鄒七姑和黎玉雯，雖均略佔上風，却無法取得絕對優勢，所以纏戰半個時辰仍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黎玉雯芳心至爲焦急，她曾不時以眼角餘光溜向父兄那邊，雖見父兄迭遇險招，苦於自己被兩個功力不弱的被強敵纏住，無法分身，徒自急得咬碎銀牙。

其實黎玉雯是當局者迷，忘了她恩師涵眞師太隱身暗處，盱衡全局，如果黎敬梓眞有危險，即使她自己爲了對付「七絕書生」暫不露面，也會着孟五姑現身解救的。

時間在激烈的惡戰中悄悄逝去，那輪銀盆似的月亮已由舜源峯的上空西移到了娥皇峯頂。

涵眞師太也不禁詫異起來，因爲她所見到的敵方人物和她獲得的情報有很大的距離，不止「七絕書生」厲雄沒見出現，就連他手下的幾個最得力的助手也沒有露面，難道……

她正沉思的當兒，突見陰風宮的樓閣烈燄騰空，同時，暗中潛入之人也紛紛現身，場中戰況登時起了急劇的變化，她心中一動，暗叫一聲不好。

「五姑，妳快去助他們一臂之力，盡速解決這裡的問題，咱們已經中了調虎離山之計了。」

五姑聞言一愣道：「觀主，厲雄迄未露面了，怎知……」

涵眞師太不待孟五姑說完，焦急的一揮手道：「現在已來不及說了，快去吧！」

* * *

一場慘烈的搏鬥很快就結束了。

陰風敎一敗塗地，陰風敎敎主「黑手閻羅」巢斌被黎玉雯所殺，其餘敎徒非死即傷，陰風宮後的火勢經夜風助威愈燒愈旺，頃刻延及至全宮。

涵眞師太現身向大家說明她心中的疑慮：「陰風敎突然出現江湖，已是厲雄用以轉移咱們注意力的狡計，貧道很擔心他們趁防守空虛到各派去騷擾，如有損失，都是貧道計慮不週的罪過，現在事不宜遲，這裡的善後就勞黎大俠和他的男女公子留下處理了。」

黎玉雯淚眼婆娑的向涵眞師太低聲道：「師父，徒兒此間事了，想隨家父去建昌府去一趟，探望一下徒兒的苦命孩子，以了塵緣，還請師父恩准。」

涵眞師太慈祥的道：「孩子，母子天性，妳以後也應該常常去探望他的，爲師已年逾八旬，不還在紅塵中躑躅嗎？」

* * *

天亮了，舜源峯巔的火勢仍然猛烈，但人踪已杳，只遺下幾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在等待着禿鷹的光臨！

（全文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臥龍生・文
可飛・圖

鐵手無敵

栽贓嫁禍口難辯　面壁思過獲秘笈

他每天都要來這片松林，這塊墓地前。

他是來看望師父的，一位讓天下武人同欽的俠士——武當派三大高手，「武當三子」中的第三人凌虛子，這位出家的三清道士已和黃土作伴十年了，也許江湖上的後輩已經忘了他。

他是凌虛子唯一的弟子——一個只知武功口訣，只懂一招半式的年輕人，他還很年輕，只有二十歲，這個年齡是該到江湖上歷練的時候了。

可是，他却不行。

凌虛子死後，他的兩位師伯凌霄子、凌空子不知出於什麼原因，禁止他繼續習練武功，於是，他只好死記硬背了十年的武學口訣。

凌虛子在死前一年已把武當派的武學口訣全敎給他。

天性好武的他是不肯認命的，他千方百計地想偸學武功，爲此他受過無數次責罰，因此，兩位師伯對他的防範更嚴了。

武當派中再無一人敢在他面前施展武功，他的好友雲强爲此受過不止一次的責罰，由於不願再連累好友，便放棄了。

他以往從未在深夜來這墓地，這晚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他將私離武當了，所以，他來是向恩師辭行的。

「師父，弟子雖早有離開武當的念頭，但都未敢行動，因爲你曾敎導弟子不可以一身拜兩師，但如今，弟子不能不離開了，因爲二師伯近來加緊了對弟子的百般刁難，更設下圈套害我，弟子已被二師伯誣指爲竊取『神門十三劍』劍譜之人，弟子上當受騙，此刻已無法辯解了，唉……」言及於此，他不由深深地嘆了口氣。

「師父，弟子不信非要在武當才能學得武功，是以弟子決心離開武當，尋訪名師高人，以習得稱雄天下的武功，望恩師在天之靈寬慰弟子這大逆不道的舉動。師父，弟子若是學得絕頂武功，絕不再踏上武當！弟子告辭了。」

他說完後，緩緩站起身，目光久久凝注在墓碑上，倏地，他疾速轉過身，踏着林間小道大步而去。

月亮早已落下了，此刻的天空只有幾點疏星，時值晚秋，天已經很涼了，武當山便融浸在這片淒涼的夜色中。

他，凌虛子唯一的愛徒，身上一襲黑色勁裝，他喜歡黑色，黑色代表冷峻、嚴肅、還有力量！他兩手空空地走下了武當山。

一片房屋的陰影映入眼簾，這是他唯一的好友雲强的兄嫂家，幾間木屋錯落有致地建在這山脚下。

雲强的大哥是讀書人，是一里

外鎮上私塾的先生，因爲這片房屋是祖業，所以雲强的大哥不願搬到鎮上去。

此時正是三更已過，四更未到的光景，可是這幾間屋子中竟有一間仍亮着燈，那是臥房，他從前曾隨雲强來過。

他不由佇足，想道：「這麼晚了，怎麼還亮着燈？莫非……不可能！這裡是武當派的範圍，有那個宵小敢來此騷擾？」心念一動，他又繼續向前走了，可是，他又站住了。

因爲，小院的門開着，而那房門也是開着的，三更半夜豈會房門大開？此時並非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啊！

他立時向小院走去，穿過院子走進屋內，「雲大哥！」他大聲叫着，可是臥房中竟毫無聲息。

他再也沒有猶豫，掀開門簾走了進去，他整個人如遭電殛般地定住了。

房內那張大床之上，雲强的大嫂赤裸地躺在血泊之中，床下躺倒的男子已經身首異處，那是雲强的大哥，濃濃的血腥味瀰漫了整個臥房……

更令他震驚之處在於雲强大嫂的胸口上插着的長劍，這柄劍乃是他師父遺贈給他的，這次離開武當，爲了便於行走江湖，他沒有帶劍，因爲他根本不懂得用劍。

他又一次上當了，中了這個圈套。

他索性向房中的一張椅子坐去，想要坐等陷害他的人趕來。

他實在多此一舉，因爲他的身形剛要動時，身後便傳來一個低沉、沙啞，也是他非常熟悉的聲音：「凌越，你不是人！枉費我對你這麼好。」

他聽到這句話幾乎暈倒，因爲這句話出自他的生平好友雲强之口，這句話猶如一把利劍刺入他的心房，也像一把刀將他和雲强的友情斬斷了。

他黯然道：「雲强，你師父終於達到了目的，他竟然要我死在你的劍下。好，好，這很好！」他連說幾個「好」字，可見他已經絕望了。

雲强冷笑道：「凌越，你不必再演戲！你已演了十幾年，騙了我幾十年，如今你還要騙我嗎？」

「我沒有騙你！」凌越忍不住叫道：「我爲什麼要騙你？」

雲强道：「那是因爲你別有用心！師父原先告訴我時，我還不相信，可是今夜……你說，我有那點對不起你，你竟要殺我兄嫂，而且還……你說！」雲强怒吼一聲，胸脯起伏不定，顯見他內心極是震怒。

凌越痛苦地道：「你竟一口咬定是我殺了你兄嫂，好！既是這樣，你儘管動手，我凌越武功低微，自是打你不過……」

雲强冷笑道：「好一個武功低微！能夠將古風師弟打成重傷的人，能算武功低微嗎？那古師弟的『疾雲劍客』稱號，豈非浪得虛名了？」

凌越怔了怔，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古師兄何時受傷了？」

雲强重重哼了一聲：「什麼意思？你還裝作不知道，古師弟爲了阻止你侮辱我大嫂，被你刺成重傷，僥倖逃回山上……」

凌越驚怒道：「你胡說！根本沒有這種事……」

雲强截口道：「要是你此刻在你自己的臥房中，而不是在這兒，那就當眞沒有事了，你知道嗎？我一聽見古師弟所言，第一件事就是到你房中去，希望你在臥房中，可是我很失望……」

凌越此刻終於明白了，二師伯不僅取雲强兄嫂的命，而且還重傷了自己的弟子古風，有這樣一個人證，誰會不相信這件案子是自己做的呢？這個陷阱太深了，凌越已無法脫困了。

凌越望着雲强，沉重地道：「雲强，你師父的手法太高明了，我已百口莫辯，只可惜失去你這個朋友……」

「啪」的一聲，凌越臉上挨了雲强重重一掌，凌越身形跌出，沾了一身的血，他的嘴角溢出的鮮血也滴在了衣襟上。

凌越緩緩爬起，目光緊盯在雲强的臉上。

雲强道：「你自己做的事，竟敢誣指我師父陷害了你，你爲何不還手？」

凌越沒有說話，目光仍舊盯在雲强臉上，這目光中的含意太複雜，雲强看不出，但却知道很刺人。

一陣脚步之聲傳到，兩個三十上下的漢子掀簾而入，一見房中情景，不由震驚萬分。

左首一人開口道：「很好！凌越沒有逃走。」

右首一人接着道：「以雲師弟的武功，當然可以拿下這個叛徒囉。」

雲强淡然道：「兩位師兄，是師父讓你們來的嗎？」

左首一人道：「不錯，師父要我們二人把凌越帶回觀中。」目光一掃房內，又道：「師弟，你要節哀順變，至於這個叛徒就由師父處置吧。」

雲强沉默半晌，倏地踏前一步，抽出長劍斬向凌越右臂，凌越

微一怔，欲待閃避，但長劍已然斬到。

「噹」的一聲，雲强的寶劍被另一柄長劍架住。

左首那人目注雲强道：「師父吩咐，不能傷了他，你若傷他，也該在我和陳師弟到來之前。」

雲强抽回長劍，道：「我這口氣實在嚥不下……」

左首那人道：「出氣可以，但不能傷他。」

雲强道聲「很好！」聲音起處，他已晃到凌越身邊，揚掌打向凌越面頰。

凌越急切間只得伸出左掌一格，「喀察」一聲，凌越左臂竟被雲强一掌擊斷。

左首那人低聲喝道：「你好大膽！這一掌若擊到他臉上，豈不是將他震死了？」他已晃身到了雲强與凌越之間。

雲强恨聲道：「凌越，這番便宜了你，但你終會死在我手上的。」言罷，轉向左首那人道：「大師兄，你們帶他走吧。」

左首這人乃是凌空子的首徒「飄風劍客」林一凡，也是「凌空八劍」中武功最强之人。

林一凡左手搭上凌越右手，道：「凌師弟，隨我們回去吧。」

凌越情知不走是不行了，房中三人中任何一個都能將自己致死，何況有三個人呢？

凌越咬着牙，忍着左臂的劇痛，他不願哭出聲，也不能喊出聲，額頭上早已有大顆大顆的汗珠滴了下來。

凌越沉聲道：「我自己走，以你二人之武功，是不必擔心我會逃走的。」

林一凡似乎被凌越的話聲驚醒似的，鬆開了抓着凌越的手，看着凌越走出房門，心中昇起一個疑念：「凌越並沒有被制住穴道，何以竟被雲師弟輕易打傷？他既能將古師弟擊傷，武功當不輸於雲師弟才對。」

林一凡心中雖然這麼想，却也不敢作出判斷。

林一凡與「狂雷劍客」陳天雷押着凌越走向武當派的議事大廳。沿路，許多武當弟子早被喊醒，此時都站在兩邊瞧着三人，低聲地議論着。

走入大廳，只見名震江湖的「武當三子」中的第二人凌空子端坐於右首的椅上。

左首的位置乃是武當掌門凌霄子之位，但他此時正與六名親傳弟子閉關參習武功，並不在座。

凌空子的八名親傳弟子除雲强外，其餘七人皆在，只是，最末的弟子「疾雲劍客」古風却倚着椅背，臉色有些蒼白。

林一凡上前向凌空子施禮道：「師父，弟子與二師弟現將凌越帶到。只是五師弟不聽從師命，仍打折了他的左臂。」

凌空子「嗯」了一聲，道：「想是强兒痛傷親人，不免有些衝動了，稍時你替越兒將斷骨接上。」

說着，目光移向昂然而立的凌越身上，沉聲道：「越兒，你可知罪嗎？」

凌越抬眼盯向凌空子，傲然道：「敢問二師伯，我罪在何處？」

「哼，想不到你凌越倒會裝佯啊！」古風道：「可惜你料不到那一劍沒能要了我的命，也是天意使然，否則豈不讓你逍遙了。」

凌越回瞥了古風一眼，道：「想不到『凌空八劍』中竟是你最得二師伯的信任，可惜却忘掉『飛鳥盡，良弓藏』的古訓了。」

古風勃然變色道：「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凌空子沉聲道：「風兒，不許多嘴……」

「不錯，閉上嘴才對，免得一語洩露了天機。」凌越冷冷地諷刺了古風一句。

凌空子慍聲道：「越兒，你太放肆了，你此時身犯本門八大門規之一，若再口出無狀，侮辱同門，可就莫怪師伯做出違心之事了。」

凌越冷冷地瞧了凌空子一眼，道：「想是我適才所說觸到了師伯的痛處……」

凌越話音未了，代之而起的是一聲清脆的耳光聲，凌空子冷聲道：「在尊長面前，竟敢口出不遜？」

原來，凌空子適才出手打了凌越一記耳光，但他打完便即回到座位，不但出手極快，而且身法也極是迅捷，果然不愧爲武當兩大高手之一。

大廳中其餘七人中只聽見耳光聲，看到一個影子而已，但聽了凌空子的話後，才知是師尊出的手，心下不由暗生敬畏。

凌越身形被打得倒退數步，但也很快便穩住身形，腰挺得更直，頭仰得更高，目光中充滿怨恨，他冷冷道：「我這等低微武功，竟值得你出手，這一記耳光之賜，但有機會，我一定奉還。」

凌越這一席話，將在座的其餘七人全都震住了，他們想不到這種情況之下，凌越居然還敢聲言報復，當眞有些活得不耐煩了。

凌空子這回居然不慍不火，他嘆息一聲，道：「師弟呀！師弟，可惜枉費你一片苦心了，越兒竟如此冥頑不馴。」

言罷，凝視着凌越，又道：「越兒，你一定認爲二師伯不許你習武乃是出於私心，是不是？」

凌越沒想到凌空子忽然問出這

個問題，但對此他心中早有答案，於是他毫不猶豫，朗聲道：「不錯，以我的資質，這十年若得習練武當上乘武學，定可勝過衆位同門。」

古風忍不住嘲諷道：「好大的口氣，也不瞧瞧……」

凌空子却不容他繼續下去，打斷道：「可是這條令乃是你師父臨終所立！」

「你胡說！」凌越脫口道：「我師父怎會下此禁令？他若立此禁令，又怎會不告訴我？」不要說凌越意外之極，在座七人也同樣感到意外。

凌空子從懷中摸出一個信封，抽出信柬，展開細看：

凌霄掌門、凌空師兄：

小弟思之再三，乃下此決心，立下此令：從今以後，不許越兒再學武當武功！

但，越兒資質極佳，小弟不想有違天和，故將本門內功及奠基武功傳授給了越兒，並要他死記各種武學名篇、要義，以期將來越兒有機會學習別派武學之時，可以將所記下的要義融滙貫通，爲了本派之命運，弟不得已放棄越兒，可惜武當將少一位絕頂高手了。

以上手令，兩位師兄千萬要替小弟辦到，並在適當時候將它轉給越兒閱看。

弟　凌虛臨逝所遺

下面寫着年月，且加蓋了凌虛子獨有的印信。

凌越心裡雖極不願相信，但眼前這封信却實實在在出於師父親筆，而且那枚獨特的印信也在師父逝世當日，由他親手放入了師父的棺木之中。

凌越整個人都楞住了，直到凌空子喚他時，才回過神來。

凌越深吸一口氣，頗爲吃力地道：「二師伯，這封信確是我師父親筆，可是師父究竟出於什麼原因，不許我學武當武功？」

凌空子道：「我和你大師伯想了許久，也猜不出，但師弟既然囑咐我們，也就只好照辦了。」

說到這裡，他語鋒倏地一轉，道：「可惜你不能自重，犯了本門門規，按規當有兩種選擇，師伯我不能擅作主張，只有等你大師伯出關後再定，但我先要將你禁閉在『蹉跎崖』上……」

凌越此刻心中極亂，他原先認爲是二師伯有意害他，但師父手令却不是假的。

他聽完二師伯的宣佈，忽然走到古風跟前，道：「你眞的看清楚是我刺傷你的嗎？」

古風冷笑道：「笑話！我又不是瞎子，連誰刺傷我都不知？我清楚地和你在那院中交手了四十餘招，你是用『神門十三劍』的第四指刺中了我的。」

凌越不由呆住了，這實在難以令他相信，若非古風撒謊騙人，那就眞有其事，但這可能嗎？

古風見凌越低頭不語，又道：「當時你還檢查了我的傷口，若非我屏住呼吸，便活不到現在了。」

凌越聞言，目中一亮，道：「我要看看你的傷口。」

古風一怔，怒道：「你想做什麼？」

凌空子道：「風兒，讓他看！」

古風見師父如此吩咐，便解開衣服，露出纏滿紗布的胸膛。

古風緩緩將紗布一層層解開，露出了那道傷口，那劍傷正是凌空子遺贈給凌越的那柄劍特有的三角形劍洞，這劍洞離心口不遠，若當時出劍之人劍尖再向上移兩三分，便刺中心臟了。

此刻，由於紗布打開時的觸動，那傷口中又冒出許多的鮮血。

凌越嘆道：「我眞是百口莫辯了。」

凌空子道：「越兒，身爲江湖男兒，應該是敢做敢當的，可是你……唉！」

說着，語聲一頓，道：「汝南、奇峯，你們兩個將他押往『蹉跎崖』，由你們負責看押！」

武當「凌空八劍」的第三、第四兩位，一個是「柔雨劍客」文汝南，一個是「奇花劍客」張奇峯。

兩人剛走到凌越身前，驀地，大廳門口傳來一聲暴喝：「凌越，我要你死！」一條人影快捷地撲向凌越。

噹噹數聲，來人的長劍都被隔開了，但來人似乎非要將凌越置於死地不可，身形稍退又疾撲而上，手中長劍也使出了拚命的招式。

凌空子叱聲道：「强兒，你瘋了嗎？」噹的一聲，將雲强手中長劍震落，伸手制住了雲强手臂的穴道。

雲强的雙手軟軟地垂下。

雲强餘怒未息地道：「凌越，你不是人！你是禽獸，你殺我雲家三條命，我非要你死無葬身之地不可。」

廳中衆人齊聲驚問道：「三條命？怎麼會……」

雲强怒道：「怎麼不是，我大嫂已經身懷六甲了！」

衆人心中方始明白，全都向凌越怒目而視。

凌越見狀，嘆聲道：「我早已說過此番是百口莫辯了。」

凌空子搖頭道：「你既一口咬定不是你所爲，可是却無半點證據加以證明，你也不必再狡辯了。汝南、奇峯，將他押走。」

雲强被制住了手臂穴道，但雙腿却還能行動，他怎會眼睜睜看着凌越走掉，當下他大喝一聲，身形縱起，雙腿一個連環鴛鴦腿踢向凌越！

凌越見狀，身形急向前掠出，避過了雲强的雙腿，雲强雙手被制，行動自然不便，但他絕不會罷休，無邊的仇恨支持着他的行動。

他身形再動，但……

「强兒，你太放肆了！」凌空子沉聲喝道，聲音中有無比的威嚴。

雲强極不情願的站定，師父的話他從來都不敢違抗，他很委屈地道：「師父，殺人償命，你不該阻攔我。」看著凌越消失在視線中，他的心中憤恨不已。

凌空子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但這種事需經你掌門師伯裁定。不過，你也不必擔心，爲師會給你一個公道，不會讓你兄嫂的血白流的，你且忍耐一時，不可私自上『蹉跎崖』尋仇，否則，爲師要將你逐出師門！」

雲强愕然地望着凌空子，他實在沒有想到師父會下此嚴令。

其餘五名弟子也吃驚不小，雲强一向很得師父賞識，今日師父竟會說出這等嚴厲的命令，實在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凌空子又道：「一凡，你帶傷藥上『蹉跎崖』，爲越兒療傷，你們四人除風兒需要養傷外，都去幫强兒料理他兄嫂的後事。」說着，右手袍袖拂出，解開了雲强的穴道，這才轉身離開大廳。

林一凡瞧着六位師弟道：「大家都各自做事去吧！」說完走到雲强身前道：「五師弟，你別難過了，師父是怕你做出過激之事……」

雲强冷笑道：「過激？眞是笑話，我爲兄嫂報仇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怎算過激？我只後悔沒有在你和二師兄到達前，殺了凌越這個禽獸。」

說完，人已衝出大廳。

「狂雷劍客」陳天雷、「葫蘆劍客」莫羽青急忙追了出去。

莫羽青嗜酒如命，身邊時時都帶着一只酒葫蘆，故而江湖人戲稱爲「葫蘆劍客」。

「凌空八劍」中其餘七人的名號都從武功上而來，就只有莫羽青獨闢蹊徑。

古風見大師兄被雲强說得啞口無言，便上前道：「大師兄，你不要怪五師兄，他心情很差，說話也就沒有分寸……」

林一凡道：「大師兄怎會怪雲師弟呢？對了，八師弟，你今晚所看到的那個凌越眞的是適才這個嗎？」

古風詫然道：「大師兄，你說什麼這個凌越那個凌越的，我給你弄糊塗了。」

林一凡道：「哦，就是今夜刺傷你的眞是凌越嗎？」

「當然是了，莫非大師兄懷疑我……」

「不是，我是覺得這裡面一定有蹊蹺，凌越爲何口口聲聲自稱寃枉？而且，在山下雲强兄嫂的房間內，雲師弟一招就擊傷了凌越，當時我以爲凌越穴道被制，可是後來我發現他的穴道並未受制。」

古風不以爲然道：「那是因爲你、二師兄、五師兄都在場，他還手也逃不掉，所以乾脆承受了五師兄的一擊。」

林一凡搖搖頭道：「不會，在我與天雷趕到小屋這段時間裡，凌越即便武功不如雲師弟，但總可以逃走，可是我到小屋時，他却身上沾滿鮮血，嘴也溢出鮮血，臉頰上還有四指紅印，顯見剛被雲師弟打了一掌，但房內又無任何打鬥的痕跡，凌越在當時情景之下，怎麼會既不還手，也不逃走呢？」

古風沉吟片刻道：「會不會因爲凌越與五師兄從小就是好友，凌越做出了對不起五師兄的事情，所以……」

一直在旁聆聽的「魔影劍客」寒秋雨截口道：「凌越若做出了那件事，且又殺傷了你，那他絕不會任由雲師兄宰割的。」

寒秋雨不等古風開口，又道：「打從凌師弟走入這個大廳，我就看出他是正氣凜然，光明磊落之人，可惜十年來，我竟未與他說過一句話。」

古風因爲自己清清楚楚看見的是凌越，且被他刺成重傷，適才在大廳中又與凌越起了爭吵，是以聽了寒秋雨的話，不由嘲笑道：「六師兄，什麼時候你成了相面的，說得可眞是頭頭是道，可惜小弟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對不起，兩位師兄，小弟失陪了。」說罷，便緩步走出了大廳。

林一凡瞧了寒秋雨一眼，道：「秋雨，別放在心上，八弟性情本就如此，他目擊了凌越所爲，且與他交手被刺傷，你說那話，分明說他沒長眼睛，將人認錯。」

寒秋雨笑道：「風弟的脾氣我清楚，我並沒說他看錯了，而是他看到的那人一定是帶着面具，在昨晚的情形下，風弟絕對瞧不出破綻。」

林一凡心內一驚，道：「你這麼肯定？」

寒秋雨傲然道：「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個判斷絕對沒錯，大師兄，你不妨再仔細細想，凌師弟的傷不能躭擱，你快去吧！」

林一凡滿腹心事地走出了大

聽，天空烏雲密佈，像一塊沉重的鉛幕。

* * *

「蹉跎崖」，這個武當派關押觸犯武當八大門規的弟子之所，不知讓多少弟子在此憂苦交加地了却一生，而崖頂僅有的一間石屋也不知蹉跎了多少歲月，那牆壁上滿是青苔，却一年又一年地增厚着、擴大着。

通往「蹉跎崖」的道路，只有一條狹窄的、近乎直立的石徑，而在石徑的正中，有一座看守崖頂的小屋，專供看守之用。

這座石屋封住了通往崖頂的道路，要想過去就必須穿過石屋。

凌越看着崖頂的石屋和方圓不足五丈的空地，心中不由一陣悲憤，他過去常常奔馳於山野之間，那是一種最無拘無束的生活，而如今他竟被禁錮在這樣一個狹小的地方，失去了往日的自由。

一個人失去了自由，就等於失去了一切。

凌越心中恨極了那個陷害他的人，原先他認爲是二師伯凌空子害他，可是現在他的信念被動搖了。

「爲什麼師父不許我修習武當派的武功？說什麼爲了武當派的命運，我那時不過是一個十歲的孩童，又怎會與武當一派之命運有關連？」

他心中一直非常敬重自己的師父，可是如今他不禁對自己的師父產生了懷疑。

凌越生性酷愛武學，十年不許習武無疑是要了他的命，當時他曾偷聽過兩位師伯的談話，從中得知二師伯力主禁止他習武，所以他恨極了二師伯，當昨夜之事發生後，他就立時認爲是二師伯設計陷害他，可是如今……

禁止他習武竟然是他所敬愛的師父的命令，他茫然了，對於師父自然不會產生恨，但愛却減少了許多。

愛與恨本就是一線相隔，由愛轉恨，由恨轉愛本是很平常的。

凌越倏地感到一陣目眩，幾乎站立不穩，一雙有力的手扶住了他，凌越抬眼一瞧，不由詫道：「原來是林師兄！」

來者正是「飄風劍客」林一凡。

林一凡道：「你是失血過多所致，快坐下，我替你接好斷骨。」

凌越冷冷瞧了林一凡一眼，甩開林一凡的手，上前兩步，回過頭道：「這點傷，我自己可以照料，不敢勞你『飄風劍客』的大駕！」

林一凡一楞，笑道：「凌師弟，不要太任性，這傷若不及時治療，只怕你這條左臂就會廢了。」

凌越冷聲道：「我是武當敗類，是個禽獸不如的淫賊，怎配做你『飄風劍客』的師弟？不怕墮了你的名頭嗎？何況，我這條命能不能保住還很難說，這條手臂廢了也無妨。」

林一凡嘆息一聲，道：「你何必自殘呢？昨晚之事若並非是你所爲，就一定能夠查清楚。」

「笑話。」凌越聲調更冷，道：「這件事能否查清楚姑且不論，問題是你師父根本就已認定是我所爲，豈會去查事情眞相？再說，武當派上上下下有誰能相信我是無辜，而不相信古風的話？」

林一凡忍不住斥道：「我與寒師弟就相信你是無辜的，我和寒師弟都準備查明這件事的。」

凌越放緩語氣，道：「林一凡，你實在不用這麼安慰我，這個世界對我太不公平了。十年來，我可以對習武禁令逆來順受，但這次我絕不！」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要感謝你，如果將來有機會，我一定報答你。」

林一凡搖頭道：「那倒不必了，只是你現在必須療治手臂的傷。」

凌越道：「我會的，你把傷藥留下，我自己可以治。」

林一凡將手中藥品和夾板放入屋中，走了出來，見凌越負手立在崖邊，不由微嘆一聲，道：「凌師弟，我一定查清昨晚的事情，希望你靜候佳音，對了，適才落月師兄出來告知我師父，大師伯出關之期要延後三十天！」

說罷，躍下了山崖，沿石徑奔下山去。

凌越沒有回頭，他長長嘆了口氣，這條手臂必須盡早醫治。雲强，這折臂之仇我是非報不可的。

凌越走進石屋，但見屋中桌椅和床舖一應俱全，療傷的藥物便放在桌上。

凌越十年來被禁習武，其餘却不禁止，是以他於歧黃之術倒也知之甚多，一瞧之下，便知這藥乃武當派的接骨靈藥。

凌越立時施術，藥果然是靈藥，敷於傷口之處，疼痛立減。

凌越被雲强折斷手臂至此，是一直以自己的意志抑制痛楚，如今他才算眞正解除了痛苦，但要想臂骨癒合，却須休養一段時間。

凌越爲防臂骨錯位，又將夾板綁住左臂加以固定。

做完這些時，「柔雨劍客」文汝南已將早飯送了上來，兩人誰也沒有說話，文汝南默默地將飯菜放在桌上，便提起食盒下去了。

凌越待文汝南走了之後，才過去坐在桌邊，端起飯碗吃了起來，這一晚他一直未曾合眼，且又失了血，此時正是饑火上攻之時。

凌越恰要吃完之時，忽然發覺碗底似有一異物，他用筷子夾了出來，一瞧之下，不由「哇」地張開口，將適才所吃之飯全都吐了出來。

那異物是一隻渾身綠茸茸的蟲子，此刻還在桌上緩緩蠕動，模樣極爲噁心，凌越將所有菜餚連同自己吐出的飯食通通裝入碗中，將那碗拋入了萬丈深淵。

凌越心中吶喊道：「總有一天，總有一天，我會討回公道的，絕不，我絕不放過任何一個。」

凌越走入屋中，在床沿上重又坐了下來，目光一瞧見桌上零星的飯粒，心中怒火更加壓抑不住，他右拳重重地擊在枕上，那枕頭立時被擊出一個洞來。

凌越在床沿上坐了良久，直到心中怒火漸漸平息，才起身找來掃把將地上的飯粒掃出石屋，再用抹布將桌子擦了數遍，這塊抹布也就丟到懸崖下去了。

凌越重重地嘆了一聲，重新回到房中，瞧見床上枕頭中的木屑、棉絮露了出來，便拿起枕頭將那跑出來的東西塞回去。

驀地，他的手留在枕頭中，拔不出來了嗎？

當然不是，他感覺觸到了一個物件，凌越急伸出右手，拉開那個口子，將枕頭中的東西通通傾倒而出。

「啪」的一聲，一個油布包跌在了地上。

凌越好奇地打開包裹，那裡面的東西簡直令凌越不敢相信。

那是五本絹册，最上面的封皮之上書着四個蒼勁的大字：「武當三絕」！

凌越的心頭突然地跳着，他用顫抖的手指翻開了第一頁，映入眼簾的是：

「總則：武當三絕技乃武當第三代弟子岳春風、宋明月、林石泉三人繼祖師之遺風，研天下之武學，兼自身之武功，以聰慧之靈性創出的三項絕技：『大周天幻影劍法』、『大陰陽百變掌法』、『大無極驚神指法』。此三絕學一經問世，便令我武當武學大放光彩，震動天下武林，爲江湖武人所矚目。」

凌越看完「總則」，心中之激動是無法言喻的，適才還在慨嘆蒼天待己不公，如今唯有對上蒼稱謝不已了。

凌越長吁一口氣，將心中的激動平復下來，正要仔細翻閱，忽覺絹册之中似夾有一物，凌越掀開一瞧，目光不由一滯，書中乃是一幅折成一塊的白布！

白布之上浸着許多血漬，凌越急忙展開細瞧，竟是一封血書：

孺子當如老夫一般，觸犯本派門規，被禁於此，既是如此，便是與老夫有緣。

老夫嗜武如命，然本派對奇技絕學多是秘技自珍，莫說別派中人難以見到，即使本門弟子也無緣得授，至今本派多少前輩高人的心血被束之高閣，乃至失傳。

老夫從師父處所習武學總是有限，且都是別派中人瞭如指掌的，故老夫每每與敵交手，總要逼得對方施出所有絕招，老夫如此便可學到對手之武功。

老夫得此便宜，怎會再狠心置對方於死地！故總不能完成師父所派之任務，放跑敵人，如此多次後，雖在江湖上落下「仁心奇劍」之名，但却終不能爲師父所諒。

師父便不許我再入江湖，將老夫派遣到「三元觀」看管本派武學秘典，武當弟子平日裡是絕不許走近「三元觀」二十丈之內的，以往老夫每每總是望觀興嘆。

從此，老夫埋首「三元觀」中，瞞過兩位長老，翻閱了許許多多武學經典，武功上獲得的進步，自不必說，但却明瞭武學之博大精深，既便窮一生精力，也不可能習會天下之武學。

但老夫仍潛心武學，希望以己之力學得武學的五成，便可告慰平生了。老夫在「三元觀」習武，轉瞬便過了十五載，每每老夫只覺得武功越高越覺得武學之博大，自己之所學其實不過皮毛罷了。

正當老夫有些心灰意冷之時，被我無意中發現了一部武學經典「太清罡氣」，此書文理深奧之至，文字又艱澀難懂，所記武學之理極是精深奧妙，立時引得老夫心猿意馬，寢食難安。

此種情形約一月有餘，老夫剛剛讀懂些許皮毛，更是無法釋手，便做出了一個大膽之舉動，將此書携回寢居細研，居然讓老夫發現了一個秘密。

那書自五十頁後，每頁均夾有一頁紙，老夫整理裝釘之後，便是老夫早已知道失傳了多年的「武當三絕」。

「武當三絕」之名記於本門史書之中，聲言此項絕技曾技蓋天下，沒有一種武功能夠與之匹敵，武當派因此技而稱雄武林三十載！

老夫心慕已久，且已不敢奢望獲得的「武當三絕」竟然落入老夫手中，可想而知老夫當時之心情了。

老夫窮一年的時光方習會此三絕技，但也自知所習不過皮毛而已，但想此書可留着慢慢研讀，而「太清罡氣」已携出「三元觀」整整一年，若再不放回，恐爲長老發覺，然老夫尚未研讀完畢，心中不捨，故又將「太清罡氣」抄錄了一本。

老夫做完這些，正欲將「太淸罡氣」放回「三元觀」，却已爲兩位長老所察覺，兩位長老親自從老夫寢居中查出「太淸罡氣」，若非老夫對「武當三絕」及「太淸罡氣」副本愛不釋手，將之隨身携帶，勢爲兩位長老搜去不可。

以本門門規，私將本門武學經典携出「三元觀」者，罰面壁終生！

於是，老夫便被禁在「蹉跎崖」上，但老夫得有兩部武學經典，想來餘下歲月當不會無所事事了。

老夫在這崖上整整五十載，活了一百餘歲，其時與我同輩的師兄弟早已先我而去。

但老夫雖具絕頂武功，却也不能離開這「蹉跎崖」，本門門規是不容不遵的。

老夫這等人生眞可謂之一奇了，雖具絕頂身手，但却寂寞之極，故雖有筆墨，仍用血書表明老夫一生所志。

武當空塵子

凌越讀罷，心中極是氣憤，深爲空塵子前輩不平。

若非武當派有那些祖傳的臭規矩，只怕空塵子前輩定能爲武林增色了。

凌越檢視油包中的書籍，共計五本，「武當三絕」有三册，餘下的一本是「太淸罡氣」，另一本封面上血書着四個大字「獨步武林」。

凌越翻開「獨步武林」，一股孤傲之氣躍然紙上：

總綱：

本書所載武學皆爲老夫空塵子所獨創，老夫雖不小視天下武功，但對本書中所載武學甚爲自信，天下武功均在老夫武功之下，本書共計五種武學：「問天指法」、「風雲三式」、「孤詣罡氣」、「落月刀法」、「狂嘯掌法」，每種武功無一不令敵手落花流水。

凌越看畢，不由傲氣横生道：「弟子凌越，承蒙師叔祖嘉惠，定要讓師叔祖的武功獨步武林！」

言罷，他將「武當三絕」、「太淸罡氣」四本書用油布包裹了，塞入枕中，又將地上雜物清掃乾淨，這才將「獨步武林」恭敬地放在桌上，虔誠地施了一禮。

凌越翻到問天指法這一章，細細閱讀揣摩，立時便覺得每一招都極合心意，當下便加緊習練。

他却沒有想到，空塵子最初十年是安安靜靜待在這「蹉跎崖」上的，但十年後，他已將「武當三絕」和「太淸罡氣」學成，每日便顯得無所事事，久之，這種無言的寂寞令他心境大變，他憤世嫉俗，每日都要對武當派每條門規大罵一通。

而問天指法便是在這一時期創下，不免沾上了空塵子的那份怨氣，這便正合了凌越此刻的心情。

其中「狂嘯掌法」、「孤詣罡氣」也是這樣。

凌越對此都是毫不知曉，只覺得每一招都那麼順手自然，毫不阻滯，且又招式奇詭，令凌越喜不自禁。

時間過得很快，凌越方才習得一招，便已到了午時了。

凌越急忙將獨步武林秘笈藏好，因爲，文汝南已到達崖頂了，他是來送午飯的。

凌越一瞧見他便怒氣横生，正要對他發火，文汝南却首先連聲說道：「凌越，很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他們在飯裡做了手脚，眞的，很對不起。」

凌越冷聲道：「沒關係，我只是奇怪爲什麼不乾脆在飯菜中下毒呢？或者隨便用些東西加在飯裡一起煮，那我不就根本發現不了嗎？」

文汝南歙聲道：「凌越，你別發火，我已經……」

凌越忍不住截口道：「文汝南，如果你也接受這種待遇，你會不生氣嗎？既然，你承認對這件事不知情，那麼告訴我，是誰做的？」

文汝南爲難道：「凌越，我已經罵過他們了，其實他們不過一時氣憤，想替五師弟出氣，你……」

「是嗎？出口氣？」凌越冷笑着道：「想出氣，大可上來將我打一頓，反正我也打不過你們。哼，文汝南，你又何必爲他們掩飾，他們既然做出這種事，就不會怕我知道……」

「不錯，我是不怕你知道。」張奇峯走入房門，道：「凌越，你不但强暴了五師弟的大嫂，還殺了他們一家三口，而且又幾乎殺死八師弟，你罪孽深重，今天早上那件事，不過是給你一些顏色看看……」

文汝南見狀，忙攔道：「四師弟，你別傷了師兄弟之間的和氣……」

「師兄弟？」張奇峯叫道：「我『奇花劍客』張奇峯豈會有這樣一個淫賊做師弟？」

「張奇峯！」凌越怒聲道：「你別得意……」

張奇峯冷笑道：「喂，說話不必用那麼大力氣，我就在你面前，憑你實在不配管我是否得意！」

凌越牙關緊咬，目眥欲裂，瞧着張奇峯得意的臉孔，心中幾欲立時便要將他的臉揍碎。

張奇峯不顧文汝南的勸告，續道：「小子，你把牙齒咬得那麼響做什麼？想吃我嗎？怕你咬不動……」

凌越忍無可忍，怒吼一聲一拳揍向張奇峯，這一拳平淡無奇，對

張奇峯實在構不成什麼威脅。

張奇峯道：「喲，小子，你還敢動手，好，本俠正好替八師弟出口氣。」說話之時，已避過凌越那一拳，身形欺上前去，揮掌擊向凌越。

凌越連對方的手掌都未看清，臉頰上已重重挨了一下，身形踉蹌退後數步，張奇峯不等凌越站穩，再度欺身向前，手掌連連揮出。

「啪啪」之聲不絕於耳。

張奇峯一連打了凌越七記耳光，一下比一下重，一聲比一聲響，凌越的雙頰不但立即紅腫，且已沁出鮮血。

張奇峯還待再打，手腕却已被抓住，抬眼一瞧，是文汝南看不過眼了。

張奇峯怨道：「文師兄，你這是做什麼？」

文汝南道：「咱們師兄弟受師命差遣，在此看押他，却不是讓你來打他的，萬一你一時收手不住將他打死，我們如何向師父交代？」

張奇峯道：「師兄，你也眞是太過於謹愼了，我出手很有分寸，怎會讓他送命……」

文汝南忍不住叱道：「胡說，你那脾性，師兄我很清楚，他絲毫不還手，不躲避，分明是想求死，你打他，豈不上了當？」

張奇峯一怔，道：「不會吧！若是如此，他跳下懸崖，可不就一了百了了嗎？何必受此洋罪。」

文汝南一想也是，不由疑道：「莫非他根本閃避不了，才被你打……」

文汝南話音未落，凌越忽地從地上爬起衝向張奇峯，但見他右手疾點而出。

張奇峯見狀，道：「原來你還想陪本俠玩……」

話音未了，忽覺得身形竟無法避開凌越這一指，凌越使的正是剛剛習會的「問天指法」。

這一指出其不意，且又奇詭奥妙，挾怒而發，正中張奇峯胸口「膻中」死穴。

文汝南見狀，急忙出手一格，雖未格住，却已將凌越指勁阻了一阻，也正是這一阻，才救下張奇峯一命。

饒是如此，張奇峯還是中指立倒，畢竟「膻中」穴乃是胸口大穴。

文汝南大驚，一指點中凌越穴道，抱起張奇峯，急叫道：「師弟，師弟……」

* * *

文汝南萬料不到凌越竟偷襲張奇峯，眼見張奇峯倒下，心中大急，一指點倒凌越，俯身抱起張奇峯。

他讓張奇峯的頭枕在自己的臂彎裡，伸手一探張奇峯的鼻息，似乎有些許呼吸，再試脈搏，但覺脈象有些亂，但仍强勁，想來不至於有性命之憂，這才心中一寬。

想是張奇峯被凌越一指點中後，只是閉過氣去而已。

當下，文汝南以內力輸入張奇峯體內，引着張奇峯的體內眞氣在奇經八脈中游走。

片刻，張奇峯睜開雙眼，見此情景，不由大驚，問道：「怎麼回事，莫非凌越這小子點中了我的穴道？」

話剛說完，他又道：「不錯，我的確被他一指點中了「膻中」穴，奇了，怎麼我竟然安然無恙？」

文汝南道：「想是凌越內力不强，只令你閉住了氣，却不能置你死地。」

「好小子！」張奇峯叫道：「他竟然要我的命，哼，我先宰了他。」說着，走到凌越跟前。

凌越僅是痳穴被制，還有知覺，聞得張奇峯所言，不由暗自心驚，忖道：「若我就此死了，豈不辜負了師叔祖空塵子前輩的一番美意了。」

文汝南一把拉住張奇峯道：「師弟，不可造次，適才你已將他打成這樣，就算兩不相欠好了，咱們下去吧。」

張奇峯見狀，無可奈何地長嘆了一聲，怒視了凌越一眼道：「小子，本俠這番就饒了你，反正你只不過剩下四、五十日的性命，也就不與你一般見識了。」

說罷，走了下去。

文汝南上前拍活了凌越的穴道，道：「今日的飯沒有做手脚，以後也不會再出現早上所發生的事了。」

說着，走出屋子，忽又回頭問道：「凌越，你是眞不會武功，還是裝假？」

凌越冷冷道：「我可不會裝着不會武功挨人打。」

文汝南喃喃說了句什麼，轉身下了山崖。

凌越爬起身來，適才張奇峯那八記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毫無回手之力，此刻只覺得臉頰上火燒一般地疼痛。

凌越已經可以感到眼中有淚了，他强忍着，一字一句地道：「男兒絕不流淚，只能流血，哼！張奇峯，等我習會武功，我非打得你求饒不可！」

凌越坐在桌旁，看着桌上的飯菜，菜餚很精美，想是對早上的補償，凌越用筷子夾起一塊肉送入口中，剛嘴嚼便覺得臉上疼痛無比，想是牽動了臉部肌肉。

凌越强忍了一陣，將飯一口一口地送入口內，他忍着臉上的劇痛吃着。

（未完・一）

上文提要：神偷毛幹偷了戈顏的三顆人頭，正要解開看看是何寶物，戈顏現身，毛幹自料難敵，提出只要放他生路，願意替他做任何事，戈顏見他入彀，叫他去盜回「長白雪玉」。毛幹夜探鎖龍嶺萬壽坡千年洞，不但盜得寶玉，而且發現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秘密，他挾寶而逃，不願將雪玉交給戈顏，路上碰到毛正八等五人……



新派武林奇情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胭脂奴

父仇難報添冤魂 追擊滅口知秘人

放下酒杯，毛幹道：「爲了得到戈顏那小子手上的三個包裹，我答應替姓戈的夜探鎖龍嶺，想不到鎖龍嶺後面到處陷阱，害得我冒生命之危，由正面絕壁探去，想不到還眞有個山洞，足有三十多丈深，一到裡面，那山洞縱橫交錯難以認定方向，我正要退出，不料我看到屈仙姑！」

毛正八與邱炎幾乎跳了起來，二人邊搖着頭，道：「老偷兒，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在此胡說八道！」

毛幹正色道：「我像喝醉了嗎？」

毛正八道：「那屈仙姑當年被一衆武林高手打落深崖，而且也經人找到崖下，看到她頭顱碎裂而死，怎麼還會再出現一個屈仙姑呢？這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毛幹道：「本來我毛幹也不信，可是事實又不容我不信！」於是他又把洞中所見，甚至洞中供着屈大勇的泥像，也說一遍。

邱炎醬紅的臉上五官，盡力的扭向一起，道：「眞是這樣，恐怕再一次武林大搏殺，勢所難免了。」

毛正八道：「如果毛兄所見不假，咱們可得盡早打算，作個防而不備，備而不防。」

邱炎目注毛幹，道：「這件事是你發現的，就由你老偷兒傳話給大江南北黃河兩岸，看看誰能出面主其事，共商對策。」

毛幹道：「在下自知人緣不佳，名譽掃地，恐怕說出話來，難以使人相信，倒是邱兄不論是身份地位武功，在當今武林中尚未見有幾個可以與邱兄等量秤之的，邱兄何不藉這次進入秦川的機會，走一趟大江南北與黃河兩岸，即算邱兄站出來主其事，我毛幹也認爲是適當人選呢！」

「高原禿鷹」邱炎原本自視極高，聞言鼻吼一哼，道：「等把于家兄弟的事擺平，確定那屈仙姑仍在人世而又想興風作浪，老夫就出面找上鎖龍嶺。」

毛幹一抹油嘴，笑道：「各位如果要找姓戈的，那可得快馬加鞭，因爲姓戈的與我老偷兒約定，他在駱峪關候我兩三天，今天已是到期，約莫着他也只能多等個一兩天，晚了怕會遠走高飛了。」

于小春當即懇求道：「邱伯父，毛伯父咱們上路吧！」

邱炎道：「毛偷兒，你何不帶我們一起趕往駱峪關！」

毛幹急忙搖手，道：「不不不，如果姓戈的淫賊見我帶了你們去找他麻煩，他豈肯與我善罷干休，在下自知打他不過，所以才躲得遠遠的，各位……」

邱炎冷然一哼，道：「娘的，有我邱炎在，你還怕他個鳥！」

毛正八也道：「一家子，咱們一起上路吧，我保證到時候絕不叫你有絲毫委屈。」

毛幹一聽，心中吃驚，如果眞的面對戈顏，第一個吃虧的就是自己，姓戈的甚至還可以一口咬定人頭是我毛幹殺的，只是交自已保管而已，像這種無憑無據攪和不清的事，能找誰去理論！難道找上金沙灘？那更是要命所在。

心念間，毛幹靈機早動，連連哈欠，道：「二位仁兄，難道還看我不出來，在下已經兩夜一天未曾闔眼，很想吃飽了大睡一場，這時候實在沒有精神上路，還望諒解一二。」又是一個哈欠，毛幹又接道：「在下已經想妥了，既然屈仙姑未死，邱仁兄又願出面，毛幹不才，就充當邱仁兄的馬前卒，凡是我毛幹能說上話的地方，就先走去知會一聲，也好叫大夥有個準備。」

邱炎一笑，道：「娘的，你是兩個理由一個目的，不想同我們走一趟駱峪關却是眞的。」

毛正八也接道：「既然你不願去，俺們也不勉强，指望着你說的全是實情就行了。」隨手掏出一塊銀子往桌上一放，一行五人走出店去，翻身上馬，馳向駱峪關。

毛幹也眞的累疲不堪，當即找了一家客店，幪頭大睡。

毛幹睡得十分香甜，酒足飯飽，加上心情愉快，腰裡又塞着個無價之寶，自然是三角臉上盡是笑意，夢中幾次還笑醒過來。

毛幹是笑得睡不穩，而遠在駱峪關的蝴蝶盜戈顏，却是憂感得睡不着！

本來他與毛幹商量好的，三兩天就有結果，然而三天已過，仍不見毛幹的人影，相反的，他却發現人頭店裡的李相公在這駱峪關出現兩次，甚至在這家小店不嫌臭虫多的睡了一夜。

於是，戈顏更是憂心忡忡的睡不安穩！

等下去？不知要再等多久，難道毛幹出了事？如果連名揚江湖的神偷毛幹都無法把寶物盜出，放眼天下恐怕再沒有誰可以盜取了。

對於李相公的出現，戈顏也不斷的推敲，是不是毛幹已盜走長白雪玉，人頭店裡派出人馬在抓他呢？

就在各種情況的推測中，而使得戈顏擧棋不定，於是他在第三次李相公走入這家小旅店時候，主動的打破沉寂，提着酒壺，拿着酒杯，來到李相公的桌前，笑道：「一個人喝酒沒意思，李相公，在下可以坐下來嗎？」

李相公一扶頭上瓜皮帽，微微一笑，道：「戈大俠請。」

戈顏招呼小二把菜盤端過來，擧着酒壺給李相公倒滿一杯，含笑的道：「這幾日生意可好吧！」

「差强人意。」擧杯一揚，又道：「戈大俠已取得所需，爲何還在這小小山城留連不去，可是在等人？」

微微一笑，戈顏道：「我不等人。」

李相公冷冷又問：「既不等人，何不他去，要知這兒可是是非之地呢！」

戈顏雙眉一揚，道：「戈某守在這金沙灘的咽喉之地，等着看江湖上誰是第二個大傻蛋，會把大把大把的銀子送往金沙灘，去購買一身是非。」

呵呵一笑，李相公道：「這本是個冷門生意，有時候十天八天，甚至三五個月也不會開張，但生意好的時候，也許就應接不暇了。」

戈顏仰起脖子猛灌一杯，道：「聞說金沙灘的人頭販賣店，除了屈掌櫃外，尚有東家，不知這東家又是個什麼樣的英雄豪傑。」

含笑低頭，李相公低聲道：「東家向不見人，再說我們屈掌櫃處理店務，明快果決，商場上來說，那是奇才，戈大俠不是同我們掌櫃打過交道嗎，應該有所認識吧！」

戈顏嘿然冷笑，卻突然聽李相公道：「恕在下冒昧問一句，戈大俠可是在等一個人？」

「誰？」

「一個從金沙灘爲戈大俠賣命的人！」

戈顏一驚，上身一挺，道：「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

李相公擧着杯子，笑道：「你懂，如果你不懂，事情就有些光怪陸離而不近情理的了。」

戈顏心中吃驚而臉上微愠，道：「什麼意思，李相公可否說清楚些！」

李相公雙目突然射出精芒，逼視着戈顏，道：「戈大俠，你眞的要敝店把事情替你戳穿？」

戈顏强辯道：「你最好把事情說明白，免得彼此誤會！」

冷冷的，李相公重重放下酒杯，道：「戈大俠，你在失去長白雪玉之後，心有不甘，重金請來神偷毛幹，冒充自己有另一塊長白雪玉要賣與敝店，而去到金沙灘，等到他窺見長白雪玉以後，於夜間摸上鎖龍嶺去，爲你盜取長白雪玉，閣下難道還要否認？」

「一面推測之詞，不足言信！」

要知戈顏也相當機警，只要毛幹沒被金沙灘人頭店的人抓住，他就可以死不認賬，即使毛幹被捉，甚至還一口咬定是他唆使，他仍然

可以來個一推六二五……

同時他也想通了，八成毛幹已經得手，爲了逃避金沙灘的人追踪，他可能從簡道溜了，那麼自己在此已毫無義意，反倒惹人猜疑，不如飯後就上路，只要找到毛幹，長白雪玉還怕他吞沒？

心念間，輕鬆的微微一笑又道：「聽李相公之言，貴店好像失竊了，損失不太慘重吧？」

冷冷一笑，李相公道：「鎖龍嶺金沙灘的人頭販賣店，就算是閻王老子，也得朝後站的讓讓路，何況是跳樑小丑，依照本店規矩，凡陰謀盜竊本店財物者，不論首從，一律殺頭，事情總是會調查清楚的，戈大俠你說呢！」

戈顏脊樑骨冒寒意，表面上冷漠道：「事情既是這麼嚴重，李相公最好在事情未清楚之前，休要把戈某人扯進去，戈某本來今日就要上路呢！」

李相公尚未開口，突然一陣蹄聲，由遠而近，一人自店中望出去，就見五騎人馬，一擁而到了小客店前面。

爲首一人，連李相公也認識，不正是西北道上的獨行大盜，回回毛正八嗎？

緊隨在毛正八身後的，正是那「高原禿鷹」邱炎，順序進店的，是譚氏雙雄與于小春。

一看來了同路人，戈顏一喜，當即起身抱拳，哈哈笑道：「原來是毛大俠，快請來齊坐。」

毛正八一見戈顏，立刻走到戈顏身前，伸出右手一頂戈顏前胸，把戈顏又頂在椅子上，破口罵道：「他媽的，誰同你這好色之徒坐一起。」只見他雙手叉腰，威風凜凜的站在戈顏面前，又沉聲道：「拿來！」

戈顏咬牙怒道：「姓毛的，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對你家戈爺如此無禮！」

「刷」的一聲，毛正八抽出背上鬼頭刀！

戈顏却及時一個後翻，彈身而起，洞簫已拔在手中。

却見李相公微微一笑，自言自語道：「閒人閃開，免噴得一身血！」說着自己急忙把酒杯移向靠門口的桌子上，那種坐以觀戰的樣子，不正是坐山觀虎鬥嗎！

就在這時候，于小春跨步上前，一掄手中虎爪，厲聲道：「姓戈的，家父三人與你何怨何仇，你竟狠心殺了他三人，臨死還把人頭拎在手上充當戰利品，今天小爺一定要取你項上人頭，爲家父報仇。」

戈顏再也想不到祁連三豹才死不過幾天，竟然人家已經找上來了，這消息又會是那個長嘴聒嗒舌傳的？

這時候，毛正八伸手一攔于小春，道：「賢姪別急，先叫這小子把人頭交出來再說。」

戈顏道：「是誰傳的話，這種傳言有待澄清。」

于小春大怒，立刻在馬上取來一包東西，當場擲在戈顏腳前，罵道：「看看，是不是你這狗東西披的人皮！」

戈顏挑起包裹，打開一看，不由冷笑道：「不錯，這正是在下的衫褲，但各位應該看得清楚，上面已破，並有血跡，顯然是在下受的傷，請問在那種情形下，戈某又如何能搏殺于氏三豹？」

戈顏話一出口，連邱炎也是一怔。

突聽門口坐的李相公道：「戈大俠，還是先把于氏三豹的人頭物歸原主吧，大熱的天你把三顆人頭帶在身邊，也不嫌臭氣薰人呀！」

戈顏一聽，還眞氣得說不出話來，牙齒咬得格格響……

毛正八逼近一步，道：「人頭呢？」

于小春也咆哮道：「狗東西，你把我爹他們三個人頭藏在那兒！」

戈顏怒道：「要找你爹的人頭，何不去找殺你爹的人去要！」

「誰？」

「金沙灘的人頭販賣店。」

毛正八等人一聽，全都大吃一驚，但却又不相信，邱炎正要怒叱戈顏胡說，尚未開口，早又聽店門口的李相公，口氣平淡且含有笑聲的道：「不錯，金沙灘的人頭店是專門販賣人頭，但却並不强銷强售，更不削價求售，甚至登門推售，完全是應顧客需求，換句話說，顧客喜好甚麼樣的人頭，人頭店就供應他甚麼樣的人頭，當然全看在顧客的銀子上面，至於祁連三豹的三顆人頭，那也是戈大俠出了相當的代價所指定選購的，所以說金沙灘上人頭販賣店只管操刀，而主使者難道不是你戈大俠？再說如今人頭又在你手上，他們不找你，難道找上金沙灘不成？」

毛正八舉刀怒指戈顏，道：「寃有頭，債有主，姓戈的，你爲甚麼要買于氏三兄弟的人頭，俺們西北道上的江湖好漢，豈能受此掉頭之寃？如不說個明白，今天饒不了你。」

戈顏冷笑道：「老子在人頭店購了一顆美女的頭，于氏三豹不該在半路上生出覬覦之心，出手搶奪，他們搶去了人頭，還傷了老子左腿，且把老子趕回金沙灘，於是戈大爺出高價，當場買下他于氏三豹的人頭，如此而已！」

邱炎罵道：「信口開河，滿嘴胡說，你小子還不快把人頭交出來！」

突聽譚氏雙雄老大譚彤高聲叫道：「店家！店家！」

這家店裡的掌櫃與小二，在毛正八齜牙咧嘴拔出鬼頭刀的時候，早已一溜煙的躲到店後面去了，這時候譚彤就算喊破喉嚨，他也不會勇敢的站出來。

譚彤沒有叫到店家，立刻往櫃枱後面去找人，却不料意外的看到三個溜圓包裹，全都是黃色油布包的。

就見他一縱身翻過櫃枱，彎腰伸手一提，立刻有黃水外溢，一股臭味也直衝鼻端。

「你們看，這裡面裝的是甚麼？」

戈顏大怒，洞簫一掄，斜身飛撲過來，伸手就抓。

突然間，右面冷芒激電般一閃而至，「咻」聲中，緊接着「噹」的一聲，洞簫與鬼頭刀擊發出一溜火花！

同時間，戈顏怒抓的左手招式不變，堪堪就要抓住那三顆人頭，却不料于小春狂撲而上，一爪朝戈顏肩頭抓去。

戈顏塌肩斜身側避，暴伸右腿，踹向于小春，那樣子看來還眞的狂傲得沒把眼前這幾個專在西北道上混的黑道高手放在眼裡。

不過，經于小春橫裡一爪，譚彤手上人頭雖是沒有被戈顏奪走，但他却被踢得就地一個觔斗，滾出一丈遠，撞翻了一張桌子。

突然間，就見蒼龍盤空，「叭」的一聲，半空中爆開一聲脆響，一條烏皮長鞭已閃耀在邱炎的手上：「都退下來，看邱大爺今天不把這可惡的淫賊抽個體無完膚，就算他有能耐！」

毛正八彈身落在店門口，打手勢對譚氏兄弟道：「譚老弟二人守住二門，姓戈的如果想溜就狠點殺！」

也眞是湊巧，于小春接過人頭，隨意打開一看，却正巧是于長春的，不由雙手托起來大哭，那管得血肉模糊，臭氣難聞。

于小春凄厲的哭嚎聲，早驚動不少人圍在這小店門外觀看，有些膽小的，却躲得遠遠的……

金沙灘人頭店裡的李相公，依然端坐在門旁桌邊，含笑喝着酒，那樣子可眞夠輕鬆的。

戈顏心裡十分明白，姓邱的雖然自己不認識，但從他那種氣度上，以及對毛正八說話的口氣上，不難看出他的身份地位，一定比毛正八還要高！

心念間，洞簫橫在胸前，脚下站穩丁字步，蓄勢待變。

突見邱炎烏皮長鞭鞭把，倒着向自己面門撞來……

洞簫出手如電，結合成一股撩打之勢，迎擊而上！

却不料鞭把中途猛收，就聽「颯」的一聲，飛蛇般的鞭尾倒鈎而來，其勢猛與疾，逼得戈顏尖叫一聲，側身後退。

就聽邱炎冷笑道：「邱大爺今天不把你小子的五臟六腑抽出來，就不姓邱。」就在他的欺身追撲中，只見滿屋子鞭影縱橫交織，有如佈下一道天網，挾着勁嘯急風，硬是把戈顏圈在鞭影中。

戈顏在一陣閃躲騰躍中，就像是被撩撥而發怒的狂獅一般，大喝一聲，洞簫護住面門，長虹般隨着邱炎的鞭梢一轉，暴伸洞簫，指向邱炎面門橫截猛擊，同時左手握拳，挾着渾厚拳力，凌厲至極的搗向邱炎小腹，洞簫拳風，配合得天衣無縫，沉穩而凶狠，光景似是拚上命豁着幹。

於是，就在戈顏捲進來的同時，只見空中烏皮鞭梢遊龍戲鳳般先是响起七聲爆炸，脆响中掀起滿天五顏六色，片片碎布與鮮血，自戈顏的背上飄散開來！

然而戈顏連哼也不哼一聲，打譜他是早就準備承受姓邱的三五鞭子，他要在這幾鞭之下，狠狠的在敵人身上找回來。

邱炎看得十分眞切，姓戈的眞個要豁上性命幹了，因爲自己那幾鞭子下手得十分重，說不定這小子已是皮綻肉爛得脊骨外露了，但却不見對方眉頭稍皺。

心念間，烏皮鞭橫擊狂纏，準備把敵人的洞簫奪下。

於是，洞簫流閃翻掣，由直變橫閃過鞭梢，左手由拳變掌，一把抓住騰躍的烏皮鞭。

一連數次撞擊聲，只見邱炎以鞭尾撥打迎面搗來的洞簫，橫身前衝，左手已抓向戈顏的右肩頭。

戈顏右眼餘光看得十分眞切，邱炎抓來的左手絕不是單純的一隻手，因爲他的左掌中，鬼魅般的自他那鞭把之中，旋出一柄閃閃發光的匕首，細而又尖，耀眼生輝，戈顏心裡明白，如果刀鋒入肚，甚麼也甭提了！

「猴」叫一聲，戈顏拚命後翻，堪堪躲過匕首穿肚之危，但右臂却在淌血，一條血槽，光景還眞不輕。

戈顏猛抬頭，却發現自己滾在李相公桌旁，而李相公舉杯向他一揚，微笑着把酒灌入肚中。

戈顏正想說話，邱炎已揮鞭撲來，人未到，鞭聲已在戈顏耳邊响起。

强忍着徹骨的痛，戈顏回身再戰，突聽李相公道：「如果有人告訴在下，神偷毛幹今在何處，在下

倒願意知恩即報，加以援手。」

戈顏一聽，尖叫道：「李相公如果幫我退敵，戈某人馬上告訴你老偷兒的去處，絕不食言。」

李相公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神偷毛幹是你戈大俠指使的了？」

戈顏氣喘如牛，道：「現在還講這些幹鳥，媽巴子的快上啊，如果老子嚥了最後一口氣，你們一輩子休想再找到老偷兒！」

李相公道：「眞是這樣嗎？長白雪玉如今不在你戈大俠身上？」

戈顏早急得左閃右跳，只有招架而沒有還手之力，勉强回應道：「媽的，如果還在老子身上，王八蛋還窩在這荒山野鎭等着挨宰！」

李相公一聽，緩緩放下酒杯，雙手一扶桌邊，站了起來，一面微笑道：「就這麼辦，我救下你，你可得告訴我神偷的下落。」

戈顏心中一喜，突然間，門口站的毛正八暴喝道：「開人頭店的伙計，你說你要找神偷毛幹？」

李相公一笑，道：「還望各位成全。」

毛正八鬼頭刀一指滿身血跡而又狠狽不堪的戈顏，道：「你相信他的鬼話？」

李相公道：「在下有甚麼理由可以不信的，是他指使神偷毛幹的，當然他的話最可靠了。」

「哦呸！」毛正八吐了一口痰，道：「如果五天前，他說的話還能使人相信，如今要想找那姓毛的老偷兒，那得問我們！」

李相公一喜道：「眞的？那好，先告訴在下，你有甚麼理由來支持你的話是確實不假？」

嘿嘿一笑，毛正八道：「如果我們沒有在半途上碰到老偷兒，我們又如何知道姓戈的就窩在這小小駱峪關，又如何知道三顆人頭仍然在姓戈的手上？」

突然，戈顏狂叫道：「老偷兒根本就不知道那三包東西是人頭，他們顯然在胡說八道，要知那老偷兒就是爲了想得到這三個包裹，才爲我利用，爲我拚命的！」

李相公突然冷喝道：「戈大俠，你即好色又貪財，可是你找的合夥人却沒有上當，因爲我敢打賭，老偷兒絕不會把你這三包東西看在眼裡，而他的眞正目的，當然就是那長白雪玉，一旦他得到那寶貝，想想看他會不會像個傻蛋，雙手捧上給你？」

戈顏已被逼得盡在東躲西閃，聞言大怒，道：「老偷兒他絕對不敢，他絕對不敢獨吞，那長白雪玉原本就是我自關外帶來的，物歸原主是天經地義的事。」

李相公含笑道：「戈大俠，專心拚命吧！」一面對門口叉腰扛刀，有如門神般的回回毛正八道：「毛大俠，可否奉告在下，那毛幹的下落？」

毛正八並不傻，因爲他知道老偷兒心中有一肚子秘密，那可是有關武林的大事，一旦毛幹被捉，那還了得，然而眼下又不能不說，萬一這小子要半途插手……

於是，毛正八道：「我等確實碰到老偷兒，不過已經快兩天了……」

李相公點頭微笑道：「毛大俠在甚麼地方遇上毛幹的？」

毛正八道：「寶雞，我們離開的時候，老偷兒還在寶鷄呢！」

李相公微笑着點頭，道：「原來毛幹眞的繞道終南大山西去，這倒是令人出其不意的。」

突又聽戈顏喘息的叫道：「李相公，你眞的相信騷回子說的話，他在騙你的！」

李相公雙手在瓜皮帽上一扶，伸手入懷摸出一塊碎銀子，往桌上一放，道：「毛大俠的話合情合理，我爲甚麼不信？」緩緩的往門外走，李相公對毛正八道：「姓戈的是你們的了。」

毛正八錯開一步，望着李相公走出門外，而飯店中鞭影縱橫抽擊，上纏下盤，戈顏已滿身是血，鼻樑賁腫，光景還眞夠凄慘的。

發覺李相公走向店外，戈顏哀叫道：「李相公……」

站住身子，李相公雙手在背後互握着，瀟洒的一笑，道：「戈大俠，有機會不要忘了，金沙灘的人頭販賣店，隨時都在歡迎你這老顧客上門呢！」

於是，李相公呵呵一笑，極快的走出駱峪關……

也就在李相公離去不久，飯店中一聲極爲凄厲的慘叫聲，直衝霄漢，久久不散，連遠去的李相公也停步回頭一望，臉上露出一個冷漠的微笑。

邱炎把匕首從戈顏的屍體上拔出來，又旋入烏皮鞭把中，于小春一刀砍下戈顏的頭，扒下戈顏的長衫，兜包起來，這時候早把店外看的人嚇得逃避不及……

於是，四個人頭全拴在于小春的馬背上，毛正八等五個人，連坐下來吃頓飯也沒有，馬上離開駱峪關……

五個人急忙離開，當然是有原因的，因爲，如果毛幹所言屬實，那就必需設法再找到毛幹，絕不能讓毛幹死在鎖龍嶺的姓屈手中，而再一次武林大團結，正需要毛幹穿針引綫呢！

當然，如今金沙灘人頭店的屈大掌櫃，却勢必要抓到毛幹，那不只是爲了長白雪玉，主要的是毛幹

發現了鎖龍嶺上的絕大秘密，那才是令姓屈的蓆不安枕呢！

遠處，已經看到渭水河，兩岸亂石荒林與平疇綠田，襯托出河水如帶，往東伸延，從層巒起伏不絕的高山中，一道山溪，似小蛇一般通往渭水河，過了河往西去，就是寶雞了。

就在這高山峽口，毛正八攏住馬韁高聲道：「咱們在此地塞飽肚皮，要趕到寶鷄，怕不到半夜不會趕到。」

於是一行五人就在這峽口幾棵老柏樹前下馬，毛正八從馬背鞍袋裡取出幾塊醬牛肉，幾個人似啃饅頭般，猛撕着往嘴巴裡塞！

沒有人說話，甚至連大聲咳一下也沒有，于小春望着馬背上的人頭，吃了兩口牛肉就吃不下了。

一旁的溪水潺潺，從谷中壓出來的山風，聽起來帶着嘯聲，而使得樹葉發出「嘩啦嘩啦」聲。

也就在這些有如雜亂樂章的聲音中，一陣勁急的馬蹄聲，清脆的敲打在山道上，又清晰的傳入五個人的耳朵，而使得五個人有些不自在的感受！

毛正八挺胸站起身來，回頭看去，山徑崎嶇，斷崖交錯，只聞聲音不見人。

邱炎把最後一口牛肉塞入口中，道：「咱們準備上道吧！」

毛正八走到于小春跟前，低聲道：「小春吶！我與你邱大伯送你三人到了寶雞，還得回頭往中原走走，毛偷兒發現金沙灘的絕大秘密，武林中如果不及早把力量團結起來，誰也活得不安穩。」

于小春含着淚，道：「一切全聽毛大伯安排。」

毛正八等人正準備上馬呢，山坳裡，突然冒出兩騎快馬，毛正八看得眞切，其中一人正是金沙灘人頭店裡的李相公，與李相公同在一起的，也是一位長相俊俏，風度翩翩，貌似潘安的年輕人，兩個人穿着打扮全都相同，甚至兩匹快馬也顏色高矮全同。

緊急的一攏馬韁，李相公哈哈一笑，道：「各位可眞夠快的，也只是一個多時辰，再回頭各位已離開駱峪關上道了。」嘿嘿一笑，又道：「各位這麼急着走，可是要去辦大事的吧！」

毛正八與邱炎俱各自一怔，毛正八道：「二位這是準備上那兒？可是趕着去寶雞找那老偷毛幹嗎？那就快些走，晚了恐怕……」

李相公冷笑一聲，道：「毛幹當然要找，而且必須及時的找到，也免得他惹下大禍而害死無辜。」

另一個也木然的道：「除了找那名副其實的神偷以外，順便也找各位。」

毛正八一楞，看了一眼邱炎，邊問道：「你找我們幹甚麼？」

只見兩個年輕瀟洒的相公緩緩的走下馬來，李相公一拍馬屁股，那馬彈蹄蹓向崖邊，早聽另一個年輕相公對李相公道：「李相公，咱們可沒有時間在這兒泡磨菇，趕着還得找那老偷兒呢！」

李相公笑道：「說的也是。」他話聲一落，二人各自懷中摸出兩隻鋼丸，那鋼丸看起來通體溜圓，大小如蛋，十分惹眼。

這是甚麼玩意兒？毛正八長髯抖動，夕陽彩霞在他那沒有一根頭髮的頂上，反射出閃耀的光芒，而使得他那一雙虎目更見威嚴。

只聽他沉聲道：「二位這種架式，可是要打架？」

李相公道：「不是打架，是殺人！」

另一個也冷冷的道：「人頭店的人從不找人打架，當然，除了獵取人頭之外。」

「刷」的一聲，邱炎的烏皮鞭已拔在手上！

毛正八一打招呼，譚彤譚剛兩兄弟與于小春三人也拔出兵刃。

毛正八戟指李相公罵道：「外表忠厚，內藏奸詐，年紀輕輕，已表現出暴戾恣睢的樣子，娘的，姓屈的王八蛋是怎麼調教出來的。」

邱炎烏皮鞭一抖，「叭」的一聲，山石碎裂飛揚，冷哼道：「娘的，就憑你二人乳臭未乾，也想摘下邱大爺頂上人頭？」

李相公笑笑，道：「邱大俠的大名太過响亮，『高原禿鷹』威名，只要在西北高原上一經提起，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說句洩自己氣的話，邱大俠成名之日，我等還在娘胎裡打觔斗呢。」

另一個相公也接道：「就算眞的不行，可是咱們吃了人頭店的飯，就得爲人幹，李相公你說對不對！」

李相公雙目灼灼，道：「說的也是。」

雙方距離已近，兩個相公雙手縮在袖口，看不出剛才取出的鋼丸藏在那裡……

但毛正八十分明白，二人手中所握的鋼丸必然十分霸道，只是不知鋼丸出手時候的路數。

於是，毛正八伸手一阻，道：「慢着。」

李相公冷笑道：「目前對我們二人而言，可正是到了『寸金難買寸光陰』的時候，也許就因爲你這一躭誤，寶雞就會走掉老偷兒，毛大俠，你們還是快上路吧！」

毛正八大鬍子一抖，大罵道：「操他娘，可是那屈仙姑要你二人來殺人滅口？」

李相公與另一相公對望一眼，

二人全得意的笑了……

李相公邊笑邊道：「趙相公，聽到沒有，大奶奶的話還眞的一些不差，那個神偷眞的把見到的吐給別人知道了。」

姓趙的相公道：「咱們還等甚麼呢？」

他二人正要出手，邱炎早與毛正八一打招呼，道：「他娘的，這是在殺人滅口啊！」烏皮鞭一抖，「咻」的一聲，抽向李相公！

李相公哈哈一笑，身形暴彈，斜肩晃進鞭影中，右手掌心一吐，只見星光乍現，快不可言的擊向烏皮鞭中央。

邱炎心想，這是甚麼招式，鋼丸不向人擊，却偏偏擊向鞭身，心念間，右手運力抖動，正好把鋼丸撞向一側，而鞭梢却似天外遊龍般暴閃而至！

也就在鞭梢快要抽上李相公的臉上時候，突見鋼丸繞着烏皮鞭一匝纏，有一股奪鞭的力量，自鞭身傳到邱炎握鞭手上，不由使他大吃一驚！

緊接着，「咯」的一聲，那鋼丸在空中一閃動間，筆直的又回到李相公手中，再看邱炎手中烏皮鞭，竟然齊中斷爲兩截。

邱炎一陣心痛，伸手在鞭把上旋出匕首，一面招呼譚氏兄弟道：「大伙上，圍起來殺！」

毛正八遇上趙相公，兩個照面，他的鬼頭刀也被鋼丸繞斷半尺長，氣得哇哇大叫，但已是手忙脚亂……

于小春早揮起虎爪，撲向趙相公，却不料他功淺力薄，只一個照面，就被鋼丸繞脖，早被趙相公用力一帶金絲，一顆人頭掉在地上。

趙相公身法詭異，他空中橫閃，地上倒翻，動作輕鬆，出手辛辣，毛正八不但無法施救，他甚至連自保都有些難以應付。

另一面，李相公以一對三，幾招下來，譚氏兄弟已一死一傷，滾在岩邊難以行動。

這時候邱炎已披頭散髮，因爲他在一連躲過三次鋼丸繞脖之危以後，髮巾掉落，白髮散亂，凶焰全消，氣喘如牛，但却仍要拚命揮動匕首搏殺。

就在邱炎與毛正八二人奮力拚鬥，捨死忘生，負隅頑抗的時候，譚形突然强忍斷臂之痛，翻身上馬，急馳而去，然而，馬聲驚動趙相公，只見他抖手一揚，手中鋼丸已圈在馬腿上。

趙相公斜肩挺胸扭身一帶，「咯」的一聲輕響，那麼粗的馬後腿，竟然也被他的鋼丸纏斷。

狂鳴一聲，譚形座下騎貼地連翻兩個觔斗，竟與牠的主人雙雙撞死在道旁一塊大岩石上。

適時，突聽毛正八道：「邱兄，你快走，兩個王八蛋交給我！」

邱炎凄厲的狂叫道：「他娘的這光景不是擺得很明白，兩個小畜牲是吃了秤錘『鐵』了心，不趕盡殺絕，他們會罷手？」

突聽李相公笑道：「二位功力實在不俗，能和鎖龍嶺金沙灘人頭店的二十四大相公糾纏這麼多回合，可也眞是難能可貴了。」

邱炎大聲罵道：「收起兒的鐵蛋，你小子敢不敢與邱大爺比比拳脚上的功夫。」

李相公道：「人頭店裡的夥計，怎可以空手搏鬥？那又如何取下你邱大俠項上人頭？」

毛正八早又狂喝道：「邱兄，這兩個小王八蛋早已滅絕人性，他們如今但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咱們還是穩住殺！」

趙相公冷冷一笑，道：「聽奶奶說，當年十八盤嶺上，你二人也參與盛會，黑白兩道大團結，合着拚殺兩個人，難道你們當時那種亂刀殺人就有人性？」

邱炎一聽，不由大怒，高聲罵道：「鼠輩，你們何不問問屈仙姑那老太婆，她與她丈夫當年幹甚麼事才引起武林中黑白兩道合力圍剿的，若論罪狀，她丈夫屈大勇該死一千次，屈仙姑也該死五百回，想不到好人不長壽，眞她娘的禍害一千年，還不到二十年，她屈仙姑又要大鬧江湖了。」

毛正八也道：「若不知屈仙姑是怎麼活過來的，毛正八死不瞑目。」

就在二人喘氣如牛，狂抓猛劈的時候，空中兩隻鋼丸盡在二人頭上呼嘯不休。

突然間，李相公一聲招呼，道：「幻！」

誰也聽不懂他只說出這麼一個字是甚麼意思！

當然趙相公十分清楚，因爲就在他的身法閃展中，口中一聲長嘯，身子凌空向上騰，看來似是要撞向身在空中的李相公，却不料二人在空中各出左臂互推，然後身子狂旋，有如平沙落雁一般，斜着捲向毛正八與邱炎二人。

衣袂飄飄中，一股巨大的勁力席捲而來，毛正八早已殺紅了眼，他不但不躲不避，甚至還咬牙切齒，和身撞向近身的李相公，手中的鬼頭刀，上劈下砍十三斬一氣呵成，打譜是要與李相公來個同歸於盡。

却不料明明李相公向自己撲來，然而李相公人影一錯，捨自己而衝向身後的邱炎，李相公手中的鋼丸，却自右前方斜纏向邱炎……

邱炎也是同樣遭遇，他也以爲趙相公向自己撲來，而且鋼丸出手，明敞着向自己纏來，他匕首往空連劃，但却發覺趙相公幽靈一般閃向自己身後……

於是，毛正八與邱炎是同一個想法，那就是一個大旋身，要看敵人有何陰險絕招……

然而太慢了，因爲當二人剛一轉身，面對的敵人全變了，邱炎發覺趙相公變了李相公，毛正八也發覺李相公變成了趙相公。

這時候斜面勁急的鋼丸有如天外流星般，在鋼丸上那比刄芒還要鋒利的金綫抖纏中，只在二人脖子上繞了一圈，李相公與趙相公二人已奮力回抽，兩聲「咯」合爲一聲，兩顆人頭，就那麼一晃盪，隨着屍體的倒下，而滾落在道旁的草堆裡。

「絲絲」兩聲，鋼丸又飛入二人手中！

李相公放眼週圍，冷冷一笑，道：「上馬！」

於是，兩騎快馬直衝向山口，朝着渭河而去……

夕陽早已落山，大地灰暗一片，似是對毛正八與邱炎等幾個人的死漆上了一層凄慘的顏色！對於兩個橫行西北高原的兩個梟雄而言，他們這次也是爲道上朋友出馬，眞應了那句道上朋友常掛在嘴邊而又銘記在心的老話：「爲朋友兩肋插刀。」

＊　＊　＊

且說那神偷毛幹在寶雞的山腰小街上找了一家旅店，心安理得的住下來，一連折騰了好幾天，眞正是心驚膽顫而又精疲力竭，如今腰藏寶物，心情愉快，就算是十幾二十年前的武林大屠殺重現江湖，也準備躲得遠遠的，趨吉避凶，找個吉祥安靜地方，美化自己下半輩子的人生去了。

這天夜晚，神偷毛幹酒足飯飽，已經打算第二天上路東去潼關，因爲他已在這寶雞地面上找了兩天，竟然沒有一個大商賈被他看中，於是他發覺要想把這長白雪玉脫手，必須東去長安，所以他反倒放鬆心情，悠悠蕩蕩的來到寶鷄一家妓院。

那妓院開設在渭水河畔，大紅燈籠上翠綠大字，寫的是杏花閣三字。

在北國，杏花色艷而美，而這家妓院的姑娘也一如杏花，鶯鶯燕燕，俏麗迷人，肥適的一如楊玉環，瘦俏的可比趙飛燕，甚至是黛玉型的也有好幾位。

神偷毛幹是個五短身材，他大敞步登上杏花閣那個大門檻時候，一個「大茶壺」早諂笑不迭的一聲大吼：「接客！」

像一羣花蝴蝶般，一下子從四面八方擁擠過來二十多位粉頭，其中有幾個個頭大的，擠在後面直嚷嚷：「客人呢？」

原來幾個女的，早把毛幹團團圍住，而使得後面的幾個還以爲客人未走進院子呢！

要知神偷毛幹雖然職業不雅，但在黑道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豈會把這些粉頭看在眼裡！

只見他兩手向外一撥，身前的幾個早東倒西歪而空出一條路來。

神偷毛幹走入正廳，「大茶壺」緊跟進來，笑道：「大爺，你老是想端個盤子呢？還是準備住夜？」

毛幹手拈八字鬍，鬥雞眼一瞇，道：「把當家主事的找來。」

「大茶壺」一聽，不由笑道：「大爺，凡是到我們杏花閣來的，無非是找個如意順眼的姑娘，這件事小子就能替大爺辦得妥妥當當，而使大爺心滿意足，又何必找當家的呢！」

毛幹一聲哈哈，道：「成！既然你能讓大爺今晚痛快，那就免費唇舌，先把你們這兒最好的姑娘找來，讓大爺過目。」

「大茶壺」快步走到裡間，不一會兒，却領了個四十多歲，油頭粉面，臂粗腰圓，却又細皮白肉的胖女人走進來，一面伸手指着毛幹道：「就是這位爺。」

神偷毛幹大怒，沒等胖女人坐下來，早一個箭步衝過去，「劈哩叭啦」就是幾個耳光子，把「大茶壺」打得口吐鮮血，一屁股坐在地上，面露驚慌。

突見那胖女人雙手叉腰，破口大罵道：「那裡來的王八蛋，三分像猴子，七分像隻地老鼠，竟敢跑到杏花閣來撒野。」一面突然提高聲音，道：「孩子們，進來打，打死這不長眼睛的，丟到渭河餵王八！」

神偷毛幹的武功，江湖上雖然排不到一流，可也能排在一流的尾巴上，江湖上誰能吃定他，他自己清楚得很，如今在這杏花閣，大概還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耍狠的。

就在那胖女人的吆喝中，早衝進來三個莽大個子，六隻蒲扇大手向毛幹抓去，顯然想捉小雞般，把毛幹抓出這間大廳，隔牆要把毛幹擲出去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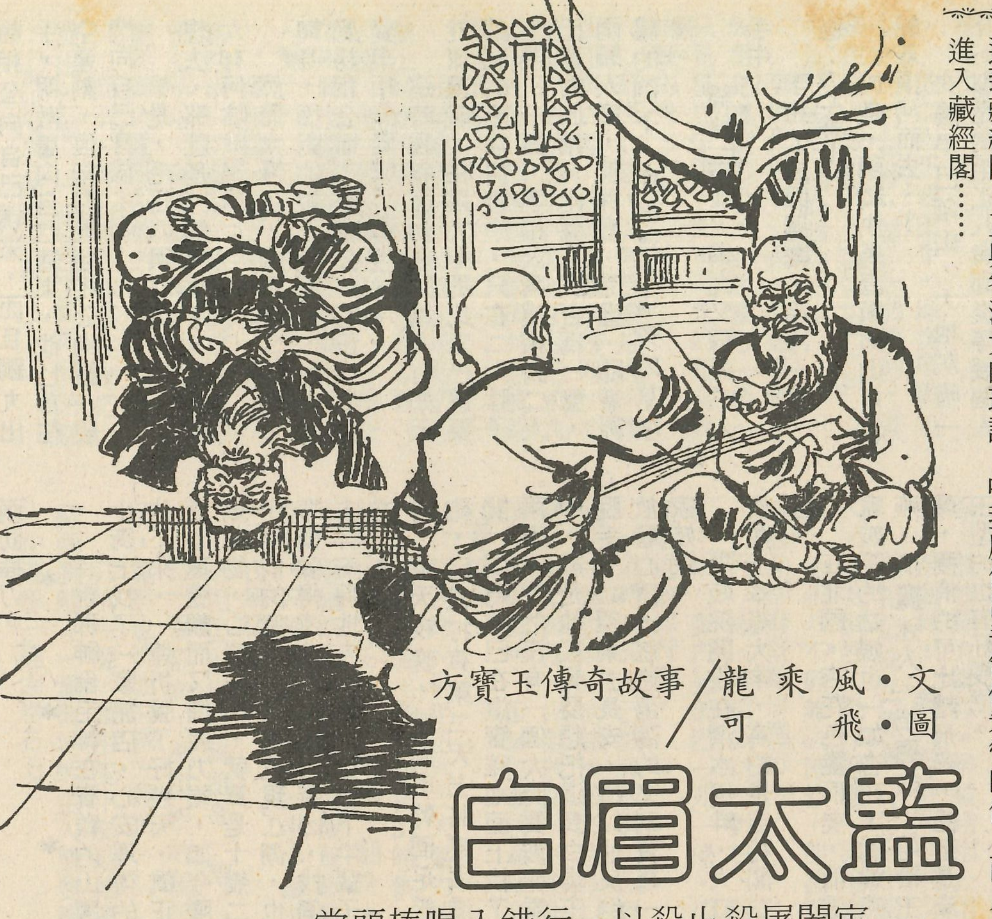
神偷毛幹不等大手抓到，雙肩一晃，人已撞進中間那人懷裡，看上去正是投懷送抱。

却不料中間那大個子正要攔腰抱住毛幹，突然間狂叫一聲，雙手狂舞，一臉痛苦的往後倒去。

另外兩人尚未會過意來，早被毛幹連踢帶打，抱膝捂脅跌坐地上。

（未完・四）

上文提要：為了方寶玉剃度之事，唐唱入寺去找方丈接洽，憑着兩人三十年的交情，果然免去剃度之前繁縟手續，立刻剃度，並指名智量爲其師父，賜方寶玉法號宏青，唯我魔僧與唐唱一直在戒場外等候，一見受戒完畢，雙雙迎前恭喜。翌日方寶玉逛到藏經閣，正與智澄大師理論，唯我魔僧出手制住看管四僧，兩人進入藏經閣……



方寶玉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白眉太監

當頭棒喝入錯行　以殺止殺屠閹宦

方寶玉一面揭閱，一面問道：「怎見得是假的？」

唯我魔僧道：「少林達摩易筋經，乃天下第一奇書，又豈會隨隨便便放在一角，咱們只是隨隨便便抽取一兩本瞧瞧，就把這天下第一奇書找了出來？」

方寶玉想了片刻，覺得大有道理，點點頭道：「說得甚是，天下間決無如此便宜之事，這定必是他媽的假貨。」

他嘴裏說是假貨，心裏也認定這是贋品，但卻把這秘笈放入僧袍之內，貼肉收藏，唯我魔僧也不理會，只是道：「這藏經閣並不好玩，咱們走罷。」

方寶玉卻道：「暫且別忙，反正已來了，咱們就在這裏聊聊罷。」

唯我魔僧不置可否，卻把一大疊佛經推開，和衣而睡躺在一張長案之上。

這本是少林寺藏經之地，外人根本難越雷池半步，但方寶玉是寺中和尚，唯我魔僧更是神通廣大的佛門怪傑，兩個不倫不類的和尚湊在一起，竟把偌大一座少林寺視如無物，連藏經閣也說來便來，說要躺臥便大模大樣地躺臥着。

只見唯我魔僧躺在一張長案之上，不到片刻，居然睡得甚是酣暢，眞是如入無人之境。

但方寶玉卻在尋思：「這瘋僧好事多爲，固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老衲正值年少有爲，又豈可老是陪着此僧胡天胡帝？」

越想越覺不妙，但到底怎樣才能擺脫唯我魔僧的糾纏，卻是傷透腦筋之事。

他苦思良久，仍無善策，忽聽藏經閣外，有人輕輕的嘆一口氣。

方寶玉猛然一驚，心想：「準是少林寺的大和尚老和尚知道咱們在藏經閣內搞得烏烟瘴氣，前來找咱們算帳了！」放眼向外一望，卻是陡地怔住。

只見藏經閣外，懶洋洋地站着了一個老者，赫然竟是前後左右。

方寶玉又驚又喜，匆匆出外，叫道：「前後大哥，老衲想得你好苦啊！」竟抱住前後左右的雙腿，哭得聲淚俱下。

前後左右大爲感動，笑道：「老弟，不必傷感，咱們既在此地重逢，怎麼說也不能讓人欺負你來着。」

方寶玉道：「老衲是少林寺的得道高僧，諒也沒有什麼人斗膽欺負。」

前後左右道：「你那個魔僧，卻是麻煩頂透的脚色。」

方寶玉道：「那也沒甚麼，他要我出家做和尚，我也做了，再麻煩的事，亦不外乎刮掉腦袋上的三

千煩惱絲，如此而已。」

前後左右道：「穿起袈裟事更多，別以爲這樣便可把煩惱洗滌得一乾二淨。」

方寶玉嘆了口氣，道：「大哥經驗豐富，這椿事，依你看應當怎辦？」

前後左右道：「你別着急，且先把唯我魔僧與你的轇轕詳細道來。」

方寶玉只得把唯我魔僧如何纏住自己的緣由一一說了，前後左右聽得眉頭大皺，喃喃地道：「果然是一代魔僧，好大的殺孽！」

方寶玉道：「他的殺孽，只是他的事，但老衲……不……不……老弟如今卻陪他做了和尚，這便如何是好？」

前後左右沉吟良久，道：「唯今之計，只好一本正經向魔僧說法，且看能否將之點化。」

方寶玉道：「老衲……不……不……老弟就算果有慧根，只怕也未能在出家一兩天之後，便能令魔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前後左右道：「單憑你一人之力，自然是難竟全功的，如今事已至此，唯有咱們兄弟二人一起向魔僧說法，且看是否可奏神效！」

方寶玉聽了，心想：「這老大哥行事出神入化，反正爲了這魔僧，早已弄得滿天神佛，就且讓前後大哥點化於他，也是好的。」當下點頭如搗蒜，答允下來。

便在此時，已聽見唯我魔僧在藏經閣內叫道：「既已決定兄弟聯手一起向貧僧說法，怎不快點進來？」

前後左右與方寶玉互望一眼，隨即雙雙進入藏經閣內。

方寶玉首先唸了一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前後左右也照唸如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唯我魔僧盤膝而坐，雙手合什，道：「貧僧唯我，出家修爲多年，但至今依然殺性不減，兩位有何妙語點化，還望及早指點迷津則個……阿彌陀佛！」

方寶玉也盤膝而坐，喃喃道：「上天有好生之德，老衲有好奇之心，老衲的這位老大哥前後左右，則有菩薩心腸，只要咱們三位一體，努力參悟，定必馬到功成，大殺三方，順順利利者也！」

他越說越是信口開河，不倫不類。但他卻裝出一本正經，神聖之至的模樣。

不但他一本正經，前後左右的神態，更是一本正經。

可是，前後左右的臉色雖一本正經，也是盤起了膝，但坐姿卻是古怪之極。

他的坐姿古怪，是因爲他根本並非盤膝而坐，而是頭頂在地，雙膝盤着向天，變成了奇特之極的「倒豎葱」。而最奇特的，卻是他仍然雙手合什，嘴裏也像個和尚般，不斷的在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天天都阿彌陀佛！」

方寶玉雖然心中大是奇怪，但嘴裏卻沒問一句，只是心裏在想：「老衲這個老大哥，行事每每出人意表，只要他不是恰好瘋病發作，此舉定必大有深意，決不可打擾了他老人家的修爲。」

方寶玉固然是大感奇怪，唯我魔僧更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心中嘖嘖稱奇……

只是，既然方寶玉睹狀之下，似乎也不以爲異，要是自己首先開口質問，未免是輸了一籌，與其一開口便輸，倒不如也保持沉默，靜觀其變。

但前後左右只是一直以頭頂地，雙腿盤膝屁股朝天，並且口中不斷唸着「阿彌陀佛」，除此之外，再無別的任何動靜。

唯我魔僧等得不耐煩，忽然心生一計，也依樣葫蘆，以頭頂地，雙腿盤膝屁股朝天，也不斷口唸「阿彌陀佛」，只是一面唸着，兩眼卻一直瞪視着前後左右，再度靜觀其變。

果然，唯我魔僧也頭頂地，屁股朝天之後，前後左右就有話說了。

他道：「大師，你倒轉了。」

唯我魔僧一愕，道：「貧僧和你是一模一樣，怎麼不說是你首先倒轉過來？」

前後左右哈哈一笑，道：「有相如無相，無相如有相，大師以爲我倒轉過來，怎不想想，是否大師的眼睛倒轉了，所以才以爲我這個人倒轉過來？」

唯我魔僧想了想，道：「不！貧僧的眼睛很好，決計不會倒轉。」

前後左右道：「也許，大師的眼睛眞的沒有倒轉，但何以偏偏視我如倒轉之人？」

唯我魔僧想了又想，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前後左右乾咳兩聲，又唸了一句「阿彌陀佛」，才道：「大師視我如倒轉之人，其實是不對的，世人皆以足沾地頭向天視爲正常，但倒行逆施之輩，偏偏橫行於天地之間，又有誰敢多說一句了？」

唯我魔僧道：「不錯，正如少林寺方丈，竟對方寶玉剃度之事，諸般阻攔，這便是倒行逆施，但偏偏如此禿驢，卻是堂堂少林寺之方丈，眞是可惡可恨！」

前後左右道：「少林寺方丈，固然是亂七八糟，胡作非爲，倒行逆施令人惱恨，但畢竟方寶玉能否出家，對整個天下來說，小事一椿

而已……」

唯我魔僧道：「施主此言差矣，方寶玉能否出家，是一樁大事！貧僧能否悟破心中重重殺孽，貧僧能否放下屠刀，照貧僧看，全憑他老人家能否在剃度之後，以他的慧根點化貧僧……」

前後左右嘆了口氣，道：「眞是愚不可及！」

唯我魔僧一怔：「貧僧有什麼不對？」

前後左右道：「大師輕重不分，本末倒置，難道還要讚一句聰明得很嗎？」

唯我魔僧急急追問：「貧僧輕重不分，施主何所見而云焉？」

前後左右卻閉着眼睛，只是喃喃地在唸「阿彌陀佛」，再也不理睬這半瘋不癲的僧人。

唯我魔僧正給這老者弄得渾身發熱，心如萬蟻直鑽，豈料前後左右突然來一個不瞧不睬，不禁大爲惱怒，正要喝問，甚至出手相逼，忽然聽見方寶玉這個小和尚嘆一口氣，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方寶玉這兩句「原來如此」，每一個字都拉得又長又沉重，聽來煞有介事一般。

但到底是什麼意思？這一點，別說是唯我魔僧不明白，前後左右不明白，就連方寶玉自己也不明白。

既然連說話的人都不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何以還要說出來？一旦說了出來又有什麼用？

作用當然還是有的。

這是說書先生的竅門，往往在緊要的關頭上，便施展出類似故弄玄虛的手段，用意是要把聽衆的心神先行扣住，然後才慢條斯理地解說下去。

當然，一般的說書先生，縱使在施展這等手段，他心中還是有數的，決不會在故弄玄虛之後，便變得啞口無言，無法自圓其說。

但方寶玉此刻的故弄玄虛，卻是臨急抱佛脚，先行弄了玄虛，連續說出了兩句「原來如此」，這八個字固然是足以立刻扣住唯我魔僧的心神，但往下去如何才能自圓其說，卻是「暫且不得要領」！

唯我魔僧卻早已給前後左右弄急了，再給方寶玉這麼一說，登時精神一振，忙道：「小師父，你已勘出佛法了？」

方寶玉心中苦笑不迭，他老人家是否有什麼「慧根」，那是連他自己都不明白，不清不楚的，至於「佛法」，那更是深奧有如瀚海，他老人家連一點兒邊際也沾不上。

但唯我魔僧顯然對自己抱有極大希望，要是不施展一些「揚州方少俠手段」，只怕此人對自己還會糾纏下去，沒完沒了。

心念一動，忽然大喝兩聲，道：「果然是倒轉了！果然是倒轉了！」

唯我魔僧忙道：「貧僧此刻這個模樣，是否合適？」

方寶玉道：「這裏是少林寺，是和尚修行的地方，大師要怎樣盤膝而坐，都沒關係，但照我推算，不管你怎樣坐怎樣站怎樣行走怎樣躺臥怎樣拉屎，都是倒轉了！」

唯我魔僧連忙又倒轉過來，頭在上脚在下盤膝而坐，道：「小師父，快把道理說出來！」

方寶玉嘆了口氣，道：「大師，你可知道，你錯得最厲害的是什麼？」

唯我魔僧想了片刻，便點頭如搗蒜，道：「貧僧曉得！貧僧曉得！都是貧僧殺性太重，以致罪孽一天比一天深重，要是再殺戮下去，那眞是不得了！不得了！」說到這裏，居然臉紅耳赤，呼吸急促。

但方寶玉卻搖頭不迭，道：「非也！非也！大師之錯，決不在此！」

唯我魔僧一怔：「莫非小師父另有見地嗎？」

方寶玉道：「大師何以要出家爲僧？」

唯我魔僧道：「這……這也許是天意吧。」

方寶玉道：「何以天意要找你這樣的人來做和尚？」

唯我魔僧道：「既是天意，又怎曉得？」

方寶玉搖搖頭，道：「照老衲看，大師出家爲僧，決不是什麼天意，只是大師當年一念之差，故此什麼都不做，居然去做了和尚。」

唯我魔僧聽得眉頭大皺，正要反駁，但再想一想，卻又覺得這位小師父說的話，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的。

當下便道：「也許……也許眞的不是天意……」

方寶玉冷冷一笑，道：「既不是天意，便是你自己亂出三十六的餿主意！」

唯我魔僧眉頭緊皺，道：「就算這本來是我的主意，也不能說是什麼餿主意……充其量……充其量只能說是不太高明罷了……」

方寶玉又再冷冷一笑：「大師，你貴庚？」

唯我魔僧一愕，茫然不知所措。

方寶玉又再問：「大師，你貴姓？」

唯我魔僧更是愕然，道：「貧僧法號唯我……」

方寶玉大怒，突然一拳重重轟在他的頭頂上，同時喝道：「老衲這是以拳代棒！」

以方寶玉的「功力」，就算再重的在唯我魔僧頭頂上連轟一百拳，也決不能使魔僧受到任何傷害，但唯我魔僧吃了這一拳，竟是全身一震，失聲叫道：「好一記當頭棒喝！」

方寶玉又怒道：「這是當頭拳喝，你活到這把年紀，既忘掉了自己的歲數，又連自己本來姓什麼都說不出來，還算是什麼高僧矮僧？『唯我』是你的法號，可不是你俗家原來的姓氏，難道你是從石頭裏爆出來的，一出生就做了和尚嗎？」

唯我魔僧搖了搖頭，眼神一片混沌：「不！我不是由石頭裏爆出來的，我也不是一生下來便出家做了和尚……但我爲什麼會變成和尚？爲什麼？爲什麼？怎麼竟然記不起來了？」

方寶玉打蛇隨棍上，冷笑道：「你不知道，老衲卻是一清二楚！」

唯我魔僧忙道：「小師父果然心澄智明，大有慧根，還望指點迷津，救一救貧僧！」

方寶玉咳嗽兩聲，清理一下喉嚨始道：「大師，你是不是個男人？」

唯我魔僧陡地一呆，道：「我是個男人……但也是個和尚。」

方寶玉冷冷一笑：「你是先做男人？還是先做和尚？」

唯我魔僧茫然地問：「小師父……這個有關係嗎？」

方寶玉道：「要是無關宏旨，老衲還問什麼鳥？難道你以爲老衲在消遣你來着？」

唯我魔僧大吃一驚，急急分辯：「貧僧不敢！貧僧不敢！」

一個在江湖中殺人如麻的魔僧，居然在一個小和尚面前汗流浹背，語聲惶恐，也未嘗不是一樁怪事。

但兀自倒豎着的前後左右，卻是神情淡若，似乎絲毫不以爲怪異。

就連方寶玉也覺得自己越來越是理直氣壯，非要好好點化點化唯我魔僧不可。

唯我魔僧用手拭了拭汗，良久才能接着說下去：「照貧僧知曉，貧僧是先做男人，後來才做和尚……但和尚也是男人……」

方寶玉立時喝道：「天下男人皆可娶妻生子，和尚可以嗎？」唯我魔僧只好搖頭。

方寶玉道：「且先別理會大師做了和尚以後之事，咱們首先算一算你做男人時的帳！」

唯我魔僧怔呆半晌，道：「那又有什麼帳要算了？」

方寶玉臉色一沉，道：「要是沒有帳好算，老衲也不會跟你這個蠢和尚多費唇舌！」

唯我魔僧倏地雙目兇芒閃現，叫道：「誰說貧僧是個蠢和尚？」

話猶未了，方寶玉已一拳轟在他的鼻樑上。

揚州方少爺，用拳頭轟向別人的鼻子，是司空慣見之事，乃至近來，四次誤轟小春姑娘的鼻子，更是稀奇古怪得難以形容。

這一次，他用力怒轟唯我魔僧，則是「兵行險着」。

以唯我魔僧的武功，方寶玉要轟中他的鼻子，簡直是難比登天之事。

倘若萬一竟然命中，後果卻也堪虞。

要是這一拳轟中了唯我魔僧，而又把他激怒的話，方寶玉這個小和尚，恐怕就只能做上一兩天便歸西去也。

但世事如棋，變幻莫測。

方寶玉這一拳，一下子就結結實實的轟中了唯我魔僧的鼻子。

唯我魔僧既沒閃避，也並沒運勁凝聚內力與方寶玉拳頭之力比拚。

總之，這一拳是「拳來鼻受」，照單全收。

唯我魔僧居然眼神不變，臉色如常，但卻也給打得鼻血長流，模樣嚇人之極。

方寶玉不等他開口，已搶先喝問：「這一拳打得怎樣？」

唯我魔僧道：「有點疼。」

方寶玉道：「什麼地方疼？」

唯我魔僧道：「我的鼻子。」

方寶玉怒道：「老衲並不是問你的鼻子，是問你的心境！」

唯我魔僧一呆，道：「貧僧的心境，都是妄念。」

方寶玉道：「說得好，既有妄念，便會動手殺人！」

唯我魔僧急急搖頭，道：「不！不！不要殺人，貧僧再也不要殺人。」

方寶玉聽到這裏，卻莫名其妙地長長嘆了口氣。

他爲什麼要嘆氣？

說穿了一文不值，這是方少爺再度故弄玄虛，一則拖延時間再想辦法對付這魔僧，二則也好讓這魔僧爲之莫測高深，不敢小覷了「老衲的法力」。

果然，唯我魔僧聽見「小師父」長長地嘆了口氣，登時噤若寒蟬，不敢稍作半點聲響。

方寶玉長長嘆一口氣之後，忽然道：「你可知道，男人最怕做錯什麼事？」

唯我魔僧道：「不曉得。」

方寶玉道：「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你以前是個男人，但卻糊裏胡塗地做了和尚！到此刻還不知道爲什麼要出家爲僧，這便是『入錯行』！」

唯我魔僧一呆，道：「但……但貧僧已做了大半輩子的和尚……」

方寶玉道：「難道你沒聽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兩句話嗎？」

唯我魔僧道：「這八個字，貧僧已聽了好幾十年了。」

方寶玉道：「這就是了。既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也可以放下禪杖，立刻還俗。」

唯我魔僧聽了，不住地搖頭，道：「不！還俗是絕不可以的，貧僧曾在佛前許願，一日爲僧，便終生都做和尚。」

方寶玉眉頭大皺，心想：「這瘋僧若肯還俗，老子也自當陪他一起還俗，此謂之一了百了，千了萬了，最是妥當不過，偏偏這斯腦筋瘀塞，雖蒙老衲指點迷津，卻總是點而不化！」心下不禁大爲氣惱，卻也無可奈何。

只見唯我魔僧濃眉緊皺，仍是一臉茫然的神色。

方寶玉一計不逞，二計又生。當下首先唸了一句「阿彌陀佛」，繼而緩緩說道：「善哉！善哉！大師屢經大劫，至今依然意志堅定，委實可喜可賀。但你心中的煩惱，卻還是一直未能消除，可知道這是什麼緣故嗎？」

唯我魔僧道：「不知道。」

方寶玉道：「當今天下，凡塵俗世，以誰爲尊？」

唯我魔僧道：「自是以天子爲尊。」

方寶玉道：「何以見得？」

唯我魔僧道：「九五之尊，當然至高至尊。」

方寶玉道：「本來的確是這樣的，但如今卻偏偏不是這樣，你可知道又是什麼緣故嗎？」

唯我魔僧搖搖頭，臉上茫然之色更甚。

方寶玉嘆一口氣，道：「你是個和尚，不管你還俗也好，不還俗也好，其實還是一個男人。只是佛門戒律森嚴，許多事情是幹不得。但在當今皇帝身邊，卻有一些不是男人的男人，不斷地在興風作浪，殘害蒼生百姓，甚至連九五之尊也不放在眼內，你可知道，那些又是什麼人嗎？」

唯我魔僧道：「滿朝閹宦胡作非爲，此事早已衆所皆知，貧僧明白了。」

方寶玉道：「你明白就好了，做人絕不可以糊塗，就算偶然糊塗，尚可原諒，要是一輩子都糊糊塗塗，東西不分，南北不辨，那便大大對不起滿天神佛，更對不住自己。」

唯我魔僧道：「照宏青師父瞧，貧僧此後該當如何是好？」

方寶玉眉頭一皺，道：「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熬他媽的筋骨……熬他媽的什麼鳥鳥……總而言之，你既然有緣做了和尚，繼續做下去也是不妨事的，只不過……要消除你的殺性，卻是不必！」

唯我魔僧一愕：「卻又是什麼道理？」

方寶玉道：「佛門每有奇俠，既不齋戒沐浴，也常殺人於市井之間，但所殺者，都是該殺之人。」

唯我魔僧目中寒芒厲閃：「該殺之人？」

方寶玉道：「不錯，此謂之『以殺止殺』。試想想，世上有不少兇徒，滿手血腥，視人命如草芥！如此人也，多留一天在世上，便有更多無辜弱小之輩遭其毒手，要是留而不殺，絕非仁慈之輩，相反地來說，無異是害死更多手無寸鐵，不諳武功的無辜百姓。故此，把這等兇徒幹掉，不但不是殺孽，簡直是他奶奶的功德無量，善哉善哉之至。」語畢，上前用拳在唯我魔僧頭頂上連敲數下，像是和尚敲打木魚一樣。

他每敲一下，唯我魔僧臉上醜陋的肌肉便抽搐了一下，看來怪異莫名。

良久之後，唯我魔僧突然跳了起來，吼叫着道：「貧僧明白了！貧僧完全明白了！」

卻聽見前後左右冷冷一笑，道：「你明白了些什麼？」

唯我魔僧道：「天生我材必有用！貧僧既然是佛門中的殺人材料，便當繼續去殺，天天去殺！以殺止殺！」

前後左右又是連聲冷笑，道：「你若殺了老子，算不算是以殺止殺？」

唯我魔僧搖頭不迭，忙道：「不！你是個瘋瘋癲癲的好漢，貧僧決不會枉殺好人！」

前後左右道：「那麼，你將會去殺些什麼人？」

唯我魔僧鋼牙一挫，厲聲道：「貧僧要殺入東西二廠，把那些閹宦統統都砸成肉醬，什麼錦衣衞，劊子手，全都不得好死！」

越說越是激烈，臉上的神情兇猛無比，令人望而膽顫心寒。

但方寶玉卻在微笑。

他道：「少林寺，是好和尚和得道高僧修練佛道的地方，沒有可殺之人，大師速去也罷。」

唯我魔僧吼道：「宏青師父說得甚是，貧僧這便奔殺東西二廠去也！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說着，提起禪杖，身如怪鳥，奪門飛撲了出去。

方寶玉這才大大的鬆一口氣，喃喃道：「咱們青山綠水，各走各路，再也後會無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忽聽前後左右嘻嘻一笑，道：「想俺妙手空空，人稱『鼓上蚤』時遷，如今身在少林寺藏經閣中，那又豈可如入寶山空手回？」翻了一個觔斗，東鑽西鑽，便如雞鳴狗盜之輩，也不曉得他要偷取些什麼東西。

方寶玉心中一凜，知道這個大哥的瘋病又發作了，只得上前叫道：「時老兄，外面都是官兵爪牙，不宜在此地下手。」

前後左右道：「是高俅那混蛋來了嗎？」

方寶玉道：「高俅沒有親自到這裏來，他正在風流快活。」

前後左右道：「那斯若沒有到少林寺，外面的官兵爪牙便不怎麼好玩，依閣下之見，咱們該當如何是好？」

方寶玉道：「找唐唱去！」

前後左右道：「唐唱？是不是賣唱的婊子？」

方寶玉道：「不是賣唱的婊子，是賣唱的老匹夫。」

前後左右道：「老匹夫甚好，最好用來煮芋頭吃。」

方寶玉道：「時兄說得甚是，咱們這便出發去也。」

前後左右嘻嘻一笑，捏腮摸耳，突然揪起方寶玉，便衝出藏經閣外。

少林寺佔地廣闊，殿堂林立，要在寺中找尋唐唱，談何容易。

兜兜轉轉，左問右問，只好找到方丈室去。

方丈道：「唐施主今晨已離本寺。」

方寶玉道：「此語當眞？」

方丈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宏青怎會有此一問？」

方寶玉道：「稟告方丈大師，我不做和尚啦。」

方丈大爲詫異：「你剃度才一兩天，如何便生此念？」

方寶玉道：「正是剃度才一兩天，便得快快還俗，以免出家出得太久，當和尚當上了癮，那時候想還俗也還不成了。」

方丈聽了，只是不住地搖頭。

前後左右突然一聲巨吼，大步上前喝道：「那裏來的野和尚，竟敢在本王爺面前放屁！」

方寶玉一怔，忍不住問道：「你是什麼王爺了？」

前後左右道：「本王爺乃……咦？那裏來的畜生，竟生了八顆腦袋三十六條胳臂？他媽的，非要好好教訓這畜生一頓不可！」說着，又抓起方寶玉遠颺而去。

方丈神情木然，既不阻攔，臉上亦無任何表情，只是唸誦着佛經。

前後左右抓着方寶玉，兩人直向少林寺門外掠去。

方寶玉心想：「少林寺以武功稱著於世，老子進來容易，要闖將出去，只怕千難萬難。」豈料老少二人，一直掠出了少林門外，途經各重院殿，竟無任何僧侶加以攔截，任由二人雙雙離去。

到了寺外，只見小春仍在一株大樹下癡癡地等待着。

她一瞧見已刮光腦袋的「宏青和尚」，不禁悲從中來，哇的一聲大哭大嚷。

方寶玉「噫」的一聲，怔怔地瞧着小春胖胖白白的臉龐，道：「你的鼻子沒事啦？哈哈，這金創藥越來越是神效了。」

小春早已哭得像個淚人兒，前後左右也瞧着她，問道：「有什麼好笑了？怎麼笑得連眼淚也溜了出來？」

方寶玉道：「大哥，她並不是笑了。」

前後左右眉頭一皺道：「既不是笑，莫不是哭了？」

方寶玉又搖搖頭，道：「她也並不在哭，而是在撒尿。」

前後左右大奇，道：「這是什麼功夫，竟能用眼睛來撒尿了？」

小春的臉更是一片緋紅，最後卻忍俊不禁，「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她這一笑，仿如烏雲中綻出了燦爛的陽光。

方寶玉趁勢在她臉上親了一親，連她的淚水也舐入嘴裏。

小春的臉，更是紅得像個熟透了的柿子。

方寶玉想找唐唱，但這位唐門的老大忽然踪影全無，也不曉得他溜到了什麼地方。小春問及唯我魔僧之事，方寶玉答道：「這和尚空有一身驚人藝業，倘若不挺身而出，爲天下百姓多殺幾個閹宦狗賊，豈不辜負了他的武功？」

小春聽得一怔，半晌才道：「但這位大師，不是一直希望能夠消除自己的戾氣，減少殺孽嗎？要是再去殺人……那……那便跟他原來的意思大不相同。」

方寶玉嘿嘿一笑，道：「這和尚的主意，向來都大大的靠不住。好端端的一個人，不問情由便出家做了和尚。既是好端端的一個和尚，卻又不問情由地屢屢大開殺戒。到了後來，這和尚殺人殺得一帆風順，越殺越是如意順遂，卻又好端端的忽然要老子也陪他一塊兒做和尚，再由老衲去點化於他……呸！偏就有這種麻煩頂透的禿驢，把老子老衲弄得天旋地轉，頭暈轉向，眞是作孽！」

小春見方少俠憤然大罵，立刻噤若寒蟬，不敢再提此事。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王小石面對神劍手雷媚，這女子曾使「六分半堂」四分五裂，「金風細雨樓」爲之淒風苦雨，莫愁飛的江湖武力一夜間瓦解，她無劍的神劍手確實厲害，王小石以「移花接木神功」瓦解她的劍氣，二人打個平手。王小石隨即去救方恨少、何小河、梁阿牛，用石頭消解了方應看的「血河神指」……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穴道被制受創　運行功力療傷

這時，剛僥倖逃過二次指的方恨少卻驀然注意到了一件事：

那朵蓮花已落回池中。水上。

池仍是池，花還是花。

但花已不是白的。

而變成紫色。

紫色的蓮花。

白色的蓮花刹那間竟成了紫蓮。

王小石發出的是甚麼武器？

他施的是甚麼法力？

那是甚麼石？

* * *

王小石並沒有乘勝追擊，只默默的俯身，拾掇起碎裂的石片。

他的神情是那麼的珍惜，那麼的哀傷，眼裡充滿了感情和愛，好像那不是石子，而是他的孩子。

連一向甚麼都看不大順眼，佻達的溫柔，看在眼裏，也不禁有點感動起來。

「石頭也有生命。」王小石的語音裡充滿了歉疚和惋惜，「它是有感情的。」

方應看居然很誠懇的說，「對不起，它太强，我收勢不住，擊碎了它。」

他其實不是誠懇。

而是敬重。

他敬重王小石敬重他的石子。

因爲石頭就是王小石的神兵、利器。

一個好劍手應視自己的劍如同性命。

王小石對他的石頭也是這種情感。

這點方應看了解。

所以他尊敬。

「爲了救人，」王小石的語音仍很悲傷，「我只好犧牲了它。石頭塊塊不同，晶石尤其世間罕見，碎一塊便少一塊。」

然後他抬頭，望向方應看：「你的劍也是好劍，它受傷了，你應好好的愛護它。」

「是的。」方應看肅然道：「謝謝。」

「你爲甚麼要來？」王小石問。

「爲了要迫你出手。」方應看答。

王小石苦笑：「爲了逼出我的殺手鐧，你們便不遠千里而來。」

方應看揚首：「也爲了看看是否能眞的殺得了你，若我能把你殺了，那麼，我的名字也大可改上一改了。」

王小石饒有興趣：「改名字？改甚麼名字？方應看——大家不是都應該好好的看你的嗎？」

方應看笑了：「只要大家都已往我身上看，我就更該改名了。」

王小石道：「這名字不好改。」

方應看道：「已改好了。」

梁阿牛道：「能否賜告？」

方應看點頭。

他只說了兩個字：「拾舟。」

王小石一聽，整個人震了一震，臉色卻是一沉。

但這一刹間，梁阿牛、方恨少、何小河全都感覺出來了。

他們自與王小石相識以來，從來未見過他如此震驚過。

爲了甚麼？

「拾舟」這名字，又有何特別之處？

只聽王小石冷哂地道：「好志氣。」

方應看欣然道：「大丈夫當如是也。」

「我就不明白。」開腔的這回是我們的大小姐名女俠小姑娘溫柔是也。

「拾舟、拾舟，這有甚麼了不起？有甚麼志氣可言？」

她自言自語的說：「方拾舟？那有甚麼？不如叫拾金、拾銀、拾秘笈、拾人牙慧……那還有趣多了，你們聽聽，方拾寶、方拾收、方拾拾……那多響亮啊！方拾舟，未免太……」

王小石臉色一變，忽叱道：「住口！」

溫柔這回眞的住了口。

她可眞聽話。

她當然不是聽話，而是從來沒見過王小石發怒，沒遇過王小石如此待她，沒想到王小石會那麼凶。

所以她居然聽話不說話。

雖然滿眼眶裡都是：

淚。

滿心都是：

委屈。

但她也對王小石刮目相看了起來。

這人啊，原來對石頭都這麼溫文有情，一旦發起火來，卻是那麼凶那麼冷那麼酷的。

溫柔能忍住不哭出聲來，已經是破天荒的了。

已經是給了王小石天大的面子的了。

雖然她還是不明白。

叫「方拾舟」的有甚麼不得了之處？

* * *

方應看似對王小石喝止溫柔很感謝，他說：「你的水晶石再加上『傷心神箭』的『山字經』勁力，的確世無所匹。」

王小石謙虛的道：「你的血劍已出，神槍卻未發，承蒙相讓。」

方應看卻不受他這個禮：「你是聰明人，當然知道我爲何不打下去，我是打不下去了。」

王小石也直言不諱：「打下去你未必不能殺我，但你對身邊卻有顧慮。」

方應看長嘆了一口氣，道：「但我是有顧忌。」隨即又舒然道：「我此來卻志不在殺你。」

王小石笑道：「你只是來試試我的功力？」

方應看道：「我是來和你交個朋友。」

王小石道：「交朋友？那我的朋友卻得先吃你兩指爲禮？」

方應看哈哈笑了起來，兩人如此交談，彷似好友，一點也不似剛才還在作捨生忘死之決鬥，也渾忘了適才那一場生死之搏。

大家都懵然不解，不明白二人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

最奇特的是，各捱了方應看一指的梁阿牛和何小河，除了感覺到眉心一冷一熱之外，也沒有甚麼特異的感覺。

難道方應看那兩指白打了？

方應看看見王小石掌心裏仍盛着小小的晶片，十分珍愛，萬分珍惜的樣子，便調侃了一句：「你好像在收拾人的殘肢。」

「不。」王小石認眞的道：「是我自己的殘肢和手足。」

方應看臉上笑容漸斂。

然後他問了一個語重心長的問題：「你未離京之前，我亦感到武功莫測高深的三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你可知道嗎？」

王小石在等方應看說下去。

他知道方應看既然問了，就一定會說下去的。

方應看果然接了下去：「那是你、六分半的狄飛驚和初入京的驚濤書生吳其榮。」

他的下文更是暗示重重：「你們三人都跟水晶的力量有關。」

王小石似乎也有些詫然：「哦？」

「我一直懷疑你最具力量的石子是水晶。」方應看灑然一哂：「這點我沒有猜錯。」

「你沒有。」王小石直認不諱：「聽說吳驚濤的『欲仙欲死掌』是在水晶石洞中練成的，水晶的靈力加强了他的掌功。」

「狄飛驚的脖子上一直戴着水玉，而他一直深藏不露，誰也不知道他的實力。」方應看嘆道：「當日白愁飛上三合樓，要不是低估了狄飛驚，他就不會以『驚神指』射碎這『低首神龍』頭上的頗梨晶石；他只要不惹火了這神秘莫測的人物，說不定，在金風細雨樓蘇夢枕和雷純那一場倒戈、圍襲，狄飛驚助他一臂之力，就不一定會送命當堂了。」

王小石瞄了雷媚一眼，道：「白二哥本就不該死。」

方應看道：「雷媚的劍法很好。」

王小石道：「她暗算人的時機

拿捏得很準。」

方應看道：「所以，今天我們兩個若聯手鬥你，你可有多少活命之機？」

王小石卻道：「如要知道，你剛才就不必收手。」

他隨即又補充了一句：「剛才你根本就不會收到——如果你倆能盡心盡力聯手的話。」

聽了這句話，這粉雕玉琢般的公子侯爺，雪玉似的頰上，陡地升起了兩朵紅雲。

他連雙眼都亮了，手已按在劍柄上。

劍鞘又隱見血絲，好像鞘內不是劍，而是一柄有生命的、躍動的、歡騰的血。

那是方應看體外的血。

劍形的血。

* * *

好一會，方應看才鬆了手。

他腰畔的紅光又黯淡下去了。

——那血液折騰的噪響也微弱了。

方應看哈哈笑道：「說得好！當年金風細雨樓三大當家初登場，米公公說蘇夢枕飽經世故，老謀深算，白愁飛野心極大，飛揚跋扈；你則藏鋒避勢，志氣不高。他認為長期鬥爭下去，物競天擇，弱肉强食，你會必敗無疑。我反對他的說法。」

他好像很為王小石高興：「結果，是我對了。」

王小石道：「是我幸運。」

方應看道：「其實，你才是：『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那種人傑。」

王小石道：「你卻是那種『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戰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的梟雄。」

方應看不愠反笑：「不爭有德，用人之力，那可不只是梟雄，而是奸雄了。」

王小石肅然道：「敬請見怪。」

方應看道：「通常人多請他人勿見怪，你卻是請人見怪起來了。」

王小石道：「既然已做了可怪的事，還去請人勿要見怪，那是虛偽的事，不如直接請人見怪，不請見諒。」

方應看道：「好個只請見怪，不請見諒！我們眞是識英雄重英雄。」

王小石道：「英雄？我不是。我們大多只是適逢其會，因緣際遇，在此亂世裏一展所能罷了。本來就沒有偉大的人，只有偉大的事。」

方應看聽了哈哈笑道：「王兄，這話可說錯了。沒有偉大的人，那來偉大的事？事在人為，沒有不可以的事，只有說不可以的人。王樓主當年獨力誅殺當朝權奸，王塔主近日孤身入虎穴脅持當今當朝最有勢力的人，王三哥的兄弟連皇帝老子都擂揪於地，那有不可以這三個字呢！」

王小石也微微笑道：「閣下也不是更無禁忌嗎？從大內高手、禁宮侍衛，到江湖好漢、武林豪傑，無不盡收你麾下，盡入你彀中，方公子志氣可大，小侯爺眼界可大呢，小石自慚不及，還遠着呢！」

方應看笑眼如二池春水，漾了開來：「好說，好說！彼此，彼此！我們客氣些箇甚麼呢！」

忽然笑容一斂，額角、眼角、笑紋都同時微微跳動，拱手道：「英雄盡敗情義乎，石兄小心了。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梁阿牛大吼了一聲：「慢着，想走？」

方應看看也不看他一眼，開步要走。「鐵樹開花」立即閃身到了他左右。

何小河匆匆叱道：「你那一指……算甚麼？」

方應看一笑道：「那不算甚麼……只能算是個……禮。」

梁阿牛一楞道：「禮？」

「對，對。」方應看笑容既純眞若幼童，又純潔如蓮花：「送給王小石的禮。」

他亦莊亦諧的加了一句：「他日待他還我的禮。」

梁阿牛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他奶奶的……這我可不懂。」

「你不懂，沒關係。」方應看輕鬆的說，「王小石懂就可以。」

王小石只聽着，若有所思，不語。

方應看要走了，他也不攔，不阻，不送，不理。

忽聽有人叱道：「就是——妳！」

一字一句，猶如斷冰切玉。

* * *

說話的是溫柔。

她恨恨地的向一女子發話。

那女子當然就是雷媚——郭東神。

曾經是郭東神的雷媚。

「就是妳！」溫柔咬牙切齒的道：「妳背叛過蘇師兄，又殺了大白菜！」

雷媚笑了。

她伸出了手。

她的手指直向溫柔臉上伸來，速度卻很緩慢。

溫柔嚇得退了一步。

「是妳！別怕，我只想捏捏妳的臉蛋兒。」雷媚學着她的口吻：「我也認識你，你是小女俠溫柔，可不是嗎？妳就是那個不可一世的白愁飛喪命前還不惜代價要佔有的女

子，也是給世間最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戀慕着仍不知情的俠女溫柔也。」

她說着，瞟了王小石一眼，又上下左右打量溫柔：「果然漂亮。」

她補加了一句，「江湖女俠，很少有這麼可愛，這麼逗人的，但又那麼胡塗的。」

溫柔這可奇了：「妳怎麼知道我胡塗？妳說誰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他在那裏？妳也很漂亮呀！」

但她也追加了一句：「可是心腸卻太毒。」

雷媚也不以為忤，隨意道：「溫妹妹，一個女子在江湖上，不毒不狠，就不能出頭。」

溫柔用手指指着自己圓圓潤潤的鼻尖：「我就不美、不狠，也可以在江湖上有名得很呀！」

雷媚笑笑：「那是因為妳運氣好。妳有個父親溫晚，在洛陽武林撐得起一爿天。妳有個好世家，『老字號溫家』從嶺南到漠北，自關東到粵西，誰人不知？誰人不怕？妳有個師父紅袖神尼，怕是當今武林武功最高的五大高手之一。妳還有個好師兄，是名震京師的第一大幫幫主蘇夢枕。這還沒完，妳還有位結義大哥，是『七大寇』裏的沈虎禪，黑白二道誰不給他三分臉，畏他七分威？妳更有個好姊姊雷純，她工於心計，但掌有實權，卻一味護着妳。妳又有好些結拜兄弟如唐寶牛、方恨少、張炭、張嘆……都為妳賣命、効死，那都因為妳長得漂亮。這還不夠，連白愁飛、王小石對妳也……」

王小石忽道：「雷姑娘，妳害了蘇大哥，暗殺白二哥此賬，還是要算的。」

雷媚一笑。她笑的時候，露出很齊的牙齒，還露出了一些齒齦，緋紅赭紅的，一點也不礙眼，反而讓人也有一陣緋色的遐思。

她偏頭看王小石道：「你現在說這種話，不是對你很不利嗎？」

王小石坦然道：「我明白，但我不想欠妳這個情。」

雷媚嘆了一口氣：「你別迫我馬上跟方公子聯手殺了你才好。」

王小石老老實實地道：「至少我不會現在就向妳動手。」

雷媚側首望着王小石，忽又端正的凝視他，正色道：「你的人這麼平實正義，我看多了，也正氣起來了。」

然後又去看溫柔，衷心讚道：「妳眞是越看越可愛。」

溫柔可聽得臉上都熱了起來，只說：「是嗎？」

雷媚眞心的說：「妳那麼純潔，看久了我也像純潔了些。」

她感嘆地說：「你們兩位可眞養眼。」

方恨少插嘴道：「妳為何不看我，我還更怡神哩！」

雷媚不去理他，跟溫柔親切地說：「像妳那麼幸福的女子，難免會折磨愛妳的人的。」

又在跟王小石說：「像你那麼好的男人，難免要為深愛的女子而苦的了。」

溫柔忍不住說：「妳也很美啊……我有妳一半美就好。」

溫柔向來自信自負，從來沒有這麼謙抑，更不會這般壓低自己，如今這樣說了，連眼眶都潮濕了，無緣無故的哽咽道：「妳要是沒有殺白二哥該多好……眞看不出妳是個狠得下心的女子。」

雷媚憐惜的瞧着溫柔，又伸手去觸摸她。

溫柔這次沒有避。

王小石欲動，但忍了下來。

方恨少也想動，但他見王小石沒動，他也就沒動了。

何小河卻一掠，就掠到了溫柔身邊。

雷媚這次的手指觸着了溫柔的臉。

她只輕輕的、像撫挲美玉似的扶了一扶，就縮回了手指，清亮的美眸，望着溫柔，柔和的說：「或許妳可以這樣想，我狠，我毒，我下辣手，殺掉京師裏的英雄人物。但妳也不妨這樣看：我殺掉的是些甚麼人呢？就拿你們看到了的說——雷恨？那是個殺人狂，他死了，很多人便活了。雷損？那是個魔王，有他在，京裏黑道都有了大靠山，不愁不囂張，在公在私，我都得殺他。白愁飛？他一朝得勢，會心軟過雷損嗎？會好過蔡京嗎？我殺他們，豈不也形同替人除害？我可從來沒殺過不會武功、不會殺戮的人。」

方應看急道：「媚兒，今天妳的話說多了。」

雷媚嫣然一笑，睞了方應看一眼，服從地道：「不錯，我今兒是說多了。」

隨即跟溫柔瞇瞇眼睛，俏聲道：「好妹妹，咱們他日再好好的敍了。」

溫柔也不知怎的，一下子，就對雷媚產生一種依依不捨的感覺了。

* * *

這時，王小石才第二次問：「你不遠千里而來，到底為的是甚麼？」

方應看道：「當然為你。」

王小石道：「為我？」

方應看道：「蔡京決心追殺你，他懸紅萬両黃金，外加不少好處，現在天下各路、黑白二道，要取你首級的好漢豪傑，已多不勝數。」

王小石道：「爲這點動心而取我項上人頭在所多有，但若令小侯爺登山涉水，不辭千里而動身、動手，必定另有內情。」

方應看道：「也許我也想殺你，或許我想過來助你，跟你交個朋友。」

王小石道：「也許，蔡京要小侯爺親自出手，要『有橋集團』的人就小石的事表明態度……」

方應看失笑道：「那用得着我嗎？大不了，米公公也可替我跑這一趟呀。」

王小石苦笑道：「當眞莫測高深。」

方應看道：「王小石不必過謙，我看你說不明白時，心裏早已比天底下誰都更分曉。不過，大家都是明白人，該明白的，總有一天會明明白白的……」

然後他向王小石作揖道：「就此別過，只請見怪，不請原諒。」

便是哈哈一笑，攜雷媚之手而去。

雷媚婉約相從，臨行時回眸一顧，不知向溫柔還是王小石，嫣然一笑。

她這時候已挽結了長髮，短髮束髻更使她頸色如玉的白，纖腰盈握丰姿楚楚動人，跟清狂爾雅的方應看走在一起，直如一對璧人。

＊　＊　＊

方應看走了。

「鐵樹開花」也走了。

——他們身上的積雪殘冰，因動作而抖落地上，很快的便消融爲水，滲入土裏，注入池中。

池中那蓮，又轉爲白。

比原來更白。

不但白，還帶點迷彩，帶點亮。

那不光是白，還帶着光。

原來那白色不止是原來的素粧，還有陽光。

原來陽光出來。

陽光照在蓮花花瓣上。

陽光很美。

蓮花也很美。

剛自這兒離去的人兒也很美。

＊　＊　＊

「我呸！去他奶奶個奶奶的！」

梁阿牛突然啐了一口，「裝甚麼金枝玉葉，準沒安甚麼好心眼。」

王小石怒道：「阿牛，你可覺有甚麼不妥？」

梁阿牛見王小石臉色凝重，便靜了靜，半晌才回答：「倒沒甚麼特別的，就是冗骨那兒有點痳辣辣的感覺。」

王小石說：「你在『太平門』裏修的是『游離神功』吧？」

梁阿牛臉上立即現出佩服的神色來，「是。你奶奶的……怎麼你連這也知道！」

王小石緊接着說：「你試運起『游離神功』，先意托滿月，再轉意歸朝陽，捧眞投籽，先用丹田崩一聲『海』字，再在嘴裏吐一聲『哈』字，然後再自鼻裏重重哼一聲。」

梁阿牛見王小石說得認眞、緊急，便不再多言，默運「太平門」的基本功法，分別自丹田、嘴、鼻發出「海」、「哈」、「哼」三聲。

本來一直無事，到了第三次吐音，梁阿牛忽然怪叫了一聲，臉色慘白，全身顫抖，搖搖欲墜。

他本來不算太高大，但十分雄壯，肌肉結實，塊塊如磚，胸膛更活似一塊四方的大石板，短髮如戟，無眉厚唇，給人一種比牛還强的感覺。

這一下子，他卻軟弱得渾似給拆了骨、抽了筋，要不是方恨少馬上扶住，他幾乎就要摔落到池裏去。

王小石也不爲奇，只問：「裏頭出事了？」

梁阿牛咬着牙，額上立時鋪了一層豆大的汗珠，好一會才作得了聲：「任脈……神闕、華蓋、璇璣都攏不住，氣一聚便散，一散如針刺般疼，一痛就擴散到全身來，全身都似要散裂了，穴位逼離，血脈逆走，很辛苦……」

王小石點首道：「這就是了，小河你呢？」

何小河見梁阿牛的情狀，知道自己只怕也不會僥倖，心裏有了個底兒，只問：「我剛才怎麼試？」

王小石道：「你們『下三濫』的基本功是『兜心軟』吧，不知……」

何小河卻道：「我雖姓何，但卻不是『下三濫』的嫡系。雷純找來『下三濫』兩名長老：何德、何能授我武藝，所以學的基本功法反而是『搗心硬』。」

王小石「哦」了一聲，道：「那你試運『搗心硬』功法，以鶴步靜澈、東西遊廊法調息看看。」

何小河依言而沉心合十，內息外感，心心相印，運功調氣，半晌，才徐徐睜目，道：「似乎沒甚麼異樣……」

王小石這才有點笑意：「這就好了，也許方應春沒摸清你功法的門路，這才切不住你的運功脈絡。」

何小河忽哀叫了一聲。

她雙手捂耳。

一下子，臉都白了。青白。

痛得連眼淚也流了出來。

王小石俟她痛定了，才問：「耳痛？」

何小河仍捂着耳，痛得蹲下了身子。

王小石疾道：「快停止運功。」

好一會，何小河才能重新立

起，額上多了一層細薄的汗。

王小石道：「是神門、交感、率谷幾處刺痛吧？」

何小河這才喘定，「不，連頭維、本神、陽白也有赤痛感。」

王小石隔一會才道：「方應看的『血河指法』已融滙了『忍辱神功』，現再摻合了『無指掌』和『落鳳爪』指勁，實在陰毒難防，消解不易。」

「死就死，沒甚麼大不了的。」何小河狐疑的冷笑道：「但他千里迢迢的來，爲的就是給我冷不防的挨他兩指？」

忽聽一人道：「他來這兒，『有橋集團』就得交給米公公獨掌了，要不是有天大的利益，他放心得下？值得他來跑這一趟？」

說話的是唐七味，說話語音森冷。

梁阿牛、方恨少等不見他猶可，一見登時火冒八丈，要不是平時已有點懼怕，早就撲過去扭打一頓，飽以老拳了。

梁阿牛哼哼嘿嘿地道：「你好來不來，你奶奶的熊，敵人跑光了才來。」

方恨少也哼哼唧唧地道：「你剛才要走，給他一記毒鏢，說不定，他也大便不拉、小便失禁的，大家鬥個和。」

王小石忙道：「是我要七哥他只看顧唐巨俠，不到非必要時，萬勿現身的。」

唐七味不理方、梁二人，只把話說了下去：「不過，現在京師裏的英雄好漢，無不恨米蒼穹入骨，因爲他當場格殺了溫寶，也打殺了張三爹。」

王小石明白了唐七味說這番話的意思。

就是因爲這樣，方應看才可以毫無憚忌的離開京師，爲所欲爲。

因爲米蒼穹已成衆矢之的，無法成爲一個統合朝廷、軍方、綠林、武林、江湖、市井高手精英的領導人物了。

王小石心裏正在忖思方應看的來意，卻聽一個清脆的語音問：「你說，我今天是不是很倒霉？」

王小石聽得心中一恍，這才抬目，驀見那一張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的顏臉，乍眼望去，既似籠烟芍藥，又像畫裏蹦出來的玉人兒，不大眞實。

王小石一向機警過人，但因思慮方應看、雷媚的詭意，素來氣定神閒、雷打不動、電劈不驚、遇變不懼的他，居然在恍惚間給溫姑娘嚇了一跳，在這春日初出的時分，居然連手腳都冷凍了起來。

「怎麼？」

王小石一時沒恢復過意識來。

「妳倒霉？」梁阿牛卻把話接了過去，忿忿的道：「那我們今天算甚麼？吃了那男不男女不女的一指，還不知幾時橫幾時豎，幾時活蹦蹦幾時死蹺蹺，妳這算倒霉，我這算霉在那號子痴熊悶種鱉蛋賤胚手底裏了。」

溫柔看着梁阿牛，瞪大了眼，一時說不出話來。

她向來天不怕、地不怕，但卻有點怕這個四四方方、標標悍悍、魯魯莽莽、又沉沉實實，笑起來一口黃牙、氣起來全身發抖、一開口就是粗話連篇的海獸。

所以她一時怔住了。

「溫姑娘今天當然倒霉了。」幸好方恨少這時挺身出來維護她，「她還給我摑了一巴掌。」

「對呀！」溫柔於是有了翻生的本錢，噘着嘴說：「我還給你叱喝了！」

剛才王小石確是肅起臉孔要她住口。

王小石不敢惹她，只說，「剛才是情非得已……」

溫柔扁了扁嘴兒，說：「我也不要你道歉。」

然後她接近王小石頰邊，王小石不自覺的往後縮了一縮，只覺一陣如蘭似麝的香氣襲入鼻端，十分好聞。

溫柔卻湊近他耳畔說了一句：「你是大伙兒的老大，在人前就只好讓着你，你叱的罵的，有理我受了，沒理我忍了，但沒人時我可要一一揪出來清算，有你讓我的，沒我讓你的。」

王小石沒想到溫柔忽然會在這時跟他「講數」，劃清界限，倒不知如何應對，奇怪的是，他面對大敵强仇，高手高人，大都揮洒自如，談笑自若，灰飛烟滅，羽扇綸巾，從未有臨陣畏縮，無辭以對的事，但遇上溫柔，就木訥得很。

他只覺鬢邊讓溫柔髮絲拂過，癢絲絲的十分好受，眞有搿住她髮綹嗅一嗅的衝動。

「你叱過我，我也不計較，」溫柔這時響亮的說：「只是你爲甚麼要喝罵我，叫我住口？」

王小石訕訕然：「我是爲你好。」

溫柔不解：「爲我好？」

王小石道：「我怕他們向妳出手。」

不解的仍然是溫柔：「我不怕他們出手。有你在呀，你不是把他們打走了嗎？」

這句倒是勾出大家心裏的疑點。

梁阿牛就這一句話追索下去，「三哥，爲甚麼不當即就把這兩個禍患殺了，省却後患！」

王小石嘆了一聲。

（未完・廿二）

上文提要： 司馬長風眼見封大年無恙歸來，知道陰謀篡幫之事要暴露，又在半路截殺，碰巧陶克師兄弟五人要去劉家莊休養，等十月初三再與三水幫江邊對決，結果救下父女倆……陶克鑑於江湖險惡，改變地點轉去清蓮庵，不料見到萬壽道長在唸經超渡，了無大師已圓寂，道長告訴他們了無大師的一段孽情……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偽裝約鬥　對付叛徒

封彩雲道：「我確也是恩怨分明的人，陶……兄……我叫你陶兄，可以嗎？」

「妳隨便叫吧！」

「陶兄，此時此地，我們應是最好的朋友了。」

「我小心謹慎的視妳為知心朋友。」

「把我當成知心朋友，還需什麼小心吶？」

「不知何時，妳發了性，想到仇會出刀刺我。」

「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對你出刀了。」

「嗨！我相信妳的話，我也更確定你有天大的事需要我為妳效勞了。」

「原來你很聰明呀！」

「我如果只會舞棒，早死了。」

封彩雲呵呵一笑，道：「我聽說你曾在西北殺回子，而且是個統帶。」

陶克道：「妳知道的眞不少。」

封彩雲道：「被我三水幫視做強敵，我們當然會打探你的一切。」

陶克道：「封大小姐，妳打算如何利用我？」

封彩雲道：「看你說得那麼難聽，什麼叫利用呀？」

「難道不是？」

「我說過，這是形勢，陶兄。」

她指着前面小河，河岸邊停着一條小船。

這條河往西十七里便入漢水，是條支流，河岸邊的蘆葦很茂盛，附近有個小山坡，北面有兩間房子，如今大概船家回家去了，那小船孤零零的拴在一個石樁上。

陶克與封彩雲不約而同的走過去。

封彩雲見小船的矮艙也還乾淨，笑笑，道：「陶兄，上去吧！」

陶克道：「倒也是個說話的好地方。」

封彩雲伸頭矮艙中看了一下，道：「陶兄，我們為什麼不進來，很乾淨的。」

陶克道：「妳不怕色狠？」

「你不是色狠。」

「色狠不是某一個人的專利呀！」

「如果你是色狠，就把我吃了吧！」

她當先低頭進去了。

封彩雲都豁上了，他陶克還顧忌什麼？

陶克當然低頭進入矮艙中。

地方實在太小了，東西對面坐，二人的膝頭也碰在一起了，如果前後坐，卻只有一丈長的距離也還可以，然而，封彩雲的背都靠在艙壁上，她坐在東面。

陶克只有坐在西面了。

灰濛濛中，封彩雲的臉上仍然有光彩，那兩個眸子閃着異樣的光芒，緊緊的盯在陶克的臉上。

陶克乾乾一笑，道：「看妳十分緊張的樣子，到底妳有什麼要緊的話對我說？」

封彩雲道：「我們計劃捉拿司馬長風的事，想了很多計謀，最後才想到了你。」

「我？」

「不錯，所以我們找你，而我，已經找了你多日了。」

「十月一日，江岸邊，妳仍然會看到我的。」

「到了那時候就太晚了。」

陶克怔了一下，道：「必需在決鬥之前？」

封彩雲道：「要利用這次的決鬥。」

陶克又怔了一下。

封彩雲道：「我們召集三水幫五大高手赴約，江岸邊上同你們五兄弟決鬥，這件事三水幫已經知道了，當然，那個叛幫的司馬長風也知道，所以我們……」

陶克道：「在下想不通，妳說的利用什麼意思？」

封彩雲哈哈的笑了。

她溫柔的伸過手去，又溫柔的把手按在陶克那青筋暴露的手背上，抿着嘴，淺淺的笑着。

她的身子好像在移動，移動向陶克。

「記得你曾為我包紮傷處嗎？我的胸前，我的大腿，你已經看過了，你……不會忘吧？」

陶克怔怔的道：「可是妳却狠心刺我一刀，而我又不是色狠。」

「我說過，我不會再對你出刀了，而你……又是天下第一個看到我身子的男人。」

她好像迷糊似的仰起臉來，又伸手去摸陶克的鬍子，她的嘴唇有點潮濕，那模樣像是紅紅的翻版。

陶克盡量尅制自己，他把頭低下來，道：「封姑娘，妳別逗我，你更別開玩笑，我吃罪不起呀！」

封彩雲道：「你看我是開玩笑嗎？」

陶克道：「姑娘，莫忘了，我與妳之間的身份呀！」

封彩雲道：「身份？江湖上身份高的人，幹的不一定高尚的事情，男盜女娼多得很。」

陶克道：「姑娘，如果妳為了求我之助，而犧牲妳自己，我不接受。」

封彩雲已扭進陶克的懷中了。

她的動作再加上她的溫柔一句話：「是要求你嘛！」

陶克仍然端坐着：「先說吧，什麼事？」

封彩雲道：「難道把我對你的表現當成了交換？陶兄，我出自眞心。」

陶克道：「妳會愛一個妳曾恨過的男人？」

封彩雲道：「你忘了，江湖上沒有永遠敵人？」

陶克道：「我似乎又明白了。」

封彩雲已把嫩臉蹭上陶克的鬍子上了。

她的雙唇也在往上送着：「你……又明白什麼？」

陶克道：「妳所要求的事情，必然十分凶險與要緊，所以妳才有此表現。」

封彩雲道：「如果說，我打算嫁給你呢？」

陶克幾乎不相信自己耳朵，就好像封彩雲根本不可能說出這句話一樣。

陶克全身一震，道：「妳瘋了？」

「我很清醒！」她頓了一下，又道：「也許這時候是我一生中最清醒的時候。」

陶克道：「可能嗎？」

「為什麼不可能？當然，除非你不要我。」

陶克道：「我不是不要你，是不敢，我憑什麼？我窮光蛋又可憐，叫我妄想不是？」

封彩雲道：「我以為你很富有，你比誰都富有，三江地方沒有人比你更富有了。」

陶克道：「妳說什麼呀，罵人不帶髒字。」

封彩雲道：「你的富有是看不見的。」

陶克道：「我一無所有。」

封彩雲道：「那是你以為，陶兄，你的富有是在人們看不見的地方。」

陶克道：「我糊塗了。」

封彩雲道：「你有正義感，你有俠義心，你更有一份難能可貴的同情心，這些都是你的財富呀！」

陶克哈哈笑了。

封彩雲又道：「江湖上有許多富甲天下的人，他們不一定快樂，而你，我相信你每做一次助人之事以後，心中一定很安慰，也很快樂，是不是？」

陶克道：「有這種感覺。」

封彩雲哈的一笑，道：「這是金錢買不到的快樂呀！」

陶克搖搖頭，道：「姑娘，我發覺妳很會說話，而且我更發覺妳在引我上路，而這條路必然充滿了陷阱，而我，正是要跳進妳陷阱的人。」

封彩雲幽幽的一嘆，道：「到現在你還不相信我對你的感情呀？」

陶克道：「感情是建築在互信互助上，我們之間的感情乃是來自仇恨。」

封彩雲道：「爲什麼不拋棄仇恨？」

陶克道：「妳剛才也說過，難忘我殺了妳兄之仇，就好像我也難忘我女兒的被姦殺。」

封彩雲道：「我們忘了那段不愉快吧，陶兄！」

陶克道：「我好像無法拒絕了。」

封彩雲道：「你不應該拒絕。」

她的手滑入陶克的衣衫裡面了。

那隻柔軟的手在游動，游動在陶克那稍瘦但肌肉似栗的胸脯上。

陶克初時還能忍受，但封彩雲的扭動，早已引發了他的男性衝動。

他也想到了紅紅姑娘，這些天他也仔細的思考過，紅紅姑娘與他之間已有了愛，而屠萬山也答應過，等他奪得三水幫的銀子船以後，就把紅紅五個姑娘全部送他們兄弟五人，當然，這也令陶克五人樂透了。

但陶克又想，這事可能嗎？

屠萬山是幹响馬的，過去又是捻黨，他的話誰敢相信？當然，紅紅她們的示愛，會不會也是一種利用？

江湖上利用女色而拉攏人的事情，處處可見，如今封彩雲不就是這樣嗎？

封彩雲甚至還與紅紅她們一樣，答應嫁給他，這種不高明的美人計，一股腦的出在他身上了。

陶克心念及此，便也不客氣的舒展猿臂，抱住懷中的封彩雲。

封彩雲反應更快，一挺上身，便把雙唇印上去了。

陶克回應的是把封彩雲的上身扭得頭朝上，低頭便在封彩雲的嘴上、臉上，甚至脖子上狠狠的吻着，他那粗粗的短鬍，還偶爾發出沙沙响，磨得彩雲既痛又癢。

封彩雲的反應是低沉的「啊……啊……」

她也以手去摸着，也去解着惱人的衣扣。

陶克的身子歪下來了。

那矮艙，頓時間春色四濺了。

封彩雲的身子很光滑，陶克的腰肢很有力，於是，那小船便也搖擺得水聲「叭叭叭」的响着，很有節奏的在水與船之間响着。

* * *

銀鈎掛在西山上了，灰暗的小艙中傳來陶克的驚訝：「妳……還是處子身呀！」

封彩雲道：「送給我心儀的人。」

陶克道：「很難叫我相信。」

封彩雲道：「三水幫的公主，誰敢打我歪主意。」

陶克道：「妳却毫不吝嗇的給了我。」

封彩雲道：「因爲你是我心儀的人吶。」說着，她又吻着陶克的胸前和脖子。

陶克道：「這事如果被妳爹知道，非剝我的皮不可。」

封彩雲道：「表面上是的，因爲你殺了他的兒子，又姦了他的女兒，他當然會恨你入骨。」

陶克道：「我以後躲得他遠遠的。」

封彩雲道：「你以後更應該多接近，多瞭解我爹，因爲我爹不是個壞人，壞人是不會領導那麼多船的。」

她這話也有道理，壞人可以得逞一時，壞人不能永遠得意。

他愉快的與封彩雲擠睡着，道：「我有機會去同令尊接近嗎？」

封彩雲道：「你就快有機會了。」

陶克沉默了。

他在沉思，萬一封彩雲發現紅紅姑娘，她會不會翻臉再對自己出刀？

而封彩雲却輕輕的在陶克耳邊說了一段令陶克也吃一驚的事情。

聽罷，陶克一挺而起，道：「這怎麼可能？」

封彩雲道：「天下最不可能的事情，也最可能發生，天下由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才會收效宏偉。」

陶克道：「這種絕招，又是何人所籌思出來的？」

「我！」

「妳一語必然驚人了。」

「起初我爹也搖頭，可是，我堅持，爲了我爹的信譽，他要你點頭，所以我找你，而且找你很久。」

「所以妳甚至連自己的貞操也交給我了。」

「我說過，我心儀你已久，我不後悔。」

「我被妳感動了。」

封彩雲哈哈笑了。

她又往陶克的身子下面移動，光景又想製造另一次的騰雲駕霧了。

只不過陶克却把她抱住了。

「彩雲！」

「陶哥！」

「天快亮了，妳應該整粧了。」

「啊！時間過得眞快，爲什麼時間不會停住。」

「時間如果停住，我就會累死了。」

封彩雲狠狠的在陶克的臂上咬了一口，道：「你呀，你好壞。」

「哈……」陶克笑了。

至於封彩雲對他說了些什麼？只要看陶克的樣子，就明白事情不簡單。

* * *

封彩雲與陶克把衣衫穿齊整，陶克的雙手捧起封彩雲的面頰，直直的看過去。

「妳，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也許是敢愛敢恨吧！」

「是的，我也以爲妳就是那樣的女人，但願妳對我恨少愛多。」

封彩雲嚶嚀一聲反抱住陶克，兩個人又吻了一下。

「你如果肯娶我，我就不會再恨你了。」

「等吧！等太陽從西邊升起來。」

封彩雲道：「爲什麼你要這樣說？」

陶克道：「一個人如果沒有自知之明，這個人就是個糊塗蟲，我不是糊塗蟲，妳爹不會答應，三水幫中許多人想要我的命。」

封彩雲道：「形勢會改變的，時間也會改變一切的，你別洩氣。」

陶克苦笑道：「咱們走吧，我送妳一程，然後咱們再分手。」

封彩雲道：「莫忘了我對你說的話呀！」

陶克道：「當然，我更忘不了今夜小船綢繆，而且，此生難忘。」

封彩雲帶着幾分幽怨的道：「我也是一樣，陶哥！」

於是，兩人趁天還沒亮便走了。

於是，陶克送走了封彩雲，他看着她步履很輕快的走去，不由得……

陶克猛然搖頭，他好像大夢初醒似的直搖頭，發生這樣不可思議的事，他如何會想得到。

* * *

天下令人想不到的事情還很多。

陶克不能與封彩雲同路，他繞道走。

一道山坡前面，好像是座廢園，古木參天，落葉片片已遮蓋了地面，這時候距離江邊還需一個時辰，這時候也正是快吃飯的時候。

陶克抄小路繞過這座廢園，他才發現這兒的平房有三十多間，從斜坡看向廢園內，滿地黃葉，十分蕭條。

再看門窗，有些竟然斑剝歪倒，少有人來此了。

這兒是一進三院，偌大的宅子怎麼會沒有人住？

陶克找了一棵平頂松樹坐下來，他實在有些累了，他似乎一夜至今未瞌上眼皮。

他想着昨夜與封彩雲之事，以爲多少帶着些罪惡感，只不過在那種情況下，任何人也與他一樣。

誰能拒絕？他又不是聖人。

封彩雲的嬌軀，赤裸裸的獻出來，難道她只是爲了她對三水幫的忠心？這是令人想不通的，如果她會愛上自己，那更說不過去，因爲地位、年紀，甚至自己這種相貌，均不足以令一個姑娘那麼甘心情願的把一切交出來，而且又是那麼的毫不保留。

陶克靠着大樹根坐下來，細細的想着兩個女人，那就是紅紅與封彩雲。

他也免不了要把這兩個女人做個比較，他以爲紅紅好像對男女之間的性愛很有一套，她太會擺佈了，女人的工作已至爐火純青，而封彩雲在這方面欠缺多了，只不過女人的那種羞怯，在紅紅身上已找不到了。

陶克正自胡思亂想，忽然傳來一聲失笑。

很清楚，那是女子的笑聲，而且正來自廢園的後院中，他吃驚了。

陶克仰面看過去，忽見從屋子裡奔出八個男人，隨着這些男子的出現，又有八個女的也跳進院子來了。

陶克急忙把身子伏在地上，只把頭抬着。

於是，他吃了一驚，他就以爲眞的是鬼使神差。

本來，他也想下去的，因爲這些人中就有他認識的。

這些人中也有他心愛的，但他見這些男女的歡笑樣子，一時好奇，忙低下身來探看了。

只見這些人物中，爲首的正是屠萬山，他一襲深綠色衣袍，髮挽彩帶，大剌剌的站在一個方石頭上面，他的身側，雷總管雙手插在兩腋下。

院子裡站定屠萬山的六大武士，另外八個女子也站在兩邊笑嘻嘻。

屠萬山說些什麼，陶克聽不見，但屠萬山指手劃脚的樣子，他似乎看得很明白。

那屠萬山說了足足有半個時辰之久，才把手一擺。

聽他說話的人隨之分散開來了。

這時候，雷總管自身上抽出一面小藍旗交在屠萬山的手上，便見小旗上舉，前面的男女立刻變了隊形，那女的身法奇快的自男的背後閃出，冷芒極電，那麼快的指向前方，而男的也隨之往前靠攏，形成一道刀牆，把女的又堵在他們身後面，然後……

然後男的六人忽又分開，八個女的立刻又自男的身後尖刀刺出。

只這麼一個動作，這些男女足足演練了十幾遍。

他們至少演練了五種殺法，令陶克吃驚的，乃是這些殺法全是用於船上的。

陶克心想，這幾種殺法必然是用來對付三水幫的人，這屠萬山眞的花下大本錢了。

* * *

陶克很想去找紅紅，因爲紅紅就在下面。

翠翠、明明、小小、乖乖，她們都在下面，另外三個女子也美，有兩個陶克沒見過。

屠萬山這大响馬，也是當年捻匪中頭兒，他爲什麼把人馬拉在這兒？他也有本事，找來這麼多的美女爲他出力辦事。

陶克決定不走了，他要躲起來看他們還有什麼名堂，這正是他暗中窺看紅紅幾個姑娘的表現了。

他潛進附近林子裡，找了個地方很隱蔽的躺下來，這時候廢園中傳來一陣嬉笑聲，陶克急忙伸頭看。

他這一看眼直了。

嚄，便屠萬山的手中也抱一個，八個人每人抱起一個女的，就那麼嘻嘻哈哈的進屋裡去了。

當然，紅紅也被人家抱着。

紅紅還以雙臂攀着那個大漢的脖子，不時的以吻印上那人的脖子上，就好像她曾吻陶克時候一樣。

陶克全身不自在，他不但雙手十指發出咯咯响，便滿嘴的牙齒也似在嚼乾豆。

陶克雖然衝動，但還是强忍下來，他打算看看這些捻黨餘孽要如何的策劃攻取三水幫的銀子船。

於是，他安靜的睡下了。

* * *

陶克醒來時候便晚霞也快消失了。

他有些餓了，却又不知到什麼地方弄吃的，伸頭看向廢園內，只見後院的正屋內已燃上了燈光，又聽得裡面傳來猜酒令聲音。

陶克等到天漸漸黑下來，他才往廢園走去。

天眞黑，入夜便是那彎彎的一線月光也不見了。

他很小心的落在頹廢的破墻外面，那一陣陣酒肉香味直往陶克的鼻子裡飄來。

陶克隔墻望過去，這兒連個桌椅傢具都沒有，也許早就被人搬光了。

屋子裡墻邊舖着毯子被子，正中間支起個大銅鍋是吊着的，炭火一堆在銅鍋下面燃燒着，因爲炭火不會冒烟，外面就不會引人注意。

大銅鍋內煮着肉，兩隻大壺放在火炭上正冒出酒香來，這些男男女女坐的坐，躺的躺，一邊撕肉喝酒，一邊還在逗樂子。

他們怎知黑暗中陶克看得更清楚。

陶克也特別注意他的紅紅，只見紅紅把她撕下來的肉往一個大鬍子的口中放，那個大鬍子，他眞可惡，他把肉嚼碎了，倏的摟過紅紅，把口中的肉又送進紅紅口中，他用口送吶。

陶克想着紅紅也這樣侍候過他，他怎麼沒有這樣子？他把送進口中的肉吃到自己肚子裡了。

八個男子八個女子，大碗喝酒大口的吃着肉，不時傳出尖笑聲。

陶克看見翠翠，她竟然倒在一個瘦漢的懷中張着口，她要男的把酒滴入她口中，這光景如果被常在山看到，二弟非拚命不可。

還有，小小的上衣扣子全解開了，好一隻大毛手已伸在她的懷中捏着，捏得小小怪笑不已。

陶克不但火，他也想不通，不論是响馬或捻黨，難道他們對這男女間的事如此隨便嗎？

再看小小，她竟把上衣脫掉了，嚄，她竟然沒穿內衣，一身雪樣白的宛似一頭馴良的小貓，在那大漢的懷中不動了。

沒有人奇怪，也沒有人另眼看待小小，因爲這些男女好像司空見慣了。

陶克想着桐城縣城中，「快活居」中救過紅紅，看她們那副十分關心的樣子，自己爲什麼就沒有想到她們是那麼的隨隨便便。

陶克五人把男女之間的情愛看得極重，而紅紅五女，她們早已是殘花敗柳了，這些對陶克五人而言，他們原是不會計較的，然而現在就不一樣了，因爲陶克五人還打算將來同她們一起過日子吶！

希望變成了失望，如今陶克幾乎氣結。

他準備轉頭就走了，忽然間，屠萬山呵呵大笑了。

他這麼得意的一笑，引得陶克又不走了。

那屠萬山笑了幾聲，拍了三下手，道：「我想了再三，還是以爲搶了銀子船放流而下，到大洪山再棄船運銀子，咱們的騾馬停在大山脚下，拖了銀子入大山，三天就回到咱們堡裡了。」

雷總管道：「這樣最安全，誰也想不到是咱們下的手，等到銀子珠寶運進堡裡，裝箱上車，便轉回咱們老家去了，哈……」

「哈……」

屠萬山道：「認清了，咱們扮的漁翁，沒把握的事不幹，娘的，人馬正缺乏，所幸陶克五個驢蛋，把他娘的幾個小兄弟弄去比武，正合了咱們的意，哈……」

紅紅道：「當家的，事過之後如果他們五人還沒死，會不會……」

屠萬山道：「什麼事後？咱們早已遠走高飛了。」

翠翠道：「可惜咱們姐妹不是治家過日子的女人，要不然，常在山他們還眞的是好青年。」

紅紅道：「陶克的人也不錯，怕是眞的傷了他的心了，他對我好認眞啊！」

屠萬山叱道：「我平日怎麼教導你們，人生本如戲，眞眞假假，假假眞眞，是假也是眞，太過認眞就痛苦，過於假了也不行，這裡面的道理你們不應忘，咱們幹過响馬、捻黨，又被人稱捻匪，弄得人人喊打，到後來，咱們明白了，只有銀子才管用，這一回銀子弄到手，我以爲咱們這一輩子也是花不完的了。」

雷總管道：「東海邊上買幾座山林，蓋起大宅子，每日裡山珍海味，每日裡歌舞昇平，也不枉咱們這些年來的搏命生涯。」

紅紅道：「當家的，陶克五個就可憐了。」

紅紅只有這句話，令聽到的陶克覺得她還有那麼一些情意在。

屠萬山叱道：「他們本來就可憐。」

陶克聞言又火了。

雷總管道：「紅紅，陶克五個小子，他們知道咱們的出身捻黨，是不會跟咱們走的，妳死了這條心吧！」

只見抱住紅紅的男人，已把紅紅拖在地上舖的毯子上面了。

他抓着紅紅的衣衫往下撕脫着，嘿嘿笑道：「有我謝宏天侍候妳，足叫妳痛快的了，還想那小子呀。」

他把身子也壓在紅紅身上了。

「哈哈哈」的聲音是屠萬山發出來的。

隨之，幾聲尖笑，他們每人一個姑娘，分別抱在另外兩間地上舖的舖被上，這些男女的歡笑，就好像他們在玩一場遊戲一樣，那麼的稀鬆，那麼的平常。

陶克眞想衝進去殺了他們。

他很氣惱，怎麼到現在他才看清屠萬山這夥人物，眞是一羣不知羞耻的畜牲。

陶克知道，屠萬山也知道江邊決鬥之事了。

屠萬山一定認準一場決鬥，三水幫的精英會赴約，而司馬長風也會利用這機會去搶奪他的三水幫寶座，如此一來，封大年必然與司馬長風雙方一場對決，等到雙方出盡力氣，屠萬山的人馬就會出現了。

陶克也想着，屠萬山原本是想要五個好兄弟助他去搶三水幫銀子船的，如今由他兄弟五人把一部份三水幫主力吸引到江岸邊，這也等於助了他。

如果司馬長風暗中利用這次決鬥，那麼，早在暗中活動的屠萬山，當然也不會放過機會。

屠萬山的行動，不但被陶克猜中，更被陶克看到了。

想到屠萬山這幫人的陰謀，陶克忽然覺得，封彩雲才是可愛的。

封彩雲不似紅紅那樣，因爲紅紅過去對他們說的一切，幾乎都是騙他的，更因爲紅紅她們是屠萬山的人，陶克原有的希望全泡湯了。

他不知道，如果把這事對冬瓜唐四位兄弟去說，他們會是什麼樣子。

陶克以爲，冬瓜唐他們一定很難接受這事實。

也許他們會抱頭痛哭，也許他們會找屠萬山拚命。

陶克就是想不通，紅紅曾對他那麼認眞，認眞得幾乎令他寧願爲她而死。

紅紅的女人味完全在他的身上呈現無遺，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打死他也不會相信紅紅會是這種女人。

其實陶克仍然很耿直單純，他應該會想得到，一個扮演着欺騙人的人，在欺騙的過程中，很難叫人看出來他在運用欺騙手段。

屠萬山這人就很高明，陶克被他玩弄在股掌之上，那當然很自然，但屠萬山又那裡會知道，他的這一佈置，竟然被陶克無意之間發現了。

陶克如果不是因爲封彩雲，他也許會帶着他的四個兄弟遠走高飛，三江地方再也不來了。

封彩雲對他的表現，令陶克有着一種責任感，也是一項必做的良心事。

陶克悄悄的走了。

他聽到這廢園中傳來各種不同的浪笑聲，也聽到女子們的愉快大叫，在這深秋欲冷的荒坡下，宛如羣狐鳴唱，野狼低泣，那裡是人的叫聲哪。

陶克感到噁心，他們原來都是一羣捻黨餘孽，漂流在江湖上，做些怪誕的事情，令人一嘆。

陶克不回頭，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

* * *

三更過後，陶克奔到江邊，遙望遠處對岸，好像還有幾點燈火在閃爍，襄陽城就在對岸。

江邊很靜，陶克找了一里多，岸邊才發現有人在船首吊着一盞燈，一個漢子正在網魚。

有燈光，就有魚游過來，漢子正欲下網，陶克叫了：「喂，朋友，送我去個地方，如何？」

那人抬頭岸上，看了陶克一眼，搖頭道：「對不起，我不是渡船。」

陶克道：「我知道你捕魚，但我不白坐你的船。」

他取出一兩銀子又道：「夠不夠？」

那人把網收起來。

「上船吧！」

陶克跳上小船，銀子先塞在漢子手上。

「去哪兒呀？」

「三水幫總舵。」

那漢子一怔，道：「你是……」

陶克道：「我是他們的朋友。」

小船搖動了，陶克看那江面上十分平靜，低頭沉思着，想到再過一天就是決鬥之日，自己偏要把話去告訴封彩雲知道。

陶克完全因爲義氣，絕不是因爲封彩雲對他好才這樣，不過，認眞的說，紅紅太刺激他了。

小船已到江心，那搖船的漢子指着對面江岸，道：「聽說今夜三水幫要舉行水葬，他們的少主與一位深愛少主的姑娘，以玉棺盛殮，選在半夜子時下葬江中，這件事你可曾知道？」

陶克怔了一下，道：「啊，還有這種事，爲什麼不擇地埋葬，而要水葬？」

那漢子搖搖頭，笑笑道：「咱就不知道了。」

這光景又怎能前去三水幫？

陶克想了一下，道：「送我到岸上吧！」

「你不去三水幫了？」

「我不去，你替我送個信。」他又取了一兩銀子塞在漢子手中。

搖船的漢子笑了。

「今夜沒撈到魚，却碰上財神爺了。」

「你說笑，我不是財神爺，你應得的。」

搖船漢子勁大了，閃着粗腰用力搖，很快的小船靠上岸，陶克對搖船的道：「去吧，對三水幫的人說，有個姓陶的在此等他們的小姐一見。」

搖船的吃一驚，道：「朋友，那是個潑辣野丫頭，你也敢惹她？」

陶克笑笑，道：「去傳話，我在這江邊等着她。」

搖船的立刻把小船往三水幫總舵搖去。

在這襄樊地方，江面上誰不知道三水幫總舵的大船，他們的水上勢力，有時候官府也眼紅。

小船去了，陶克獨自坐在岸邊，此刻，他又餓又累，如果不是在廢園後面的林子裡睡了幾個時辰，只怕他此刻會倒下去。

這時候去那裡弄些吃的？

陶克在江邊走動着，不時的再看看江面，他後悔，爲什麼不叫搖船的帶個口信，叫封彩雲帶些吃的來。

大約等了大半個時辰，江面上仍然不見那小船出現，陶克正在不耐，斜刺裡，兩個女人從暗中奔來了。

這兩個女人一出現，立刻分左右把陶克兜上了。

這兩個女人陶克均認識，正是漢水分舵錢丹鳳的兩位姨娘，一個姓古、一個姓王。

兩個女人的手上握着尖刀閃着光。

天上只有繁星沒月光，再過一天就是十月初一了。

雖然沒月光，兩個女人還是看出來了。

「好小子，自投羅網來了。」

另一女人也跟着吼：「王八蛋，你來得正是時候，就叫我二人提着你的人頭，伴着我家小姐沉入江中吧！」

陶克眞氣結，叫那人去把封彩雲找來，偏就把這兩個惡婆娘也驚動來了。

他急忙搖搖雙手，道：「兩位，請妳們暫時聽我一句，怎麼樣？」

姓古的姨娘大怒，道：「聽你放屁呀，人都被你殺死了，還聽什麼？」

姓王的姨娘也吼着：「古大姐，殺！」

陶克道：「兩位，殺了妳們就後悔。」

姓古的道：「不殺你我們才後悔。」

於是，兩把尖刀自兩個方向刺過來了。

陶克眞的無奈了。

大旋身棒已出手，但聞「噹噹」兩聲，兩把尖刀被他撥偏，隨之又見兩個女人抱刀衝來。

「殺！」

兩個女人叫的聲音似貓聲，貓叫春就是那種聲音。

陶克立刻騰身閃，棒子忽然猛一挑，緊接着就是「彭彭」兩聲響。

「啊！」

「啊！」

兩個女人抱頭退，她們被陶克的棒子打在頭頂上。

只不過陶克的力道有分寸，她不打算叫這兩個女人流血受重傷。

兩個女人就不一樣了，又是一聲吼，正準備再殺上來了，忽然，江面上傳來大叫：「住手！」

這一聲叫很管用，兩個女人不殺了。

陶克極目江面上，只見那小船拚命的搖過來了。

很快的，小船靠上岸，從小船上跳下封彩雲來了。

封彩雲奔到陶克三人附近，她冷冷的叱道：「誰叫妳二人來的？

靈棺就要下水了，妳們還不快回去？」

古姨娘指着陶克，道：「兇手在此呀，小姐！」

封彩雲道：「我比妳們清楚。」

兩個女人對望着，仍然沒走，她們奇怪，爲什麼天天要抓兇手的封大小姐，如今兇手在她面前，反而不見出刀，而且一副溫柔的樣子。

封彩雲叱道：「我叫妳二人快回去，妳們聾了？」

兩個女人這才重重的點點頭，氣唬唬的又往來路奔回去了。

江岸邊的小船也搖走了，陶克走向封彩雲道：「我不該在這時來找妳。」

封彩雲笑笑，她伸手在陶克的面頰上摸着。

「你，一定有重要的事情找我。」

* * *

陶克緊緊的握住封彩雲的手，兩人併肩走着，好像是走向黑暗中的世界，但封彩雲的神情是端莊中帶有幾分愉快的表情，她把頭貼向陶克的左臂。

陶克却帶着幾分沮喪，想着那滿懷希望的未來，兄弟五人，每人帶着一位美麗的女人，去過那快樂的日子，那種日子一定是令人羨慕的，然而，突然之間完全消失了，變成虛幻了。

陶克不由得深深嘆了一口氣。

「陶兄，你有什麼不愉快的感觸，說出來吧！」

陶克如何能說？

他再嘆息，道：「自塞外回來，這幾個月我學的眞不少，比之我在軍中三年多時間，要多得太多了。」

封彩雲道：「你永遠也無法弄清楚人性，有時候你甚至連你自己也不瞭解。」

陶克道：「是的，瞭解自己有時候比瞭解別人更加困難，我就有這樣感觸！」

封彩雲道：「陶兄，我發覺你好像不舒服，是不是？」

陶克道：「我很好，彩雲……我叫妳名字。」

「你應該叫我名字，我好高興，陶克。」

陶克低頭吻封彩雲的秀髮，道：「自昨夜到現在，我未曾吃過東西。」

封彩雲驚道：「你餓壞了。」

陶克道：「我氣飽了。」

封彩雲只一聽，便知道陶克找她必有大事。

她抱着陶克不走了。

這地方有林子，土坡的草很長，江風刮得草浪沙沙響，却也很荒涼。

「陶克，什麼事令你生氣？」

「彩雲，妳可曾知道不久以前在桐城縣城中有一家『快活居飯館』嗎？」

「被放火燒了。」

陶克道：「開館子的一夥乃是一批捻黨餘孽。」

封彩雲吃驚，道：「他們好大膽子。」

陶克道：「他們的膽子本來就是大的，捻黨曾與太平天國聯手，幾乎毀了大清王朝。」

封彩雲道：「那批人已經逃了。」

封彩雲道：「不是逃，是藏起來了，而且三水幫也藏有他們的人。」

「眞的？」

「我不會騙你，而且，那批人正在等着扮演漁翁的角色吶。」

「什麼漁翁角色？」封彩雲開始緊張了。

陶克道：「當鷸蚌相爭的時候，這批人便以漁翁姿態出現了。」

封彩雲道：「陶克，你是說他們暗中敢打我三水幫的主意？」

陶克道：「不是敢，而是已經暗中準備下手了。」

封彩雲道：「換是別人說，我是不會相信的，陶克，你說的就不一樣了。」

她把頭抬得高高的，她的嘴幾乎碰上陶克的嘴巴，道：「陶克，他們什麼時候動手？」

陶克道：「我們決鬥之事，那批人也已知道了，彩雲，三水幫有他們的人吶。」

封彩雲道：「他們眞聰明，也想利用我們比武的時候對我們下手。」

陶克道：「彩雲，妳估計我們比武之時那司馬長風會中途撿便宜嗎？」

「我爹是這樣預估的。」

陶克道：「却很難猜出司馬長風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動手，是嗎？」

封彩雲吃吃地笑了。

她狠狠的吻了陶克，也許她想到了昨夜小船的旖旎景象，便硬生生把頭在陶克的胸前壓着。

「陶克，你這消息太重要了，否則……否則我們又……」她再看看陶克，就要走了。

陶克一把拉住封彩雲，道：「回去告訴你爹，叫他看守好三水幫的銀子船。」

封彩雲臉色一寒，道：「司馬長風要奪權，那批捻黨却在搶銀子，他們太過天眞了。」

封彩雲又要走，陶克仍然未放手。

封彩雲看看天空，再看看四

週，他以爲陶克又要和她尋歡了。

陶克却在她耳邊低聲的道：「彩雲，我發覺妳很……好。」

封彩雲道：「怎麼好？」

陶克口吃的道：「妳……很美。」

封彩雲道：「怎麼美？」

陶克有些結巴地道：「我……回去了，明天正午江邊還有惡戰。」

他鬆開封彩雲，拔脚便往黑暗中奔去，倒把封彩雲怔在那裡了。

* * *

陶克趕回淸蓮庵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他一路想着自己把屠萬山他們的陰謀吐露給封彩雲之事，心中雖然有疙瘩，但姓屠的不仁，又能怪誰不義？

陶克也想着，屠萬山他們扮漁翁，只要三水幫看牢他們的銀子船，叫姓屠的不能得手。

當然，陶克也想着，屠萬山暗中採取行動，竟然不和他們五兄弟聯絡，這顯示在他們得手之後，會立刻逃離三江遠航蓬萊，他們眞是狡猾之輩。

只一想到紅紅，陶克就會心口一痛，爲什麼那麼美好的女人，會聽任屠萬山的擺佈。

其實陶克怎麼知道，捻黨本是貧農起家，他們多是黃河兩岸的人，災荒之年，揭竿而起，東燒西殺，擄了不少少女隨處漂蕩，直到捻亂平定，有的被挾持而逃往江南，屠萬山乃響馬出身，很有手腕，他召的一夥，自然都成了他的工具，紅紅他們幾位女子，當然也要看屠萬山的眼色行事了。

* * *

現在，陶克回來了。

陶克剛到庵門外，斜刺裡只見冬瓜唐提着褲子奔過來，他在方便呢。

「大哥，你把我們急壞了。」

「怎麼啦？」

「怎——麼——啦呀！你說昨晚回來的，爲什麼一夜不見你的人？你若再不回來，兄弟四個就要去找你了。」

笑笑，陶克怎能說是爲了和封彩雲二人在小船上的事？兩個人在一起就是兩個多時辰，再加上那座廢園，他幾乎又躭誤了大半天。

「老四，我整整一天多未吃東西了，先弄些吃的。」

冬瓜唐驚道：「天爺，飯也誤了。」

這時，從庵內奔出三個人，正是常在山、毛汾水與成石三人迎出來了。

常在山道：「大哥，你急壞我們了。」

冬瓜唐已奔進去，酒肉帶米飯，全搬出來了。

陶克似餓虎見了老綿羊一般，一口氣吃了三大碗飯，醬肉吃了一斤半，酒也灌了二斤多。

這副吃相，看得四人也楞了。

陶克拍拍肚子，笑笑，道：「我的好兄弟們，天下無事了，我先睡大覺。」

他在此刻絕不會把屠萬山一夥的事情說出來的，那會令冬瓜唐四人發瘋。

要叫他四人發狠，那得等機會，此刻，他吃飽了肚子先大睡。

沒有人多問，四兄弟只是面面相覷，不知大哥心中有什麼玩意——但見陶克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常在山招呼三個兄弟退出庵門外了。

四個人誰也猜不到陶克這兩天的遭遇，最後常在山下了個結論。

「我猜，大哥去到嫂子與姪女的墳上，悲哀得不想立刻回來。他要守在那兒，只因爲咱們就要同三水幫幫主他們決鬥了，不知是生是死，大哥去求嫂子暗中保佑咱們打一個大勝仗，所以你們看，大哥連飯也忘了吃就回來了。」

常在山以爲他說的至情至理，冬瓜唐三人也都同意的在點頭。

他們除了如此推猜，便再也想不到還有別的了。

當然，他們更不會猜到屠萬山那夥人會暗中擺佈他們兄弟。

於是，兄弟四人靜悄悄的走回庵內，眞怕把床上睡的陶克吵醒。

* * *

「殺！」

陶克一聲厲吼，挺着上身坐起來了。

這一聲叫喊，立刻把附近的常在山四人驚得急忙奔進房中。

「大哥，你這般叫喊，要殺誰？」

陶克本來在做夢，噩夢令他醒過來了。

「現在是什麼時辰？」

冬瓜唐道：「晚飯了，等你起來一齊吃吶。」

陶克拍拍腦袋，道：「我睡了很久了。」

毛汾水與成石二人走上前，那成石扶着陶克，道：「大哥，起來吃飯吧。」

陶克看看成石，再看看冬瓜唐等人，深深地嘆了口氣，點點頭，道：「吃飯吧。」

哥兒五個圍在一起，任誰也不說話，陶克好像心事重重，另外四人也悶得慌。

冬瓜唐忍不住了，他重重的放下碗，道：「大哥，你有什麼心事，說出來吧，獨自一個彆着，令咱們幾個兄弟看了想哭，你說呀！」

陶克道：「怕說了你們眞的會哭了。」

他此言一出，常在山幾個不吃了，大伙兒直視着陶克，就等他解說了。

陶克却輕輕的把碗筷放下來，招招手道：「我親愛的好哥兒們，我把事情說出來，你們要答應大哥，任誰也不許發火。」

冬瓜唐當先拍拍胸脯，道：「大哥呀，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天塌下來也沒有人發火的。」

常在山道：「嚴重嗎？」

陶克道：「說嚴重，可以拚上性命，說它不嚴重，就像放個屁一樣沒事情。」

毛汾水笑笑，道：「大哥眞會開玩笑。」

成石也跟上了一句：「像我這種死過一次的人，還有什麼更嚴重的？大哥，你就直說吧。」

陶克道：「兄弟們，咱們算不算大丈夫？」

四個人齊點頭。

陶克又道：「咱們至少也是男子漢，男子漢大丈夫就應該提得起放得下，對不對？」

冬瓜唐急道：「對是對，到底發生什麼事，你……你快快的說呀。」

陶克道：「男子漢不怕沒飯吃，大丈夫何患無妻，你們說對不對？」

四個人聞言幾乎要發笑，大哥怎麼變得婆婆媽媽了。

陶克道：「我的好兄弟呀，大哥……還是不說的好。」

冬瓜唐大叫：「急死人了。」

陶克道：「你們眞的想聽？」

常在山道：「我們急不及待呀。」

陶克道：「好吧，但願你們不發火，今夜早早的睡，準備明天幹大事。」

毛汾水道：「不就是江邊一場搏殺，兄弟們早就準備好了。」

陶克立刻把常在山四人聚在一起，大伙低下頭，只見陶克在手掌上畫着，又解說着，聽得冬瓜唐四人驚訝得張大了嘴巴。

陶克的聲音很低，就怕被外人聽了去。

常在山吃驚地道：「大哥，有把握嗎？」

「不會錯！」

「萬一上當，咱們就慘了。」

「咱們不會上當，到時候看我的手勢出刀。」

冬瓜唐道：「眞是那丫頭告訴你的？」

「她請我們合作。」

毛汾水道：「眞難令人相信。」

成石道：「大哥，這樣一來，反而屠堡主他們增加了壓力，萬一封大年得手，屠堡主……」

冬瓜唐接道：「小弟的話有道理。」

陶克的臉色也變了。

常在山當先發覺，立刻問道：「大哥，你肚子裡一定還有秘密，說出來吧！」

陶克先是咬牙，然後右拳砸在掌上。

這種表情，立刻又令四人吃一驚。

陶克恨聲的道：「咱們幾乎被屠萬山擺了一道，天幸被我誤打誤撞的碰上了。」

冬瓜唐急問：「大哥，屠萬山他們怎樣了？」

常在山也瞪眼，因爲這些天來他們天天在想他們的心上人，翠翠、明明、小小、乖乖，幾個人有時提到四個姑娘還會大聲的笑，就好像未來一片美好時光等他們四個人去渡過了。

如今晚聽得陶克的話，幾個人頭會咚咚的跳。

陶克就在一聲嘆息中，把他無意間走到那座廢園及發現屠萬山十六個男女之事，仔細的對常在山四人說了一遍，而且，把屠萬山的話，也一字不漏的說過。

空氣有些凝結，很靜，但却很短暫，突然間，冬瓜唐搥胸頓足的大叫：「小小，小小，妳怎麼騙我呀，我對妳是眞心呀！」

常在山也咬牙，道：「我眞不敢相信，翠翠她……」

陶克道：「他們怎會同咱們過苦日子？過去，是咱們不自量力，現在夢醒了，但醒得還不算晚。」

他拍拍身邊四人，又道：「江湖本就是充滿了詭譎多變，我的好兄弟們，忘了吧，就當是一場夢，再說，咱們也沒有吃虧呀。」

冬瓜唐指着成石、毛汾水，嚷道：「怎麼不吃虧，拿咱們以童男之身，和那些爛貨窮折騰，划算嗎？」

這話不錯，至少他們三人還是童子雞，而翠翠她們，早已經痲木不仁了。

女人如果人盡可夫，就是痲木不仁，屠萬山手下的姑娘，隨着他到處漂蕩，當然把男女之間的情愛，視同喝涼水一般。

屠萬山在桐城開飯館，又在後院擺大煙攤，他的手下姑娘，少不得會陪客人快樂一番。

紅紅姑娘就是專門侍候封流雲的人，只可嘆，陶克五人江湖經驗不足，被屠萬山戲弄了。

陶克用盡心機的，才把常在山幾人的情緒平靜下來，他對四人吩咐：「大伙上床，今夜養足精神，明天可是一場大拚殺。」

不料誰也不回答，却又歪身躺

在床上了。

睡是睡了，只不過沒有一個睡得着。

怎樣知道他們睡不着？聽吧，床鋪不時的發出吱呀響，便冬瓜唐也不聞他的鼾聲了。

想呀，每個人想着他們的心上人，而心上人突然又變成小賤人，這光景還眞的折騰人。

已經三更天了，陶克忍無可忍，突然一聲大吼：「你們是怎麼了？沒出息，我怎麼會有你們這些沒出息的兄弟，我眞後悔說給你們知道。」

常在山道：「大哥，你也沒睡着呀。」

他話落，冬瓜唐幾個也笑了。

陶克道：「睡吧，明天有得出力的。」

大伙不笑了，這才慢慢的睡着了。

* * *

陶克五人直到了日上三竿才起身，哥兒幾個先吃個飽，把傢伙插在腰帶上。

五個人一路走下清蓮坡，直往江邊走，那陶克一路走着，把他的計劃說出來。

常在山四人沒說話，只等到了江岸邊，大家依計行事了。

大約走了一個半時辰，陶克五人便到了襄陽南邊十多里處的江邊上，那地方地勢平坦，望過去十幾里一目瞭然，什麼樣的埋伏也看得見。

陶克五人站在江邊上，個個精神抖擻，威風凜凜，就好像五尊石雕像一般。

江面上帆影點點，在急流中穿梭飛駛着。

今天，正是十月初一，也是他們與封大年決鬥的日子，一場搏殺，就等着封大年到來就會展開了。

就在這時候，只見一艘快船，斜斜的對着江岸駛來了，陶克一聲大吼：「快來決一死戰。」

這聲音可以及三里遠，眞嚇人。

果然，船上躍上五個怒漢，爲首的手上舉着五環金刀，正是封大年，他的吼聲更大：「休得猖狂，兒。」

隨之而來的，尚有「鐵頭」羅一冲，「雙刀將」王大剛，丹江雙義洪大川與白水青。

五個人奔到陶克五人前面，只見彼此先是一番爭吵叫罵，然後又一對一的彼此進逼。

也不知雙方罵的是什麼話，就看見陶克已同和大年的對殺對砍起來。

這二人搏殺得飛砂走石，常在山不時的一聲罵。

冬瓜唐與洪大川二人已幹得昏天黑地不分東南西北，毛汾水堵住白水青，另外，成石與王大剛幹上了。

五對共十個人，十個人捉對廝殺，也不過幾個照面，就聞得慘叫之聲此起彼落，雙方各自被砍倒三人，只見六個人倒在沙地上哀叫，陶克狠狠一刀切過去，同時間，封大年的金刀也砍在他的胸前，兩個人歪歪斜斜的往地上倒，那封大年兀自開口罵：「小王八呀！」

羅一冲橫身而起，好像一頭撞中常在山，只見常在山一刀砍在敵人頭上去。

眞快，也正是決戰的模樣，十個人都受了傷，好像還傷得不輕。

突然間，遠處一聲梟笑傳來，只見四條人影宛如天外飛鷹般直往這面奔來。

陶克一怔，道：「花毒娘子。」

他只一說花毒娘子，冬瓜唐幾人立刻捏碎衣袂堵鼻子，不上段巧鳳的當。

陶克五人，加上封大年五人，十個人受了傷直哎呀，果然，「花毒娘子」段巧鳳一到現場，她上風頭就是一大把迷藥撒落。

陶克大叫：「堵鼻子。」

封大年五人用手捏鼻子，只見「花毒娘子」段巧鳳先是「咦」了一聲。

「老伴，殺呀！」

這是包太乙的聲音，他老人家好像發現什麼了。

那另外的二人，正是關二嫂與杜牡丹。

上一次杜牡丹約來黑道上三個惡婆娘，害死了清蓮師太師徒四人，被陶克等發覺，只把魏大媽三人殺了，只有她一人逃走，想不到她會和包太乙他們來了。

「巧手郎君」包太乙揮刀直奔封大年，但當他看清之後，立刻大叫：「他娘的，不是封大年。」

那人不但不是封大年，而且還未曾受傷。

陶克幾人也未曾受傷，也可以說，三水幫來的人都是巧扮的。

包太乙善於易容，他一發覺上當，立刻大叫了。

陶克大笑，道：「姓包的，你們還想逃嗎？」

他舉棒攔住包太乙，三水幫的五個人全站起來了。

五個人散開來，把包太乙四人圍在中央，他們雖非一流角色，但那模樣也夠嚇人的。

包太乙指着陶克叱道：「姓陶的，你……你們會同封大年沆瀣一氣？不可能！」

陶克冷笑道：「江湖上有許多不可能的事都變成事實了，姓包的，你就認了吧。」（未完・廿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燕子飛

上文提要： 徐西刀、余東劍、余老夫人闖入雙龍居，中伏被擒，被天蠶絲縛得無法掙脫，燕子飛、柳青青聞訊往救，遇如意，勸他們離開雙龍居，免遭機關暗算，燕、柳循原路離去後，如意先到囚禁余東劍的房間，發現犬養由美將他救走，正誘東劍在鄰房調情，莫邪劍放在門內，如意不耻二人所爲，取劍去救徐西刀……

嫌疑懸未決　破獲失蹤案

「不要問爲甚麼，只要照着我的話做就感恩不盡了。」如意道。

「老夫還有一個不情之請，請再救救我的兩位同伴。」

如意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領着徐西刀，來到余老夫人被囚之處，如法炮製，將老夫人救下，一本正經的道：「有一句話兩位前輩也許聽不進去，但爲顧及彼此的安全，如意又不能不說，雙龍居臥虎藏龍，固若金湯，殺山本談何容易，請聽晚輩一言，馬上退出雙龍居。」她眞正的目的是求其心安，人是她放的，東劍、西刀乃頂尖人物，一旦血洗雙龍居，禍及無辜，必將愧疚在心，何以面對親友手足？

余老夫人只關心寶貝親孫子的安危，說了幾句感恩的話語後，便言歸正傳道：「姑娘好人做到底，請快去救救東劍。」

如意道：「不必去了，令孫業已獲救。」

「哦，謝謝，妳眞是我們余家的大恩人。」

「不敢當，令孫並非本姑娘所救。」

「那是誰？」

「王小美。」

「是她，東劍的女朋友？」

「老夫人見過阿美？」

「沒見過，是聽東劍說的，他們人在那裏？」

「大概已經走了，兩位也該動身啦。」

儘管如意不曾明言，徐遠心裏雪亮，知係如意救人的條件，爲免恩人爲難，跟余老夫人互換一道眼神，雙雙縱離摘星樓，揚長而去。

如意目送他倆消失不見後，這才返回原處，將莫邪劍放好，悄悄地溜回自己的香閨。

* * *

雲已收。

霧已歇。

余東劍一邊穿衣服，一邊從幛幔內走出來，臉上的表情很複雜，一陣喜，一陣憂，一陣愁，一陣羞。

沒多久，犬養由美也出來了，紅色的肚兜兒還露在外面，臉上掛着幾滴淚珠，嘴角噙着幾許嬌嗔，一副哀哀怨怨的模樣，抽抽答答的哭訴道：「東劍，人家好心好意的來救你，你却佔我的便宜，人家可是清清白白的黃花大閨女，你叫我以後怎麼做人？」

「阿美，對不起，當時妳太熱情了，我一時無法克制，所以……」

「人家熱情是表示愛你，並沒有叫你……現在你自己怎麼說？」

「阿美，妳放心，事情已經發生了，我一定負責任。」

「怎樣負責?」

「娶妳爲妻。」

「眞的?」

「當然是眞的，我們趕快去救奶奶去。」

「你奶奶和徐爺爺，被山本移往別處，去向不明，我們馬上離開雙龍居，再作計議。」

* * *

烈日當空。

在北京往清河鎭的官道上，有三匹快馬放蹄狂奔，馬兒汗如雨下，黃塵滾滾，其快如飛，馬上之人燕子飛、柳青青、孫九峯仍不停的揮舞着手中皮鞭，一疊聲的呼喊：「快！快！快！」顯見必有十萬火急之事發生。

柳青青道：「孫大人，你把我倆從飯桌上拉出來，一路拚命緊趕，還沒有說究竟爲了何事?」

孫九峯歉然一笑，道：「柳姑娘、燕兄，眞抱歉，我眞是急糊塗了，一心只想到趕路，什麼都忘了。」

燕子飛已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道：「可是皇后、太子有了消息?」

「皇后母子音訊全無，是石貴妃有消息了。」

「石貴妃有消息?在那裡?」

「聽說藏匿在先師的故居。」

「可靠嗎?」

「有人親眼目睹，應該錯不了。」

「陳、柯二兄怎未同行?」

「敝師弟有事，一早就出去了。」

石貴妃失踪案撲朔迷離，一直諱莫如深，現在總算有了一點線索，大家精神爲之一振，馬兒四蹄翻飛，清河鎭，沙河鎭，昌平縣，迅即拋諸身後，南口已遙遙在望。

忽見前面有一羣馬隊也在趕路，追至近前一看，只見石太師一人獨坐車上，石大勇、逍遙客、鐵大錘、曲德以及數名黃龍會的九段高手、太師府的家將乘馬隨行。

燕子飛一馬當先，衝至石如山一側，道：「老太師意欲何往?」

石太師一見是燕子飛，臉色立即沉下來，道：「老夫去那裡與你無關。」

「如果是爲了石貴妃的事，就與在下有關。」

「哼！」

石太師哼了一聲，沒再言語，燕子飛亦未多言，一抖馬韁，原想超越過去，石大勇、逍遙客等人故意跟他作對，數騎並行，將馬路封死，只好作罷。

人多馬多，塵土飛揚，像一隊馳援救難的兵士，從南口街上風馳電掣而過，驚得鷄飛狗跳，人畜不安，直至無路可走時，這才停下來。

曲敬堂的故居在山邊，山路崎嶇，必須徒步而行，燕子飛躍落馬背，正容道：「各位此來，若是遊山玩水，也就罷了，假如是爲了石貴妃，請勿妄動，須聽燕某指揮，行動一致。」

石大勇不悅道：「我們爲什麼要聽你的?」

「石總，你得到消息，不曾知會本俠，就已經犯了錯誤。」

「笑話，這件事太師府還處理得了，不需借助外人。」

「話不是這樣說，燕子飛有皇命在身，必須兼顧全局。」

「太師府自有主張，坦白說，石家信不過你燕子飛。」

不禁激怒了燕子飛，聲冷詞嚴道：「石大勇，我警告你，此事只能暗探，不可明闖，若是蠻幹瞎幹把事情弄砸了，就對你不客氣！」

言畢，立與孫九峯、柳青青摸上山去。

諾必行，言必踐！是燕子飛做人的一貫原則，從不虛聲恫嚇，石大勇已經領教過不止一次了，表面上雖然喳喳呼呼的，很不安份，實則色厲內荏，一點也不敢逾越，乖乖地跟在後面，未敢輕率行事。

不久就看到曲家的大門緊閉着，還下了鎖，趴上牆頭一看，燕子飛雙眼發直，只見石貴妃端坐在一隻椅子上，手脚被人綁住，肚皮高高隆起，看來大約已有七八個月的身孕。

有兩個男人守在她身邊，正是陳恭、柯友德。

孫九峯嚇得面無人色，在內心狂喊：「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呢?難道……」

他當然不願承認這個殘酷的事實，然而，一看，再看，三看，沒錯，一點沒錯，的的確確是自己的兩位師弟，柯友德手腕上的劍傷未癒，裹傷所用布料的顏色，自己一眼就可以認出。

急得他心頭一片冰涼，手掌心上沁出了汗水。

石大勇投來仇恨的一瞥，猛然大叫一聲：「給我拿下！」領着逍遙客、鐵大錘、曲德等人翻牆闖入，準備出手逮捕。

此人魯莽成性，行事一向不用大腦，燕子飛跺脚大罵了一句：「混蛋！」

但事已及此，殺了他也沒用，忙與孫、柳飛身撲去。

可惜，爲時已晚，草動蛇驚，當大夥兒撲至時，陳恭、柯友德已押着石貴妃越牆而過，往長城那邊逃走。

「快將綁匪斃掉，快將娘娘救下，老夫重重有賞！」

石太師發號施令，急如星火，這個節骨眼兒上，仍不忘金錢的力量。

有錢能使鬼推磨，金錢的魅力的確不小，石大勇身邊的人聞言爭先恐後的衝上去。

燕子飛速度更快，大聲呼喊道：「陳兄、柯兄，請懸崖勒馬，千萬別作糊塗事，速將貴妃放下。」

孫九峯也惶急萬狀道：「兩位師弟切勿鹵莽，這可是抄家滅門的大罪，立刻俯首就擒，或可有一線生機。」

石貴妃則一疊聲的喊道：「爹、哥，快來救我，快來救我呀！」

陳、柯押着一個人，速度自然不可能太快，燕、柳諸俠很快便追上來了，猛可間，陳、柯出其不意的來了一個急轉身，呼！呼！呼！呼！一口氣劈出四掌。

這四掌俱爲血手印中的殺手絕招，又是在完全出人意表的情形下施出，衆人應變不及，撞個正着，或傷或退，東倒西歪。

只有燕子飛、柳青青貼地橫飛出去，毫髮未傷，但起身再追時，陳、柯已穿過曲敬堂的墓園，奔至長城脚下。

「不要跑！」

「不要跑！」

燕、柳同聲一喝，劈出兩掌，掃出一鞭，石玉娘又賴在地上不走，陳、柯眼見情急事危，城牆又高，想要押走石貴妃，根本不可能，當下振臂而起，丟下石玉娘，雙雙飛上長城。

柳青青、燕子飛不敢怠慢，接踵躍上城頭。陳、柯足底抹油，已搶先到了城牆的另一邊，作勢欲跳。

燕子飛痛心疾首道：「在私底下，子飛始終認爲也希望這件案子並非二位所爲，如今事實恰恰相反，你倆還有什麼話說?」

陳、柯一言不發，燕子飛餘音未落，他二人已縱身一躍而下。

「站住！」

柳青青睹狀大怒，拔腿就追。

燕子飛放步疾縱，毫不放鬆。

「站住！」

又是一聲暴喝，城內突然冒上來一位女嬌娥，擋住去路，是犬養由美。

眼皮子還沒來得及眨一下，余東劍也出現了！眸中兇芒閃閃，敵意頗深。

燕子飛一楞道：「閃開，燕某要緝捕要犯，休得妨碍公務。」

伸手推開犬養，接連三四個大步，已越城而過。

柳青青動作更快，縱身跳落城外。

長城外，是一大片綠油油的無邊無際的灌木叢，陳、柯行動在先，早已消失在繁茂的叢樹之中。

燕子飛正欲進入灌木叢追下去，猛覺眼前金光一閃，余東劍已連劍帶鞘遞過來，冷森森地喝道：「慢着！」

「余世兄有事嗎?」

「小爺要教訓你！」

「教訓我?爲什麼?」

「你看！」

順着余東劍手指之勢，燕子飛看見犬養由美仆倒在地，這個扶桑妞兒眞會裝腔作態，還齜牙咧嘴的呼疼喊痛，叫嚷不止。余東劍又厲色吼道：「燕子飛，你可是響叮噹的成名人物，怎麼專門欺負弱女子，也不怕惹人耻笑。」

燕子飛一聽說弱女子，差點笑掉牙，道：「余世兄，你知道她是誰?」

「王小美，我的女朋友兼未婚妻。」

「小友的劍快，交女朋友的速度也不慢。」

「少廢話，我要你向小爺的女朋友道歉。」

「余兄弟，江湖險詐，人心不古，當心受騙啊。」

「姓燕的，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不叫王小美，是犬養由美，還是扶桑一個小國的公主哩。」

「不管她是何身份，只要我愛她就夠了。」

「她愛你嗎?」

「當然，如膠似漆，非我不嫁。」

「愛也該經過選擇，這個女人一肚子壞水，小心玩火自焚。」

這時候，孫九峯、鐵大錘、逍遙客、曲德等人，亦已越過長城，進入灌木林內展開全面搜索。

石太師父女兄妹劫後重逢，則擁在一起，喜極而泣。

犬養由美從地上爬了起來，梨花帶雨，哭得像個淚人兒似的，嗲聲嗲氣道：「東劍，你聽聽，人家差點沒被他摔死，姓燕的反過來還要說我的壞話，我要你替我出一口氣。」

燕子飛勃然大怒道：「犬養由美，妳頭頂生瘡，脚底流膿，壞透了，留你這種女人在世上，天曉得有多少男人會遭殃，今天絕不饒你！」

盛怒之下，出手無情，一掌橫劈過去。

犬養由美不單是壞，而且十分機伶，掌風未到，便躲到余東劍身後去，煽風點火道：「東劍！你看嘛，罵人不算，還要打人，明目張膽的欺負你的女朋友，根本沒把你放在眼內，殺了他，殺了他，殺了燕子飛，你就是天下第一高手！」

余東劍初出茅廬，涉世未深，不諳世道險惡，怎禁得起她一再撥弄，乍然心一橫，拔劍在手，攻出石破天驚的一劍。

東劍出手辛辣，既快且準，一向都是取人咽喉要害，這一次也不例外，燕子飛只見劍光一閃，劍尖已到。

燕子飛不愧爲是頂尖高手，生死關頭，臉不改色，亦無還手的意思，頭一歪，噗！的一聲，沒刺到燕子飛，刺中他身後的一棵樹，入木五寸，用力極猛，當眞存心欲置燕子飛於死地。

幸好，差之毫釐，不然燕子飛那還有命在？而且，余東劍用盡全力，竟未能將寶劍拔出。

劍是從燕子飛脖頸一側擦過，相距不到五分，不禁倒抽一口寒氣，滑開三步，道：「余世兄好劍法，東劍後裔果然名不虛傳，但請勿爲奸人所愚，幹親痛仇快之事。」

孫九峯等人俱已無功而返，柳青青道：「林木深廣，枝橫茂密，找兩個人何異大海撈針，連半個鬼影子都也沒找着。」

燕子飛道：「陳、柯作賊心虛，可能早已遠去，不如先將石貴妃護送回京再作計較。」

心意一決，當即率衆返回長城內。石貴妃則在父兄的陪伴下，正朝馬車停放之處走去。

余東劍的劍還沒有拔出來，臉都氣紅了，拉着犬養由美，大聲嚷嚷道：「燕子飛，算你走狗運，小爺出道以來，你是第一個能在我劍下活命的人，下次見面就是你的末日。」

燕子飛沒理他，與柳青青並肩而行，苦笑道：「青青，這位小少爺被犬養由美迷住了，偏偏那兩個老的又不可理喩，說不定會掀起大風暴，可有錦囊妙計？」

柳青青想了想，道：「爲今之計，必須釜底抽薪，將犬養驅逐出境，或者乾脆把她解決掉，方爲杜絕後患的上上之策。」

石太師父女已登上馬車，車子也上了官道。

石大勇騎在馬上，緊隨在後，權司護衛之責。

就在這個時候，迎面馳來兩匹馬，速度並不快，馬上之人亦無任何特異之處，但在車、馬相遇的那一瞬間，其中一人冷不防探手一撈，竟將石貴妃攔腰抱了過去，猛地速度加快，呼嘯而過。

石大勇驚極而呼道：「狂徒休逃！」撥轉馬頭，欲擋住去路，却被另一人一掌劈下馬背來，當場摔了個狗吃屎，弄得灰頭土臉，狼狽不堪。

等他爬上馬背，再要追趕時，來人已在數十丈外。

燕、柳、孫、逍遙客、鐵大錘、曲德距離更遠，大夥施展開絕頂輕功，猛追了百十來丈，眼見來人已翻過八達嶺，絕塵遠颺，只好作罷。

好不容易將石玉娘從虎口救出，原以爲滿天陰霾將可撥雲見日，誰想到還不會問她一言半語，便又被人劫走，事情的發展簡直詭異絕倫，匪夷所思。

燕子飛好不氣惱，來至出事地點，問石大勇道：「可知來人是何路數？」

石大勇大搖其頭道：「不知道。」

「大概多大年紀？」

「不知道。」

「長相如何？」

「也不知道。」

接連三句不知道，惹惱了一旁的柳青青，大發雌威道：「距離那麼近，又是正面相逢，還挨了人家的一巴掌，竟連人家的年齡、相貌都搞不清楚，這像話嗎？」

這話說得太刻薄，石大勇雙目盡赤，石太師臉上也有點掛不住，惱羞成怒道：「燕子飛，這件事你如何向老夫交代？」

燕子飛可不吃他這一套，理直氣壯道：「石貴妃就坐在老太師身旁，在下毫無責任可言。」

「老夫是指陳恭、柯友德。」

「令郎莽撞行事，以致元兇在逃，區區亦無責任可言。」

「你倒推得乾淨，難道就此罷手不成？」

「當然要緝捕歸案。」

「那就快點辦，即刻知會刑部，全面通緝，若有人膽敢藉故拖延袒護，小心本太師在皇上面前奏他與匪徒勾結，辦事不力！」

言外之意，顯然連孫家也罵進去了，石如山虎目暴睜，從燕、柳、孫三人臉上一掃而過，揮手道：「咱們回京去！」領着原班人馬，轉往京城方向。

稍後，燕、柳、孫三人也翻身上馬，並轡而行。

三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一言不發，直至快到京城時，燕子飛始道：「孫大人，依你看，逃走的那兩個人，是否確爲陳恭、柯友德？」

孫九峯一臉痛苦道：「不會錯，無論身材、長相以及武功路數，完全一樣。」

「孫兄如此坦誠，子飛有理由相信，此事應與孫家無關，也因而使事情變得更加怪異，陳恭、柯友德爲什麼要劫持石貴妃？動機何在？」

「末將也正在爲此百思不解。」

「子飛想再請教，他二人朋友

多不多？」

「我這兩位師弟，個性內向，沉默寡言，不善交際，朋友不多，有限的幾位知交皆服務大內，還沒聽說在外面有相知好友。」

「剛才劫走石玉娘的這兩個人身手不凡，莫非正是大內高手？」

「是否大內之人，找嚴總一查便知，因爲凡屬宮廷護衛，出入必須經過他的許可。」

柳青青道：「記得孫大人曾說過，陳、柯二俠這陣子一直待在宮內，這樣說來，他們在外面必有同黨，否則石貴妃豈不要餓死？」

孫九峯愁雲滿面道：「假如石貴妃確係他二人劫持，我同意柳姑娘的看法。」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問問孫大人，如有唐突之處，尚祈見諒。」

「柳姑娘有話但說無妨，九峯不會介意的。」

「關於皇后、太子失踪一案，總覺得孫大人的反應怪怪的，皇上與侯爺也漫不經心的樣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當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何在？」

孫九峯的臉色一變再變，猶豫再三後道：「事關重大，恕九峯此刻尚不便明言。」

燕、柳相顧愕然，莫測高深，燕子飛道：「孫兄不肯實話實說，我倆必會疑慮叢生，盼再三思。」

孫九峯斷然回絕道：「寧願兩位不諒解，孫某也不能多說一個字。」

「如此一來，恐怕連石貴妃失踪一案，也勢必得重新評估。」

「燕大俠是懷疑我們孫家牽扯在內？」

「孫大人這般神秘，我不能不這樣想。」

「沒有關係，燕兄大可放心去查。」

「好，我們現在就進宮去，誰也別離開。」

「進宮去作甚？」

「查陳恭、柯友德的行踪，張網逮人。」

孫九峯沒再言語，三人快馬加鞭，回到京城後，一逕來至皇宮大內，找到嚴元伯，柳青青劈面就說：「嚴總，大內高手今天有幾位請假出宮的？」

嚴元伯做事一向中規中矩，每一件事都處理得井井有條，取出一個登記簿來，翻出今天的記載，道：「只有兩個人請假出宮。」

「那兩位？」

「陳恭、柯友德。」

「什麼理由？」

「一則療傷，再則置辦日用雜物。」

「回來沒有？」

「還沒有。」

嚴元伯心知事有蹊蹺，忙追問所以，燕子飛將經過細說一番，一行四人轉往坤寧宮。

在燕子飛的授意下，大家走進陳、柯臥房對面的一間空屋，孫九峯道：「三位請坐，我去叫他們弄點酒菜吃食來。」

却被燕子飛阻擋下來，直接叫進一名宮女來，交代下去。

孫九峯不以爲忤，仍談笑自若，宮女將酒菜傳齊後，大夥便開始用餐。

由於孫九峯的故示神秘，使這一頓晚餐吃得甚是沉悶，彼此的心情也十分沉重。

時間在杯觥交錯之中悄悄溜走，天黑了，坤寧宮掌上了燈，習慣早睡的老宮女已鑽進了熱被窩。

等！

苦等！

苦苦地等！

終於，陳恭、柯友德回來了，還大包小包的提着一大堆東西，臉上掛着一臉的倦怠與喜悅。

當他倆發現大夥兒正在對面喝悶酒時，馬上趕過來同聲道：「啊，大家都在這兒，嚴總怎麼不早說，不然我們早點趕回來大家一起吃晚飯。」

燕子飛站起來了，臉色陰沉沉地，不帶一絲笑意，聲音中透着無比威嚴：「對不起，二位被捕了！」

這話宛若當頭棒喝，陳、柯當場嚇傻了，半晌始道：「我倆又沒有犯罪，爲什麼要抓人？」

「好漢做事好漢當，兩位不要再裝糊塗。」

「我們眞的不明白，請燕大俠明言。」

「還是請孫大人說吧。」

孫九峯滿腹悲痛，一臉凄苦道：「事到如今，不必多言，你們俯首認罪吧！」

陳恭聞言痛不欲生，做夢也想不到，他最敬畏的大師兄居然說出這種話來，當衆熱淚滾滾而下，大聲疾呼道：「大師兄，我們雖名爲師兄弟，實則情逾手足，莫非連你也不相信小弟的爲人，大丈夫死而何懼，殺頭也不過碗大的一個疤，我們認了，但總得說個理由出來，好讓我倆死得甘心，死得瞑目。」

孫九峯將目睹之事告訴二人，聽得柯友德目瞪口呆，連聲抗辯道：「不！不！絕無此事！絕無此事！我們根本沒去南口！」

柳青青道：「兩位到那裡去了？」

「一直待在京城內。」

「都做了些甚麼事？」

「療傷、剃頭、逛街、買東西。」

「可有人證？」

「曾向嚴總辦過請假手續。」

「這只能表示你倆不在紫禁城，無法證明沒有去南口。」

「可以去找療傷的郎中，剃頭的師傅，以及賣給我們東西的店家去查證。」

爲撇清自身清白，陳、恭立將有關的人名、地名詳詳細細的說出來。

燕子飛道：「我們會一一查清楚，但在事實眞相未明前，必須先依法逮捕，打入天牢候審。」

陳恭聲嘶力竭道：「這是寃獄，我們不能接受！」

燕子飛道：「放心，事實一明，自會還爾自由之身。」

陳恭振振有詞道：「燕大俠，請想想看，我倆與大師兄關係非淺，如果劫去了石貴妃，必然會連累孫家，甚至皇后。退一萬步講，就算我們幹下了這宗滔天大案，動機是兩宮爭寵，固然言之成理，在這種情形下，最乾淨的做法莫過於一刀畢命，沒有理由拖拉到今日。從大師兄剛才所說的情形看，分明是有人喬裝假冒，故意表演給大家看的，再就事後又將石貴妃劫走的事實而言，無疑是有計劃的行動，不可不察！抓我倆下獄，正好墮入奸人彀中。」

燕子飛面無表情道：「江湖上爭名爭利，宮廷中爭權爭寵，多的是顚倒黑白，指鹿爲馬的事，眞眞假假，虛虛實實，不到最後關頭，很難辨明是非，眼前只能就事論事，請勿再多言，束手就縛吧。」

吧字出口，人已舉步行來，準備下手抓人。

哥兒倆暴退丈許，柯友德大聲嚷道：「燕子飛，你不要過來，否則一定出手拒捕，此刻我們絕對不能被關進牢裡去。」

「爲什麼此時不能關進牢裡去？」

「我們要保護皇后、太子的安全。」

「陳恭，你說什麼？」

「噢，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必須將皇后母子的行踪下落查清楚。」

「這事會有人辦，勿須二位操心。」

「我們親自去辦方可安心。」

「哼，這可由不得你！」

話落人起，探手疾扣陳恭腕脈。

柳青青如響斯應，跨步猛抓柯友德。

孫九峯道：「二位師弟切勿莽撞。」

嚴元伯道：「拒捕後果嚴重，一切到牢裡再說。」

陳恭、柯友德却充耳無聞，將手中大包小包的東西全力擲過來。

一擲之勢，十分威猛，所有的包包全部破裂，其中幾包鷄蛋、麵粉、調味料，比煙幕彈還厲害，一時粉末翻飛，蛋汁四濺，大家的視線盡爲雜物所阻，紛紛退避閃躲。

當各物落定，視野分明時，陳恭、柯友德早已走得無影無踪。

＊　＊　＊

燕子飛懷着滿腹狐疑，一身倦怠，還外加三分酒意，一回到別有天，跟柳青青道了一聲晚安，便回房睡覺去了。

房內無燈，摸黑上了床，掀開被子鑽進去。

却發覺身邊有一個東西，柔滑如脂，香氣撲鼻。

伸手一摸，高處如峯，溝壑分明，粉雕玉琢，曲線玲瓏……

是個人！

一個女人！

一個赤裸的女人！

事出突然，燕子飛驚極而呼道：「誰？誰？」

人已一躍而起，拉着褲子，披着上衣，急急忙忙點亮了燈。

被子裡的女人不是別個，乃犬養由美，撩起錦被一角，露出半邊裸體，妖聲妖氣地呼喚道：「傻瓜，快來呀，叫什麼，驚動了柳青青就別想打野食。」

燕子飛乃正人君子，最看不起這種人，當然不會幹這種事，氣虎虎地道：「犬養由美，妳怎麼這樣不要臉，居然送到別人床上來。」

犬養猛拋媚眼，搔首弄姿道：「別裝聖人啦，英雄難過美人關，那個男人不偸腥，來啦，今宵一刻值千金。」

「犬養由美，妳……妳簡直是個魔鬼。」

「魔鬼最銷魂，也最夠味道。」

「滾！滾！馬上給我滾出去！」

「送上門的便宜也不要？傻瓜！」

「滾！滾！滾滾滾……」

犬養賴在床上不肯走，將被子掀開，全身裸露出來，千嬌百媚般道：「本公主偏不走，有性格的男人才刺激，凡是我喜歡的男人一個也跑不了，上床吧，不然你會後悔一輩子。」

「哼！」

「告訴你，來此之前，本公主已有留言給余東劍，如肯與我共度良宵，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否則東劍一到，我就叫他殺了你。」

「妳可以死心了，就算天下的女人死光了，本俠也不會要你！」

「燕子飛，你簡直是塊木頭、石頭、冰，根本不是男子漢大丈夫！」

（未完・卅七）

七巧賭坊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浩浩蕩蕩赴宜興　出師不利戰水寇

上文提要：古照今答應爲哈大姐辦事，哈大姐把他留在七巧賭坊，派如花似玉的小雪服侍古照今。二人互相傾慕，終日纏綿。此時哈大姐已和兩個日本浪人談成了生意，打算等杜老三自日本回來後，派古照今跟佟大川出海把宜興泥壺運往日本。不是寃家不聚頭，古照今接此任務後，在賭坊門前遇上水道生和他的手下李長春……

哈大姐道：「暫時按兵不動，等時機，打老虎不能明着去追，你必需設餌，我就是在下餌。」

古照今道：「大姐，咱們的武力……」

哈大姐道：「如果咱們必需全力一搏，你就會知道咱們有多少了。」

便在這時候，忽然有聲音似打雷般傳來：「大姐，大姐，佟大川來了。」

哈大姐起身走到門口相迎，只見一個大漢紮着巴掌那麼寬的牛皮帶，皮帶上還插着兩把刀，那皮靴還「吱喳吱喳」的有聲音，彷彿他每一脚踩在水窪似的。

這人還是個大鬍子，兩隻門牙特別大，脖子粗得同他的尖腦袋一樣粗。

這人的年紀很難猜得出來，因爲他滿臉風霜中却又紅光滿臉，只一雙手掌就如同蒲扇。

他足有六尺以上那麼高。

哈大姐在門口迎上這大漢，她半帶嗚咽的呼叫：「佟叔！佟叔！」

來人正是剛自無錫回來的佟大川，姓佟的見哈大姐如此模樣，就站在門下半低頭，因爲他太高了。

「怎麼了？大姐，發生什麼事？」

「杜老三出事了。」

「老杜去日本不是，出什麼事？誰說的？」

哈大姐道：「小川與田野來過。」

「娘那皮，那兩個日本浪人呀，我討厭他們。」

哈大姐道：「杜老三海上遇海盜，船與人全沒有了，他們要我加倍退還定銀，我嚥不下這口氣呀，佟叔！」

佟大川道：「當然嚥不下，娘那皮，一船的泥壺，還有人和船，咱們能算拉倒呀，娘的，小川他們太過份了。」

哈大姐道：「佟叔，進來吧！」

佟大川進門一瞪眼，他看到了小白臉古照今。

佟大川看着古照今，雙目凌厲地看了又看，道：「剛才聽他們說，新近有個青年人投到大姐這兒，可是你？」

古照今道：「承大姐不見棄。」

佟大川道：「從那兒來？」

古照今道：「原在三刀會當過把子。」（把子乃殺手）

佟大川好像對三刀會的人有認識，却也不帶好感的道：「三刀會勢衆，他們由山上吃到江海直到陸上鹽運，小兄弟，他們的規矩很嚴，你輕易的離開，不會有什麼痲煩吧？」

一笑，古照今道：「臨去，船上當頭送我十兩銀子。」

佟大川也知道三刀會的當頭乃是指船長的意思。

古照今的話令佟大川一怔，道：「你不會是那位當頭的小舅子吧，還有這樣的便宜事？」

古照今道：「聰明的人應該明白我話中意思。」

他這是反擊過去的一句話，意思是你不夠聰明，不夠聰明的人是豬，你為什麼說我是雷子鳴的小舅子？

佟大川一聽哈哈笑了，他以為只這麼一對上話，便知道古照今機智過人。

佟大川笑着把手一伸，道：「眞有你的，不吃虧，好極了。」他伸過手去一副握手的樣子。

古照今不示弱，他也把手伸過去，於是這兩個人的手握在一起了。

兩個人立刻似是僵住了。

佟大川的右手臂開始稍見顫抖，他的臉色有些赤紅了，好像手掌握着的不是古照今的手，而是一個橡皮筋似的，而且也有着火辣的味道。

古照今臉無表情，他的右手仍是那麼自然，宛似平常人見面寒暄似的。

突然，哈大姐叱喝了。

「佟叔，坐呀，又和人家比腕力呀！」

「哈！」佟大川抖開巴掌哈的一聲笑了，他雙目之中有精芒，道：「兄弟，眞有你的，三刀會那三位當家的走寶了，哈哈哈，他們埋沒人才了，他們瞎眼了。」

「坐坐，老弟也坐。」

他對古照今另眼相看，一副英雄識英雄的表情。

於是哈大姐笑了，她入座，而且還得意地道：「我是以兩條大船換來的，我相信自己沒看走眼。」

三人坐在桌邊，只見哈大姐收起笑容，立刻咬牙切齒地道：「佟叔，你與杜老三是我爹在世時候的換帖兄弟呀！」

佟大川道：「哈哥對咱們是好哥兒，誰不知道。」

哈大姐道：「所以啦，杜老三這趟工作失敗了，而且人船全沒了，貨兒我不心痛，生意總是有風險的，可是杜老三帶這船，加上船上的兄弟七八人，我難過呀！」

佟大川一聽，咬牙道：「是有一批海盜在海上興風作浪，如果咱們要找他們，大姐，你說，咱們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哈玉芳如今撐着她爹的門面，她是當家，不管怎樣，佟大川還是稱她大姐而不喚名，當然，哈大姐依然稱他一聲「佟叔」，這是禮節，有禮無節是不合江湖規矩的。

* * *

哈大姐臉色難看，他反問佟大川：「佟叔，你有什麼妥當的方法，說出來咱們好生的合計合計。」

佟大川道：「合計？最好的辦法就是引蛇出洞，除了這一招，還有什麼好合計的？」

哈大姐拍着巴掌，道：「對，佟叔與我的想法一致，唯有這一招引蛇出洞，才能知道杜老三他們的下落。」

哈大姐道：「杜老三不是好欺的人物，我叫他走東洋這條航綫，就是重視他，佟叔，我還怕你吃味吶。」

一笑，佟大川道：「一個組織想興旺，無他，大家一條心，事情就順心，我佟大川從未想過吃味這事，但求把哈大哥的事業做下去。」

哈大姐道：「是我爹有眼光，沒有白交你們。」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想了個妙計，佟叔想一想，以為可行麼？」

「妳說來我聽聽。」

「再裝一船宜興泥壺去日本，大海上你慢慢的行，目的是引蛇出洞。」

「如果他們不出洞呢？」

哈大姐道：「那對咱們不吃虧，泥壺到日本交貨，銀子咱們一樣賺，回來不少盈頭，也算補償失踪兄弟們的安家所需，當然……」她冷笑了。

她看看一邊靜聽的古照今，又道：「如果他們再出現，這現場的情況就不用我再多說了。」

佟大川點點頭，道：「這麼一說，事情我已明白了，大姐，事不宜遲，今天就行動。」

哈大姐這才對古照今道：「古兄弟，你就隨同佟叔去宜興裝貨，這一趟日本行……你……就替大姐擔綱了。」

古照今道：「我在此聽大姐的，去船上我聽佟當頭的，我不計較什麼。」

佟大川哈哈一笑，道：「那行，咱們船上喝酒去。」

他是個爽快的人，事情一經敲定，立刻這就要走人，哈大姐道：「何不留下來一起吃幾杯？」

小雪也款款多情的道：「佟叔呀，怎麼說走就走？」

哈大姐接道：「留下來吧，我還要叫帳上開貨單與銀票，你去宜興找咱們的大戶接洽。」

於是，佟大川不堅持了，他對古照今聊起家常來了。

* * *

哈大姐吩咐快備酒菜，她只是張口而已，忙的卻是下邊人。

這就叫「有本事的張口叫，無本事的兩腿跑」，也有人說：「有本事的坐大堂，無本事的站兩旁。」

哈大姐就是坐大堂的人物，他還叫小雪快去把帳房的丁老找來。

這丁老是個上海人，上海人別的本事不怎樣，做起生意來，個個都好像是「花果山上下來的猴兒精」，所以那年頭也有人說：「北平人的尖酸，上海人的算盤，南京人的囉嗦，廣東人的吃喝。」嗨，這話眞是入木三分。

* * *

哈大姐原是開七巧賭坊的，自從聘來個丁管帳，這丁管帳為哈大姐出餿主意，是他老人家認清了上海日本這條黃金海綫有發展，他對哈大姐提議，賭坊賺的銀子多，為什麼放置着不用？買船海上販貨呀！

於是，哈大姐買下兩條船，她任杜老三帶「招財號」，命佟大川帶「進寶號」，這幾年還眞賺了不少銀子。

兩條船的進帳不比七巧賭坊來得少。

如今倏然間杜老三的人船完了，而且是不明不白的完了，這件事哈大姐能不查個水落石出嗎？

* * *

這丁管帳的名叫丁大發，聽聽這名字就知道此人一生與銀子結了緣，那年頭當管帳的也有祖傳的。

那年頭當然沒有什麼財務學堂可以去讀，單就學生意吧，也是從小在人家店裡先做小徒弟，由相公幹起，三年生是二把式，再三年大把式，然後聰明的人才站櫃，這就快當上帳先生了。

也因此每個大字號的，一旦到了晚飯後，聽吧，盡是算盤子的聲，「劈劈啪啪」的，還有人帶頭唱什麼「一上一，三下五去二」的，大伙相公們跟着撥算盤。

這丁大發幸運，他爹自小便把學記帳這本事傳了他，丁大發後來遇上哈大姐的爹，便在這上海灘的七巧賭坊幹，這一幹便是三十年，那年哈玉芳剛出生吧！

* * *

佟大川對古照今原是不太放在心上的，但當他老兄與古照今握了手，他暗中運力握，握得他心中吃一驚，他不但覺得握的是軟橡皮，而且也好像握的是尖錐，對方不痛，但佟大川的掌心有些痛，他不知道那是什麼功夫。

不知道就得快鬆手，不知道便也明白對方的武功比他高，而且高得太多了，因為他未曾遇上這種功夫。

平日裡佟大川只要用力握住對方的手，總是叫對方吃不消的皺起眉來用力抗拒。

古照今卻是平淡的微微笑，古照今更沒叫佟大川出醜，他是個眞正的武者。

正因為這樣，佟大川與古照今聊起來。

* * *

「老弟台，你這身功夫是？」

古照今一笑，道：「我是惠州柳逢春柳老爺子的入室弟子。」

佟大川靈目一亮的道：「三絕刀柳逢春？哈，聽過聽過，三絕刀沒領教過，但聽這位武林名宿不多收徒弟，柳家刀法十分辛辣古怪，你的……」

他本想問你的刀呢？但他看看古照今，又道：「什麼樣的刀法，很少見過。」

哈大姐道：「出刀見血。」

佟大川道：「那刀……在……」

古照今一笑，舉起右臂，更舉起左臂，雙袖一垂，嚄，他在肘下有兩把尖刀。

古照今收回雙袖，淡淡一笑，道：「為了刀法，我的雙掌學抓棉花入水，然後疾收回，直到抓的棉花出水後不沾水，這是快字訣。」

聽得佟大川也怔住了：「我的乖，還有這種功夫的？」

他帶着驚訝的又道：「你老弟走江湖多少年了？」

「三年。」

「你在三刀會幹了三年？」

「一直在船上當把子。」

「三刀會的油水多，你如果去佔個別人的缺，你當然會受排斥，非遇上大事才有機會表現你的才能。」

他對哈大姐又道：「三刀會的人才被咱們撿了便宜了，哈……」

哈大姐點點頭，道：「佟叔，我把他安放在你船上，他不是你船上的把子，他是客卿。」

佟大川道：「放心，大姐，我們平起平坐。」

哈大姐微微笑，但古照今開口了：「不，大姐的美意我知道，但船上的規矩不可少，船上的人也是一個蘿卜一個坑，我還是幹活，同大伙一樣，反正咱們的目的是查失踪的船，完了我還是回來的。」

佟大川不開口，但他笑了。

哈大姐道：「大姐的意思要你船上多休息，一旦遇上海盜們，就看你對付他們了。」

古照今道：「不妨事，我年輕力壯不怕吃什麼苦，幹點活兒也是練身體。」

哈大姐道：「隨你吧，兄弟，就看你的了。」

她這是重託，把希望託付在古照今一人身上了。

* * *

於是，丁管帳丁大發來了。

丁大發有個老毛病，只要哈大姐召喚，身上帶一個算盤是少不了

的，另外就是一本帳簿子。

丁大發奔入哈大姐的房中，他已看到佟大川了。

丁大發對佟大川打個躬，笑着扶了一下鼻樑上架的眼鏡，道：「佟當頭，你好！」

佟大川是個直腸子，從不像上海人那種王二痲子的只會安慰而不實做，他重重的道：「好個屁，杜老三都完蛋了，咱們誰會好得起來？」

丁管帳的無法回答，他能改口「不好」？

乾乾一笑，丁大發走近哈大姐，道：「大姐，妳有什麼吩咐？」

哈大姐看看丁管帳把算盤與帳簿放在身邊桌面上，便對丁大發道：「丁管帳，你出五千兩銀票，把上海滙豐的票子交在佟叔手上，他們這就去宜興了。」

「又買泥壺呀！」

「是的，再買一船去。」

丁管帳道：「大姐，這條去日本的航綫原是平靜的，可是如今有海盜出沒，我看是不是……」

哈大姐道：「我不能不管杜老三死活，船上兄弟們還有他們的家屬，我要對她們有交代。」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不相信杜老三會死，我一直這麼想着。」

她看看古照今又道：「跟了我的人已是我哈玉芳的一家人了，我能就此算了？」

丁大發黯然的點點頭，他對哈大姐道：「說的也是，大姐，我去取銀票。」

他衝着哈大姐幾人點點頭，立刻夾了算盤與帳簿往七巧賭坊走了。

＊　＊　＊

五千兩銀票是個大數目，佟大川一把塞進懷中，他這才又與古照今哈大姐吃酒菜，只一半，他就放下筷子，道：「夠了，大姐，佟叔這就要走了，妳放心，只要海盜們出現，咱們非宰活人不可。」

古照今也站起來了，不料突然來了兩個身穿和服的日本浪人。

是的，小川與田野二人又來了。

這二人是由一個姑娘帶進來的，那姑娘正是翠竹。

翠竹走進門，對哈大姐道：「日本人又來了。」

小川與田野已到門口，這二人會說中國話，上海話也說得流利。

哈大姐微微一笑，道：「二位，請進。」

佟大川與古照今原是欲走的，但二人不約而同的又坐下來了。

哈大姐笑笑，道：「二位有空坐下來吃杯酒嗎？」

小川冷然道：「如果我是妳，我就吃不下這酒了。」

淡淡一笑，哈大姐道：「所以我不是你呀！」

她再看看田野，又道：「事情怎麼樣了？」

田野冷然道：「訂銀不取了，咱們老板答應妳再運一船泥壺，爲了生意，更爲了以後的生意，咱們老板才答應的，只不過……期限要快，市場上缺貨貨値錢，市場貨多價錢跌，妳負責。」

哈玉芳道：「就這麼一句話了，我立刻派船去宜興。」

她指指桌邊椅子，又道：「二位可否坐下來吃一杯？」

小川搖頭，對田野道：「回去交差吧！」

田野道：「走！」

兩個人沒有禮貌回身便走了。

佟大川的忿怒這才爆發出來：「操那娘的老皮，玩什麼玩意嘛！」

古照今却是臉無表情。

哈大姐道：「生意不好幹，有時候咱們得强嚥下一股窩囊氣，休忘了咱們是爲銀子幹活。」

佟大川與古照今站起來了。

他二人也見大川與田野二人走出了柳院門，古照今對小雪點頭一笑，道：「我走了，這幾天的日子終生難忘，謝謝妳！」

小雪巧笑，道：「喲，聽你說的，好像你不打算回來了似的叫人不快，你會再回來的，我等你呀！」

古照今忍不住上前握住小雪一手，笑笑，道：「是的，我當然會再回來的。」

哈玉芳道：「等你回來，我叫小雪永遠侍候你，現在你該放心了吧！」

古照今衝着哈大姐點個頭，道：「謝謝，謝謝！」

小雪聽了哈大姐的話眞感動，她的眼眶有淚水。

古照今以爲是小雪見他走而落淚，其實這是因爲哈玉芳的一句話。

小雪忍不住的抱住古照今吻了一下，那年頭洋人帶來的動作，咱們中國人會模仿，當然，古照今可就臉色泛紅了。

這原是小雪做給哈大姐看的，她要哈大姐明白，她是眞的愛上古照今了。

年輕姑娘愛上年輕郎，青年姑娘很少會愛上老年郎，如果青年姑娘愛上老年郎，老年郎可得小心了。

小雪是眞心的愛上古照今了，無他，這幾天的日子過得像個新嫁娘一般，單只夜晚睡一起，兩個人抱在一起難分開，因爲這古照今的

床上本事是天生的，一管「槍」他連環放，他那東西像個不倒翁似的，放了槍仍然硬梆梆。

小雪姑娘吃了甜頭，這種事她是不會向哈大姐報告的。

哈大姐就以爲小雪稱職幹得好。

佟大川一見，他暗中向哈大姐點個頭，佟大川以爲哈大姐眞的有一套，生生把這憨小子套牢了。

＊　＊　＊

佟大川帶的這條三桅大船十分的高，尤其是船首與船尾翹得高，那只一看就知道是大貨船。

有一條長長的跳板搭在岸上，古照今一看就知道這船很會吃風浪，單主桅就有一人合抱那麼粗，另外的兩根桅桿也不細，風帆還是藍色的。

佟大川剛走到船邊，他已喝叱了：「你們這些懶蟲，咱們起舵了哇。」

嚄，他的聲音大，十一個大漢已自艙中跳出來了。

十一個人正在船上賭牌九吶，聽了這吼聲，一齊擠出艙門外，哈哈的笑了。

佟大川往船上走，大聲吼道：「開船啦，酒菜都辦齊全了沒有？」

有個大鬍子漢迎上來，道：「佟爺，自你下船後，咱們就把一應補給的辦妥了，吃上十天半月也沒問題。」

佟大川跳到船上，道：「到了宜興趕快辦至少一個月的糧。」

他回頭拉過古照今又對大伙道：「這是我的好兄弟，他叫……」他好像忘了，便又問古照今，道：「眞個的，兄弟，你的大名是？」

「古照今！」

大伙一聽全笑了，人家的名字還叫不出來，怎可稱之爲自己的好兄弟？

佟大川也哈哈笑了。

兩個大漢跳上岸，立刻把纜繩解開再跳上船，長長的跳板收回船，就聽佟大川大吼：「前帆升！」

離開碼頭七八丈，佟大川又叫主帆升一半，於是，這條船頭上刻着「進寶號」的大桅帆船便朝向太湖方向駛去了。

爲什麼駛向太湖？只因爲宜興就在太湖西偏北地方，也是太湖沿岸的大城鎮。

＊　＊　＊

佟大川把船帶到太湖的時候，他才把掌舵的叫到面前來：「老尹，直駛宜興，霧起了，多加小心，把咱們的牛角號多吹。」

太湖起霧是常事，有時候濃霧重，兩隻船快碰上才發覺對方駛來，船到了這地方，不但瞭望的要小心，瞭望的每隔半個時辰就得用力吹牛角號，湖面無阻隔，十里遠也聽得見。

如果聽到附近也傳來牛角號，那就得不停的彼此吹，直到雙方又遠離。

掌舵的接過舵，道：「佟爺，放心啦，咱們又不是沒來過太湖，你去歇着吧！」

佟大川拍拍那姓尹的肩，立刻走到艙門裡，他發現古照今正在把掌中兩個飛梭相互磨，好珍視的樣子。

佟大川笑問：「古老弟，你還用暗器。」

古照今道：「很少用，自出師門之後，我在三刀會只用過一次，還是大伙起哄比賽擲飛靶。」

他的臉色一變，又道：「就是因爲我在那次比賽中露了這麼一手絕活，唉，引起雷子鳴對我的戒心。」

他忽地對佟大川一瞪眼，又道：「雷子鳴就是我的當頭，你猜他不只一次的對我怎麼說？」

「怎麼說？」

「他說我是『非池中物』，想更上層樓，那得等機會。」

「等什麼機會？」

「沒有等多久，船經上海他鼓勵我在黃浦灘上碰運氣，還好意似的送了我十兩銀子。」

佟大川淡淡的道：「姓雷的怕你功高震主呀，你露了鋒芒壓過他，他怕你有一天騎到他頭上，這樣的事情很普遍，江湖上見得多了。」

古照今突然反問一句，道：「佟叔，你會嗎？」

佟大川笑道：「我不會，大概只我例外吧！」

他拍拍古照今，又道：「如果你被我一掌握彎了腰，我還眞不把你看在眼裡，哈……」

「哈……」古照今也笑了。

＊　＊　＊

「嗚……嗚……」

「嗚……嗚……」

這是有船在附近，「進寶號」也吹起來回應，瞭望的把頭左右伸，也左右的瞧，掌舵的老尹直着脖子叫：「看清楚了早回報。」

早回報不爲別的，盡早避開免碰上。

自前艙中又走出兩個大漢來，他們一個在另一邊爬在右舷邊，直不楞的往水上瞧。

就在這時候，忽見濃霧中露出一條三桅大船來，這條船上未懸任何旗子，船頭上伸出一支亮尖尖的尖錐來，正直往「進寶號」的船腰上撞過來了。

右舷的大漢急忙大聲吼叫：「水賊，水賊呀！」

於是，「進寶號」上的人動員起

來了，大家抄起傢伙，這就準備幹了。

漸漸的，雙方也看清楚了，來船上的人一個個還把大半的臉用黑巾幪起來。

佟大川手持一把特大號的砍刀，上身敞開露出黑呼呼的胸毛，看上去他倒像是大海盜一樣。

兩船就要碰在一起了，只見對面先是十幾支利箭射過來，早被「進寶號」的人用刀與盾擋開。

船上有盾，便是對付海盜們的，常在水上行的船，大都有此設備。

忽聽一聲「咚」，兩船碰在一起了，只聽一陣喊殺聲傳來，嚄，雙方立刻幹上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爲什麼這些水寇們還把大半個臉幪起來，他們有什麼顧忌嗎？

其實他們還眞有顧忌，如今上海剛開埠不久，正在朝向熱鬧發展，這些水寇們當然想去上海瞧瞧，怕人看了認出他們是水寇，就不方便了。

最令水寇們嚮往的，莫過於上海的賭坊，他們搶來銀子或貨物，分贓之後便人模人樣的去上海，在賭坊中碰運氣，有造化的富幾把便改行不當水寇了。

幹上伸手搶的人，那年頭盡是窮得走投無路逼上梁山的，可不比當今，只爲吃喝嫖賭去搶銀子。

那年頭，只要有銀子撐個小門面，很快你就發大財，因爲拿命換來的銀子，聰明的人會珍惜，改頭換個面，很快你就是大老闆。

想當年上海剛開埠，不少人就是這麼幹。

＊　＊　＊

此刻，雙方一旦交上手，那佟大川在船中央揮刀，有兩個水寇好像認識他，兩個人分開兩邊殺，可也把佟大川弄了個手忙腳亂，特號砍刀左右砍，口中大吼：「兄弟們，穩住了。」

衝上來的十幾個水寇直着喉嚨叫：「狠宰啊！」

便在這時候，幾個照面間，就是鮮血標濺，有幾個漢子已被砍倒在船板上，還不知是那一方面的人受了傷而不停的呱呱叫。

於是，自船艙中走出個年輕漢子來，他，可不正是那古照今。

雙方幹得凶，古照今自後艙中走出來的時候，他手中握了一把竹筷子。

古照今爲什麼拿一把竹筷子？只一瞧便知道了。

＊　＊　＊

古照今不走船舷邊，他躍在船艙上面，抖手間擲出筷子便聽得有人應聲而叫，而且是連叫：「啊！」

只見竹筷子眞管用，扎中身子一寸深，古照今發了七根竹筷子竹筷子，七根均扎中水寇們的身上，痛得水寇們急忙往自己的船上退。

於是兩個圍殺佟大川的人中有一人發覺了。

這人只一見艙頂上的古照今，立刻一聲大叫：「兄弟們，扯呼，扯呼啊，快走！」

這人一面叫，一面跳，兩三下跳回自己的大船上，不幹了，而且還是吃驚的樣子。

倒是古照今怔住了，他也不再發竹筷子了，只見他喃喃自語的看着那幪面人。

水寇們來得快，去得更快，刹時間駛入濃霧中，只剩下佟大川這條船在漂蕩。

佟大川站在船中大喘氣，看看船上已經傷了三個人，他明白敵人傷得也不少，這才回頭瞧，古照今已經跳過他身邊來了。

「佟爺，你還好吧？」

佟大川一把拉住古照今，道：「行，你眞行，今天多虧有了你，哈，哈！」

他大喘氣也笑得出來。

他只一笑，另外的人也點頭笑了，還眞叫人開了眼界，人家以竹筷子就能當暗器，這份能耐可眞無話好說，誰不折服？

佟大川見古照今直不楞的看着水寇們的大船去的方向，不由得意的一笑，道：「古老弟台，你這是技驚水寇，他們被你嚇跑了。」

古照今又喃喃的道：「是他嗎？是他嗎？」

佟大川可也聽清楚了，不由急問：「誰？你認識他們？他們是何來路？」

古照今頓了一下才開口道：「太像了，太像了，可也不太可能吧！」

佟大川急了，立刻再問：「哎，古老弟，你說的他們是那個？」

古照今道：「未經証實的事不能說，佟爺，你別問得急，這件事透着蹺蹊，以後再說。」

佟大川不問了，他拉着古照今，道：「是，艙中喝酒去，你老弟叫我佟大川大開眼界了。」

古照今一笑，道：「還有受了傷的兄弟們呀，他們需人照料。」

佟大川道：「有二當頭在安排，不用咱們多管了。」

古照今跟着佟大川走回後艙中去了。

這裡前艙的人也不賭了，只這麼一陣折騰，又加上三人受了傷，只照顧傷者就夠忙的了。

＊　＊　＊

哈大姐派出的這條「進寶號」，只在太湖中遇上這麼一回小波折，第二天過午不久，船就到了宜興，

這地方製造的泥壺酒罈，馳名中外，日本人講求茶道，對於宜興產的茶壺視同珍品寶貨一般，而宜興的酒罈，如果裝上紹興的老酒，那更是一絕，令人嚮往。

只不過佟大川帶來的銀子只能訂購泥壺。

當船靠在碼頭上沒多久，佟大川便帶了兩個人下船去訂貨了。

古照今沒有下船，他在船上睡大覺，古照今來過幾次宜興，三刀會也有船，古照今便是在雷子鳴的船上當把子，宜與這地方的泥工很特別，燒出窰的泥壺與酒罈瓦罐就是與衆不同，尤其泥壺，泡的茶茗味十足。

＊　＊　＊

要訂購一船泥壺，那得找大商家，再由大商家把各窰房的存貨理清出倉上船，然後清單交貨，一應手續不能缺，而佟大川三人也被招待得無微不至。

這時候，靠在岸邊的大船碼頭上來了一個人，這個人只一到了船邊，便高聲向船上打招呼。

「嗨，朋友，向你打聽個人，可以嗎？」

二當頭站在桅杆邊整繩索，有個人去街上請大夫，因爲船上有三個伙計受了傷。

二當頭回頭往岸上瞧，他回應：「打聽什麼人？」

那人微微笑道：「有位古兄弟，他叫古照今的，你們可曾聽過？」

二當頭一怔，道：「你怎麼回來問咱們？」

那人再一等，道：「聽說這船是上海來的，我那古朋友在上海找事做，所以順便來問問。」

二當頭道：「你眞的是古兄弟的朋友？」

那人點點頭，道：「一起吃酒我付錢，你說算不算是朋友？」

二當頭也同意了，他笑笑道：「你找對了，你的這位古朋友還眞的在船上，眞巧，被你找到了。」

他這話甫落，就聽船尾一聲淡淡的笑，道：「水先生，你找我？」

是的，古照今聽到了，而且他也大方的走出來了。

水道生來了，他怎麼會如此巧合的找來，別的人不明白，但古照今知道。

古照今心中有數，他不請水道生登船，獨自走到碼頭上去了。

古照今的臉上無笑意，水道生的臉上卻笑呵呵。

這二人在碼頭上見面不握手，水道生道：「我還是猜對了，因爲我在宜興街上看到了哈玉芳的手下大將佟大川，想着你必也會在船上。」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說過，我已是哈大姐的人了，她叫我幹什麼，我是不會推辭的。」

水道生道：「這一點，你已對我說過了，只是爲了你曾助我奪回兩條船的功勞，我姓水的有恩必報。」

笑笑，古照今道：「那倒不必，因爲你已請我吃了酒，應該算是報過恩了。」

水道生道：「走，咱們去喝一杯。」

古照今道：「走是可以，但我現在是佟當頭手下，要去也得等佟爺回來。」

水道生搖頭道：「有這個必要嗎？憑你老弟的功夫，姓佟的是什麼東西？」

古照今道：「我是爲哈大姐幹活，怎可不講而去？」

水道生大聲對船上的二當頭道：「喂，朋友，我同我的古兄弟就在附近酒館吃酒，你們當頭回來請講一聲。」

二當頭笑笑，道：「沒關係，你們請便。」

水道生笑對古照今道：「如何，我已爲你請妥假了，咱們走吧！」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們有必要再吃酒嗎？」

水道生道：「有，當然。」

他伸手去拉古照今，又道：「我有話對你說。」

古照今道：「在這兒不能說嗎？」

水道生道：「不方便，而且也非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清楚的。」

他用手一指街頭，又道：「吶，咱們就在那家酒館。」

古照今一看，有個藍布招子掛得長，「宜興酒館」四個大白字眞清晰。

古照今想了想，遂點點頭道：「也好，吃幾杯水酒應該可以的。」

水道生十分高興的與古照今往那家「宜興酒館」走過去，他對古照今更加客氣了。

＊　＊　＊

那家酒館的客人眞不少，說是高朋滿座也適當。

只見桌子已擺到大門，兩邊坐滿了客人，這兒沒有二樓，但二門外有個大棚架，那兒也坐了不少人。

水道生似乎認識這家酒館的老板，他只對小二低語幾句話，那小二便帶着二人走入一間小客房中。

不旋踵間，從門外走進這家酒館的老板來，這是貴客上門，老板需禮貌的前來寒暄一番。

水道生對那老板道：「拿手的菜來幾樣，酒咱們吃熱的，我這位

老弟頭回來你這兒，認清了，以後他來吃酒，你別收他銀子，記我的帳就是了。」

老板對着古照今點點頭，也算認可似的恭恭敬敬的退出客房了。

* * *

古照今這才問水道生，道：「水先生，你有什麼話，但請明言。」

水道生道：「不急，不急，吃過酒再細說。」

於是，兩個伙計來侍候，又是酒又是肉，當然少不了太湖的螃蟹與醉蝦。

熱的兩壺酒還正是用宜興大酒壺裝的陳年老紹，看吧，水道生把古照今捧得已有些飄飄然了。

二人擧杯一口氣就是連乾三杯，喝得古照今心中直叫好，他剝着醉蝦是活的，瞧着純醬肉邊吃邊又問：「水先生，你問什麼呀？」

水道生笑笑道：「古兄弟，我是怎麼想也想不通，你明知哈玉芳那女人開賭場，你還爲她出力呀，她是汚泥坑，我不想你跳進去。」

古照今笑笑道：「水先生，不能怨賭場，江湖上人們大都太貪心，如果沒有貪心的人，如果沒人去賭，不用三天就關門，你說是不是？」

水道生道：「道理如此，但那兒終究是邪門，如今哈玉芳又派你在船上幹活，這與你在三刀會有什麼兩樣？」

他擧杯，又道：「乾！」

古照今當然乾，陳紹很是平和的酒，套句時髦的話，很夠營養。

水道生又放下酒杯，提着大泥壺爲古照今斟滿，笑笑，道：「古老弟，我可是眞心誠意地對你講，你說說，爲什麼又在船上當把子？」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不是在船上當什麼把子，我做客而已。」

水道生一聽，搓掌一笑，道：「太好了，既然只是做客，你仍是自由身，古兄弟，我有希望了。」

「希望？什麼意思？」

水道生道：「來我這裡，我把我的蒼龍號由你去當大當頭，咱們來個暗盤。」

古照今一笑，道：「什麼暗盤？」

水道生道：「我的船上當頭，每月定銀五十兩，而你，我多出三十兩，這三十兩不入帳，就叫暗盤，古兄弟，這可是你的機會來了，你三思。」

古照今道：「很誘人。」

「怎麼樣？你答應嗎？」

他擧杯又道：「咱們喝酒，我等你的回話。」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已經答應哈大姐，要爲哈大姐辦一件事，在事情未了之先，我不能答應你。」

水道生一怔，道：「莫非你爲了女人？」

古照今道：「你以爲我是爲女人？」

水道生道：「女人這個問題太簡單了，你年少英俊，武功又高，只要你點個頭，我把我的姪女嫁給你。」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說過，我已經答應哈大姐了，君子一言怎可反悔，你擔待，別逼我。」

水道生想了又想，道：「古兄弟，我眞的以爲你跳進泥潭中了，我有義務救你出來，因爲是我把你帶去那七巧賭坊的。」

古照今道：「我也爲水先生把兩條船索回來了。」

水道生道：「所以我要把其中一條蒼龍號由你掌理，以報你的拔刀相助呀！」

古照今却淡淡的笑了。

水道生仍不放鬆的道：「怎麼樣？我可是專程前來找你老弟的，你怎麼說？」

水道生幾乎作揖了。

古照今道：「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

古照今道：「什麼事？」

古照今道：「我們在太湖遇上水寇了，那些人全都是幪面，你……知道嗎？」

水道生道：「太湖水域八百地，水寇當然不少，至於幪面幹，倒是沒遇上過。」

水道生說話，古照今很注意他的表情。

古照今聽了水道生的話，冷冷一笑，道：「我奇怪，當我一旦出現，那水寇中就有人大叫扯呼，這個人的聲音，我好像……」

水道生雙目一厲，道：「你懷疑是什麼人幹的？」

古照今淡淡的道：「我本來有機會扯下他的幪面巾，只不過下次再遇上，我會叫他現出原形的。」

水道生一聽笑了。

古照今道：「江湖眞的太險惡了，因爲江湖上有許多雙面人，他們口口聲聲仁義道德，私底下男盜女娼，水先生，你說對不對？」

水道生粗聲的道：「對，對極了！」

古照今突然問道：「水先生，你是怎麼來到宜興？」

水道生先是一怔，隨之一笑，道：「我有三條大船，也是哈玉芳那女人垂涎已久的，這件事你知道！」

「不錯，我聽說過！」

水道生道：「我坐我的船來到

宜興的。」

他指指東南方，又道：「蒼龍號就在三里遠處準備載貨去上海！」

古照今很是注意地聽着，到了這時候，他把話題一轉，道：「水先生，我們在太湖遇上水寇了！」

水道生雙眉一挑，道：「結果如何？」

古照今道：「傷了三人，水寇逃了！」

水道生道：「那必是因爲你的出現，這……我猜的！」

古照今道：「水寇被我以竹筷傷了幾個，如果我暗中去查訪，我可查出來，除非他們自己藏起來療傷！」

水道生面無表情的道：「爲甚麼你不答應爲我幹？你是我發現的呀！」

古照今道：「水先生，我現在可以對你明說，那日你我在七巧賭坊中，我如果一心站在你一邊大家拚出個結果來，你有把握勝過他們那麼多男女殺手？而我是不屑於同女人動刀子的，那麼最好的方法便是我答應哈大姐，留在她那裡！」

他笑笑，又道：「我以爲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一方面雙方不必再殺下去，和平收場，另一方面，你也收回你的兩條大船，達到了你的目的，是不是？」

水道生仍然不悅，但古照今却又道：「我不圖水先生報答甚麼，因爲我的心胸不大，能在上海灘找個落脚地方就心滿意足了！」

水道生道：「那太容易了，我可以爲你在上海弄上一個宅院，丫頭兩個侍候你，吃穿你不愁，早晚跟我去辦事，你還不願意呀！」

古照今心中疑問重重，又想了一下，便又道：「我記得水先生同我說過一句話！」

水道生道：「我說過甚麼話？」

古照今道：「你說哈大姐是黑道人物，是嗎？」

「她販賣鴉片呀，又與東洋人打交道……」

他忽然臉有得色的又道：「才聽人言，哈玉芳的一條船運送這兒的泥壺，半道上被海盜搶了，是不是？」

古照今道：「是有這麼一回事！」

「哈……」水道生笑笑！

古照今沒笑，他淡淡的道：「不但被海盜搶了，而且人船至今沒消息！」

水道生道：「這一回哈玉芳那女人的觔斗栽大了，哈，哈……」

古照今道：「也許哈大姐流年不利吧，一大早太湖水面還遇上水寇，差幸我在船上！」

他說這話的時候，雙目凌厲的直視着水道生，因爲他到現在還不敢肯定那條水寇的船是不是水道生的！

水道生道：「我一直希望哈玉芳那女人垮台，她太貪心了，她一心勾引我上她的當，她也從不放棄謀我的三條船，哼，我倒要鬥一鬥她……」

古照今道：「如果沒有甚麼好處，最好少去七巧賭坊，水先生，何必與一個女人鬥？」

水道生雙目一厲，道：「你幫了哈玉芳的大忙了！」

古照今心中一震，他快承認了！

古照今接道：「是嗎？就在湖面上？」

水道生道：「古老弟，何必事情挑明，我與你總算是交情一場，絕不能血肉相殘，因爲……唉！」

古照今不問了，因爲水道生幾乎承認一大早的那場搏殺原是他在暗中策動的。

* * *

二人半天沒再開口，兩個人低頭吃着酒也剝着活蝦子吃着，但二人的心中有疙瘩！

古照今如果拆穿湖上是他水道生所幹的，而且也有水道生在，二人還有甚麼好談的？

那就保留吧！

水道生心中更窩囊，他是要毀了哈玉芳的船，他也設計得很週全，却忽然出現個古照今。

水道生知道古照今的功夫，他船上，包括他自己，無人可敵古照今，那麼，這個仗再打下去自己豈不是偷雞不着蝕把米？

兩個人就這樣誰也沒開口。

猛古丁，古照今抬頭直視水道生，道：「水先生，你聽甚麼人說哈大姐一條去東洋的船出事了？」

水道生道：「上海灘上不少人知道，高昌廟附近幾家造船的早已聽說了！」

古照今道：「依水先生看，會不會船未駛出太湖就遇上了水寇，他們洗劫了哈大姐的船？」

哈哈一笑，水道生道：「那是不可能的，別看太湖方圓八百里，如果湖上有搶劫，而且殺人又奪船，三兩天便有消息傳下的，怎不見湖面浮屍呀！」

他笑笑，又道：「老弟呀，你想着今早遇水寇，便以爲出事在這太湖呀，不可能的！」

古照今冷然一笑，道：「至少我已知道一件事情了！」

水道生道：「古老弟知道甚麼？」

（未完・三）

上文提要：小龍與梅媚被海豚救上島後，因禍得福，黃烈香輸眞氣給他們倆，小龍練功時劍上已能冒出蒸汽，黃烈香又幫小龍改良三絕招，使之威力大增，他們與黃烈香夫婦商量制服萬年巨章辦法，就用小龍帶來的火器炸它，巨章受傷時被尉遲風抓住心臟部位，只好降服，先爲沉船吸泥沙，在巨章協助下，沉船浮出水面……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可飛・圖

虎視天下



沉船乍露巧安排　協助攻島遭陷害

翁明珠道：「各位長輩總該相信尉遲風和黃烈香兩位數十年前即爲武林頂尖高手吧！」

衆人都點了頭。

翁明珠道：「家父和其得力助手下海探過數次，若非海中有凶險，就是每次下去拿一塊金磚上來，這些年來也早就拿光了。」

衆人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沒有人明知寶藏地點而仍把它放在海底十餘年的。

「長白雙仙」金老二道：「翁姑娘，我們相信必然有凶險，因之無法去取寶藏，但任何人也該有此常識，一個人不可能變成魚，而且肺部退化，腮部進化。」

這時居然有人笑了起來。

翁明珠道：「要不，『南海龍王』是如何死的？況且，我爹翁仲經常去內陸，交結的多是精於水中功夫的人，目的即在網羅水性好的人以便繼續打撈寶藏。」

「這一點我們不能否認。」「血手姑」廖珍珠道：「兩個人被刖去雙腿，丟入海中還能活，這有點玄。」

「更玄的是……」「怒山神君」道：「居然海穴中有什麼『地心寒草』和『地心靈球』，使他的殘腿上生出了嬰兒似的小腿和小脚。」

又有人笑了起來。

白倫道：「這事不太合乎常理，難怪各位不信了。好在咱們馬上就能証明這件事了，現在咱們要出動了。」

梁砥柱道：「全部還是留一小部份在此？」

「當然不能不留一小部份。」

於是由白倫和小龍分派人手，當然，追踪沉船的是水中好手，武功底子好，不諳水性也不能去。

有「洞庭七蛟」江氏兄弟、「排教」教主父子梁砥柱和梁醒、「長白雙仙」金氏兄弟、小龍、林琴、梅媚、柳談和郭香。

白倫和其餘如「怒山神君」鄒昌、白殿卿、婁梅、「跛婆」狄蕙、「血手姑」廖珍珠帶人在島上留守。

他們主要的任務是找機會在島上找到火併的兩撥人。

一撥是錢起留下的人，另一撥是翁仲的人。

因爲翁仲在此島建立勢力已達十餘年之久，錢起佔據此島，不可能全部征服，必然仍會有消息傳出，那就是沉船浮起。

這是一件大事，翁仲得悉後非來不可。

他們分配出大半的實力搶寶藏，另一小半的實力會乘隙蹈虛，攻佔嵊泗列島，收復失地，這是必然的。

正因爲如此，小龍還沒有把全部的計劃告訴白倫等留守的人，當然也沒告訴出動去保護沉船的人。

假如是白倫和小龍等人率衆保護沉船，小龍就會把全部計劃告訴他。

*　*　*

沉船上沒有人，但在三級風浪的海上航行仍很平穩。

錢起率衆四下監視，因爲他又乘最快的船追上了沉船，他也相信小龍會來。

小龍和「洞庭七蛟」等人又在錢起等的外圍反監視着。

反正大家是心照不宣，都是爲了沉船。

翁明珠也在小龍的船上。小龍道：「令尊發現那怪人尉遲風，且警告令尊和他的部下之後，他們沒有再去？」

翁明珠道：「沒有。不過，我爹的部下先遇上水族巨魚巨蟹，似是向他示威，但未攻擊，足見有人指使。」

小龍道：「當然，要不，那些巨魚巨蝦巨蟹不會那麼老實的。」

翁明珠道：「以後我爹親自下水，第二次就遇上了那怪物，且以手勢警告我爹，再去騷擾就不客氣。」

小龍道：「令尊當時以爲那是人還是妖？」

「我爹以爲那是怪物，因爲他無法想像一個人怎麼會生出鰭和魚腮來，所以我爹沒再下去，但却經常去內陸，大概是找水中好手，因我爹還不死心。」

現在是深夜。

船行海上並不平穩，和沉船不同。

沉船兩側各有巨魚架住航行，四平八穩。

此刻林琴、李靜芝和郭香要求梅媚教她們奇門遁甲法術，梅媚道：「學這玩藝並不好。」

林琴道：「妹子那麼吝嗇？」

李靜芝道：「不好妳爲什麼要學？」

「那不過是少不更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不懂事，因爲我爹年輕時好結交，所以被譽爲『梅半天』，也就是半個天下的武林人物他都認識，也可以說是都有交情之意。朋友中有位會『奇門遁甲』的老人，我只知道他姓皮，我總是叫他皮老頭，他經常在人後玩點小戲法給我看。」

李靜芝道：「什麼戲法？」

「比喻說，他轉個身子，手中原無一物，却會有隻小盒，有時是一個可口的食物或水果等。更妙的是，他會一指某個人，那人就會連續放五六個屁，放屁的人很吃驚。」

「皮老頭還會什麼？」

「他有一次把我爹臥室內的大櫃子搬到我的院中，我去摸過，還開了櫃子看到櫃內的衣服，確是我爹屋中的，但他叫我一轉身，大櫃子就不見了。」

「妳有沒有立刻去看看妳爹屋內有無這櫃子？」

「有。但我娘說，不久前她忽然聽到櫃門響了一下，好像有人打開櫃門的聲音，趕去一看，大櫃子竟不見了，我娘大爲驚奇，就算有人要偷走櫃子，也沒有那麼快呀！」

林琴道：「的確如此，這就是大搬運吧。」

「這乃是小搬運，我娘當時愣了好一會，正要去問我爹，走到院中忽然又聽到屋中櫃門響，再入屋一看，巨櫃仍然放在原處。」

郭香道：「這個皮老頭眞有兩下子。」

林琴道：「皮老頭有沒有玩更奇更絕的法術？」

「有，我有一次請他表演更奇的給我看，他一再告訴我不要怕。」

林琴道：「當時妳一定拍胸膛不怕，但看了又怕對不對？」

「對，他把他的頭轉了三百六十度，而且頭還離開了頸約半尺，還飛入我的懷中說了一句話：『丫頭別怕！』，我當時嚇得抖手丟了人頭。」

李靜芝道：「你的膽子比我大，要是我，一定會暈倒。」

「這是因爲他事先叮囑過要我不要怕，而我又很信任他之故，其實還有更可怕的事，只怕你更會暈倒。」

「什麼事？」

「那時在我們梅家作客的，有兩個人早有私仇，有一夜二人遇上一言不合，拔刀惡鬥，甲的刀刺入乙的腹中，乙的劍戳入甲的胸中，兩人的屍體未倒，也許是由於甲倚在牆上之故。」

林琴道：「莫非他能夠往事重演？」

「對，還是琴姐聰明。」梅媚道：「由於那兩人同歸於盡我沒看到，只是聽人說起有這回事，但皮老頭却重演了那血淋淋令人不忍卒睹的場面，他似乎能使時光倒流。」

林琴道：「自那次以後你服了他，才央他教你，對不？」

「對，他本來不教，說女孩學之無用，還說用法術的人大多絕後，可能也是天譴吧！因爲法術多爲盜用天機，所以變法術的人不能當眞，變出可吃的不能吃，變來的財貨也不能據爲己有等等。」

李靜芝道：「要是變來一桌酒席我們吃了呢？」

「也行！但不好，因爲那桌酒席是別人的，吃了人家的東西又無法賠償。當然，結果他還是教了我一些皮毛。」

林琴道：「『奇門遁甲』很難學，我聽人說過。」

李靜芝道：「難到什麼程度？都有哪些法術，能不能說？」

梅媚道：「項目太多了，大概舉出幾種：龜術、鬭落陰、(可引人入陰冥地府)跳屍術(與趕屍術略似)、柳人預報術、閃光術、水仙術、批殃術、遁術、役鬼術、紙人出示術等等。」

林琴道：「這太籠統了，試舉一二例子詳說一下。」

梅媚道：「就以『批殃術』來說吧！人死必有『回煞』，北方人叫『出殃』，死後七七四十九天，每七天失一魄，魄乃是人體穢鬼，失則人傷，須待七七四十九天全失，始無禍殃。此刻，亡魄未到地獄門，常回家門，成爲邪魔擾害家人。所以亡者家屬請陰陽先生批殃榜，以檢查陰魂回家之吉凶。」

李靜芝雙手抱肩，道：「還有這種事，遁術呢？人眞能遁嗎？」

「能，皮老頭曾表演過。」梅媚道：「有金、木、水、火、土五遁，五雜俎上說：漢朝的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隱身之意)，出入不由門戶，乃是後世遁開之始祖，古人如：介象、左慈、于吉、孟欽、羅公遠及張果等人都會。有人稱爲神仙，其實不是。其中土遁最快捷，因爲無處無土，只要有一把土就能遁。」

郭香道：「役鬼術呢？這句話不是証明『有錢能使鬼推磨』是確有其事的嗎？」

梅媚道：「對，事實上，役使鬼魂，連錢也用不着，據說古人會此術者甚多，有姜太公、李斯、趙高、董卓、王莽、李林甫、安祿山、魏忠賢及和珅等。」

「安祿山也會役此術？」

「不僅是役鬼術而已。」梅媚道：「安祿山勾引楊貴妃，據說是使用法術。連唐明皇也奈何不了他，有一次他對心腹術士說，皇上他都不怕，只是對宰相李林甫懼怕三分。術士陪他去見李林甫，回府後術士臉色鐵青，他說李林甫身邊都是一些能鑽牆透壁的巨神巡迴左右。安祿山大驚，所以在李林甫作宰相時，安祿山一直不敢有謀奪之心。」

林琴道：「你要教我們什麼？」

「還是小搬運吧！但要身子潔淨時(即沒有月事時)。」

一天一夜，沉船到了金山衞與全公亭之間的海外。

此處正好是江蘇和浙江的交滙點，也可以說是三不管地區。

這種地區，如有好處，大家都要管，若無好處，誰也不管。

就在沉船距岸邊只有二三十丈處時，忽然沉了下去。

沉船沉下，要再弄上來，除非有那些巨大的水族幫忙。

錢起立刻派人下水查看。

因爲他們主要的目標是沉船。

沉船上若無寶藏，不會航行百里漂到岸邊。

下水的是剛投靠錢起的「長江雙鯤」霍奇和桑乾兩人，據說二人的水性可能還高於「洞庭七蛟」。

二人下水探了一次，說水底什麼也沒看到，沉船仍在。

於是錢起下令攻擊小龍這邊的人。

小龍這邊的船緊急攏岸，雙方就在沙灘上接上手了。

在雙方人手來說，錢起的人本就多些。

如今又來了一些人，那是留在陸地的人手。

小龍這邊也來了幾人，那是「嶺南五虎」和秦杏。她現在也不知道林莽在何處，只知道林莽叛了洪門。

這使她十分惱火。林莽作了「雙龍頭」這麼多年，居然尚未得到好處就離開而放棄了「雙龍頭」的位子。

以秦杏之貪，她怎不惱火？

所以她雖出手，也沒出全力。

小龍當然接下了錢起。

沒出十招，小龍心頭大駭，這個人眞是太匪夷所思了。

就是用剛研出而且經黃烈香改正過的五招劍法，也沒能制服錢起，當然，錢起也十分驚震他的進境之快。

五招絕學用過，也只逼得錢起進退失據，且衣襟挑破了兩個小孔，却沒傷及皮肉，似乎使他進退失據的只是這招術之精奇，而錢起能接下來的主因却是內力充沛。

他的內力幾乎是取之不盡的。

內力一足，即使招術差(不一定很差)，也可以應付。

小龍深深覺得，七八十招後，他仍非敵手。

到底要學多少奇學才能殺死此賊，到底他的師叔清風和師父清水二道人，目前是不是他的敵手？大概只有錢起知道。

七十招之後，小龍就有點招架不住了。

在一旁邊戰邊看的秦杏和梁砥柱，不由駭然。

他們都相信，小龍剛才所使用的五招絕學，他們絕對接不下三招，但錢起都已接下，且在七十招以後佔盡了上風。

錢起道：「小龍，告訴我，是誰把沉船弄到這兒來的。」

「當然有個人，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是不是海底怪物？」

「他不是怪物，是一個人，而且可能是個大好人！」

錢起道：「你見過他？」

「沒有。」

「沒有怎麼說他可能是個大好人？」

「因爲他並沒害人，却有人害了他！」

錢起道：「他把沉船弄到海邊爲甚麼不見了？」

「目的已達，他當然要走。」

錢起道：「有一些海底水族助他？」

「當然，如無水族相助，誰能使沉船航行百里？」

「爲甚麼又沉下去了呢？」

「他們要回東海，沉船當然會再沉下去的。」

這當然証明沉船在此沉下，就要在此卸貨了。

梁砥柱父子接下副龍頭孫之初，居然也受了傷。

其餘諸人大多水中好手，在陸上就遜色不少，受傷者已過半數，尚幸這時康杰趕到，而小龍此刻已中了錢起一掌，似已受了內傷。

洪門的人越來越多，正好翁仲陸上的人也趕了來。

於是，小龍下令撤退，讓翁仲的人和錢起糾纏。

梁砥柱道：「小龍，沉船在附近海底，我們不可離開這兒。」

小龍道：「梁大俠不必操心，這早有安排的。」

但是，錢起似乎認定小龍是他最大的對手。

他不放過小龍。翁仲的人雖已到達，但並非具有壓倒的威力。

小龍力戰錢起，又中了他的一掌，小龍噙着滿口血漬，這工夫康杰來援手，錢起才只好放手。

因爲翁仲的人又來了一批。

小龍的人撤退，錢起本來要親自追踪。後來翁仲的人狂撲，由翁仲自己率了十二人夾擊錢起一人。

錢起再厲害也無法脫身。

如果翁仲的人知道沉船詳細情況，就不會不追小龍，他以爲反正沉船到了海邊，只要擊潰錢起，就去了大半阻力。

翁明珠要對翁仲說幾句話，却一直沒有機會。

梁砥柱勸她，先撤退再說，俟機再使他們父母會面。

只不過梁砥柱要求翁明珠，有些秘密暫時不能說，那就是有關尉遲風夫婦的一切怪事，以及和小龍之間的合作等等。

現在洪門的人和翁仲的人火爆地接上手作殊死戰。

洪門精英，個個能打能拚！

翁仲的人多，大約是三與一之比，況且，以十餘人之衆困住錢起一人，其餘的人仍然比錢起的部下多一倍。

因爲錢起沒想到沉船的目的地是東海岸邊。

他們的目標只是小龍的人，沒防翁仲會來，豈不知翁仲和島上臥底的仍然互通消息。

錢起這邊的人，也是水性好的人居多。

水性好，在陸上就未必成，所以雙方不大可能拚出勝負，也沒有一方面能絕對制服對方。

小龍等人撤到安全地方，這是白殿卿以前曾帶他們來的民宅。

這小宅院不太大，但足可住二十個人。

距海岸邊不過十里左右，且可以俯看海岸。

在這宅後園內大樹頂上即可看到海灘上的景物。

小龍的傷頗重，梁砥柱本要親自爲他療傷，小龍道：「梁前輩，我自己可以自療而且不會太久，有件事還請前輩安排一下。」

「甚麼事？」

「翁姑娘與我們合作，在島上若非她帶我們入秘穴藏身，只怕不能安全到達這兒，就更談不上把沉船弄來了。」

「是。」

「如今翁仲的人還在和錢起火併，站在翁姑娘友人立場，我們是否應該派一部份人手去協助一下？」

「協助到甚麼程度呢？」

「能使翁仲撤退爲止。」

「沉船是不是我們最重要的事？」

「當然。」

「小友似乎並不太關心沉船。」

「梁前輩錯了！沉船關係洪門之興衰，甚至於存亡絕續，我怎會不關心？問題是它十分安全。」

「小友別忘了錢起和其手下，個個深諳水性。」

「我知道。」

「翁仲那邊也就更不必說了。可以說沒一個不敢下水的人。」

「這箇我也知道。」

「那你不是太……」

小龍以「蟻語蝶音」說幾句話，梁砥柱陡地一驚，立刻大爲欽服，道：「好好！這就好了！在下馬上帶些人手去協助翁仲。」

梁砥柱帶了十人左右回海邊去了。翁明珠進入小龍房中要行大禮，小龍立刻阻止，道：「翁姑娘這是幹甚麼？」

翁明珠道：「我也知道，家父居心叵測，爲人處世也不大正派，少俠仍能臨危助之，小女子感恩不淺。」

小龍道：「姑娘在島上救我等於危難，不是更該感激？」

「可是家父的行爲……」

小龍道：「關於這一點，當然，我也不能否認，可是站在令尊的立場，他的理屈在於謀奪洪門大位，但錢起佔他經營近十年的島嶼卻不應該，他全力反撲，理所當然。」

「小俠願助家父奪回島嶼？」

「只要令尊不再覬覦洪門，我一定全力協助克復失島，況且，錢起佔據嵊泗列島另有重大的企圖。」

「是不是爲了沉船的事？」

「當然，我指的還要深入一層。」

這工夫梅媚和林琴在門外道：「翁姑娘，就讓他盡快自己療傷吧！他的內傷不算輕呢！」

翁明珠立刻告退，且由三女在四周保護。

* * *

海灘上大戰，雙方互有傷亡。

當梁砥柱的人到達不久，錢起突然下令撤退。

梁砥柱心裡清楚，他們父子目前聯手接不下錢起五十招。這差距眞叫人傷心，因爲他是排教教主。

過去排教常常接受洪門的協助和支援。

那是指十年前龍玉當龍頭的檔口。

這也正是梁砥柱父子不怕錢起報復而協助小龍、白倫這邊的原因，可是此刻錢起突然撤退，他想不通。

撤出數里外，也是在海灘附近。

錢起和「長江雙鯤」桑乾和霍奇密談。

錢起道：「兩位看清了？」

「當然，龍頭，不會看走了眼的。」

「會不會是找錯了方位？」

「不會的，龍頭。一般來說，在茫茫大海中央，找到了沉入海底之物，往往下次去會迷失方向及方位而找不到地點。」

「可是怎麼會？」

桑乾道：「這次船下沉時，我們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距岸邊只有三四十丈左右，那兒的水深應不超過五六丈，也可以說，沉船的艙頂距水面不會超過一丈，當時是漲潮，如今潮已退了很多，應該露出艙頂才對是不是？爲什麼沒有？」

錢起吶吶不能回答。

因爲沉船是個極大的目標。在距岸邊只有三四十丈距離處，絕對不會找不到的。

「這麼說，沉船被移走了？」

「在下以爲必然如此。」

「又不是個小東西，就這麼容易地移來移去？」

「但事實卻又擺在眼前。」

錢起道：「應該不會太遠的。」

「也說不定。」

「可是船沉下去又能移出多遠？」

桑乾道：「總之，以常情去衡量，這是令人想不通的，因爲沉船根本就不該能浮起來的。」

錢起不出聲。

他知道原因，不能以一般人的智力去衡量。

可是，沉船沉下，尤其在不太深之處，又如何能移走而不使岸上的人看到它？這就未免太玄了吧？

霍奇道：「我想是這樣的，他們先把沉船再往深水處移動一、二十丈，到達七、八十丈乃至於十丈的水深處，然後使沉船在海底與水面之間滑行移動。」

這是唯一可行之法，要不，那可能就太玄了。

沉船能在浮起後漂行百里來到海岸邊這已夠了。

如果眞能在海底的中央潛航，必是水族協助。

因爲船太重，如它要浮出水面，要阻止它不浮出水面也很不容易，這一切要是以水族來做就能。

只不過水族作這事雖不難，沒有人指揮卻辦不到。

想到這個指揮的人，錢起就皺起了眉頭。

錢起道：「霍兄、桑兄，就請二位指揮調配所有善水的人手，全力搜索附近三十里以內的海底。」

* * *

翁仲被梁砥柱一干人援手撤退，在途中遇上了翁明珠，父女相對唏噓，翁明珠道：「爹，幸虧小龍少俠派梁大俠等人到海灘相助。」

「我不會感激他們的。」

「爹，話不能這麼說。」

「明珠，妳不懂，我這次對付洪門發難，若沒有小龍和白倫這一撥人，也不會丟盔棄甲連老窩也丟了。」

「這怎麼能怪人家呢？」

「不怪他們怪誰？他們抽腿，使我們兩面受敵。」

「爹，據我所知，你若不和錢珮蘭接近，她也不會拉上錢珮珊，而錢珮珊卻是另有打算，結果証明，她是在刺探你的底細，但卻又不是爲了錢起。」

「不是爲錢起？」

「不是，她早已對錢起這人倒了胃口，他好色、冷酷，不論是妻是妾或者其他女人，都用房中邪術。」

「那她不是爲了錢起又是爲了誰？」

「小龍！他們畢竟是血肉相

連，她的姐姐即小龍之母錢珮瑤，她不幫外甥要幫誰？」

翁仲道：「可是爹在島上經營幾十年，被錢起佔據，如今寶藏似又落入小龍等人手中。」

「可能如此。」

「他怎麼能得手？」

「爹，我看這件事你也別過問了。」

「什麼？妳仍要幫小龍講話？」

「不是的，爹，女兒以爲，你能奪回嵊泗列島，安居樂業，一生享用不盡，不是也該知足了？」

「可是寶藏是我發現的。」

「但是，寶藏的眞正發現者却不是爹。」

「是我。」

「不是爹。」

「丫頭，不是爹那會是誰？」

「就是爹和部下在海底看到的那個怪人，也可以說是怪物。」

「他？」翁仲吶吶道：「他是人是妖怪？」

「他當然是人，最早他們發現寶藏，那是在二十年以前，但被一個狠角色把他們夫婦二人的下肢削去丟入海中。」

「夫婦二人？」

「對，也許是天不絕人之路，二人居然都沒死，一個漂到一個無人的荒島上，另一個則久居海底寒穴中……」

「怎麼不說了？」

「爹，事情到目前還不太明朗，不便多說，總之一句話，這寶藏不該是爹的，也不該是錢起的，應該是那兩夫婦的，而他們却願意送給小龍，作爲將來重建洪門全國百餘分堂及總堂的經費。」

翁仲忿然道：「我以爲是我的，這些年來我也花了不少心血，誰能作空頭人情送給龍秋，作夢！」

「爹，您要平心靜氣地細心想一想。」

「妳少在這兒幫別人說風涼話，妳要不要跟爹走？」

「爹，我暫時想和幾位姑娘一起，也有個伴，待收復了嵊泗列島我一定回去。」

翁仲掉頭揮手，率衆而去。

翁明珠淚下如雨，道：「爹，你要保重。」

翁仲却已經走遠了。

* * *

翁、錢兩撥人都在找沉船及寶藏，但都沒有找到。

因而他們的共同目標都是小龍。

小龍則和一些長輩隱居起來，苦練武功。

除了白倫和梁砥柱二人，沒有人知道沉船在何處。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小龍這邊又主動攻擊錢起和翁仲的人，說是他們弄走了沉船，却又故作不知。

眞是寃家路窄，這天小龍和二女、柳談及李靜芝等遇上了翁仲的八九個人，翁仲道：「小龍，把沉船交出來！」

「沉船？你以爲在我們手中？」

「當然，要不錢起爲什麼也在找你？」

小龍道：「天哪！你翁仲也會上這等當？」

「上甚麼當？」

「沉船是在錢起手中呀！」

「不對！如在他手中，他爲何到處找你們？」

「這叫作賊喊捉賊呀！」

「小龍，我知道你的花樣很多，關於海底怪人之事，明珠她已對我說了些，那不是你對她說的嗎？」

小龍道：「那是我們在島上偷聽錢起說的。」

翁仲道：「可是都說這次沉船浮起是你們弄的。」

「我們怎麼弄會，變戲法哪！」

「錢起又如何把沉船浮起？」

「這就不同，他的人手多，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翁仲當然不會那麼單純，道：「你的一面之詞不可信，據我側面聽到的，沉船是由你們操縱，不知藏在何處。」

小龍道：「我要是得到了寶藏，還會在這一帶磨菇不走？」

翁仲揮手，九個人就一齊上了。

他還特別叮囑，別殺死小龍，以便逼問口供。

他似乎以爲小龍還是過去的小龍。

他和小龍一接上手，不由心頭大震，那有這麼快的進境？

而現在小龍還是用的各家招術，並沒用初研的絕招。

在一兩個月以前，小龍不是他的敵手。

現在，翁仲相信，他接不下小龍一百招。

另外幾個人和林琴、梅媚、李靜芝及柳談等動手，也沒有佔到便宜。翁仲越打越寒心，只有下令撤走。

林琴道：「翁仲不是你的敵手。」

小龍道：「也許並非如此。」

梅媚道：「他們似乎信了你的話。」

小龍搖搖頭道：「也許並非如此，他只是尚不敢確定而已。」

柳談道：「他們雙方都在猜忌，就是要他們打爛仗吧！」

小龍道：「翁仲可能有點相信寶藏沉船在錢起手中，但錢起却絕對不相信沉船在翁仲手中。」

眾小都相信這一點。

小龍道：「除非我們製造一些假象，使錢起不能不信沉船已到了翁仲手中，不過我覺得這樣對不起翁姑娘！」

柳談道：「你這是多餘操心，翁仲是塊甚麼料子，翁明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顧慮那麼多呢？」

* * *

嵊泗列島屬舟山羣島。

舟山羣島大小島嶼眞是星羅棋佈，難以勝計。

沉船在其中一個無人小島上靠了岸又沉了下去。

和不久前沉船在東海岸邊一樣，水深六丈，正好淹沒了沉船。

五天後，小龍和白倫還有梁砥柱父子前來查勘。

果然沉船在預定的地點。

爲甚麼這樣？當然是小龍和尉遲風夫婦三人的計謀，本來想在海岸邊卸下寶藏，錢起跟至，翁仲的人也到了，只好另想別的辦法。

於是，小龍和白倫與尉遲風夫妻定計，請他們驅使水族再把該沉船往南移，也就是順着海岸綫往南，越往南島嶼更多。

不論是誰，要把這些島嶼四周的水底都查過，十年也辦不到，所以錢、翁二人的搜尋是徒勞無功。

妙的是，那批寶藏却已上了岸。

不是用人力，而是巨章，以牠的八條巨腿吸住金銀錠，不須一天工夫，全上了岸，然後埋在島上。

一切就緒，小龍等人再返回陸地。

他們見到錢起的人自要打，並逼問沉船的事。

他們見了翁仲的人也要打，也逼問沉船的事。

然後，小龍和白倫等人到了內陸，在慈谿定居下來，只派出五七人，仍在東海沿海附近，監視錢起和翁仲的行動。

在慈谿蟄伏，主要是先渡過一段時間，待他們雙方不注意了，再把金銀財寶運入內陸，重建洪門。

當然，還有一件事小龍答應過，他是言出必踐的人。

他叫翁明珠和乃父商量，如不再覬覦寶藏，也不再與洪門爲敵，立刻協助他們攻回嵊泗列島。

翁明珠自然很感激小龍。

在目前，若以翁仲自己的力量反攻回去，是辦不到的。

他考慮再三，立刻答應下來。

當然口頭上答應今後不再覬覦洪門及寶藏，是否心口如一呢？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三個月後一個夜晚，小龍的人和翁仲的全部實力登上了三十艘快船，連夜進攻嵊泗及其餘次要諸島。

島上錢起的人起而反撲，尤其是清風負責主島。

而小龍也正在這主島上。

他和翁仲聯手對付清風，清風不敵。

但要在三五十招內擊倒清風也是辦不到的。

白倫、「長白雙仙」、婁梅、「怒山神君」、康杰，以及「嶺南五虎」和「洞庭七蛟」等人，分別進攻次要的島嶼。

當然，每撥人都配合了翁仲的人。

血戰了一夜，錢起的人不支，清風被擒，次要的如「副龍頭」孫之初重傷，蕭寧被擒。

雙方死傷在兩百人以上。

小龍這邊，只有二人重傷，那是「血手姑」廖珍珠和「跛婆」狄蕙。

洪門沒死的人全部投降。

天亮了，血戰停止。

翁仲下令稍作休息，開始慶功宴，以便酬謝小龍一干人。

小龍道：「翁大俠，慶功宴並不急在一時，其他各島上是否都已解決了，弄清再說。」

翁仲道：「消息已傳來兩次，各島上的情況都很好，大致都已消滅或制服了錢起的人，所以小俠不必多慮。」

林琴道：「萬一陸上的錢起知道而率衆攻來，也不可輕估的。」

翁仲道：「姑娘放心，我們陸上也有人，且島上的瞭望哨可以老遠發現敵船接近，這一切都不必再操心了。」

於是慶功宴於黎明後開始，幾乎直到正午。

大家儘量痛飲，不醉不歸。

不過小龍曾暗暗叮囑其餘諸人，酒不可過量，且要看到別人先喝再喝，總之，一切都要特別小心！

果然，正午散了席，情況有點不妙！

小龍這邊的人全醉倒了。

是酒量不濟還是喝得太多？

當然都不是，而是酒中作了手脚，而翁仲自己的人却預先服了解藥，這局面使翁仲大爲激動，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收復了老窩。

更使他高興的是，可以設法弄到寶藏。

因爲他猜出，寶藏在小龍等人手中。

這由他們父女交談，談到尉遲風夫婦昔年被刖去雙腿，被丟入海中未死之事印証，怪物即尉遲風無疑。

翁明珠適可而止，未深入談小龍及尉遲風夫婦之間的事，可以猜到尉遲風夫婦暗中協助把沉船弄到東海岸。

他們能把沉船弄到東海岸，也

能再弄到別處。

這只要逼問小龍和這幾個少女就成了。

小龍等人醒來時，發現只有他們五小在一起。

已被制住穴道，還好，都有個位子坐在椅上。

這屋內只有翁仲和另一個人，必是他的心腹。

翁仲負手踱着，道：「小龍，我不承認是忘恩負義，實在是因爲寶藏是我發現的，應歸我所有。」

小龍不出聲，大概是不屑和這種出爾反爾的人說話。

翁仲道：「只要你說沉船弄到何處，我就放了你們。」

小松道：「你簡直是放屁！」

翁仲獰笑道：「小龍，你應該知道，你不合作，我會如何對付這些姑娘？」

小龍道：「如果你不是畜牲，你就該保留起碼的人格。」

翁仲道：「寶藏是我的，被別人侵佔，你是我也嚥不下這口氣的，這豈能怪我？小龍，可別以爲我在唬你們。」

梅媚道：「算了！小龍，寶藏乃是身外之物，何必爲了這東西而讓我們受辱，我來說吧！」

小龍一驚，但立刻看出梅媚的表情。

八成她要施用「奇門遁甲」。

由於目前她的穴道被制，不能雙手合什唸加持咒語，就不能作法，但小龍仍要故作盛怒，道：「妳要幹甚麼？」

「小龍，你不能怪我，我不能眼看着受辱。」

「妳以爲妳了說他就不會侮辱妳？」

「絕不。」翁仲道：「姑娘請說！本人以人格保証。」

林琴道：「梅媚，你要出賣我們嗎？」

「我也是爲妳和小松及李靜芝好，反正已被制住，不交出寶藏是無法脫身的，妳們一定要體諒我的苦心！」

小松厲聲道：「妳無權出賣我們！」

梅媚道：「有一天妳們會諒解我的。翁仲，你要發誓，我說了寶藏的秘密，你一定放過我們，不能食言。」

「一定，一定！」

「你要發重誓！」

翁仲道：「我若心口不一，不得善終。」

「好吧！你先把我的穴道解開！」

翁仲的部下道：「島主，小心她玩花梢。」

翁仲道：「先搜搜她的身。」

部下前去大致搜了一下，梅媚大叫。翁仲道：「梅姑娘請原諒，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我的部下很老實。」

然後，部下爲梅媚解了穴道。

梅媚先活動一下筋骨，然後背轉身子，雙手合什……不久喊出了一聲「吽」！而且是迴身指向翁仲處。

翁仲忽然看到自己的兩個老婆坐在錢起腿上，淫蕩之態不堪入目。翁仲大怒，正要去抓一妻一妾，這才發現是幻覺。

待他要去制住梅媚時，梅媚雙手合什，喊出了一聲「唵」！和以前不同，不是一聲「吽」！這大概又深了一層。

翁仲忽然眼前一黑，好像甚麼也看不見了。

這種法術，並不能使人雙目失明，只能造成一種幻覺。

翁仲大驚，道：「妳用的是甚麼妖法？」

翁仲的部下一驚，一衝而至，又制住了梅媚的穴道，道：「島主，我又制住了這女人的穴道，如何處理？」

翁仲道：「妖女，快把我的眼睛治好！」

梅媚道：「你先統通解了我們的穴道，我一定治好你的眼睛。」

「妖女，妳先治好我的眼再說。」

「你沒有信用，要先放開我們才行。」

就在這時，大廳門外忽然出現了一個道士。

小龍一看，不由大吃一驚。

眞正是，未出狼窩又入虎口。

門外的道人竟是清水道人。

他怎麼在島上？

是剛來還是本來就在島上？如果早在島上，爲何不及早出來幫助翁仲？

翁仲見了清水道人，更爲心驚。

因爲清水和清風雖是師兄弟，身手和道行可就差得多了。

「清水，如果只有你一個人，嘿……」翁仲的下文不問可知。

「對，只有我一個人！」

「你一個人成不了氣候。」

清水道：「這裡是不是只有你們這幾個人？」

「對！但只要我一拉那條綵帶……」

清水道：「一拉綵帶，全島的人都來了？」

「對！」

「只可惜你已經不能拉那帶子了！」

「不能？」翁仲不信，因爲他距牆角那綵帶只有三五步。

清水道人距那帶子在五步以上。



「對，你已經無法碰到那條綵帶了！」

「我不信……」翁仲挪位奇快。他眨眼就到了綵帶邊，但是，他伸出的手却摸不到綵帶。

因爲那綵帶像一條蜿蜒而動的蛇，他總是摸不到。

翁仲大驚，道：「清水，妖法不足以驕人！」

清水冷冷地道：「甚麼才足以驕人？在酒中作手脚足以驕人？」

翁仲無以爲對。

梅媚大叫一聲「好！」

小松也道：「好痛快！」

翁仲道：「清水，你要甚麼？」

「我甚麼也不要，只要你和小龍公平競技！」

「這……」翁仲道：「這對你有甚麼好處？」

「貧道行事一向並不注重自已的好處。」

「小龍和清風敵對，和錢起敵對，和你當然也不是朋友，你爲甚麼要幫他，這行爲叫人摸不透呀！」

「我這麼作也未必是幫他。」

「不是幫他這又何苦？」

「我只是要作一件公平的事。假如你接不下小龍三十招，你必須全部放了他們，我也能說服小龍不難爲你。」

「那麼這嵊泗列島的主權呢？」

清水道：「嵊泗列島仍歸你！」

翁仲一聽心就活了，似乎這些條件沒有一件對他不利的。

即使打輸了，這島的主權仍是他的。

於是他解了小龍的穴道。至於酒中下的藥，力量已過。

小龍抱拳道：「多謝長輩。」

清水道：「先不必謝我，如果接不下他的三十招，你仍要作他的俘虜，貧道不能說了不算數。」

小龍道：「一言爲定。」

翁仲以爲，無論如何，三十招是應該接下來的，好像這條對他也有利，即使輸了，也不過是放了他們。

清水還能使小龍等人不難爲他，眞是太便宜了。

世上的好事往往就是壞事。

翁仲道：「小龍，你和我女兒也算是朋友！我不會太認眞的！」

小松道：「你快別賣弄人情了！要是清水道長不來，現在你會對我們如何？眞是個老滑頭！」

翁仲道：「小龍，咱們比甚麼？」

小龍道：「就比拳脚吧！」

他要以拳脚見勝負，也有他的想法。

清水對小龍確實和清風不一樣。但是，他這次出面作和事老，對翁仲却有點過份寬容，似乎他佔盡了便宜。

因此，他新創的招式就不願讓清水看清。

以拳脚施展那經過黃烈香改正過的五招劍法，應該比較不容易被看出來。翁仲當然也不會反對。

清水道：「好了！你們開始吧！」

翁仲道：「小龍，你年輕，讓你先出手。」

小龍先出了手，就用亡父龍玉的拳掌功夫。

翁仲心想，清水到底是甚麼居心？就這兩套我會應付不了三十招？他眞的想不通清水在想些甚麼。

因爲清風等人目前被俘關了起來呢！

以普通拳掌對付翁仲，二人在伯仲之間。

但是到了第二十九招上，小龍立刻變招。

他有個想法，即使清水想看看他新創的絕招，也只能看到一招而已，這一招就可以敗敵，尤其是突如其來。

這是第三招「大地驚蟄」。

經過黃烈香改進過的新創絕招威力何止倍增。

況且黃烈香救他和梅媚，還成全他不少的玄奧內力。

這一招翁仲絕對意外，也就是說想不到這一招有此威力。

翁仲連消帶打，退中格架，左脅仍被切了一掌。

這一掌的確是看在翁明珠份上，只用了五成力道。

即使是五成，仍然退了三大步。

「好身手！眞正是後生可畏！」轉對部下道：「馬上放了幾位小友。」

部下道：「島主，萬一道長說話不負責……」

翁仲心想，就算不負責，又能奈他何？

翁仲連小龍的三十招也接不下來，清水又如何？

目前清水會被譽爲天下第一高手，他怕清水。

況且，清水來此，不會不把清風等人放出來，因而他大聲道：「叫你放人你就放人，囉嗦什麼？混帳！」

部下立即解了衆小的穴道。

小龍道：「各位請謝過清水道長。」

柳談等人立刻向清水行禮。清水道：「不必多禮，貧道救你們主要是爲了小龍，饒了翁仲也是爲了他。」

林琴道：「道長不和小龍敵對，已經很難得了，怎麼會和他成爲朋友？」

（未完・廿二）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